

牧齋初學集

三

牧齋初學集卷第三十六

序九

壽福清公六十序

閩師少保臺山葉公以萬曆戊午壽六十舉初
 度之觴記曰六十始壽公輔政八年而後歸歸
 五年而始壽徐步賜金之橋燕游福廬之山袞
 衣達履角巾布袍道路聚觀指目以謂神仙宰
 相并為一人而公亦忻然顧笑計其焦勞拮据
 八年于黃閣之中猶噩夢之在宿昔也嗟夫人
 知公今日之樂而不知公之有今日則甚難也
 方公繇南吏部入叅大政天子高居九重應
 門沉沉莫可扣擊而甘陵南北部之爭紛如于
 下公廉平以牧身誠敬以格主紆迴以酬物
 憂心惓惓茹荼含蓼卒以結主知鎮國論委
 蛇進退于功名之會噫何其難也先是福王猶
 未之國一妄男子上書指斥宮禁中外震恐以
 謂大獄將作公密揭再三上請瘐死其人勿下
 其章究問以傷國體上感悟其事得寢而公
 因其閒得以力請之國次年事乃決方議之殷
 也言者責公邀九卿伏闕死爭公孫謝不可而

上猶欲縶之國期使中使諭意公公涕泣極
 論夜分封還御札者再上始不格公請而吉
 者或未之知也公意有所不得行深夜屏管滯
 泗沾漬甚至比政地于叢祠夷閣臣于土隅以
 庶幾明用訊之心而冀將伯之助歸此觀之今
 之得以休沐稱壽爰笑爰語豈不為慶幸哉長
 年三老中流過風懂而獲濟當其曠澤停楫酌
 酒告勞舟中之人莫不謹誼相應和然其風濤
 相壓楫柁呼號與陽侯爭一旦之命豈舟中之
 人所能知也哉公于今日亦其槩舟酌酒之時
 也已公之別自號曰臺山攷于詩南山有臺樂
 得賢也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故曰樂
 只君子邦家之基今夫山之有臺也用以為簞
 笠草屬之微者也然而時雨將至則簞笠之覆
 蓋不小于夏屋何者誠庇之也公迂身救時補
 苴楮柱以養和平之福而卒能不震不動貽宗
 社萬年之安公之簞笠天下也大矣簞笠覆蓋
 天下而天下弗知時雨既降胥委而去之甚且
 踐踏之弗顧而簞笠之用自如也公所為邦家
 之基者覆蓋之效在乎再世又豈必使霑體塗

足之人交口而頌之哉謙益對制策公讀卷馬
總裁官而繆子昌期以癸丑舉南宮皆公門下
士荷公覆蓋日久不敢自後于道旁指目及舟
中叶吹之人故謙益敢稱南山之詩以獻于公
詩人之樂得賢也必歸美于君故其詩曰萬壽
無期又曰遐不眉壽公稱觴之日北向稽首爲
天子誦萬年謙益稱詩獨取南山有臺庶可
以陳于工歌之末矣夫

贈文文起宮相六十序

自古國家當昌明順豫之世保大持盈必有老
成耆艾敦龐魁碩之人應運而出而人臣之當
大任也亦非可以捷得而驟至往往紆迴盤錯
備嘗歷試老其才以有爲蓋天之生才國之養
士與士君子之善自爲養茲三者相須而成相
求而應有識者可以按而知之也吾友文君文
起弱冠舉孝廉東修厲行垂三十年臚傳之日
兒童婦女皆知其名指目爲忠孝狀元遭逆璫
之禍卽危瀕死僅而得免然後登進於天子
之講幄君以偉望宿學精誠啓沃天子心知
爲真講官改容禮之而君抗疏劾巨奸爲璫黨

護法者引經義切時弊其言皆中名實於是海
內咸服君始終一節其所爲引經論道者不徒
託之空言且夕引領宣麻喜而相告也君使事
既竣將奉英蕩之節以還講筵而適會其六十
之誕辰稱觴祖道者趾相錯也君之壻嚴生棧
謂余不可以無言余觀君爲孝廉時其風采骨
幹既可以爲天子之大臣矣顧遭迍乂之然
後及第既第而譴逐隨之蓋神熹之際天之生
君與國之所以養君者若此及其起廢籍遇
明主則又抗言極論幾不欲與宵人邪類一日
竝立于本朝君豈不知雍容平進赴功名之會
哉則君之所以善自養者可知已矣秦穆公之
悔而自誓也詢黃髮思良士而致嘆於截截善
論言漢李固亦言一日朝會諸侍中竝皆年少
無一宿儒大人可備顧問者誠可嘆息夫君德
之成敗生民之利病國家社稷安危之故豈少
年環佞利口捷足之徒可以僥倖而嘗試哉以
寇萊公之賢張忠定謂其用太蚤任太速且曰
蒼生無福然則人才之生其用之早晚蓋有天
意非人所得而主也君之善自養亦久矣天之

生君與國之養君亦至是而可矣過此以往君且爲黃髮爲壽考今茲之始壽猶日之拂于扶桑也何足以爲君賀哉宋元祐閒蘇子瞻指文潞公謂契丹使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如其貫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有不逮更二十餘年余將書此語授簡於嚴生以申前賀然而不獨爲君賀而已也

李本寧先生七十敘

雲杜李本寧先生以詞林宿望回翔藩服者四十餘年而始登七十謙益于先生史館後進也禮當有辭以祝先生因念國朝史館莫盛于莊皇帝之戊辰而先生以文章擅聲然卒不能免絳灌之忌先生出史館之局夷矣天子不御講筵積有歲年故時史官更直侍立典持縑牘之地塵凝網積不可辯識史官閒騎馬之九衢與六部大臣楊鞭相揖控馬之隸皆捧手愕眙此謙益入史館時事也天子文學侍從之臣皆在禁林前代比之蓬池道山其體貌不宜日降以宿儒鉅公焯焯如先生者不亟遷之禁近館閣之重何可幾也先生服官史館在隆慶

與今上初新鄭江陵之閒九變復貫先生歷歷如指掌以今時政觀之則又有高曾規矩之歎矣天子一旦講求初政咨嗟號咷垂裳綈几之時左右顧視求宿儒大人議論通古今可顧問者先生又豈徒爲史館之重而已也海內人才彫落故老舊德相望如晨星而先生與焦弱侯先生皆在金陵金陵舊京也豐水鎬京大雅之所咏歌也高皇帝作人未艾山川靈淑之氣不至衰歇而貽二老于舊京豈偶然哉剝之上九曰碩果不食君子得輿不食之果天之所以貽國家也君子之得輿吾有望矣余之祝先生者如此姚子孟長輩善是言也以薦于先生歌南山有臺之章侑焉而余又竊聞之于人先朝文章盡在館閣王李之徒以館閣相訾警海內靡然從之先生起而禪王李之統豐碑典冊昭曜四裔文章之柄乃復歸館閣其有功于館閣甚大文章不朽之盛事必有如韓歐其人者出而定之固非後生小子所與知也是爲序

史王池太常六十序

義興史王池先生初官諫垣諤諤持正論與執

政抵梧歸臥陽美之山若干年起家太嘗寺少
卿奉使至中途抗疏救劉御史及請蚤立 皇
太孫甚力 上切責譴歸余遇之吳門勞苦先
生先生蹶然起立曰孟麟言事無狀 天子幸
寬鈇鑕之誅且人臣無狗馬積誠足以動主至
煩 人主震怒其又敢自爲名乎余微窺先生
視益下息益深憂國戀主蓋低迴不能置也名
節之盛莫如後漢當其時樹立風聲抗論僭俗
士有不談此者則芸夫牧豎已叫呼之夫所貴
于名節者以衛國也而卒以殉國則亦其爲之
魁者自意之意勝而憂國之心微朋徒部黨之
氣重而靈修美人之恩薄與今天下內無刑人
腐夫外無甘陵南北部士君子之視名節也如
象之有牙犧鷄之有尾惟恐不鋤而去之亦無
有刻石立碑以激揚題拂爲事者而鈞黨之憂
未歇渙羣之君子卒不可期于世此何故與先
生憂國忠公犯顏極諫若彼而深思易氣厚自
尅責若此豈猶夫世之君子與天下當士氣頽
弛國論峭急譬之中流遇風舟中之人叫號惶
怖而長年三老不震不動換舵開船于怒風崩

濤之中乃克有濟令長年三老叫號惶怖比于
舟中之人其不淪胥者亦鮮矣時之譎訛噂沓
以鈞黨爲事者皆叫號惶怖之人也天其將有
意于先生以是爲國之長年三老與漢鮑宣爲
諫大夫嘗上書言朝臣亡有大儒骨鯁白首者
艾魁壘之士論議通古今喟然動衆心憂國如
飢渴者請急徵何武師丹彭宣傅喜疏再上卒
納宣言今之大儒骨鯁白首者艾魁壘之士先
生其選也 天子誠欲建教化圖安危如鮑宣
所云云者先生欲不爲長年三老其可得乎先
生今年六十湯子鶴翔等徵余言爲先生壽先
生道德文章之盛談之者侈矣余獨著先生憂
國之心而又祝其興起在位以爲邦家之光如
此云

鄒彥吉七十序

昔劉伯蕩陸鴻漸列水次第皆稱惠山寺石泉
第二今楊子江南零水爲江水所沒而廬山康
王谷水道遠莫致鄒彥吉作惠泉亭記曰名雖
第二不啻第一蓋篤論也彥吉以學憲家居爲
園于惠山之下客過無錫必對惠山水粉檜末

旗譚品泉記水之事已而游愚公之谷吐納其風流裹徊不忍去于是彥吉之名與石泉相上下彥吉之論水也蓋其自論云耳今年彥吉年七十翁子兆吉以稱壽之辭屬余余不嫻于辭

不能如世之文章家以巫祝之言進也則請以泉品品彥吉噴薄詭激其源沸湯者彥吉之詩與文也滄泓閉止可辨眉髮者彥吉之鑿裁也且鼎且缶以飲以歌蘇蘭薪桂錫病析醒挹注無已時者彥吉之風流弘長而衣被萬物也彥吉以盛年謝事放情滌慮徜徉山水之間奇石美箭步武錯迕清歌妙舞耳目眩易歐陽子之記浮槎山水以謂富貴之樂與山林者之樂不可得兼而彥吉得而兼之自有慧山以來聽山溜之潺湲飲石泉之滴瀝者不可勝數如彥吉者復幾人哉以此爲彥吉壽可矣彥吉雖老膚神清令視履不少衰或者以膏肓泉石不竟其用爲恨少陵之詩曰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陸鴻漸之論水江水取去人遠者井取汲多者而彥吉之記惠泉以遇而多累爲斯泉之不幸彼固各有指也今彥吉爲出山之泉則品彥吉

者不能與石泉相上下固已明矣彥吉豈以彼易此哉兆吉曰善哉余方酌慧山石泉吹噓鼎鑊爲先生稱壽以子之言佐茶事可也

畢封君八十壽序

天啓元年七月爲新安畢太翁之誕辰士大夫之官京師者先期屬謙益爲其敘謙益于太公之子府丞公有道義之知又辱諸大夫之委不敢以辭未幾建州夷陷我河東畿輔大震府丞公以知兵見推擇銜命募兵江淮又未幾以削杖歸諸大夫來告我曰府丞銜歸矣雖然太公之稱壽終未可以已也子無忘子之緒言謙益聞太公行事于府丞公最詳太公少儻有大志于書無所不闕以國子生久次主寧武薄廉辨得民以禮致任左圖右書哦詩問字歸休手一畝之宮今年八十矣府丞雖以削杖歸覽揆之辰易衣破涕與諸弟舒鴈行列奉觴上壽太公當爲之听然笑語卒獲又以其閒杖策踈山浴軒轅之湯池訪容成之丹鼎修登真度世之事太公之景福未艾也雖然太公仁人也退不忘君東方之事其負國恥而懷主憂也深

矣遼城之肉薄也遼水之血殷也混同黑水之波沸而浪蹙也 主上東顧盱食而吾忍稱觴而沃洗乎遼之父老子弟與四方材官健兒骸骨撐柱肝腦塗裂而吾忍與吾之子姓燕笑于一堂乎太公顧語府丞停柅嘆息必不以家樂而遺國恤知其不能舍然于此也而吾又有以爲太公賀者府丞之爲人其身退然如不勝衣一旦奮臂而出願爲國家敵愾雪恥此太公之教也太公優游杖履出其老謀以與府丞參伍握奇車攻之事教射可以飲酒行陳可以列俎兵法可以部勒賓客子弟府丞祥琴之日仗鉞專征出而受脈歸而飲御用太公之教舉而錯之東事不足辦也夫如是太公日稱觴燕笑可矣又何以不舍然乎太公善爲歌詩府丞他日執訊告成太公自爲鏡歌鼓吹之曲播于管絃余將登太公之堂按節而歌以爲壽問太公之不舍然者今如何也是爲敘

江北豫侍御六十序

新安方萬里嘗論有宋之人才國運以謂元祐人才非不盛而符觀宣靖世運衰以章蔡消之

也慶元嘉定淳祐亦尚有人才而世運愈衰以侂遠清嵩消之也宋之人才非不長而宋之權臣消之消人才所以消世運消至于賈似道則運無可消而有所歸矣余每誦其言未嘗不嗟吞嘆息回翔于盛衰消長之際也我 神祖享國長久于國運爲極盛至于晚年而人才有日消之嘆矣消之以逮擊消之以貶斥消之以廢棄消之以淹抑消之之法不一而足然逮一再傳而老成登用班行充斥人才蔚然足以供數世之用則孰非 神祖之所詒也哉 神祖之于人才生成長養惟恐不及雨露雷霆無非至教恒以其消之者長之而非如宋之所謂消者消之以權臣而一消不復長也記有之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數世之仁也斯 神祖之謂也與 今天子元二之閒闢門開牕羣賢競進恭已虛懷從諫弗弗然一時敢言直諫之士以次謫降如侍御江君兆豫輩不下數十曹識者竊憂之以爲國運當維新之時而人才有漸消之象無乃非 聖主之意與無幾何諸謫降者強半召還而臺省推轂兆豫

輩者章滿公車始而切責已而報聞今且將轉
圜矣於是人始知向之摧折言者曉然非人
主本意而 聖天子追惟豐芑之深仁紹述祖
考以生成長養爲事人才國運之滋長者殆將
百世而未艾也於是兆豫年六十矣其里人某
以余爲同年進士且相好也屬爲稱壽之辭余
惟漢永和中李固嘗上疏言朝廷聘揚厚賀純
等待以大夫之位以病免歸一旦朝會見諸侍
中無一宿儒大人可顧問者誠可嘆息是日有
詔徵用厚等漢永和中爲夷之初旦虹蜺揚輝
猶能以固言徵用厚等況今日哉兆豫旦夕召
還其以人才國運消長盛衰之故爲 聖主極
言之李固之嘆息于永和與萬里之痛惜于元
祐慶元其意指不同皆萬世之殷鑒也遭逢不
諱之朝發抒未竟之志使 聖主豐芑數世
之仁而國家收宿儒大人之用余之所祝者遠
矣鄉里頌禱之嘗辭豈足道哉昔人稱新安地
勢斗絕其地平視天目尖故其山川雄秀而人
物卓偉今新安士大夫礪礪負風節者後先相
望余獲交其人多矣當兆豫初度之日胥會而

稱壽瞻視壁間之文誦萬里之言而深思之其
亦有嗟咨嘆息如余者乎知其不徒燕飲而相
樂也

按察使黃公八十壽序

廬陵海茹黃公舉進士高第爲今畿輔以治行
第一擢拜御史數歷中外拂衣高臥歸享山林
之樂又十有餘年而稱八十之觴吉爲文學道
誼之邦萬曆以來前鄒後李所謂龍宗有麟而
鳳集有翼也余辱交於鄒李鄒李亟稱黃公爲
其鄉之淑人君子余與公後先仕途未及撫塵
接席而熟聞其聲迹在赤縣則以循良顯聞在
臺班則以篤誠自矢不以鈞距鈞奇不以鷲擊
愉快正直忠厚兼而有之信鄒李之爲篤論也
公長西臺晉卿寺駸駸通顯矣一旦中謠誣以
歸耕閑釣寂識者有錮人聖世之嘆然而二十
年之閒朝野之際亦多故矣沙路南築而翰音
之凶已聞旌節方懸而檻車之徵旋及鈞黨則
身錄飲章禁錮則名棘刻石當小明梅仕之時
而抱大夫不均之歎求如公之優游止足游樂
邦而栖化國者有幾人哉商侯彙弟尉爲國寶

于公之高門何氏之賜策公蓋于其身親見之斯可以爲公壽也已公不聞懸車之說乎古者大夫七十縣車而致事車之爲物也負重致遠行千里不契需器之有用者也致事則縣之于屋壁壁之旣雨之襍穢旣獲之桔槔以爲無所用之云耳當其無有有之用就縣車之後而察識其輪轅輻輳固無一而弗具也語有之高車駟馬帶傾覆又有之仕宦不止車生耳行乎萬里之塗恃其有用而不知止息則必有債轅折軸之患豈若縣之于屋壁以其無用爲有用也哉古之君子仕而歸乎其鄉卽爲鄉先生先王制縣車之禮所以優賢養老抑亦以此著止足之義俾以教其鄉人子弟與余之知公久矣而公亦時時念余余遘黨禍幽于請室商侯推公之意不遠三千里詒書見存余高商侯之誼幸公之有子而益知公之家風爲可尚也於公之稱壽爲縣車之說以備一觴吉之士大夫如余所謂後李者登堂介壽覽余之文得無有徘徊嘆息者乎知其不徒獻酬而旅退也

壽侍御汝瞻兄八十序

萬曆庚申十月十七日余兄侍御史汝瞻八十之誕辰也汝瞻之誕以十月而稱觴上壽先期至者噴闕間左頌禱之文金相王軸銜錯壁間余欲爲汝瞻壽而懼未有以當也雖然汝瞻余宗老也而又修明譜牒習于錢氏之故請徵吾錢之故以壽汝瞻錢氏之有聲文苑若文禧之試學士院以笏起草若希白之試崇政殿日未中而就世皆艷稱之汝瞻爲諸生卽以文藻擅江左其在西臺衡文齊楚士子至今傳寫奉爲科條斯可書也錢氏之以吏治著者代不乏人而安道爲寧海軍節度推官治平末爲殿中侍御史時人因蘇子瞻詩以鐵肝御史目之汝瞻繇廣州司理入爲御史偁偁奉職其官階與安道悉合斯可書也宋興以來三世制科者獨錢氏一家而易明逸皆掌書命史臣侈爲盛事今汝瞻子孫科第高門綽楔相望步武閒宋公垂之序傳芳集所謂青油暢轂追次服儒者幾萃于一門斯又可書也唐李翱著卓異記凡臣下盛事家世徽範輝昔而昭今者皆備載焉吾錢之有汝瞻其亦可以附于卓異之後乎然吾致

安道出臺後家貧母老至丐貸親舊以給朝脯
文僖蚤歷貴要晚年鬱鬱恨不得干黃紙上押
字汝瞻掛冠以來蕩滌情志游娛於園池歌舞
之閒四十年于此矣汝瞻所得與文僖孰多况
安道哉夫人生之有富貴壽考猶車輿之能載
物也文僖諸公其于富貴壽考亦各有所負載
矣未有全而舉之倍任而不傾如汝瞻者也豈
天之稱量殊耶抑汝瞻之爲輪轂者厚耶錢故
有宣靖公若水者少游華山陳希夷謂之曰子
神清可以學道不然當富貴但忌太速耳宣靖
知命有節度卒懇避權位此亦通于察車之道
者也知宣靖之所以誦則知汝瞻之所以贏然
則汝瞻之壽豈可量哉余故徵錢之故以壽汝
瞻而又歸本于天著其所以壽者以爲宗之人
告焉夫錢之先有斟維夔而饗帝受壽八百枕
高而砥遠者希白之著書稱錢後人此亦錢之
故也爲汝瞻壽者宜必有取于此矣然而余之
文略焉爲其比于荒也姑取其信而有徵者于
譜牒者如此云

陳中丞六十序

陳公謝中州節鉞家居五年而春秋六十覽揆
之辰邑之薦紳大夫相率舉觴上壽而以祝嘏
之詞屬余公自舉進士令劇邑擢南臺駁歷清
卿以至今官生平砥節首公鞠躬盡瘁知有
君父不知有身家知有道義不知有身名其在
中州冒鋒刃觸機械誓欲以七尺殉賊今得以
優游田里長筵稱壽而可以無視乎蓋公任事
之難非獨當將憐卒情師老餉匱之日左右支
吾俛仰布置之難也當國者以豫爲陷阱有強
寇無重兵調發則不應奔命則不給以豫委公
而不憂豫事之或債也則難以公爲孤注分其
柄掣其肘切責則奪其所杖中制則乖其所之
以公委豫而惟恐公事之不債也則尤難公曰
吾奉 詔討賊朝受命而夕致身他何恤焉大
帥之尾賊也在二百里之內督撫之尾大帥也
在二百里之內遷延宿留以爲故事公偵賊所
至輕衣免胄疋馬先馳而大帥無復有擁兵觀
望者矣衝泥淖冒風雨上下山坡出入賊巢穴
中以草棘爲館宇以鞍馬爲席薦以黃塵爲糗
糧以白汗爲湯沐與士卒共甘苦同死生瘡痍

相撫摩死傷相慰弔而士無有不踴躍用命願
爲公死者矣公作吏以來所至不名一錢無毫
釐銖兩不以佐軍興享士卒流賊聞其風爲咋
指曰陳都堂清官也以故迄公在事斬獲獨多
招撫獨衆而河南北無一城失守今久留公於
豫賊豈足平哉小人之計門戶也深于計疆場
且借疆場以快門戶驅除之計公其如彼何公
志在報國獨立行壹意寧奮臂瞋目致死于疆

場而無寧容頭過身求生于門戶彼其如公何
小人之謀困公也中山之書盈篋白帝之言空
市豈不幾幸其旦夕一跌以入吾股掌之中然
而不能者天也 上之神明與公之精誠交相
感格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
也履順而思乎信天助之矣弛擔釋負角巾布
袍人倫東國而燕喜西都回思在事之日戎馬
交蹠于前坎陷陰伏于後憂危滿眼進退惟谷
如宿昔之噩夢醒而思之猶爲之汗流魂悸今
之得稱壽于此堂也豈非天哉公年六十齒髮
郁然談論娓娓竟日既有老謀而又有壯事流
氛日熾王師在野 聖天子拊髀顧牧朝野之

推轂者無虛日公其能久居此乎公行且強起
爲 天子滅奴盪寇經營告成然後退享山林
之樂未晚也昔宋文潞公以耆年宿德出鎮西
都王荆公爲詩餞之有曰功業迥高嘉祐末精
神如破貝州時自今以往更二三十年富有稱
荆公此詩以爲公壽者余雖老矣從諸君子之
後登公之堂尚能賦而頌之

謝象三五十壽序

鄞縣謝君象三舉進士高第知嘉定縣治行第
一入爲監察御史會叛賊孔有德據登州 天
子震怒興師致討命西臺擇御史有文武大略
者遣往視師衆皆股栗莫敢應君慨然請行督
勵將士指授方略解萊園復登城叛人銜尾從
海道遊去於是東省底定長安解嚴 天子嘉
其功拜太僕寺少卿以旌異之而君以太公之
感歸旣免喪優游里門不樂仕進今年五十以
九月爲覽揆之辰其長君孝廉宣子屬余爲其
敘記君初爲舉子余在長安東事方殷海內士
大夫自負才略好譚兵事者往往集余邸中相
與清夜置酒明燈促坐扼腕奮臂談犂庭掃穴

之舉而其人多用兵事顯擁高牙捧賜劔登壇而仗鉞者多矣久之則暴骨原野填屍牢戶者項背相望求其經營告成振旅而飲至者幾人哉君子今日列長筵開昔酒親朋雜遝絲竹交奮追行閒之辛苦思底事之艱難如噩夢之獲寤而旅人之得歸也不可以盍然一笑舉觴而目壽乎日者奴孽稽誅流氛孔亟天子拊髀側席以思封疆之臣君故息影自匿有息機摧撞之思君之受命而東也客從長安來言君方從客燕閒理巾爲整書帙若無有所事者余喜曰謝君必能辦賊今之退而息影悠然而抱膝也將終焉而已手抑將幡然而起出其已試於東者爲鎗刀之再到乎晉人有言好以暇好以衆整天下事固非撫劍疾視怒目哆頤者之所能辦也史稱謝安石雖受朝寄東山之志始終不渝從容宴衍折秦鞭而安晉鼎此亦整暇之效也余無以壽君舉謝家故事爲君進一觴可矣遂書之爲敘以復於宣子君無效昔人捉鼻余他日亦不如新亭之朝士以蒼生安石相基君其頷之否也

宋太公七十壽序

長洲宋君今申舉進士爲武陵令治行高等擢給事中爲權奸所不說左官於外量移南大理評事而其父太公春秋七十覽揆之辰郡中諸公咸具羊酒往賀而屬余爲稱壽之詞余以謂生辰爲壽非古也人生百年幸而當稱壽之日親知過從耄稚錯列相與談世事感時敘留連往復舉酒相屬此亦人情所不能已也日者天下之網嘗密矣佞臣鄙夫構秋荼束濕之網罔上而行其私當此時給諫在夕垣橋尾厲角以抗當塗之人太公燕居深思憂聖世念壯子其必有減匕箸停杯酒中夜屏營扶床而撫枕者矣天子一旦翻然感寤尸巨奸解密網旬日之間天晶日明乾坤軒豁而太公七十稱壽適當其時覽揆之日長筵紛列五音繁會給諫悉數而告曰聖天子今日行某政明日用某人今日捐何田租明日理何刑獄太公炷香北向祝天子萬年退而舉給諫之觴與親朋觥籌交錯賦既醉而稱未晞也斯不亦人世之極惟吉祥之善事乎自今以往聖天子之盛德大

業未艾太公之壽亦未艾而給諫以其時發摠志氣鼓吹休明于是乎逆奴埽穴賊賊授首禮樂興而弦歌作 天子臨雍拜老安車蒲輪迎致太公行養老乞言之禮太公之引滿愉快又何如也吾郡之耆老崑山有周壽誼翁及毛翁皆年百有餘歲稱爲人瑞周翁歷元及明所謂生長兵閒者不足以當太公毛翁生當國初全盛及見其孫之舉鼎元可謂奇矣吾謂毛翁如人年壯盛康強無疾病不足以爲喜以太公今日方之譬如當桑榆之景有羸老之憂一旦霍然良已脫沈疴而復少壯其爲慶幸豈啻拔宅度世而已哉余與給諫有道義之好書此以爲太公侑一觴自茲每十年一祝 天子聖政之記與太公記年之歷攷之國史徵諸野史固可以互見而錯舉也是爲序

未豐程翁七十壽序

未豐程使君九屏蘇南曹郎出守鎮江治行爲天下第一 天子念東南要地慎重監司之官特簡爲按察司副使治兵蘇松而使君之父太公以今年壽七十丹陽荆大徹往在使君宇下

與諸衿紳往稱百年之觴而屬余爲序余觀生辰爲壽之詞不過鋪張盛美稱引人世吉祥善事而州民之祝其邦君大夫則曰登彼公堂萬壽無疆雖原本雅頌亦比于巫祝之聒耳君子弗道也若太公之矯志勵行淑其躬而教其子者則余請得而書之太公起自孤生零丁荼苦依其繼母以有成立束修自好不羸其躬再世而始大太公孝故能教其子以忠太公儉故能教其子以廉太公慈故能教其子以惠今自甄曹以北京江以南襦袴興歌而鴻鴈息哀者其孰非太公之德教所與被乎當逆奄之時邑掌故承大吏風旨持簿籍釀金爲奄建祠太公奮臂大言聲淚俱咽毀其簿抵之于地慟哭于先聖之廟而出當是時奄祠廟徧天下開府巡方者爭懷磚負土趨事惟恐後太公一老逢掖能引大義不顧生死斯已奇矣使君在郎署中以風節顯聞岳峙山立人以爲鉅人長德太公之家教積習使然也余讀史記萬石君以恭謹世其家子孫皆爲二千石尊寵舉集其門史家艷稱之然考其家教不過使其子孫馴行孝謹澣

厠禴數馬足而已無他忠言大略可以法今而傳後者也而漢之風俗斤斤長厚以保家門守富貴爲能事陳咸謝其父曰具悉所言不過教人調耳孔光張禹之流保身持祿依附名行至子欺君父賣國家而不知悔則豈非內行修謹立名非真之流弊耶太公一老逢掖毅然以風節爲己任終發聞于子繇此觀之太公之教其子視萬石君豈不有徑庭哉蓋吾夫子惡鄉愿思狂狷而史亦稱季固之節視胡廣趙戒猶糞土吉州道義之鄉歐陽永叔而後文章節義澹蒼誠齋之流風在焉太公之所以教其子者方諸西漢此亦千古得失之林矣自今以往使君之名行益高太公之家教亦益著 天子將見百年養三老行釋奠乞言之禮國史當謹書其事推明國家風俗教化之盛迥異于西漢而以太公之家教爲賢的焉余之執筆而稱壽自附于傳史之後者固將不一書而足也是爲序

范太公八十序

廣陵范君異羽以吏部郎引疾家居凡數年天子卽家起爲尚寶司司丞而異羽之父雲從

翁以今年八月爲八十之誕辰異羽方辦巖趨召乃廻翔里中爲太公稱百年之觴蓋自 神廟之末年天子深居小人用事唱爲甘陵雒蜀之議公然以鈞黨爲名海內士大夫凡負名節持議論者靡不以一網錮之而異羽爲吏部郎汲汲以辨論官邪登用正直爲能事此所謂芳蘭當門不得不鋤者也異羽慨然移病歸侍太公太公笑謂曰吾爲慶雲令不五月而趣歸豈願若久據要津哉于是異羽日起居太公修闕居侍奉之樂匡床坐譚石鼎聯句融融洩洩父子自爲知己不復知人世間風濤喧豗作何狀也 今天子闕門開憲簡用遺佚言者首借異羽是以有尚璽之召而太公八十稱壽實惟其時追惟數十年來枯菴之交集陵谷之推移錯互倏忽其可爲停杯而嘆息者亦多矣太公之誕辰以八月枚乘所謂八月之望與諸侯兄弟觀濤於廣陵之曲江此其候也夫廣陵之濤天下之至奇也向今乘舟弄潮隨波出沒與陽侯爭頃刻之命比其免也氣盡魄奪歎歎息勞安得所謂怪異詭觀者而發皇其耳目哉太公有

道人也結綬未幾而脫屣去之彼其縱覽于人世不以置身曲江之上登高而極目者乎數十年來苑枯陵谷譬諸廣陵之濤卹然足以駭者以太公觀之適足以澡槩胸中灑練五藏而已矣自時厥後太公之壽如川之方至而異羽之功名亦未可紀極猶濤之氣所謂以神而非者三也太公亦舉觴屬客爲之浩浩焉落落焉而已矣於停杯嘆息又何有哉太公聞余言顧視異羽殆亦爲輟然而一笑也矣

沈翁八十序

吳郡沈先生今年八十四月十一日爲其誕辰吳之孝秀陸履長許孟宏陸彥修與其子伯叙王當游請余爲祝壽之詞余之稚子孫愛方授經於伯叙而伯叙兄弟又繆以一日之長事余則夫登堂爲壽之客宜莫先于余矣而可以無言乎余惟人生百年之內其欣慨多端至於生辰爲壽親知襟襟酒杯酒勸酬則遭時撫事傍徨感歎之意爲多今天下方多故胡馬逼淮水洪河灌汴京闖賊踞襄漢都會丘墟江流橫絕而吾吳介恃天子之寵靈男耕女織仰父附子垂

白之老不見兵革翁當此時席長筵列孫子浮杯樂飲抗音高歌爲太平之幸人豈不快哉吾聞翁之生平孝友節俠仁心爲質好譚說兩漢兩宋忠義磊落之事每高吟張睢陽聞笛詩文文山正氣歌使諸孫屬而和之遭時艱危聖主側席酒酣以往感江上之烽煙帳中原之板蕩其何忍養青龍騎白鹿置時事于局外哉吾讀六月之詩序以爲南陔廢則孝友缺白華廢則廉恥缺馴至于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而中國微然後知南陔白華之詩采薇采芑諸詩之所自出也孝友廉恥之士不立于朝則法度廢陰陽失爲國之基隊諸夏衰而夷狄盛必至之理也伯叙兄弟服習翁之教誨崇南陔之養而厲白華之節一旦得時而駕在帝左右經營車攻薄伐之業於奴寇乎何有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又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孝友之臣于車攻薄伐迥不相及而詩人連比言之豈偶然哉班史稱車千秋銷惡運遏亂原因衰激極道迎善氣傳得天人之佑助而郭汾陽當吐蕃入寇車駕東幸其論奏以爲抑豎刁易牙之權任

遠環史魚之直則黎元自理寇盜自平此其說與小雅之序固可以比類而互觀也繇此言之國家求南陔白華之臣子亦已亟矣伯叙兄弟出而爲張仲方叔也不遠矣來歸飲御魚鼈膾鯉其所以爲翁壽者當尤盛於今日而余之爲翁祝也旣稱道其父子間且以小雅之義徧告天下之爲臣子者蓋亦頌禱之法宜爾諸君子皆學古之道必不以余言爲贅也

牧齋初學集卷第三十六

牧齋初學集卷第三十七

序十

江陰李貫之七十序

江陰自葛文康父子以文學顯於宋而陸子方王元吉孫大雅之徒相繼而起故其鄉多博雅好古之士如貫之李先生其人也貫之之爲人孝友篤誠束修勵行衣冠儼然不苟嘗笑有古先民長德之風至其讀書好學老而益堅則有如允延之之所謂饑以當肉寒以當裘孤寂以當友朋而幽憂以當金石琴瑟者殘編蠶翰寤寐訪求橫經藉書朱黃錯互虞監之親鈔杜侯之手跋充棟宇而溢機杼江以南艷稱之晚允研精於禮學自漢唐以來所謂共氏而分門同經而異註者蓋將會而通之以求得乎先王之遺意經學之不講久矣如貫之者其可謂強學蹈道卓然而不惑者也貫之今年七十矣頃年史局弘開諸薦舉布衣方聞有道之士章滿公車顧未有及貫之者人或以是爲媿且以爲貫之惜焉而余以爲是非知貫之者也貫之守其樸學不屑爲瑣績補綴之學以謏聞動衆故世

之知我者希而堅坐於荒江寂寞之濱漠然而自貴令其游光揚聲有諱世釣名之志世苟知我而其中之所存者已薄矣宋之嘗秩以經學爲歐陽公所知比秩從荆公之招遂匿其所著春秋學不以示人歐陽公深愧之而荆公亦心薄焉今之處士其明經未必逮秩一旦達世則其不爲秩者亦或寡矣貫之經明行修忘貧屏貴使鄉邦之士友有所矜式考閱而獲免於面墻著書苑禮討論異同使先王之遺書與先民之話言猶不至於漸滅今世有歐陽公亦必真以處士相題目而王平甫亦不復有春秋倚閭之戲世之不知貫之斯世之愧也又何足以爲貫之惜乎余與貫之皆有好書之癖每從貫之借書未嘗不倒庋相付也余不喜爲生辰稱壽之詞而於貫之不能以無言故爲序其意如此昔葛文康好借書嘗以酒券從尚公輔假太平御覽詞林至今以爲美談余之文豈足以代文康之酒券乎抑亦如諺之所云借書一紙者聊以博貫之一笑而已矣

于潤甫七十敘

神宗末士大夫奮臂鈞黨而金壇于中甫尤爲世所指名中甫之弟潤甫以明經佐建寧郡三年大計當上考冢宰欲黜之藩臬長爭之力冢宰笑曰吾亦知其賢顧安有于某之弟可尚繫任籍者耶竟坐黨人第免官而潤甫亦先事拂衣歸矣潤甫歸與中甫優游結隱不關人事中甫營梵川潤甫營雲林皆極水木園池之勝巾車櫂舟追逐雲月若未嘗有牽連左官之累者中甫歿又十餘年潤甫之名德益高其神情益王所謂雲林者水益加深木益加章其子姓之爾茁其牙者亦皆鸞鶴停峙稱其家兒而潤甫年已七十矣余嘗謂中甫之爲人如喬松千尺節目磊砢未至其下已知其有回挽萬牛之勢潤甫如千金之玉肉好若一溫潤清越廉而不刺珪璋特達人可以望而知也二甫之性量節度不同至其慷慨引大節急病讓夷惇重然諾則固未嘗少異也當諸公結交之日繆仲淳以布衣稱長兄仲淳沒潤甫經紀其後事卹其寡妻奮身爲之不以煩顯貴人余再起再躓已已被逐相知者縮頭莫敢過其門閤甫獨衝風過

余執手相慰勞余歎曰此與妖書大索時中甫之周旋歸德何以異哉潤甫之志義卓犖如此蕭闕澹漠不自表異若無所與於世而世亦罕有知之者斯可爲一歎也雖然余竊爲潤甫幸焉凡人世之榮華富貴與夫美名奇節皆造物者之所吝惜也咎譽悔吝往往相感相攻終身羈絆而不能自解釋者多矣王荆公宋所謂黨人之魁也用新法以斬艾元祐之賢者幾無遺種可謂得志於時矣然其登茅山之詩感嘉平之改臘懷子房之高風蓋霜筠雪竹歸與投老之思其託寄不一而足也陶隱君世所稱山中宰相也處齊梁之亂世逃名於外兵奮筆於別錄微窺其中殆亦有憂患焉潤甫所居去茅山百里而近詠荆公之詩章覽隱居之遺跡俯仰今古其能縱浪塵世脫然而無累者有幾人哉嘗試與潤甫閑窻靜夜細數三十年來升沉死生之故不過目睫耳如中甫者欽崎歷落固已終身爲勞人矣彼四明諸公炎炎隆隆彌天而蔽日者今又安在哉潤甫有器而不見賈有才而未盡試歸餘惡盈不爭於造物而得全其天

年亦已足矣隱如陶貞白顯如王介甫彼皆有欲然如不足者而況其它乎以此爲潤甫壽不亦可乎余將輕帆過潤甫信宿雲林之下酌良嘗之醴訪福地於虛臺便闕之閒歸與投老從潤甫而後焉潤甫其許之否也

于潤甫八十序

當潤甫之年七十也余爲其稱壽之詞敘述其兄弟間牽連鈞黨左官禁錮之故與其暮年結隱子姪秀發園池花鳥之樂家庭門第之盛潤甫喜而張之於壁登堂稱壽者睇視其文皆相與頌述以爲美譚今年壬午潤甫壽八十矣潤甫以日疾堅謝賀客客揣其意更欲得余之一言以侑一觴夫生辰爲壽之詞一而足矣是固韓子所謂千歲萬歲之聲聒耳而歸熙甫以爲橫目四足之徒皆可爲者是亦不可以已乎雖然十年以來陰陽人道之變潤甫之經心而動目者不爲不多矣以余一人而言之牢修朱竝之獄鉗網於前李宜舒定之章滿瀾於後當其錄牒旁午蜚語錯互之日潤甫之爲余中夜屏營當饗而歎息者數矣介恃 聖主保全伸

靈得以收召。龜魄復爲平人。高天化日之下。得與潤甫燕喜。稱壽稱一尊。以相屬。豈不幸哉。當聖明全盛之世。權臣伎相。障咫尺之天。與五里之霧。高下在心。生殺在手。曾未幾何。偃月之堂。格天之閣。殆將化爲飛塵。鞠爲茂草矣。傳燈護法之流。有再拜賜死。涕泣維經。求屬其首領。而不可得者矣。有彤弓盧矢。專征出鎮。款獻仰藥。蓐席裹身者矣。其氣焰之赫奕。譬之飄風之怒。號而暴雨之驟至也。其聲利之熏灼。譬之木槿之朝榮而焮焮之夕化也。潤甫以局外之身。靜觀而縱覽之。不當爲之盍然一笑。滿引而自壽矣。乎潤甫雖病。目青動止。須人然其神益王齒髮益壯茂。而所卜築雲林者。千章之木。百畝之竹。清池曲臺。甲於江左。杖屨時至。歌咏閒作。執化人之祛。而游於清都紫微。默存而自失。所居所游。猶嚮者之處也。潤甫從游於愁山紫柏。發明心地。其知所謂無目而視。無耳而聽者乎。其知所謂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者乎。廢心而用形。以至於六根互用。則謂之渾身是眼。亦無不可。而區區目青何足。以爲病歟。余姑書之以

爲潤甫壽更二十年。而潤甫之壽益高。其目當復明如唐之張水部。余以老年稚弟。從君於名園綠水之中。當味韓退之詩。所謂吾君眸子重清朗。携手城南歷舊游者。以將百歲之祝。潤甫更爲一笑也。

康文初六十序

往全壇于中甫。長與丁長孺嘗州沈伯和以交。詣聞於海內。而嘗熟繆仲淳松江康孟修幅中。奮衰稱爲長兄。諸公晚託末契於余。余因以識孟修。且交於孟修之子文初。斯所謂交在紀羣之閒者也。今年文初年六十。吾里中與文初游者。索余文以爲壽。且曰。文初老而不遇。皇皇旅人意。蓋有不合然者。願得余言以解之。嗟乎。自于丁諸公相繼殞謝。文初僂仰。今昔西州之慟。東閣之感。往往而是。至如余之。不肖削跡竄逐。固無足道者。母不勝齋吞歎息。以爲斯世之憂。蓋文初之。不合然者如此。願獨以爲悲。窮歎老。負憂生之嗟而已。此非知文初者也。雖然。當試與文初妄言之。夫于丁諸公感槩立節。坎壈謠詠之死。而未已。斯所謂天民之遑遑者也。有人

於此視諸公之乘轅而反之朝秦而暮楚東食而西宿曰余曷不至於公卿雖然幸而至焉亦已愧矣蘇此言之效諸公之所爲是天之勞人也反諸公之所爲是又天之小人也無一而可也文初雖老而不遇然讀書諱道修先人之一行以遺其子進不挂於網羅退無覩於形影斯殆造物之私人也已其不舍然也又何爲乎余之爲勞人久矣近始借孟陽爲耦耕終老之計而文初僑居金壇時從道人逸老尋四朝七真之跡吾兩人欲招之而未能也然吾攻陶隱居真誥會稽淳于斟入吳烏目山中遇仙人慧車子授以虹景丹經修行得道烏目山者虞山之別名也安知慧車子及淳于不時時往來於其中乎文初從我而隱安知其不且暮遇之手人生百年如風狂電掣向所謂不舍然與舍然者又何足道哉諸友曰善請以此言壽文初且屬孟陽爲詩以招之

汪君六十序

嘉定程孟陽嘗爲余言弱冠時薄應舉之業豁然有志於功名借年數十數人學騎射擊刺骨

騰肉飛如饑鷹餓鷄今老矣追思少壯事殆如隔世而廿年來十數人者獨總戎錢君與汪君在汪雖老田閒度其才略可使將數千人者也嗟夫天下承平久矣世所重獨射策甲科而豪傑倜儻之士往往以文法屈抑錢君固東南宿將也平壤之役紬於李氏有功不得封又數疆項與文吏爭故數起數蹟而汪君身授農書衣襪襖從事於污坳沮洳之間微孟陽之言余故不知君之能若是也今天下不可謂無事矣錢君旣被推轂當訓練之任猶裕其請未下而所謂網羅豪傑破資格以備緩急者僅見諸條議而已余思孟陽言未嘗不竊歎於汪君又思夫污坳沮洳之間輟耕而太息如汪君者固不少矣惜乎予之不能盡知之也余觀宋靖康之事王正道獻決園之策受命不兩日得數萬人皆願效死而張仲友以下第舉子持空名帖三十逾旬而解鼎澶五州之危易於反掌此兩人者其緩急有用視射策甲科從項卿相者相去如何也正道之策不克用於宋而仲友旣解圍終不願爲宋用夫有才如正道而不克用則天下

之士不願爲世用如仲友者必多矣此又可以深懼也今天下方急才如汪君者其可使長爲農夫終老于汙坳沮洳之間也耶余之知而竊歎者亦與有罪焉耳矣君今年六十其稱壽以歲之十二月田家作苦禾稼既納酌凍醪烹伏雌與比鄰故舊契闊談讌聞余之言其不盡然而笑者幾希雖然酒闌客去秉燭夜讀亦未必不有感于余言也孟陽方游澤潞之間古稱天下之脊戰爭形勝之地也天寒風急貫酒高歌曩之壯心得無有奕奕萌動者乎余將以斯文寓焉

溧陽彭翁七十序

江南稱園亭之勝以溧陽彭氏爲第一往余過溧陽窮冬沍寒冰雪彌望思一游而不可得既而過投金之渚感貞義女之故事以謂此邦之人風流激厲意必有個儻感槩伏其身而不出者顧獨以園亭之勝有聞于江左乎蓋又爲儻然停車低迴久之而始去也今年春溧陽彭老廉明甫介張異度龔淵孟謁余于長安屬爲其尊人翼于翁稱壽之辭問所謂彭氏園者園之

主人則明甫之羣從也問其尊人之年曰已七十矣其家距園可數里步屨往還壺觴談笑未嘗不頽然于其中也問翁之生平則以明經待詔公車孝友篤誠不侵爲然諾與人交生死寒暖不相背負七十之誕辰適家子姓從明甫之後執爵而拜于堂者非分宅之遺孤則下泣之稚子翁所爲翼而長之者也翁其真貞義之鄉人不愧丈夫女者與向所爲個儻感槩伏其身而不出者翁殆其人與翁旣不得爲世用而孝廉圭璋特達射策甲科高明顯融所以壽其親者未艾高文大篇祝嘏之辭其必有取於此矣雖然翁惟老于明經抑不爲世用故其個儻感槩精華壯往之氣寬然而有餘而優游難老長有其山林花鳥之樂富不如貪貴不如賤翁旣已知之矣則夫高明顯融世俗之冀望于子孫者何足以滿翁之一笑乎人亦有言名與身孰親貞義之女全人以自沉視世之死名死權者其與幾何繇此言之翁之個儻感槩誦義無窮者翁視之猶昔夢也而况其它乎此可以爲翁壽矣余不習爲祝嘏之辭姑書是言以復于

孝廉他日歸耕訪翁瀨汜之上坐彭氏之園命
觴而長嘯翁其以余為知言也夫

陳孟孺七十叙

歐陽子既作集古錄序因自稱每有所作謝希
深尹師魯伸紙疾讀便得深意而嘆二人者之
不及見也歐陽子之于文至矣而拳拳于謝尹
若此豈文章之道作者難而知者尤不易與雖
然固未有不能作而能知者也余冠首時每一
屬筆不能自休抽黃對白東塗西抹未嘗知學
為文也而見者交口談之浸淫二十年始自悔
其少作盡抹去之以庶幾求當于作者之旨字
鉢句剗縮忍不能出閒以示人人或反唇相斥
笑有蒙恥自媿而已里中陳孟孺先生獨稱余
文不去口有斤笑余文者必面叱之居嘗語余
必我也為子謝尹者余聞之滋媿然余猶不能
廢作閒猶出以示人博人之斤笑而不辭者徒
以陳先生也嗟乎孟孺之肆力于文章不可不
謂深且篤矣高文豐碑崇論博辨以躋于世之
文章家如所稱奔州大函者固知其不願為輩
行矣以孟孺之能作則固不可謂之不能知也

以余之不能作而累孟孺之能知將孟孺此
而損能作之名此又余之所大恐也然孟孺之
為人長者不妄許可出游長安遇文章鉅公未
嘗少貶辭色而獨以謝尹借余則余終不能自
已于媿矣今年戊午孟孺年七十徐生于王過
余曰願得一言壽陳先生先生固欲之也念無
足為先生言者遂逡巡久之而又有感于歐陽子
之言所謂後生小子未經師友苟恣所見其病
蓋莫甚於今日以孟孺名德歸然長為祭酒鄉
邦之士友有所考問其猶可免于面墻乎先王
之遺書與夫先民之語言尚不至於澌滅而橫
目二足之徒其猶知有典刑矣乎余雖不能為
歐陽子而歐陽子之憂其可免矣虞伯生以為
學之說告蜀人而曰鄉人昆弟子孫之在東南
者因集之言有以推先世之學則區區恭敬桑
梓之微意也然則余之壽陳先生者其亦有厚
望于桑梓也哉

似虞周翁八十序

似虞翁以醫名吳中吳越之間以為彥修原禮
復出也方數百里爭延致之翁美須眉善談笑

所至輒傾其座客崑山有魏生者精於度曲著
曲律二十餘則特稱崑山腔者皆祖魏良輔翁
與魏生游旬月曲盡其妙每中秋坐生公石歌
伎負培人聲蕭管喧呶不可辨翁一發聲林木
飄沓廣場寂寂無一人識者曰此必虞山周老
或曰太倉趙五老趙五老者良輔高足弟子也
翁既以醫游賢士大夫又時時游少年場與游
于酒人輕衣駿馬美酒食列歌從如承平王孫
而行義斬斬有古一行之風潯水董宗伯嘗選
翁過其第置酒高會茗上吳允兆聞翁善歌且
不能酒爲令章以難翁朱太史文寧故不能歌
允兆重困之欲以令翁太史覲澳爲歌一詩罰
壽蝟毛促數竟夕不得一當翁而罷允兆歸臥
舟中翁屢登其床起之曰君殆欲伶人我乎如
令章巧避我何雖然君知我者今可以歌矣允
兆跳而起按節相和歌聲嫋嫋沸潯水日上春
乃刺舟而別凌錦衣者尚書公子也年少豪舉
雅容翁晚而食貧座客皆掉頭去翁每歲必載
錢來遺錦衣家錦衣時時過翁流連浹旬不聽
去錦衣爲余言翁至泣下也翁今年八十矣所

至全活人無算傾囊倒屣好行其義自如中秋
必泛舟虎丘晴雨無閒婆娑按節不減少年時
而又有佳子孫酌酒稱壽如翁者豈易得哉予
嘗嘆天下方太平無事而吾閩井之近憂虞煩
若嘗覺蹙刺人眉目閒嘗試入翁之蓮木秀而
花明登翁之堂酒香而食甘挹翁之語笑坐舒
而帶緩不自知其猶在今世也翁豈如武陵之
人不知有漢者與抑亦上皇之民與化國之日
宛宛然在閩井間而予特未之觀與諸君子之
奉觴壽翁也屬余爲之辭余既稍敘翁生平與
其行義而又及閩井之近事徘徊感嘆若此使
夫閩井之人知翁之所以養生盡年優游耄耋
而享太平之樂蓋有所本焉非苟而已也

壽何嶧縣序

萬曆庚戌之春商榀何先生以嶧令需求次選人
得滇南暮先生過余嘆曰余髮種種矣折腰一
官羈縻萬里獨不畏老揄笑人乎余且歸矣先
是旬日余拜史官命初入玉堂之署歲輔方喜
雨先生爲余賦霖雨行音節激昂殊不類山澤
之癯不意其遽勇退若此也及余還里門求問

所謂老櫟者蓋先生少讀書東海上有鳥啣袖
實遺于樓下久之其蔭蔽樓玄實累累如十先
生顧而樂之吳人呼櫟爲香櫟先生亦呼之老
櫟云歲丙辰先生年六十于是先生屏居海上
飲酒賦詩摩娑老櫟下者又七年于此矣嗟乎
古之達人于所有嘉木美蔭坐臥嘯歌其下者
蓋莫不留連婉戀比之美人良友焉而殷東陽
桓大司馬之流嘆生意之婆娑感擊折而流涕
木葉落長年悲殆亦勞人志士所不免者視先
生于老櫟何如也先生治嶧法不當左遷左遷
不當得滇幕功名之會可謂巧左雖然人世何
嘗之有袖一而已袖呼之則袖櫟呼之則櫟似
棘呼之亦枳棘耳袖之芬芳自若也卽今沉淪
蕪沒與戴癭銜瘡者俱朽袖終不泣血以自明
我知其不化而爲枳已矣先生又何病焉先生
爲余從祖憲副公之壻憲副公宦游時先大人
方壯盛兩從叔翩翩少年歲時伏臘與先生輩
徵逐讌飲有承平王孫之樂去今二十年所耳
親知賓從老者墓木已拱少壯者亦宿草矣余
兒時嬉戲几筵追陪笑語之地僅有存者無從

過而問之先生年甫六十歸然如魯靈光之獨
存追而道之有不勝感嘆者矣先生過此日晏
安老櫟下益知夫夢幻之無常而飲酒賦詩以
全其天年者之爲得也庶幾不爲老櫟笑乎余
乃爲老櫟之歌以遺先生俾歌之樹下引滿爲
壽歌曰青禽來兮嘉樹生被綠葉兮帶朱莖有
美人兮託嘉名合槐榆兮爲弟兄櫟離立兮海
之濱蔓草叢生兮枳爲隣荒江寂寞兮月明無
人碧樹冬青兮愴陽春袖爲櫟兮櫟爲袖覽察
草木兮變不可究愧忽忽兮欲盡柳依依兮非
舊櫟有香兮袖有芳落玄實兮薦碧粟蔭老櫟
兮欣樂康貞松文梓兮永相將

趙敘州六十序

吾友文度趙君以太子少保文毅公之蔭歷官
至敘州守謝事歸里而其子太史州守射策甲
科同年鵠起越四年爲崇禎之庚辰君之甲子
一週里中以爲盛事相與其平酒舉觴稱壽而
太史先期請予爲祝嘏之詞余爲兒時頌慕文
毅公之風節如高山大岳魁偉奇特望而使人
敬憚者也長而與君兄弟游君方念門第衰落

慨然思一振起讀書縱言攻苦啞血知其爲勞人孝子不隕其家聲者也及其牽絲入任在西曹以平恕聞守大郡以廉辨聞中蜚語挂冠以歸蜀人迄今尸祝之當逆奄亂政時感憤填咽篝燈草疏屢欲上而未果及太史抗疏歸君大喜過望酌酒告文毅曰先人有孫吾有子矣邈君生平趾美娠賢前暉後光殆亦斯世之完人而造物之私人也已君少恙病好養生修煉之術以余之衰老時時欲引余爲采真之游今之所以壽君者蓋莫先于此洪範之建用皇極也歛時五福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曰攸好德則壽富康寧兼舉焉神僊之書著于石函王札者亦曰淨明忠孝陶隱君真誥亦謂貞廉忠孝之人積行獲僊不學而得繇此觀之固未有不忠不孝而可以登真度世者神僊之書與洪範九疇固未嘗不相合也君矯志厲行繼文毅之箕裘又能使文毅之風節勿替于後人惟忠惟孝兼有之矣以皇極淨明之道徵之壽富康寧與登真度世皆君之緒餘也自古仁人烈士多在金房玉堂之間比予在戎山李善在少室皆

以至孝至忠爲標世傳文毅公歿爲僊官當亦在一千四百年進補之例而君之積習忠孝蓋所謂功在三官根葉相傳者虞山亦僊山也慧山之虹景招真之銀筒彷彿在焉以虞山爲戎山少室于登真度世亦何有哉以此爲君壽不亦可乎太史曰善敬授簡以侑南山之觴且以忠孝好德括神僊之道請以此補傳鴻範者之闕

鄒孟陽六十序

老子曰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夫士生而有聰明特達之才英偉奇逸之氣以日趨於功名富貴情僞攻取之場一再試之而不效則其才華鋒刃不能無所屈折已屈折矣而又不禁其躍出以與之爭於是乎得則慄慄失則鞅鞅終身弱喪而不能保其天年此不聞道之故也聞道難矣其次則莫如近道之人氣濡而欲寡行安而節和其於功名富貴情僞攻取之場試之而不折委之而不爭如駕安車以行千里之途優游容與卽累日不至而無契需摧絕之患此古之君子所以能養身盡年者也武

嘉禾黃君五十序

林鄒孟陽少與閔子將巖印持兄弟以才名著稱吳越間如唐人之所謂四夔者久之皆連蹇不遇海內爲之嘆息而孟陽行年且六十矣孟陽之爲人孝友忠信如古壹行落落穆穆淡於榮利去年遊天台度石梁爲文以紀其勝歸而吊余於倚廬執手閔默視其眉宇有道人靜者之風蓋其天質近道又蚤奉教於雲棲得唯心淨土之旨斯其所以坐進此道而養生盡年又其餘事也與往吳越之間以文章聲氣相慕說者凡十餘曹四十年來如雙圃之觀人去者已過半矣而武林諸子俱無恙印持棲息山中縛禪習觀經時不出子將買舟湖上弋風釣月與玄真天隨爲侶而孟陽與二三子探禪說之味窮山林之樂雖其盛壯之時所謂聰明英偉者已覺其嚟然無餘而況於人間之功名富貴煙雲變滅者乎人生百年會當有盡惟聞道爲不朽余於孟陽生辰爲壽不能以無言而稱引拱璧駟馬之說以先之孟陽以吾言示子將印持輩舉觴引滿相視而笑他日用以交相祝且交相勉焉可也

今天子採輔臣議省直之士登賢書乙榜者胥入國學大司成爲教習參預制科辟召之選于是嘉禾黃君屢試國學皆第一天子將臨軒清問不次簡擢而君年甫五十其子濤游于吾門乞一言以爲賀君之祖學士公爲隆萬閒館閣名臣能文章負經濟未及枋用其父中丞公名德歸然爲時羽儀君服習家訓攻苦力學數踏省門不賈當世今乃以乙榜得見拔擢矯首厲角于闕門開憲之日斯已奇矣東漢黃瓊隨父在臺閣習見故事及後居職達練官曹爭議朝堂莫能抗奪而韓退之以謂房太尉之孫生長食息不離典訓之內目濡耳染不學以能君以學士爲祖以中丞爲父與黃房二家之子孫何異學士在館閣中熟習掌故講求國朝故事珠林王海遺書滿家君將挾以應明主之求邇英之召問天章之筆札使當宁從容漏刻咎嗟太息因以知先朝儲才館閣良有深意不當夷史官於卜祝廢東閣爲車廄其取禪于君心國事豈淺渺也記有之五十曰艾服官政孔

氏曰五十知天命之年堪爲大夫得專事其官政也先王之治天下儲峙人才雍容養育而徐收其用四十而仕五十而服官使之閱義理更事變四十年宣勞於國然後懸車而致事非如後世促數而求之鹵莽而用之馳驟斬伐而日不暇給者也君今五十在成德更事之年而又當 聖主求賢圖治宵旰不遑之後一旦得白首魁艾之士坐論廟堂諷議帷幄使 聖主知任用老成師先王雍容求治之意亦當自君始豈特爲君賀而已哉更二十年君當懸車以老而濤之服官宣勞者又將爲國之老成人矣余以遺民野老登碩莪之堂把酒談讌君當張余文于壁閒引滿更酌而重拜余之知言也爲書此以俟之

壽聞谷禪師七十序

自萬曆間紫柏老人以弘法罹難而雲棲雪浪愁山三大和尚各樹法幢方內學者叅訪扣擊各有依歸如龍之宗有鱗而鳳之集有翼也及三老相繼遷化而魔民外道相挺而起宗不成宗教不成教律不成律導盲鼓聾欺天誣世譬

之深山大澤龍亡虎逝則狐狸鯢鱉羣舞而族啼固其宜也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以佛門視之豈不信哉當此之時聞谷禪師獨與雲棲愁山燈燈相續抱道晦跡謝去榮名利養翛然自遠於水邊林下蓋廿年於此矣今年師自八閩反於瓶窰世壽方七十尚寶卿王君輩爲師幅巾弟子屬余以一言爲壽夫師方息心寂觀視其示現之身與虛空等乃欲以世壽祝師譬諸愚人欲以長繩量虛空豈不迂而可笑乎雖然至人無已會萬物以爲己師以大悲智慧愍眾生值魔外之交江觀利竿之倒植其必有不能舍然者矣於疾病世作大醫王救諸病苦於喪亂世作大力王息諸鬪諍時節因緣皆在今日是故師當爲眾生故現壽者相一切眾生亦當焚香頂禮祝師爲眾生故現嘗住身如是則吾以衆生之願力祝師雖繩量虛空亦未爲不可也吾聞如來以無上法付囑大阿羅漢不得減度而大迦葉訶慶喜由其默然不答令佛世尊早入涅槃作突吉羅罪懺悔然則師之住世固當如大阿羅漢承佛付囑而我輩之頂禮祝

師他日殘結未盡殆一免懺悔之亦端乎尚寶
曰善請書之以爲序

牧齋初學集卷第三十七

牧齋初學集卷第三十八
序十一

侯母段宜人六十壽序

故太傅諡榮康虞山侯公尚壽陽大長公主遺
國家承平蒙休席寵管宗正領朝班者四十
餘年 大長公主薨榮康有子昌胤今官縉部
郎則段宜人所生也宜人今年六十長安賢士
大夫與其子游者登堂介壽稱萬年之觴而以
其詞屬余昔者孔子論詩以關雎鵲巢爲始漢
之儒者劉向匡衡勸戒於成帝之世其於匹配
之際生民之始可謂精且詳矣關雎之德徵於
麟趾而其化極於兔且鵲巢之德徵於采芣而
其化極於羔羊夫以干城之武夫退食之大夫
何與於閨門匹配之事而詩人比物連類引而
歸之於二南然使知夫周之盛世教化行風俗
美賢才衆多在位皆節儉正直其原本皆始於
房中而劉向論次列女傳與洪範五行陰陽休
咎之應相爲表裏此其義可深長思也 太長
公主親承 仁聖 慈聖兩宮之陰教洋洋乎
關雎之風宜人實繼之仰事榮康俯育縉部斯

鵲巢之夫人起家而居有之者矣以戚屬言之
 繕部之於國家殆亦公子公姓之屬也繕部服
 官所至著聲跡有羔羊節儉正直之風其於公
 侯為干城腹心則又非中林武夫之可比凡此
 皆宜人之教也原本而言之則皆 壽陽之遺
 休而 仁聖 慈聖之餘福也今日之燕喜豈
 獨為宜人賀而已哉 聖天子在宥天休滋至
 皇太子加冠出閣中都上合幹連理之瑞
 天子命閣臣賦詩未幾奴挿叩邊求貢如終軍
 所云眾支內附解編髮而蒙化者宜人之稱壽
 適當此時豈非人世吉祥善事哉 天子懋修
 六宮之政珩璜琬琰之訓自家刑國關雎之化
 行而洪範五行之論寢而不作中都之瑞應所
 自來也雖然合幹連理草木之瑞也宜人躬有
 鵲巢之德教其子為羔羊免置之臣此所謂人
 瑞也蘇此言之奇木連理之瑞與元狩竝稱者
 殆不如侯氏之庭令妻壽母考鐘而伐鼓者其
 瑞尤足徵也考劉向匡衡所論奏風化之義則
 徵瑞於今日其亦可知已矣余舊待罪太史氏
 思頃述 國家闢雕鵲巢之德以繼二南之盛

於宜人之稱壽為祝嘏之辭又因以徵盛世之
 符瑞所謂不一書而足者也是為序崇禎戊寅
 四月

顧母王夫人壽序

王夫人者故南京光祿寺少卿涇陽顧公之配
 也光祿未第時與子先君友善余兒時從先君
 造門光祿呼為小友拜夫人堂下自時厥後過
 涇里必起居夫人二十餘年矣戊午正月夫人
 年七十契家子某屬余為文以壽余初謁光祿
 光祿以吏部郎里居門庭蕭寂凝塵滿座已出
 見與淳兄弟樞衣低首頌禮甚嚴余凌厲蹋蹶
 塵拂拂上羈貫意豁如也後數年光祿辟講堂
 於東林蘭猶消長朋徒雲集又數年黨議漸起
 以謂裁量執政品覈公卿有甘陵汝南之譏涇
 里咫尺之地風濤相逐余以閒過之捧手屏足
 猶恐餘波及人洵洵如也光祿歿闔棺而論定
 與淳兄弟名行茂著諸孫嶄然露奇設悅之日
 羅拜為夫人上壽夫人追念二十年事苑枯寒
 燠變換於尊酒閒停盃憶歎與家人相勞苦也
 予觀王章下廷尉獄章小女夜起號哭曰平生

獄上呼囚數嘗至九今八而已我君剛直先死者必君而孔融被收男女寄他舍兄渴飲主人肉汁女曰今日豈得久活何賴知肉味乎士君子豎節抗論蘊義生風遭時不幸不惟我躬之不恤而其家人婦子流離酸楚之狀至今有餘痛焉光祿既高明令終遺休未艾而國家寬仁無跼踖鉤黨之虞夫人得以優游高堂奉觴上壽夫人北向而祝告戒于孫以無忘 聖天子之賜則是舉也其可以爲嘗事而不書乎謙益受知光祿又與與淳兄弟游于夫人之稱壽也喜而書其事且身待罪國史則夫頌 國家有道之長迥異於前代以昭記簡冊者固史臣之志也

畢母孫太夫人八十序

新都畢公孟侯以正直忠厚表卒西臺海內望之以謂大人長德而不知其年始服官政父母皆稱具慶也今年春畢公以京兆少尹休沐于舍母孫太夫人年八十余讀京兆所著乞言太夫人貞順母儀之行與詩書瑤瑤之教蓋魯敬姜曹大家之倫巫祝頌禱之辭非所以薦於太

夫人也其可稱述者則太夫人母子之閒乎太夫人博極羣書身在閨閣中能指畫天下大事故少保胡襄懋公被逮太夫人尚稚萬夢伏闕廷爲少保上疏白寃狀至今猶能省記其語居恒教誡諸子必稱引古誼京兆冠柱後惠文巡行四方猶屢屢傳勅不絕也嗟乎當嘉靖之季年阿附宰執蠶起攻少保者皆列瑣聞重齒牙以謂成丈夫者也太夫人一婉弱女子職不出組紵紡績之閒而爲勞臣憤盈見諸夢寐太夫人之中悃也不賢於世之大冠乎其夢也不愈於人之視而畫乎京兆奉母師之教忼慨發擔楛柱西臺者數年太夫人之夢不啻於其身親見之有閒必先豈不信哉京兆在西臺距太夫人少時幾六十年矣太夫人歎省覽封事視嘉靖季年事如何京兆自西臺出甫歷星霜臺綱國論比年來下上如何太夫人當稱觴上壽與京兆家人私語從頌及之亦頗爲停杯歎息否也自去年建夷難作舉朝捧手愕胎恨不起少保於九京而用之太夫人夢中之語六十年如執左券京兆趣駕還朝以太夫人之遠猶入告

我后且以諗於僚友雖欲不著之廊廟也其可得乎夫漆室女之嘯魯也與荃婦之恤周也當事者不自憂而又欲禁他人之憂而婦人女子出而憂之今固非其時也而有京兆爲之子太夫人可以勿憂矣六十年夢中之語可以不復省記矣京兆以此稱壽太夫人而太夫人爲之歡然引滿則庶乎其可也余固不能爲巫祝頌禱之辭也雖然余之爲五祝頌禱也則豈惟太夫人母子閒而已哉

林母吳太夫人八十序

萬曆戊午建州夷躡遼東大司馬傳檄徵天下兵羽書首及南都南都兵多游閒市兒一旦聞調發之令人抱妻子牽衣哭抵死不欲行閩中林克武先生守南職方郎申徵軍令以大義激勉士卒南都兵旬日而發不後師期先生之教也是年秋先生偕來視余余訪職方署中事且問訊先生母太夫人偕爲余言先生當溽暑時指麾軍書輒至夜分蚊蚋攢面肩髀頽墮如履石猶激昂不少休太夫人屏營却行須先生之入酌醴捧冰以相勞苦猶復問邊報警急若何

士平行役何日其資糧屏履得庀具否也先生之憂國也與太夫人之憂其子也斯已勤矣雖然太夫人之憂不獨憂其子也亦以憂國也夫遼左一隅受兵禍未必及於南卽及於南有參贊諸大臣在責不尙在職方而先生獨引以爲憂太夫人又以其子之憂爲憂豈所謂太蚤計者歟日者兩慧竝出翼軫氏房之閒光怪燭天余數中夜起候吾母數夜起勞余曰吾聞慧帝也帝以掃除逆虜子且就枕矣無庸憂也余自此踧踏不敢復夜起比聞先生母子閒語心又奕奕然如無所薄也嗟夫爲人臣子者猶家人也家之有儻從臧獲其憂虞疾未有不同患者也遼左有事而南不得安參贊諸大臣有事而職方不得安職方有事而先生母子舉不得安卽以余之不肖欲以閒居奉母而一意於稷黍稻梁之事亦豈能晏然而酣寢也歟令憂國者胥若先生母子則四郊可以無壘而小人有母亦可以無歎於室矣是尙可謂之太蚤計歟詩有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古之勞人志士悔小明之仕而懷孔邇之恤其一時家人婦子隱

憂私語國史採之太師聽之至今猶播之咏歌然則先生母子之閒其亦可以紀述也矣先生往司理吾郡諸博士弟子之有聞者皆召置門下而謙益其首今年太夫人年八十諸弟子咸往爲壽而以其序屬余余故略生辰爲壽之嘗辭而述先生母子閒之憂以爲憂國者告焉且爲之祝曰太夫人益健也著先生謀國當益長余自此一意於稷黍稻粱之事而不復以夜起憂吾母也夫

馬母李太孺人壽序

今天子天啓元年孟春三原馬侍御奉其母李太孺人祿養於京師侍御之同年同官方君孩未輩胥往爲壽而屬余爲其敘太孺人之生辰實九月十八日而諸君以孟春上壽春於今爲發生於五嘗爲仁正月乾之九三萬物棟通之時也又 天子新改元萬壽無疆實惟其始諸君以是月上壽所以象太孺人之德且慶其遭也嗟乎太孺人以盛年自誓于啼女嗥家貧如洗譬之天桃穠李不獲在和風艷陽之中而雪霜雨雹交加回互有顛顛槁落而已豈自意有

今日哉太孺人生七十有八年矣侍御起家襄陽令入爲名御史持橐攬轡登車有光孫枝蘭茁寵命滋至窮陰沍寒久之變而爲陽春長松巨栢冬夏青青而又當和風艷陽之日桃李紛披於前芝蘭羅生於下則人亦有不勝歎羨者矣所可爲太孺人慶者此也而吾以爲又有大焉者當 神宗之末造班行寂寥奏囊嗔咽天地閒拳斂搖落淒然如秋旣而兩朝登格鼎成相逮以時序言之則所謂日窮於次月窮於紀星回於天數將幾終而更始之會也今也冲人在上俊乂盈廷官府晏然無事國家之窮陰沍寒亦將變而爲陽春而太孺人以此時奉觴稱壽不尤幸歟當 天子改元之日侍御與諸君繡衣法冠上殿呼萬歲退而垂魚委佩以朝太孺人太孺人顧視堂庑之間與子姓列拜進壽者皆供奉赤墀下接武慶龍而蓬羽鶴鷺者也太孺人居恒教誠侍御曰必報國無負 聖主諸君稱觴沃洗笑語卒獲太孺人以斯言傳勅諸君燕及朋友媚於天子太平之盛事可以被管弦而著圖史太孺人之慶顧不大歟改元之

月天子方加元服籍田辟雍之政次第修舉侍御與諸君奉太孺人之教善事 聖主養老乞言仁及草木將于是手在余從太史氏後紀載國家之盛以比於李翱卓異之記如太孺人者蓋將不一書而足也姑引其端若此云

吳母程孺人七十序

新安吳母程孺人年十八而嫁二十一而寡誓死撫孤凡五十年而春秋七十今年三月為設悅之辰其子長孺排纒其苦節懿行告於四方請為稱壽之文余讀之而歎曰生辰為壽之詞非古也是人子之所欲致於其親而宗黨親串之所以交相為頌祝者也若孺人之壽則邦家之光海內之吉祥善事而非一家之私慶也其為詞烏可以已乎國家之制節婦自三十以下年至五十則旌表其門閭旌之云者勸之道也而恥之道存焉古之旌門者有烏頭雙闕綽楔崇臺白圻赤角之制使見之者可以悅心而改行則恥之之說也歐陽公為五代史載王凝妻李氏事以謂聞李氏之風可以愧士之不自愛其身而忍恥以偷生者其恥馮道六臣之

倫可謂至矣恥之為義大矣臣恥失節於其君婦恥失節於其夫士恥失節於其友廉恥之道興而天下國家蔑繇亂亡矣故吾謂吳母之節宜旌其在今日當閭兒官孽寡廉鮮恥之世尤不可以不旌而旌門之典猶未有聞焉其或未講於恥之道歟雖然孺人之節蓋亦有無待於旌者當孺人早寡長孺兄弟俱在綳裹中舍茶茹蓼百死而一生至於今長孺名成行立諸孫嶄然見頭角孺人康強壽考膺受福天之旌孺人豈不大哉人之旌孺人也烏頭雙闕已爾崇臺綽楔已爾天之旌之也以多福以壽考以多賢子孫白首高堂優游燕喜譬之如景星慶雲長在天地之閒夫景星慶雲一見再見天下咸以為吉祥善事而况其長在天地之閒乎知天所以旌孺人之意則所以為孺人壽者亦庶乎其可矣余舊史官也竊取歐陽公之史法於孺人之壽略舉夫勸之恥之之說以為天下告焉而又以旌典之未下激而歸之於天則尤於司世教者有厚望也是為敘

黃母張夫人七十序

給諫萬安黃君公讓抗疏極論權相幾蹈不測
賴 聖天子保全得薄謹量移至南吏部郎復
歷清班而其母張夫人年七十先是給諫之父
太公七十庶嘗張君天如為之序具道給諫左
官時太公執手慰勞與其家門子姓之詳海內
學士大夫皆頌述以為美談而天如復述給諫
之意以請於余謀所以為夫人壽者余之文不
足以附天如之後明矣而亦有不能不致誦於
夫人者蓋給諫以彊直之資事 神聖之主指
斥權奸摩切忌諱給諫固以為去親事君為君
之忠臣不得復為親之孝子也三疏伏闕嚴旨
譴訶朝野皆愕眙相告太公處之夷然而夫人
亦能引大義自安其幸而得全者 君也亦天
也今茲之稱壽也垂魚在前舒鴈行列夫人從
太公北向祝 天子萬年南面而舉給諫之鵠
豈非清朝之休徵而萬都之盛事哉方周之盛
也其臣有功而見知其詩曰將母來諗及其衰
也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詩曰憂我父母四牡
之不遑也其君知之其臣亦以其君為可告也
故其詞比於傷傷而不敢怨北山之不均也其

君既不見知其臣亦不敢以來告自矢也故其
詞比於怨怨而無所傷傷之與怨其周室盛衰
之際乎給諫以忠言見知 人主將母來諗不
告而得所欲君臣父母之閒傷且無之而况於
怨乎留都為豐鎬舊京夫人從容就養燕喜稱
壽潘安仁所謂御版輿升輕軒遠覽王畿近周
家園者庶幾似之然而太公與夫人俱健飯不
若潘氏太夫人在堂有羸老之疾也諸孫胚胎
前光冠劔偉然不徒席長筵列稚齒也給事塞
蹇匪躬白華潔白不若安仁之失身昏朝以拙
者自命也以此三者為夫人壽并以獻於太公
不亦可乎天如曰夫子之言善哉雖然以夫人
家門子姓之盛傲潘氏之奉母不若稱四牡之
詩所謂將母來諗者并以誦吾 君也稱夫人
之子比四牡有功之臣稱給諫所遭之時所遇
之主比於成周之盛世斯可謂善頌善禱已矣
請書之以為序

益都任氏壽讌序

崇禎戊寅侍御史益都任君被 簡命來按吳
中故事御史巡行天下州郡一歲還報 天子

以君為能詔復留一年乃以庚辰之秋報命而任君之父太公與夫人壽考燕喜適當覽揆之辰君以便道過家上壽於是君之屬吏郡守陳侯輩推公之意屬余為祝嘏之詞余嘗讀詩至四牡北山二章未嘗不廢書而歎也四牡之詩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將母其詞蓋未嘗不怨北山之詩亦曰王事靡盬憂我父母其怨亦未嘗有加於四牡然是二詩者何相去之懸也四牡之詩故曰有功而見知則說矣四牡之怨臣子不知也其父母亦不知而人主知而勞之故以來諗為說北山之怨人主不知也其大夫亦不知也而臣子獨知之故以獨賢為刺知與不知之間其說與刺之分乎任君令榆次治行第一 天子親擢居西臺又數以知兵為朝右推轂 上識其姓名需次大用可謂見知矣今之歸而稱壽也繡斧在戶輪軒在門太公冠柱後惠文率其婦子北向祝 天子萬年豈非有功而說乎四牡之詩次鹿鳴之什也忠臣嘉賓禮樂光華則作歌諗其勞北山之詩次谷風之什也朋友道絕怨亂茲興則不均告其病今之

稱觴上壽陳詩合樂其大於鹿鳴而不大於谷風也亦明矣自今以往君將為 天子經營四方贊助天保采薇之盛治其不遑將父將母也固當比於四牡之臣子太公夫婦慷慨行義能使其鄉人抗詞諭虜保全閭里君雖經營四方其為將父將母也亦大矣又豈有不舍然者乎六月之詩美吉甫之燕喜受祉來歸飲御而卒之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吉甫以文武征伐張仲以孝友處內宜王以此成中興北伐之業况以孝友之臣而任征伐之事四牡之勞臣即六月之共武也其有功而見知而說也又豈可勝道哉今日之燕會君臣父子之義備焉小雅之廢興係焉非獨任氏一家之慶而已也陳侯曰善哉以四牡之詩為任公祝又以六月之詩為 聖天子祝善頌善禱其為祝嘏也又何以加焉請書之以為序

兩東陸氏壽燕序

兩東陸生符宇文虎以文章志節見知於余其父及嫡母春秋皆六十後先稱壽文虎自傷其不遇無以為父母光寵且悲其生母之早世也

爲文以請於余累數千言余讀之而歎曰善哉
斯可以壽其親矣韓退之之稱歐陽詹以謂父
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
而歸爲父母榮也雖其父母之心亦皆然退之
之云蓋爲詹之父母言之也若文虎之父母潔
身修善教其子爲白華之孝子其所期於文虎
者殆有異於詹之父母則文虎之以志養志者
可知已矣而又何欲焉世俗之所謂有子者錦
衣鞶帶自天賁錫騰譽之章連帳而至佐觴之
實阜階而陳文虎心艷之以是爲能光寵其親
則天國老之門上公之廟稱詩獻頌呼千歲而
祝萬年者其亦可以爲光寵歟因子之淹抑不
遇而睥睨其親豎兒儉父肆其揚揚奴僕下賤
咄咄腹誹文虎之所爲黯然傷心也文虎其以
世之公卿大夫爲賢於儉父奴僕而朝市之閒
爭名爭利者不猶夫揚揚咄咄者歟文虎奉其
親以潔身修善身爲白華之孝子哀衣博帶奉
觴徹詞巍哉河嶽之容而鏗鉤金石之奏我知
爲父母者必相顧而歎曰幸哉有子相與歡然
舉一觴矣今天下不爲無事以文虎之器資馳

驅皇路不入而離部黨之籍則出而膺師旅之
事安得如今日者居隱畏約以其盛年暇日侍
几杖而御板輿乎文虎歌南山之什笑語卒獲
退而歌北山歌小明燕喜之餘相與愴然太息
停觴而輟樂然後益知夫今日之燕會真不可
易得也矣余喜文虎之能壽其親自傷其慘人
鮮民而無以與於斯會也作甬東陸氏壽讌序

牧齋初學集卷第三十八

牧齋初學集卷第三十九

序十二

方太夫人鄭氏八十序

余讀詩至六月之序未嘗不廢書而嘆也當周之盛時鹿鳴四牡之詩作于上而棠棣伐木南陔白華之詩行于下陰陽理萬物遂諸夏強盛而四夷不得以交侵及其衰也反是繇周以來何獨不然然而小雅之廢興其徵見于世者莫著于家人婦子燕饗告語之間則君子得以覽觀焉萬曆庚申西安方孟旋之母鄭太夫人壽八十五旋東修厲行壹舉足出言不敬忘太夫人孝子之善養而潔白者莫孟旋若也而又敦篤友誼嚶鳴之說饗壽令之急難如懼不及登其堂者莫不有既具既翁終和且平之志焉孟旋官于南爲職方郎南京豐鎬舊都士大夫雍頌燕游寡京雒風塵之慨故孟旋得以餘閒請假爲太夫人稱壽斯又可謂有古者鹿鳴四牡燕勞羣臣之風矣嗟乎小雅之不作也有小雅之悔仕而思禮微有谷風之刺俗而交道乖有北山之怨勞蓼莪之告哀而親養失士大夫翔

回其閒覺蹙焉如窮猿驚鳥踟躕躑之不服其能有酒醴修灑婉愉以奉其親而燕及朋友乎卽有之爲之親者其又能和樂安燕欣欣然喜而相告手善哉孟旋之壽太夫人也小雅之作吾有望矣孟旋之爲人忠孝誠信易直子諫官雖在郎署歸然大人長德也其視當世小明谷風之刺興而北山蓼莪之怨未已也陰陽不理萬物不遂諸夏不盛而四夷不戢也夙興夜寐哀樂慮歎不能自解于心斯仁孝之至也天地和順之氣氤氳降興而訢合于孟旋母子之間是故今日之燕鼓吹不必鹿鳴邊豆不必棠棣醜酒肥豕不必伐木而君臣懷焉朋友洽焉家人婦子宜焉小雅之遺猶有存者斯可以觀也然則與于方氏之燕稱觴沃洗卒事而退徒以爲生辰爲壽之嘗而情無觀感者斯猶在君子之後也已孟旋以萬曆丙午與余同舉于南京孟旋弟畜余者十五年于此登堂拜母退而歌棠棣伐木者宜莫先于余矣然余又不具書者以爲小雅之廢興所闕于世道甚大謹而書之則余二人之交誼固可以包舉也是爲序

姚母文夫人壽序

閩門之吳趨里門安綽楔崇臺儼然姚節母文氏夫人所旌表門閭也登其堂素題樸枘史憲助明樹之眉曰絳趺姚子希孟讀書奉母其中者也荏門之明年戊午而夫人始壽姚子將應進士舉遲回父之以初度之日壽夫人而後行于是姚子之友瞿子純仁何子允泓暨謙益輩相率奉觴壽夫人入門主人肅客就西階諸子降等而左辟客禮也夫人闔門而見客諸子沃洗取爵以獻諸子拜夫人答拜仰而瞻夫人之容冰清而玉粟灑如也已而姚子率其子徧拜諸子姚子拜于前二子拜于後行列如舒鴈濟濟翔翔如也禮成諸子揖錢子子其進而稱詩稱詩以壽古也錢子曰善哉謙益請稱白華之詩夫白華之篇次于南陔南陔孝子相戒以養而白華言孝子之潔白也東氏之補南陔也曰馨爾夕膳潔爾晨餐而白華之三章則曰鮮侔晨葩莫之點辱蓋必莫之點辱而後膳斯可以言馨餐斯可以言潔也甚矣東氏之善言孝也姚子績學勵行負丈夫之節而守處子之貞可

謂潔白矣取東氏之詩以名斯堂咏歌先王之風而晨夕于夫人之側斯之謂以潔白養矣雖然白華之在小雅與由庚諸篇相比而禮燕飲之有笙歌也笙既奏南陔白華華黍而後歌吹相間自魚麗由庚以迨于由儀蓋古者孝道隆即時和年豐陰陽理萬物遂而君臣燕樂太平六月之詩序與笙歌之次第固可以互見也夫說詩者以謂小雅廢則四夷交侵而中國微其係于邦家甚大然而白華興則小雅之能事舉矣今天下多故戎馬生郊姚子慨然蒙霜雪凌河冰奉其潔白之身以見于吾君姚子之誦白華久矣其亦有小雅之志乎記不云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泄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由此言之博施備物馴至于斷一樹殺一獸必以其時而後白華之所謂潔白者乃全也在姚子勉之而已矣夫人聞之喜曰不亦善夫趣觴觴諸子顧而命姚子曰行矣

壽楊母侯太孺人六十序

崇禎九年十一月吳郡楊解元維斗之母侯太

孺人春秋六十維斗將偕計吏上公車爲其母舉觴上壽然後就道太史徐君孝廉張君鄭君輩咸洗爵布幣往與于會而屬余爲稱壽之文太孺人莊簡公之婦而端孝先生之配也其在母氏則以幼孤育于從兄給諫君其所以爲女爲婦爲妻爲母閨門內外具有儀法固未可以更僕數而史巫紛若之詞又非所以薦于太孺人也經有之事親孝故忠可移于君維斗辭親而事君將自今始太孺人爲女爲婦爲妻之道盡矣而爲母之道方顯則所以爲太孺人壽者其在斯乎予嘗觀漢元延元壽之間災異鋒起一時直言極諫摩切人主者多矣而鮑宣谷未爲最然史稱求諒不足而談有餘專攻上身及後宮而黨于王氏宣後先諫爭少文多實其所言三始之會七亡之阨謂極筆墨之思退入三泉誠亡所恨至今讀之猶欲掩卷流涕也宣之流風及其孫昱至使人主謂忠臣之子復爲司隸不知其家世何所承藉若此及觀桓少君稱先姑之言則曰存不忘亡安不忘危乃知宣實有母其所爲竭忠盡節痛切擊排于三始七亡

之會際無所忌諱蓋其母之遺教而史未及備著之也 今天子神聖中興維斗將執此以往佑助太平不當言漢季衰世之事然四方多故虜寇交訐六符之效未奏而三始之蝕有微易曰危者有其安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可不念哉古之賢母所以教戒其子者一也太孺人居恒熟習圖史之訓施于維斗者其不後於鮑氏之母亦已明矣宣嘗言朝臣亡有大儒骨鯁白首者艾魁壘之士論議通古今喟然動衆心憂國如饑渴者維斗年未及強任巋然如大人長德一旦登朝度中朝所指目大儒骨鯁魁壘之士罕有其比自今以往存亡安危將在于子之身可不勉哉詩不云乎侯誰在矣張仲孝友使文武之臣征伐而與孝友之臣處內此宣王之徵傳喜何武龔勝之流可與建教化圖安危者宣奉其母之教訓留心於國家之存亡安危者其指要如此 天子方闕門閉憲號咷博求維斗以張仲孝友之人抱憂國饑渴之志其將奉太孺人之教以大有爲也如宣衰世之臣豈足

道哉太孺人御長筵列孫子壽觴既舉戒維十而遠之諸與維十厚善者舒鴈行列在子姓之位亦將側耳聳聽與聞其語他日當臚傳之曰此太孺人所以教戒維十建教化而圖安危者也書之管彤傳之國史不第如鮑氏之母以其婦之口語僅而有傳也以此爲太孺人壽不亦可乎太孺人曰善敬舉君之觴

周忠介公夫人六十序

忠臣義士天地閒之元氣國家之優卹而崇獎之者非爲其私也所以自實其元氣不使之涸伏而重傷也雖然不獨忠臣義士之身後有運命也亦視國家之福焉有如天命不嘗而景福不再運祚促數禍亂游仍雖有忠臣義士理之無其人而卹之無其候則國家從可知矣故曰視國家之福也三代而下忠臣義士之最多者莫如漢宋漢之李固死十餘年得見存錄其女翁惴惴戒其弟無一言加于梁氏而黨錮諸賢收掠誅徙塗炭于闕寺之手其後以黃巾賊起大赦黨人亦未聞有所褒卹也有宋之黨禁錯互于紹聖元符崇寧之間其中一再牽復繼以

禁錮迨于紹興改元始顧念追復在南宋偏安之時而社稷之灰燼已久矣宋自元祐以後乾坤宇宙如在霧縈晦蒙之中日出而陰雲不駭雨止而轟雷猶殷此所謂大命不嘗而景福不再者也我國家深仁厚澤度越漢宋疾雷迅霆之下亦有畢命致身之徒其甚者莫如二正之季而褒卹之優且亟者亦無如二正之季若天啓寅卯之事則余所身歷也當是時士大夫蹈逆閹之禍幾徧天下而吾郡周忠介公爲最烈當其得禍之時銀鐺錯互牢戶嗔咽沸騰旬懼曾不可以終日不及三年 聖天子施生僂死區明風烈漆書儼星辰綽楔薄雲漢卹典之尤異者亦莫如忠介方禍之殷也如驕陽盛夏之時雷電發作天地冥晦俄而雲解雨息天清日朗支願伏枕之餘促數如小劫而依稀如昔夢豈不快哉忠介卹後之十五年而其夫人年六十忠介之墓門祠廟儼然如神明而其子姓蘭王森莖高明顯融里之親戚朋舊相與釀錢具羊酒往賀而徵余文以爲序夫人于設悅之日悼碧血之如新嗟白首之不作固將流涕霑襟

停盃而嘆息也。已而觀家門之吉祥，思國恩之高厚，又將炷香執爵北向而百拜也。余故略祝嘏之嘗詞，而稱述國家之深仁厚澤，迥異于漢宋以佐夫人百年之觴，與萬年之頌焉。若夫人之內行，金玉以相莊齋，鹽以自勵，所以相其夫而昌其子者，當有劉子政、范蔚宗之徒，序而傳之，固無所事于余言也。

太倉張氏壽宴序

崇禎丁丑翰林院庶吉士太倉張君天如之母金孺人年六十矣。是歲十月初度之辰，天如偕其兄弟稽首上壽。手是天如之友張君受先與其及門之徒合吳越數十州之士相與鋪筵几，庀羊酒稱觴于孺人之堂下，而請余爲介壽之詞。余讀詩至六月之序，以爲小雅既廢，則四夷交侵而中國微矣。然鹿鳴以下二十二詩如伐木之燕，朋友南有嘉魚之樂，與賢善菁菁者，我之樂育材上比于鹿鳴，四牡下比于南陔、白華而天保以上采薇以下出車、杖杜、蓼蕭、彤弓，錯出于篇什之中，甚矣詩人之知王道也。治古之世，朋友輯睦，賢材衆多，相與講明忠孝之誼，以事

其君親，四牡之相勞也，南陔之相戒也，皆朋友之誼也。宣王之中興也，文武之臣征伐孝友之臣處內，故其詩曰：文武吉甫，又曰：張仲孝友。夫是以北伐南征，車攻吉日，復文武之竟土，而詩人美之及其衰也，讒諂竝進，大夫悔仕，谷風之棄友，蘇公之刺讒，與夫蓼莪、北山之詩，繼正月十月而作，四夷交侵，而中國微，職此之故。繇此言之，朋友之不交，賢材之不育，而望小雅之興也，其可得哉！今天下方全盛，聖天子比隆于文武成康，非宣王之可擬。天如以命世大儒在承明著作之庭，講道論德，離經辨志，昌明伐木菁莪之誼于斯世，于孺人之稱壽也，耆艾近前，俊乂列後，魚魚雅雅，以獻以酢，其爲孝養也大矣。視東氏之補亡，求南陔、白華之義于晨餐夕膳之間，固不可同日而語矣。數十年以來，持國論者以鈞黨禁學爲能事，馴至于虜寇交訐，國勢削，廢朝廷之上，惟無通人，碩儒通經學古，修先王小雅之政教，是以若此。善哉！天如之壽其親也，吾有望矣。既醉之歌，攸攝也。其卒章曰：釐爾女士，從以孫子，卷阿之歌，矢音也。其次章曰：

爾土宇販章亦孔之厚。繇既醉言之，則交友之道歸于事親。繇卷阿言之，則得賢之效章于闕國。觀于張氏之壽宴，有蓮豆靜嘉來游來歌之思焉。斯可以觀感已矣。余之爲此言也，不獨爲孺人祝也。以爲本天如壽親之意，以修先王之政教。則既醉卷阿之什，可復矢于今世而小雅之廢興可勿道也。

何母丘太孺人七十序

崑山何非鳴舉進士，令南昌之八年，而其母丘太孺人春秋七十，崇禎十二年七月爲設悅之辰。非鳴之故人與其門弟子胥往稱觴堂下。先期而來告曰：某等之與非鳴游也，非鳴方弱冠，得侍非鳴之尊人元錫先生，因以知太孺人之賢。當是時，先生一老逢掖耳，非鳴又不得志于有司。某等閒過非鳴小樓，臨軒夾憲，助明牀几，研席秩秩如也。客坐未幾，散蔬雜進茶香而酒。旨客賦既醉，主人固留不聽去。促席雜坐，欲起被肘。太孺人每供張，至旦以爲嘗，非鳴跳躍自喜。如貴游子弟，其家之寬然有餘可知也。非鳴再因春官掌教錫山、錫山之弟子員與四方來

學者戶外之屨，恒滿。太孺人度身量腹，以供諸生酒食，視非鳴爲諸生時則少窘矣。非鳴爲令數年，其家產益落，所居小樓，鬻以給官使。其家于荒江寂寞之鄉，某等薄游南昌，宿縣署中。席門葦壁，破幃敝几，椅敗不可坐，則緯蕭縛之。太孺人篝燈紡織，夜分不休。晨起手挈菜蔬，分授子。姓臧獲，錙銖秤量，稍溢則動色。詢詈太孺人，衣敝不紉，飯糲不釋。左支右吾，有今無儲，視非鳴在廣文學舍，其窘彌甚。無論爲諸生時也。非鳴每自傷久宦，減父產，念太孺人食勤攻苦，早起夜息，每愴然太息。久之，稱觴之日，踉蹌無所容，自恐不得比數于人人子某等，無以爲非鳴解也。敢以請于夫子子曰：固也。獨不見太孺人之生，日南昌之人一家之中，仰父俯子，此童考老，有一不爲太孺人祝者乎？一邑之中，士者于庠，農者于野，賈者于市，負擔者于途，緇黃者于寺，觀闢索者于囹圄，有一不爲太孺人祝者乎？若此者，皆以頌非鳴之廉食其德澤而歸美于太孺人也。貪酷之吏人必詛之，詛之必及其父母。廉平之吏人必祝之，祝亦必及其父母。故曰：祝

有益也詛亦有損詛誠有損則祝之有益焉必也祝者之辭曰百歲千歲出于巫祝之口則人皆笑之若出于億兆人之口曰百歲則百歲也曰千歲則千歲也此信而有徵者也邠人之詩曰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其矣邠人之善祝也周公陳之夫子存之以爲風雅頌備焉豈猶夫巫祝之聒耳哉豈此言之太孺人之爲壽也大矣非鳴之祝太孺人也亦已多矣太孺人饗邦人之朋酒以是爲子孫長筵聽與人之歌誦以是爲金石鐘鼓固將听然引滿舉萬年之觴非鳴又何所不擇而諸子之登堂獻壽也亦何患乎無詞也哉諸子曰善哉夫子之言請書之以爲序且以徵于國史使後之傳母師廉吏者有攷焉

松陵張氏壽燕序

松陵張異度以丁丑歲壽七十其配徐孺人少異度一歲今年五月其設悅之辰也先是異度之壽也念予在請室中不忍合樂燕會命其子孫引謝賓客客多不成享而退至是則里之士友爲孺人稱壽者相率詣余乞言以當祝嘏之

詞而予其可以已乎孺人生于高門歸于儒素有手挽鹿車之勤有交儆雞鳴之誼用能相其夫子攻苦食淡茂著令德以娠育其子孫詩所謂令妻壽母孺人有焉今茲之稱壽闔門負墻沈爵而獻酬者非鄉之壽者則國之秀民也穀不過豆肉酒不過三爵少長忻忻揖讓卒事斯可以爲儒雅之會矣異度所居泌園名士陳惟寅之綠水園也其後陳蘭討嗣初亦居焉嗣初負甕出沒跪以進母御史從籬下窺之馳奏旌其母子故老至今能道之今異度與孺人衡泌樂饑不應徵召而其子若孫懷文抱質有陳五經父子之風三百年來吳中高門鼎貴與煙雲變滅者多矣登斯堂也名園之草木猶故籬落之步履宛然陳氏張氏孝友文章風流相接此鄉邦之美談而吳趨之盛事也以人世之顯融赫奕進于異度夫婦之前猶春風之過耳也徵斯園之故事道先正之遺風用以佐百年之觴庶爲之听然而一笑乎里之士友與于張氏之壽燕辛飲而退者莫不百爾相戒有自古在昔敬身修行之思焉斯不獨一家之慶其亦可以

觀感也已子既解網生還聞孺人之壽感異度
爲我却賀之意欣慨交集而又以屏居墓田未
能命百里之權從諸君子讌會之末也爲序其
言以詒之

徐母王夫人五十序

神宗之末年權奸錯互黨論昌披漳浦涂通政
振任在郎署中獨身抗其鋒危言素節白首不
少變而通政之子太學生仲吉當 聖主震怒
詔獄危急抗疏以救清直之臣抵冒萬死僅而
得釋遣戍辰陽道經吳門以子爲通政之故人
也契闊相存揮淚道故已而曰仲吉之母今年
五十矣仲吉萬里荷戈不能追隨稚齒稱一觴
于堂下微惠于夫子得一言以爲壽庶可以解
慈顏而慰游子乎嗟乎通政觸黨論遭奄禍先
後立朝不滿百日所僅免者銀鐺考死耳而周
中丞之禍間關險阻相與共之夫人偕一老嫗
劔中丞幼子匿海上窺戶者無停屣惴惴如也
仲吉之北游也戒之曰無盡言無府禍仲吉詔
獄報至家人號哭相告夫人怡然曰兒之行也
我故知之兒能以此死不愧其父足矣夫人之

相夫教子克引大義如此昔陽城爲司業出拜
道州太學生何蕃等叫閭籲天朝廷不聽其後
朱泚之亂正色叱六館諸生舉不至從叛今宮
詹之獄不但如陽城之出牧蕃無罪而仲吉以
此得禍歐陽詹之所謂仁勇人者仲吉奚愧焉
蕃之在六館閱親之老揖諸生歸養諸生至閉
蕃空舍中仲吉出游太學負笈而出赭衣而歸
違親之養投荒于五溪胡服之地其于蕃何如
也古之賢母教誡其子也介母之以偕隱爲無
憾也固而近于懟范母之以齊名爲不恨也節
而近于俠夫人之出而戒其子也得禍而怡然
也其意豁如其言藹如也稱壽之日感 聖主
之仁明思國恩之浩蕩炷香稽首以頌萬年豈
以壯子不在側而顧語侍婢有刺刺不能舍然
者與仲吉之不媿于何蕃也其爲蕃之歸養亦
已多矣而又奚憾焉蕃之仁勇歐陽詹稱之韓
退之爲之立傳然後蕃之名始立余之文不足
以繼退之又不得爲仲吉立傳然蕃雖有父母
無可稱述而通政夫婦大節焯焯國史彤史胥
于予言有徵焉則又退之所未及也

潘母湯節婦序

渤海張任甫來告我曰新安潘生令範母湯氏年六十矣湯之歸于潘也三年而生令範又三年而寡自誓立孤三十有七年而旌門之典不舉有司之過也願吾子賜之言將以爲徵予讀歐陽公五代史記載王凝妻李氏事于其所以論禮義廉恥愧五代之爲人臣者未嘗不掩卷三嘆焉而又以謂尤莫甚于宋靖康之難宋之公卿大夫朝金夕楚媚戎虜而讎君國者其滅絕四維蓋古今所未有也夫天下之所謂崇高富貴莫先于公卿大夫而其所賤簡莫甚于僕妾一旦有事背主賣國者必公卿大夫而僕妾之流感槩立節者時有然則公卿大夫固不足重而僕妾亦未易輕也然而匹夫庶婦不幸而當風教凌夷之日捐軀斷臂道路環聚爲之彈指泣下而或不得以自達于有司終身滅沒者有矣夫匹夫庶婦之節滅沒如鴻毛而背主賣國者乃接跡于世相勸而爲之此豈可視爲細故與潘故新安甲族于今爲庶潘生之母又爲之側室然感槩立節如此世有歐陽公其必有

取于此矣今也所司不上聞宗伯不下詢烏頭綈楔之建未有聞焉豈風教休明固所謂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者而旌典不能遍與抑今之公卿大夫皆被服節義無若五代宋之爲臣者而無庸旌是以愧之與誠若是則潘母之節雖終滅沒不聞余固無憾焉耳矣不然匹夫庶婦之節不表于盛世有司之過終未可以免也余故因任甫之請而序之以徵焉且以有望焉爾

毛母戈孺人六十序

毛生子晉之母戈孺人年六十矣誕辰在今年孟秋而稱慶以履端之月子晉之父以孝弟力田稱爲鄉老而孺人以勤儉佐之廣延名人碩儒縱其子游學以成其名稱觴之日親知賓從雜選致辭咸相與頌孺人之壽豈而祝子晉他日之顯融高明以受福於其母爲未可量也子讀七月之詩說詩者以謂一篇之中具有風雅頌而其詩曰十月獲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十月滌場朋酒斯饗先王之世教化行而風俗美人知有力田養老而已幽雅之興小雅之所以作也始于南陔白華而達于由庚由儀七月之

詩雅頌之所以兼舉也治古既遠士大夫驚于聲華富貴以求娛說其親如潘安仁閒居賦之所稱者於稽其世蓋有不勝慨嘆者矣孺人夫婦以孝弟力田起家其於所謂食鬱剝棗築圃滌場之事皆躬親爲之以率先其家人而子晉之所以壽其親雖盡志盡物亦不失其素風如所謂獲稻釀酒以助養老者毛氏傳曰春酒凍醪也疏以謂卽三酒之清酒今之中山冬釀接夏而成者也時和年豐禾稼旣納冬釀凍醪田家作苦在在有之子晉以此獻于其親慈顏懌和賓朋燕喜不已足乎輕軒之扶御長筵之羅列如潘氏之所誇詡者殆不足當其一盼已矣而又何述焉子晉有志于學古之道者又少而授毛氏詩于故爲之頌幽雅使之自致于小雅詩人之義而知夫世之以顯融福祉相頌祝者爲不足道也

牧齋初學集卷第三十九

牧齋初學集卷第四十

序十三

昨非菴日纂三集序

古之君子能相天下謀王體而斷國論者其所以修德居業朝夕交戒未嘗不原本于學漢唐以來權臣倖子誤軍國而禍身家前車後轍相望而不知戒其昏瞶潰敗未有不繇于不學者也古之言那詩者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故曰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言相天下者之不可以不學也相天下者猶醫師也上醫醫國以康濟一世爲能事而自顧一身陰淫蠱惑狂易喪志我躬之不閱而何以理天下六經語孟之書猶醫經之靈樞本草也史傳之所紀載是非失得淑慝善敗猶秦越人之難經和之脉經忠州之集驗方也有一病必有一方人之新病日增而古方固已犁然具備在善取之而已矣古之善醫國者吾得兩人焉子文之相楚也朝不及夕楚成王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修子文孔明之相蜀也曰身死

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古之君子居大位享令名制謹其節度裁減其嗜好約身量腹而不少假易者何也以爲天地之美不可盡盡則造物憎之生民之利不可專專則陰陽患之國家之寵利不可冒人主之知遇不可負冒且負則祖宗殛之鬼神誅之故曰吾非惡利而逃之以逃死也人禍莫重于蘊利而天道莫甚于惡盈吾于此得古方二焉鄒長倩之戒公孫弘也贈以撲滿曰器以畜錢滿則撲之士有聚斂而不能散者將有撲滿之敗蓋寬饒之規許伯也視屋而嘆曰富貴無嘗忽則易人此如傳舍所閱多矣師長倩之言火齊堆盤胡椒累屋者愧矣師寬饒之言遂取武庫先輸上第者誅矣鼎可以無折餼可以無覆負乘可以無寇至而器可以無盜奪矣嗚呼盧醫不自醫扁鵲倉公之不免于刑倖也豈不可以爲儆戒哉大中丞閻中鄭公登第服官朝齋暮鹽秋螢冬雪丹鉛吾伊矻矻然如老儒生著昨非菴日纂三集本天咫則民鼻參神遠極物變其要以裊躬矯志磨鈍勵俗歸本于仁義道德醇如也

公生平公忠清正勤勞廉辨旬宜保釐茂著聲蹟善所謂上醫醫國者是書則公之難經脉經與其驗方也公之爲人可以相天下而爲是書則可以教天下之爲相者夫爲書而可以教天下之爲相者斯其爲醫國也遠矣公豈非百世之師也哉崇禎癸未中秋吉日序

時子求期思集序

辛巳二月子求在固始作詩五百餘言敘述中原寇盜殺掠流亡之慘酷而勉故鄉以綢繆桑土之義題曰寄江南行余讀而歎之曰此元次山之春陵行也自慙非杜子美不能隱凡屬和發揮其微婉頓挫之指酒闌燈炮長吟雜誦所謂感彼危苦詞庶幾知者聽而已既而子求考最赴闕 天子親召對稱旨首擢爲兵科給事中逆奴入犯卽命巡視真定城守奴退督漕江西便道歸里而以期思集屬余序之子美之覽次山詩也以爲盜賊未息知民疾苦得結輩十數公落落然叅錯天下爲邦伯萬物吐氣天下少安可待矣子求則已司諫議掌封駁出入赤墀青瑣之間天下邦伯之不得人萬物之不吐

氣子來之責也豈猶夫次山以典郡爲事守刺促於徵歛符牒之間者乎子求思今天下治亂孰與唐之大曆次山之論刺史曰若無武略以制暴亂若無文才以救疲弊若不清廉以身率下若不亨通以救時須亂將作矣宜精選精擇以委任之固不可拘限官次得之貨賄出之權門也次山一刺史謝上能極論天下民窮吏惡譏切權門子求今日所以獻替 明主其道安出古者孟春之月行人以木鐸徇路采詩以獻之太師以聞於天子子求之行也其亦有采詩之志焉誠欲采詩以獻則必將以寄江南之什爲卷軸之首斯固次山子美所爲呻吟歎息而不獲獻其危苦之詞者也有春陵之詩而被國風之採 聖天子陳而用之邦伯得人萬物吐氣盜賊滅息而天下又安此詩之爲用顧不大歟次山詩曰思欲委符節引身自刺船將家就魚菱窮老江湖邊子求行矣余窮老江湖無符節可委輟耕刺船俟子求之嘉命於魚菱之間當更爲之序以張之崇禎十六年中元日序

石田詩鈔序

石田先生詩集凡十餘本余與孟陽居耦耕堂互爲評定差擇其尤佳者若干卷石田之詩才情風發天真燦爛抒寫性情牢籠物態少壯模倣唐人閒擬長吉分判比度守而未化晚而出入於少陵香山眉山劍南之間踔厲頓挫沈鬱蒼老文章之老境盡而作者之能事畢其或公襲宋元沈浸理學典而近腐質而近俚則斷爛朝報與村夫子免園冊亦時所不免茲鈔固已盡汰之矣稼軒苦愛石翁畫一縑片紙搜訪不遺餘力名其齋曰耕石遂刻詩鈔藏之齋中并彙其古文若干篇及余所輯事略附焉刻成屬余序之石田之集李文正吳文定兩先生敘之詳矣余可以無贅也竊惟石田生于天順長於成弘老于正德初當國家昌明敦龐重熙累洽之世其高曾祖父爲文士爲隱君子既富方毅涵養百年而石田乃含章挺生其產則中吳文物土風清嘉之地其居則相城有水有竹菰蘆蝦菜之鄉其所事則宗臣元老周文襄王端毅之倫其師友則偉望碩儒東原完菴欽謨原博明古之屬其風流弘長則文人名士伯虎昌國

徵明之徒有三吳西浙新安佳山水以供其游覽有圖書子史充棟溢行以資其誦讀有金石彝鼎法書名畫以博其見聞有春花秋月名香佳茗以陶寫其神情煙雲月露鶯花魚鳥攬結吞吐於毫素行墨之間聲而爲詩歌繪而爲圖畫經營揮灑匠心獨妙其高情遠性和風雅韻使天下士大夫望而就之者一以爲靈山異人不可梯接一以爲景星卿雲咸可目覩式其屋廬以爲柴桑之三徑候其至止以爲維陽之小車人亦有言太和在成周宇宙閒而先生獨當其盛顧不休與文定序石田之詩擬于唐之陸魯望魯望當唐之末造爲盧攜李蔚所薦辟未就而卒比於皮襲美蓋僅而得免視石田生本朝全盛之時稱大隱躋大耋者何可同日語哉讀兩公之詩而論其世不能不爲魯望惜亦不能不爲石田幸也攬筆而爲之序回翔卷帙閒蓋不勝其僂嘆云爾崇禎甲申春月虞山錢謙益謹序

歸文休七十序

余與嘉定李長蘅游因以交長蘅之友新安程

孟陽崑山歸文休三人者皆強學好古能詩文善畫跌宕世俗擺落榮利其與余交久而彌篤蓋所謂素交者也崇禎十六年文休年七十以除夜爲縣孤之且其子繼登莊將具椒盤歲酒遍召親知歡飲上壽而請余爲燕序文休爲太僕熙甫先生之冢孫風流儒雅稱其家兒墨兵筆陣可以橫埽千人而屢不得志于有司作爲歌詩淡蕩頓挫倚弦度曲曼聲長歌歌罷酒闌意不自聊則放筆爲風枝雪篠以伸寫其激颺結轆槎枒突兀之致筆紙屢空凝塵蔽榻其自守泊如也晚而諸子皆有俊才能世其家學則相與發太僕之文章端拜雜誦求其所以不愧于古人者以余之固陋謂其知以辦香事太僕遣其子就而問焉于是太僕之流風遺書粲然于斯世矣余讀太僕集中有壽其鄉老儒張子之文蓋爲其諸弟子作者其言以爲往至京師見有衣王帶乘白馬黃金絡馬前後呵擁者儼然于之先生爲之歎息今其人不知安在吾又安能舍子之先生而羨彼爲哉當文休爲諸生祭酒聲光籍甚吳中輕材少年有欲希望其咳

吐而不可得者無何而其人登上第操化權爲
鉅公國老矣無何而東山再起爲天子之師
臣稱伊周頌功德者遍朝野矣當此之時文休
之自視于斯人何如又無何而冰山頽台宿圻
襖被就道銀鑰急徵指厓州之圖爲登仙望繁
水之賜爲加禮當此之時斯人之自視于文休
又何如也稱壽之日與親知引滿劇談追思太
僕之云不能舍子之先生而美彼者能不爲之
停觴一笑乎且吾所與游三人者長蘅絕哭宿
草孟陽歸老故鄉獨余與文休相去百里落落
如晨星之配月余衰遲屏廢與文休共一老書
生耳天下方多故相與抱遺經養殘生優游于
荒江寂寞之濱歲時多暇扁舟過從契闊談讌
賦詩道故此亦吾黨之美譚人世之善事也吾
所以爲文休壽者如是而已若夫生辰爲壽之
詞太僕所謂橫目二足之徒皆可爲者二子學
古之道固將吐而弃之而余豈以是爲文休誦
之手

曹母陳孺人七十序

嘉興曹母陳孺人者故宮詹孟嘗陳公之女端

州別駕曹公之配而陳子悵恂恂恪之母也孺
人今年壽七十季冬望日爲設悅之辰其叔子
恂字子木以壬午舉賢書癸未秋試南宮不第
歸爲孺人稱百年之觴偕其昆弟請稱壽之詞
于余余嘗聞孟子之言矣論事曰事親爲大論
守則曰守身爲大會子孟子之師而受孝經于
夫子者也蓋嘗輕齊楚之祿終身不仕而其教
門弟子則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其
奉父母之身全而歸之若此之重且難也子言
之曰含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然則聖賢之
所謂孝者可知已矣潘安仁之賦閒居也以爲
太夫人在堂有羸老之疾何能違膝下色養屑
屑從斗筲之役其所叙述版輿輕軒班白椎齒
賦家至今以爲美談而安仁則固非庸庸佼佼
有才無行者也一失身于孫秀廁二十四友之
目白首同歸陷于大侈士君子急于功名濃于
仕進立身一不慎虧體辱親生平之修名內美
舉不足以自牧唐之柳子厚劉夢得亦猶是也
小雅之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潔
白也有白華之潔白而南陔之養其親樂而安

之有終身之養而無一朝之患斯之謂守身斯之謂養志雖崇伯子之顧養也亦若是則已矣宮詹無子孺人以弱女爲男使宮詹幸中郎之有女忘伯道之無兒至于今諸子猶浴外家之姓不忍遽改也服宮詹之教訓具著儀法居平以名節道義教誠子木昆弟重規疊矩蔚爲碩儒守身事親之道不愧于白華之孝子久矣子木頃自長安歸覩冰山之乍渙瞻玉燭之方新閱歷世變盱衡時事太夫人稱壽之餘從容顧問杯酒之閒如麻姑見蓬萊水淺海中行復揚塵也能不爲之停觴歎息乎小雅谷風之什無將大車與小明相次而其序曰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小明大夫悔仕于亂世也曰嗟爾君子無恒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鄭氏以爲嗟爾君子謂其友未仕者也明君用善人則必用女神明若祐而聽之不已汲求仕之辭也今天下非悔仕之時而士大夫惕惕然有悔將小人之慮子木昆弟小明之所謂未仕者也故曰溫溫恭人如集于木又曰胡不相畏不敬于天子木昆弟進而獻壽于孺

人歌南陔白華退而咏無將小明之章以相勗也孺人聞之必將听然燕喜壽觴舉而慈顏和天下之能壽其親者其有如此者乎子木昆弟從游于余學古之道者也余故舉聖賢小雅守身事親之道以告之生辰爲壽之嘗詞置不復道云

寶應李侯壽燕序

招遠李侯舉進士爲寶應宰募年而政成於是江都令闕侯兼攝江都篆臺使者以江都附郭雄緊請移侯于江都而寶應之士民皇皇乎惟恐其失之也侯始至之日奉其母夫人以俱至是則就養于江都六月之某日爲侯之誕辰寶應之人相率具羊酒舟車百里相屬于道爲侯稱賀而因以上壽于太夫人年家子李生黼臣屬余爲祝嘏之辭侯之父憲副公兄弟同舉南宮皆以道德方聞有聞于時侯積習名教母夫人身爲母師以七箸課平反故侯之治邑廉辨慈惠人以爲衆人之母而尤推本于太夫人之內教咏歌而頌祝之固其宜也詩不云乎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又曰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古之君子爲民父母
憂喜相闕而燕饗相報上下之間如此其騷然
也今之世吏虐使其民民疾視其上賦役重煩
徵發促數慮歎嘖呻自上而下感慮然如不終
日安所得餘生暇日而修公堂燕喜之樂耶李
侯之得此于今日也斯已難矣居今之世而公
堂之上觥籌交錯笑語卒獲彬彬然有朋酒羔
羊之風斯其爲世道之慶亦可書也已唐上元
三年楚州刺史崔旆獻定國寶王十三枚云楚
州寺尼真如恍惚上昇天帝授以十三寶曰中
國有災宜以第二寶鎮之遂改元寶應國家方
全盛非有唐中葉之比而戎羯之禍駸駸近于
安史侯爲今在上元獲寶之地所以爲 聖主
獻者視崔旆云何傳曰得賢爲寶上元之鎮國
者以第二寶殆不如今日之有第一寶也大夫
人母師之教自一邑及天下上帝臨汝萬壽無
疆又豈楚州尼之恍惚見帝者可同日而語耶
李生以吾言將之可以侑一觴矣

吳白雪遺集引

萬曆中竟陵吳白雪爲吳興守掘地得石于郡

齊茂樹下爲元豐時物鐫王筍二字最奇古退
公之暇摩娑竟日去官無長物攜之以行吳興
至今稱風流太守有杜牧之蘇子瞻之餘韻其
後婁迂備兵佐寧夏軍用胡僧招降銀定出平
虜塞登撫夷臺虜羅拜帳下進名馬數千蹄命
畫工作銀定歸款圖爲詩記之杜牧之好論兵
注孫武書自謂因而用之如盤中走丸而不得
一試以死吳公視牧之可以雄矣余最愛吳興
山水嘗與范東生程孟陽再泛夾山漾詠歐陽
公吳興水晶宮樓閣在寒鑑之句倚擢扣舷徘
徊不忍別今讀白雪遺集吳興山水輕清寒碧
恍惚在卷帙中楚人之文以豪放跌宕爲主而
吳公獨不然豈文章山水故有宿緣吳公之風
流故當與牧之子瞻長留于峴山雪水間而斯
文爲之魄兆耶公之子孝廉既閑訪余山中奉
其遺文乞敘焉書其篇首如此

陸鯤庭文集引

武林陸鯤庭進士泐襲家學昆弟純與鸞停鵠
峙掉鞅文場鯤庭先舉南宮遂得肆力于文章
後先數萬言縱橫上下舉世作者未能或之先

也本朝潮中人才莫先于于庭益王伯安已已北狩則廷益柱定遷之議咸武南巡則伯安建廓清之烈兩公之文具在大抵明白正大光明俊偉如三光之燭幽如五穀之療饑何嘗如後之人尋行數墨祭獮點鬼以剽賊鬪儷爲能事哉鯤庭之文取材博抒意遠籌策安危激勸忠義其光熊熊然其文或或然蓋有意爲庭益伯安之文而非近代之文也頃者奴寇交訐南北閒阻士大夫相向輒攢眉接手有無人之歎夫所謂士大夫者皆國家之人也平居持利祿養聲勢豈不項背相望一旦緩急則曰無人不知其自視鬚眉面目果何等耶廷益伯安亦猶人耳果有四目兩口三頭八臂耶鯤庭知廷益伯安之文則當爲廷益伯安之人敵王愾而雪國恤橫豎側出自附于兩公之後吾深有望焉鯤庭祥琴不遠將出而謀國余爲教其文以勉之庶幾鄒長倩之所以遺公孫次卿者若繞朝之贈士會曰子無謂秦無人則非余之所敢也

南征吟小引

睢陽袁伯應以名臣之子牽絲郎署負文武大

略博雅好古散華落藻翰軒問俗戎車出塞山水登臨友朋談燕攬探風物伸寫情性所至必有詩而其詩高華鴻瑗蒼老沈鬱亦與境而俱變當其督餉遠左歷覽關塞指顧毳幕籌策表餌欲以尺組繫單于故其詩縱橫頓挫若田僧超臨陣作壯士歌使人有車馳馬驟投石橫草之思已而休沐里居扞禦孤城措拄強寇主憂臣辱以四郊多壘爲恥故其詩淒清悄厲若劉越石登樓長嘯使人有雲深月近累創飲血之恐至其權關南國登車奉使江南佳麗之地風聲文物與其才情互相映帶而羽書之旁午民力之凋敝持籌蒿目又遊遍于胸中故其爲詩曲而中婉而多風古人感懷諷諭纏綿惻愴之致往往交驚雜作語曰登高能賦可爲大夫其伯應之謂乎權政告竣頌聲塞途關中警急兼鉞者急需戡定之才君且奉簡書驅車以往則其詩當益雄昔杜子美天寶入蜀思秦中之盛而痛其陷沒秋興諸篇至今令人流涕今長安關河四塞自古帝王之州一旦爲螳賊殘破伯應之憂憤視子美又何如韓退之從裴晉公蔡

州歸師大潼關有日出潼關四面開相公親破
蔡州迴之句古人文士咸爲吐氣上方臨遣
授鉞如晉公故事伯應其將有雄篇麗句繼退
之而作乎余將此筆以和焉

純師集序

太末余子式如矯志學古採緝古人之文自東
周至南宋凡十二卷其撰集之法取衷于西山
疊山迂齋三君子以考鏡古今政治興亡得失
崇獎忠孝激勸志義爲指要而風雲月露留連
光景之作皆不與焉夫文章者天地之元氣也
忠臣志士之文章與日月爭光與天地俱磨滅
然其出也往往在陽九百六淪亡顛覆之時宇
宙偏沲之運與人心憤盈之氣相與軋磨薄射
而忠臣志士之文章出焉有戰國之亂則有屈
原之楚詞有三國之亂則有諸葛武侯之出師
表有南北宋金元之亂則有李伯紀之奏議文
履善之指南集忠臣志士之氣日昌文章之流
傳者使小夫婦孺俳優走卒皆爲之徘徊吟咀
歎歎感泣而夷考其時君父爲何人天下國家
之事爲何如嗚呼尚忍言之哉詩不云乎有卷

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又不云乎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
朝陽序曰召康公戒成王言求賢用吉士也假
樂曰嘉洞酌卷阿曰戒過此而民勞板蕩之什
作矣此亦余子之所以撫卷而三嘆者也

孫子長詩引

本朝吳中之詩一盛於高楊再盛於沈唐士多
翕清煦鮮得山川鈞綿秀絕之氣然往往好隨
俗尚同不能踔厲特出亦土風使然也徐昌穀
江左之逸才也一見李獻吉陽浮慕之幾欲北
面至今爲諸僖口實皇甫子循歌詩婉麗晚年
盛稱嘉靖七子非中心好之屈折於其聲光氣
燄耳邇來吳聲不競南辱於楚蒼蠅之聲發於
蚯蚓之竅比屋而是求所謂長江廣流綿綿徐
游者未之有也夫聲音之道與元氣變化木客
之清吟幽獨之隱壁非不幽清淒愴也向令被
之弦歌奏之於通都大邑令于野季札之倫側
耳而聽之其以爲何如哉里中孫子長刻其詩
數百篇名雪屋集舍咀宮商組唐緯宋綠情匠
意而不屑爲今日之吳聲可謂踔厲特出者也

昔吾吳吳文定公為舉子時已有詞賦名天上
王堂之詩流傳館閣李文正以為美諱子長之
年少於文定其詩篇流傳尤蚤余老且廢不能
為子長長價姑引其端以告於世之為文正者
馮已蒼詩序

吾黨馮生已蒼早謝舉子業枕經藉史肆志千
古其為學尤專于詩其治詩尤長於搜討遺佚
編削謬繆一言之錯互一字之異同必進而抉
其遞隱辨其根核當其朽編斷簡紛披狼藉魯
魚點定青丹勾抹夢夢然若未視也俛俛然若
有求而弗得也已而疑滯通膠千釋忽然而睡
煥然而興若逐寇者之得首虜也若案盜者之
獲贓證也蓋本朝之論詩所推專門肉譜無如
揚用修已蒼獨能抉擿其蹊駁曰此偽撰也曰
此假託也鑿鑿乎有所援據而疏通證明其所
以然雖用修復起不能自解免也若近世之詩
歸錯解別字一一舉正賓筵客座辨論鋒起援
古證今矯尾厲角自以為馮氏一家之學論者
無以難也已蒼顧不鄙余而以其詩卷請敘孟
子不云乎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又

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余以為此學
詩之法也杼山之言曰取由我衷得若神表文
外之旨但見情性不覩文字嚴羽卿以禪喻詩
歸之妙悟此非所謂自得者乎說約者乎深造
也詳說也則登山之蹊渡水之筏也讀書破萬
卷下筆如有神別裁偽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
女師得之者妙無二門失之者邈若千里此下
學之徑術妙悟之指歸也苟卿曰誦數以貫之
思索以通之為其人以處之除其害者以持養
之以是學詩也其幾矣乎已蒼之詩行世必有
讀其詩而知其學者於以箴砭俗學流別風雅
其必有取于此矣余之為序非以張已蒼亦以
為學詩者告也

記一

高陽孫氏闔門忠孝記

崇禎十一年十一月十日奴酋兵陷高陽故少師大學士孫公死之公之子五人孫六人與從子孫八人皆死婦女童稚爭先就義者三十餘人公御其子姓嚴諸子皆被服儒素鏃礪文行二郎壬子舉人鈐四郎秀才鈐五郎尚寶司丞鑰尤奇偉短衣匹馬更侍闔門善騎射曉兵事兄弟相期許願以橫磨大劔馳驚黑山白水之閒諸孫皆岐嶷嶄然露頭角落筆萬言非凡兒也城陷之日五郎解表血戰手刃數奴奴得而鬻之城下二郎戰敗被執奴偪降徒跣牽曳荆棘蒺藜足心叢刺盡出跗上斫兩臂堪其胃終不屈而死二郎子中書舍人之沆秀才之滂皆死之滂刃出腰脊創甚伏地把握鐏平其額鼻而死三郎鈐之子秀才之滂被執誑奴曰引我之圍頭得見宰相以金帛予汝奴曳至老營見公方踞坐罵奴拜而起即授手罵曰我得見老爺足矣寧有金帛于汝曷不速殺我奴財揮刃首

碎然墮於前公歎曰真我家孫子也四郎子尚寶司丞之洁自河閒反馬歸力戰奴刃劈其腦斷其喉矢穴腹貫背而出執五郎之子之瀨使喂馬不肯沸湯沃頭面糜爛而死六郎鈐七郎鎬皆戰城下死而四郎被重傷臥積屍中僅侯果自任立逃歸見之脇中三矢鏃深不可拔口張不言微舉手揮果令去果脫故衣裹之負歸城南莊覓水半瓢灌之氣上而絕果以十四日得公屍於圍頭橋告高奄以其喪歸以次行求諸子孫屍乞於親戚松棺柳篋歛以纍布而五郎七郎屍卒不可得於是太監起潛奏疏輔臣承宗子孫男婦內外親口皆死止逃一六歲孫及其母 上惻然念慘及闔門首命優卹而薛國觀當國遂格其事或曰高陽今雷覺民國觀之私人也黠而貪盡遂公所畜守城材官壯士剋其餉以輸國觀城陷逃匿國觀所公長孫錦承之滂詣闕願天語侵縣令以此逢國觀之怒或曰國觀讎正人君子也讎公之狗國而死奴也非為縣令也昔卞壺死蘇峻之難二子相隨赴賊尚書郎弘詡重議以謂許男疾終猶蒙二

等之贈壺伏節國難父子并命賞疑從重况在不疑於是壺得改贈諡曰忠貞祠以太牢贈世子珍散騎侍郎珍弟時奉車都尉公之勳勞懋於濟陰子孫就義衆於珍吁 聖朝崇獎忠孝超邁典午而上無始興之愍卹下無弘訥之駭議此可爲痛哭者也 奴之陷河西也公在樞部請贈卹監軍高邦佐副將羅一貴與張銓何廷魁竝立廟京師邦佐之僕高永爲主死義并卹之以風示天下今公不得比於邦佐一貴公之子孫不得比於邦佐之僕何其慎也人言奴恨公挾遼土復四城柱欵議城陷之日必欲夷其家門滅其種族國觀非奴也亦撲臂而助之嗚呼助天爲虐不祥助天爲虐者奴也助奴爲虐者國觀也國觀誅奴孽其將不久爲之記以待焉崇禎十五年中秋日虞山錢謙益記

應天巡撫軍門軍器庫記

今天子初卽位遼左方有事新城王公以太僕寺少卿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出撫應天人或謂公公今可以無憂遼矣公曰不然遼之憂不在一隅象恒不佞竊以謂中外文武將吏人人

以遼爲事而後遼事可辦也身雖在東南其敢志遼事乎公旣受事飭戒吏士申明號令卹民隱蒐軍實修城隍治樓櫓雜寇盜詰奸宄大江以南所部肅然搜括帑藏得羨餘二萬金輸之遼左簡選壯士教束伍行陣之法造營房立寢廬又建軍器庫若干閒貯所造兵刃火器之屬營舍完固甲仗堅好軍容整暇鼓角謹亮吳趨之里儼然如衝邊重鎮援遼之師將悍而卒驕過城下知公有備遂巡引去閭左奸民陰懷異志與江海大盜鈞連爲變咸相率首服東南得晏然無事而公遂以勞瘁得病病且不起易簣之夕口喃喃數問遼事如何關門守禦如何於乎人知公之勤事而不知公之死事人知公之死於吳而未必知公之死於遼也余嘗觀唐孫樵書褒城驛壁以謂舉今州縣皆驛也未嘗不歎息於其言雖然樵之所云者州縣而已今之高牙大蠹專制一方者其官如古之連率節鎮而其所以爲能事者位署案牘請謝賓客游光揚聲拜除如流其不或如唐之州縣者無幾也其有忘身殉國如王公者則又盡瘁以死而不得

雍容揖讓躋九列而登三事則世之驛傳其官者其必以王公爲戒矣襄城之壁可勝志乎爲說者曰周文襄撫江南二十有二年得以安位而行其志今久任之法不行促數更易其驛傳其官宜也左傳載魯叔孫昭子居一日必葺其墻屋去之如始至嗚呼朝廷之大官方鎮之重任其不得比於昭子之旅舍耶士君子居官卽旦暮與回翔閱歷等耳又可以久近異意耶王公在江南後先僅二年爾天啓四年歲在甲子嘗熟錢謙益記

福建布政司修造記 代福清公

泰昌元年十一月福建布政司火自堂庫廳舍以至於步廊皆燬天啓元年二月始撤而新之堂皇靚深庫藏堅厚規摹高廣皆踰於舊自某月甲子始事至某月甲子落成初火作及於庫左布政使沈公命陳兵警備以捍國人毋闖入救火救火者抵罪火既息命府人庫人簡汰无礫取藏金於煨燼之中使攻金之工鎔而出之藏金無恙而溢於舊額者凡三千餘兩遂以爲興造之費凡木石无覓之直皆先給其半量工

命日視其舊而加美焉工爭赴功民不知役初估費以萬計及其成也不出於府藏之餘金此邦之人驚而相告以謂是役也役鉅而不疲用艱而不匱災不能害時不能誣殆天之相之非人力也宜託之文章以紀成事垂之永久古之爲政者水旱凶災兵火之患皆有其備然必得其人而後備可舉也昔者鄭之火也子產命出宗祏府庫各徹其事今庫不戒於火興作繕修旬月而畢舉閩之火政於是乎庶子產矣遼之兵猶閩之火也河東西之奔潰魚爛而亡迄今張目顧視莫敢議興復焉豈事利害成壞殊歟抑天道使然歟噫使世之治遼者如閩之治火而遼亡之後猶畫遼於堵墻之上如諸公之於此役也我知夫害可以利壞可以成而天道可以無問也遼之禍烈於火而治遼者坐視遼燼祖宗二百餘年之封疆曾不若藩司之棟宇嗚呼天下之事豈不以其人與乎此邦之人也方幸締構之成而又有亡遼之憂因記斯役也三致歎焉其不特以著其成亦庸以告世之君子沈公名某後沈公而葺其事者閩公某游公某其

僚屬贊助具在碑陰

蘇州府修學記

蘇郡之學肇自范文正公規摹宏麗甲於東南厥後廢興不一天啓迄今二十年再修而再圮啓聖之祠委諸草莽六經之閣鞠爲馬肆明倫堂傾斜技撐凜然欲壓司理平湖倪君朔望瞻謁周視而歎曰吾何忍坐視學宮之廢安得精彊廉辨之士爲我仔肩是役者予熟視諸生王一經曰無以逾于一經再拜受命乃約胄子諸生之賢者周茂蘭吳銛朱壽陽徐樹丕等勾會計庸不以一錢經胥史手消功單賄則三千金可辨也以復於倪君倪君曰諾盡捐其贖鍰以應而後先開府廵方諸公暨郡邑之長皆有欣助經始於庚辰夏四月凡五月而告成祠廟轟然樓閣翼然堂宇巋然締構堅緻彤髹駁蔚乃八月既望太守陳君暨倪君行釋菜禮於啓聖祠子弟駁奔奎老歎嗟禮成而退郡之孝秀數十人踵門而請曰願有記也以無忘倪君之功予少游於斯學今雖退廢亦猶學之老博士弟子也其何敢辭予聞之也古者井田之制既定

里有序而鄉有庠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其有秀異者移鄉學於庠序移國學於少學諸侯行同能偶則別之以射然後爵命焉此書所謂侯以明之時而颺之承之庸之者也中年考較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左移之右又不變則移之郊移之遂屏之遠方此所謂撻以記之否則威之者也先王之治天下正德利用厚生廉讓生而爭訟息者養之教之而已春令出民里胥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冬民畢入婦人相從夜績歌咏餘子在序室民之在塾在邑無非學也無非教也出學而不帥教者入學而不變者則有撻記移屏之刑于是乎制五刑而聽其訟繇此觀之學之所棄刑之所求也未有不先學而後刑者也論於鄉升之司徒升之學升諸司馬而後告於王士之論定而任官者如此其衆也則其不帥教不變而移且屏焉者或寡矣則是學之用長而刑之用短也亂政者殺疑衆者殺四誅者不以聽何其嚴也獄成而告於王三又然後制刑三讓而罰三罰而恥諸

嘉石歸於園土桁楊桔杵無非學也無非教也則是學之意嘗勝刑而刑之意嘗不勝學也豈惟是哉鄉射恒於斯受成恒於斯詩不云乎矯矯虎臣在泮獻馘張仲以孝友處內方叔以征伐處外亦皆鄉人之子弟繇俊秀而升論者也人主思將帥之臣則於學乎取之學興而文武之道兼舉矣三代以降秦以吏爲師漢以經爲師唐人重詞賦宋人重制科豈無崇儒勸學之主而不知先王所以教化之意法律之家與詩書爭馳將帥之科與文學竝設教與刑爲二文與武爲二成周之盛治豈復可幾於後世哉

聖天子廣厲學官崇獎經術慨然思見豐芭棫樸之盛而蘇學之復興實惟其時倪君刑官也顧獨以學較興復爲已任可不謂知所先後哉居今之世姦邪竝生則思擊斷之吏奴寇交誑則思爪牙之士然吾以爲學興而可以兼舉者誠有見於先王教化之原 明主圖治之意也昔者范文正公天章條列首以興學取士先德行爲言其守邊也所至賊不敢犯西人以謂冑中有數萬甲兵吾鄉之士游是學也以文正爲

師出而用世爲孝友征伐之臣斯亦可矣居文正之鄉游文正之學不媿爲文正之鄉人子弟三代以下人才風俗一變而至於道也將自今日始可不勉哉予故徇諸生之請書倪君之績因道先王之學政及所望於今者使歸而刻石焉崇禎十四年十月二十九日虞山錢謙益記

景寧縣改建儒學記

景寧縣之有儒學景泰三年置縣時兵部尚書孫公原貞所創也地在縣治之西北因僧寺改創成化六年知縣林埴加葺大成殿東齋泮橋二十一年知縣高政增建西齋後堂地勢偏陋三面皆荒塚文廟講堂偁背不合櫺星門兩掖闕門於震方自隆慶壬申以逮萬曆癸未知縣陳巖之林喬松姜師閔修葺略備然而面勢渙散像設黯淡士氣窳惰而科名寥落若與宮宅地形之說相叶應焉宣城徐君目隆爲令之期年政清民肅百廢具興建麗譙樹講堂山城下邑煥然改觀祇謁廟下周視嗟咨喟然而歎曰茲地之不足以宅吾先師久矣與其修治也不

如改作乃相地於縣治之西而遷焉捐俸錢搜
 贈緩量工命日庶民子來經始於崇禎十四年
 之二月越二月訖工四月朔日迎先師像於郊
 外用釋奠禮告成廟後枕乙山前朝辛峯左右
 翼然若趨若拱谿水迴合繇右掖左滙泮池桂
 山如屏鶴溪如帶觚稜千雲丹雘耀日諸弟子
 員釋菜而退講讀飲射聚觀太息以謂徐君之
 卜遷也勇其作事也敏備工惟時役不告勞作
 貌顯嚴若有鬼神佑助不可以不記也予惟廟
 學之設所以教國之子弟使之以瞻以儀有所
 觀感而興起也景寧之為邑分自青田劉文成
 奮乎青田橋禍為帝者師夫獨非國之子弟乎
 哉文成憤元政紊亂盜賊賄賂公行至欲感槩
 自裁及其叅石抹軍事與婺州諸將士角逐於
 衝車飛矢之間自誓為元之遺民沒身而已矣
 一旦風雲玄感致命懷節觸讎權奸之死不悔
 世之傳文成者以為出鬼入神乘風雲而御六
 氣不知其希聖希賢凜然忠孝人也文成少授
 春秋經義至今在人口繇文成之忠孝邈其學
 問之原本則先聖教人之指意可知已矣故曰

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儒者所童而習之者也
 為臣則忠為子則孝用以謀王斷國則可以成
 變化而行鬼神繇文成之學以邈於先聖先師
 一而已矣景寧之人士游於斯學有所觀感而
 興起焉師文成而可矣今天下虜寇交訐王師
 在野得文成一二輩庶可以慰 天子拊髀之
 思其當自文成之鄉人始詩不云乎在泮獻馘
 徐君之修廟學也韓子之所謂為政知所先後
 可歌也已 是年六月朔日記

瞻歸閣記

故南京太僕寺少卿慈谿馮公少時讀書城東攬
 採江山之勝每誦謝康樂清暉能娛人游子瞻
 忘歸之句顧而歎曰異時有買山錢數緡為閣
 於此署之曰瞻歸與道人高士讀書飲酒其中
 可以樂而忘死矣舉進士繇刑部郎出守襄陽
 稅監陳鳳橫甚縛其叅隨斃之獄 神廟弗罪
 也然疏公名於御屏九年不得遷於是移病歸
 里訓二子讀書者十年二子者長元颺次元颺
 後先舉進士世以配大小馮君者也 光廟御
 極起南京光祿寺少卿踰年遷太僕又踰年而

卒公性好登涉宦游所至與山水有緣守襄多
暇角巾布袍命駕獨往探得謝巖於剝洞中嘯
咏竟日吏人持案牘就判分司南滁官舍在琴
臺之畔壺觴賓客往往如醉翁所云中年里居
過城東釣游故地留連不忍去久宦減產不能
庀一閤每與故人談讌未嘗不以爲歎亦听然
自喜也公沒而滁人思之立祀於醉翁之旁寺
右有閤數楹追公之墜言樹之眉曰憺歸庶幾
公覓魄猶來此也公沒之十八年小馮君復守
太僕父子同官清德相望人以爲美談拜公之
遺像退而徙倚斯閤欣慨交集泣涕霑衣詒書
告子曰願有記也嗟乎山川閱人人亦閱山川
也峴山之所以名者羊叔子之淚杜征南之碑
也滁山之所以名者韋左司之詩歐陽公之酒
也今滁之有斯閤也又將與公垂之北樓衛公
之東齋竝峙於山高水清之閒滁閤公耶公閱
滁耶公任宦三十年力不能庀一閤今茲之翼
然於滁者視世之井幹麗譙齊雲而棲霞者果
孰爲壯麗而久長耶人世功名富貴一曠而失
之如浮雲之變滅其可與山川相倚薄者清名

與盛德而已登斯閤也其可以慨然而思已
矣昔張無盡游瑯琊寺作四賢堂詩仰二曾王
歐之風流欲招東坡作客以配六一今觀於馮
公父子閒典刑人物故知不外求而足也刻之
石以埃之公諱若愚字大成舉萬曆壬辰進士
崇禎十四年十月晦日虞山錢謙益記

徐州建保我亭記

嘉興朱子夢弼司教徐州以書述徐人之言而
來告曰戲馬臺之左南望雲龍山有亭翼然顏
曰保我徐人爲戶部分司郎中韓君作也君之
保我徐三年矣徐方游饑畿南山東之流移渡
河而南與饑民偪處君爲食以食餓給錢以散
道居者行者部分肅然流寇警急南山盜剋日
爲變集保甲千人夜據山城盜聞風散去徐之
民饑不道殫寇不內潰君之力也署徐淮兵道
篆不以傳遽爲解巡雉堞籍丁壯設礮石修羊
馬墻懸金以教射手開十石弓引滿破的一軍
叫呼相賀土寇擊東郊從數十騎搜其伏獲二
酋以歸汗淫淫被馬鞍也曠賊袁某東犯分撥
嬰城城外布營倚角敗之於郝家集斬酋三首

賊退折抵城南五十里桃山馬步二萬有奇君
身自督陣敗賊於中停廟殺二百餘人拔營遁
去移師擊蕭寇王六魁搗其巢僅以身免三戰
皆大捷賊不敢左足窺徐君之力也日者賊來
勝入維城闕煨燼間閭塗炭微君徐之不爲兩
河者幾希徐之大夫士庶謹舞僦功以有斯亭
婦女脫替珥兒童懷博斬咸謂我公保我之功
不可泯也假辭以志之庶君之名與斯亭俱不
朽敢具以請焉予惟徐之爲州自楚漢以來爲
名鎮宋元豐中蘇子瞻上書論其形險安危爲
最切今天下方有事兩河閒寇賊蜂起則徐當
復爲重鎮韓君起郎署司倉庾無城池士馬之
寄而能以全力保徐屹爲金湯其功尤可尚也
傳曰勇夫重閉決辰之閒而楚克其三都無備
也夫無備則襄雒之兩都會以親藩節鉞守之
而潰有備則徐之一州以郎署守之而固然則
韓君之功其可泯而斯亭其可以不作乎登斯
亭也西北望芒碭劉季朱三之粉榆猶在也西
俯白門樓曹公之所縛呂布也東南臨呂梁吳
明徹之所堰泗以灌徐也又東眺泗水三城高

齊之所版築以扼陳也落成置酒登高賦詩數
百年英雄割據節鎮廢興之遺跡依稀在焉其
能無慨然而思悄然而恐矣乎據要害收豪傑
招利國之治戶籍饑寒強驚之民以捍大盜蘇
子瞻之建白於元豐者舉行於今日庶幾南北
晏然徐爲重鎮而韓君保我之功其有繼乎書
之以詒朱子以復於徐之人刻陷壁閒其不惟
以旌韓之功伴有官君子往來於斯者咸得以
覽觀焉韓君名昭宣字次卿少師蒲州公之孫
以任子爲郎能世其家者也

錢湛如先生祠堂記

嘉善錢湛如先生既歿之十五年博士弟子員
考文而徵行謀祀先生於學宮相與上其事於
所司所司皆報曰可先生之子副使繼登諸生
繼振舉人繼章推先生遺志固辭學宮之祀請
於郊外絃誦釣游之地別築祠堂以妥先生之
魂以慰其鄉人之思考成之日邦君大夫率其
邑里秀民胥會祠下再拜奠幣略如釋菜之儀
副使兄弟肅拜於後莫敢適爲主禮也禮既
畢事而來請文以記之予學周禮攷師儒之職

而知先王立教之意至深遠也先王之世一道
德同風俗士之與於賓興入賢能之書而登於
天府者固已熟習於大司徒鄉三物之教夫人
而可以爲師儒矣及其爲師氏保氏三德六藝
不獨以教養國之貴游子弟而邦國之民亦與
被焉其教國子也成均之法掌於大司樂其以
賢得民以道得民也九兩之繫掌於太宰其沒
也有報焉以爲樂祖祭於瞽宗則又春官宗伯
之所司也周之盛世君道盛而師道亦統於君
及其衰也吾夫子設教於洙泗之間蓋亦本師
儒得民之職而非敢以師道自貳於君也師道
之盛昉於東漢昌於河汾師道盛而君道或幾
乎熄矣迨於宋道學儒林分而爲二道學盛而
儒道亦幾乎熄矣先王立教之本意誰有明之
者哉先生之道端粹而沖和高明而博厚其爲
學以強學力行爲宗其立身以孝友溫恭爲準
其教人以闇修慎靜爲的居家而鄉人式之居
官而兆人懷之師儒之道備矣不聚徒黨不立
壇墀教不出於詩書化不越於里塾師儒之名
遜而不居而況於道學乎歿而辭瞽宗之祀先

生之道先於身後矣斯祀也立門人世儒來遊
來觀於先王立教之意其有所興起乎師儒之
道明而儒林道學將自二而歸於一不獨爲俎
豆之盛事而已也武塘錢氏自閩學中丞憲副
三公以文學名世羣從蔚起昭回五色上應慶
霄皆原本於先生闇學之稱先生以謂如范漢
之發源於岷嶓今茲之祀其亦先河後海之義
歟記曰釋奠必有合吾喜其於祀典有合也於
是本其意以告來者

復介石書院記

故太僕寺卿伯剛顧公在諫垣以言事適居庸
關外久之得還吳卜居大石山下爲樓於山之
麓以祀吳公子游而宋著作信伯王公與其始
祖原魯先生祔焉顏之曰介石書院濟南李攀
龍爲之記樓之上有雲泉庵庵僧司祠中香火
久而忘其故棄三賢神主於墻角將奄焉已有
太僕玄孫苓請於兵使者宋公遂僧而復故祠
額焉旣葺事而請于書之子惟佛氏之塔廟與
吾儒之祠宇多託於名山巨石修竹茂樾之間
各有疆理無相越也天池之斥墓地使千年之

古利化爲昆明之切灰吾不忍以屋廬火書之論張之大石之修先祠使百年之俎豆比於甘棠之懋芟吾不敢以捨宅布地之緣蓋之各成其是而已矣登斯樓也楹楣彫煥燈火青燐先賢之像設儼然在焉已而觀太僕之締構寒泉鏗鏘如聆其清聲修篁擊戛如見其直節俛仰徬徨有不愜然而興起者乎後之君子其尚相與瞻仰而引之弗替也哉若夫吳公之後中吳之名賢多矣何以獨祀著作以其地則保祐之祠著作故在震澤之鄉較而陽山非其所也攀龍之記頗推論著作所以得配于游者其言支離傳會非予所知也嘉苓之志爲記其修復如此崇禎辛巳十一月朔日虞山錢謙益記

牧齋初學集卷第四十二

記二

重建青蓮寺碑

高原法師昱公自蜀之蓬溪不遠數千里遣其上首弟子真禪遺書謙益曰縣治東南一百二十里曰天池之山其下有青蓮寺唐武德中玄奘大師西踰劔閣駐錫于此池生青蓮寺因以名萬曆九年斷地得碑知其緣起者昱也由宋紹興以迄勝國壞成不一洪武十年起其廢于灌莽之中蔚爲寶坊者昱之始祖趙彥清也成化二十六年斥寺而新之改建于震隅者昱之高祖趙法清也萬曆四十三年昱自南都奉大藏還謀建閣尊奉有善土地相宅之術者以謂寺在山足不若移之于頂山陟水旋風氣茂密於建立爲宜我龜爰契人謀叶從于是建皮經之樓以閒計者五拓置寺之基以晦計者若干買飯僧之田以晦計者若干其捐橐庀工者昱之弟趙文清也移大雄殿于經樓之前芬條迴帶糝彤眩矚觀音韋馱兩殿兩廡三門庖湏階祀繕治以次其齊心仗助者昱之姪趙承祥等

也寺既蕪事念後先興復之因與俗姓架構之力皆不可以蕪滅願爲我書其歲月刊之好石以圖永久余爲諸生晤呈公于海虞之破山寺廣穎豐頤具大人相私心嚴事之及觀其詮釋相宗諸典鈞貫義學槌抉遜隱諸方推服咸以爲今之教魁也公生於劔外長于茲山皆樊師過化之地斷碑泐石闕藏已久而涌現于千載之後其卒能遠紹慈恩之緒殆非偶然者出坐道場則軍持澆囊填咽講席歸搆法宇則飛樓湧殿示現人閉是固其行願使然而樊師加被之力下上千載如屈信臂蓋灼然不誣也後之住山者尚有以繼呈公之志精研性相了達一乘庶幾慈恩翻譯之書金輪鐵壁屹峙來茲茲寺之熾然建立者亦比于毗盧樓閣不隨劫而壞成也哉予故爲之述其梗槩而系以銘銘曰廣漢之墟輿鬼精蓬山涪水相帶縈天池合沓列翠屏池生蓮華應聖僧聖僧往矣垂千齡石渠萎絕甘露零斷碑暈蝕苔蘚青光氣熊熊夜不扁有大論師疏遺經法幢再豎曲女城神靈闕現待應徵鬼神馮呵出青冥陟岡遡澗宮地

形彈指平麓遷高京千柄萬礎如雲屯長相反宇樓列星右手斷取左手築下移光率人天驚伽藍如的山如莖蕙葉駢蓋華發榮琅函寶笈臨王繩風藩月駕語鐸鈴鼓魚更荅時經行宛如蓮華瓣中生一華一瓣一化身樊師應現皆圓成蓮華鬱郁池水清樊師授記如親承玉華翻譯普光明寶華樓閣無虧盈我作銘詩唱一音普願歷劫積慧燈南山青石比王貞磨以爲碑刻斯銘

龍樹庵記

儒者文文起姚孟長吾郡之歸然者也顧好從浮圖廣傳者游傳太倉州沈氏子學儒不成去學賈又不成途好學浮圖法叅雪浪雲棲諸大和尚棲止郡之華山寺鳩集淨侶繙閱大藏披擲經管若庀其家未幾華山有壞地之訟僧徒驚怖欲散去傳告哀于佛去氏削髮誓以死殉凡三載訟稍息乃去而游虎林天目諸山飯僧行脚執行堅苦歸休于墓田丙舍結廬以居因斥之以事佛齊衆所謂龍樹庵者也吾觀佛之徒其爲說以謂山河大地一切如幻而其身之

所寄瓦孟錫杖一飯一宿卽五山十刹亦比之于逆旅傳遞而已然其人往往以塔是廟爲國土以伽藍爲金湯而效死以守之身可殺而不可奪若傳者何其固也今之爲卿大夫者身受國家疆圉之寄而不難以戎索與虜一旦喪師失地日蹙國百里拱手瞪目彼此相顧視所謂敗則死之危則亡之者其於浮圖何如也夫浮圖之塔廟被四海未嘗爲責任于一人又非有高爵醲賞勸誘于前嚴刑殊死警戒于後也而浮圖之效死以衛塔廟者時有而卿大夫視疆圉之事若奕棋然豈佛能以禍福語傾天下而國家之賞罰顧不足徇與抑亦佛之徒棄氏毀服祝除髮毛無妻子身名之繼羈故其志桀然得信而未可以責諸卿大夫與嗚呼此之不能而彼能焉而又疾其能焉而思以蓋之曰彼浮屠也彼之效死以居者固懂而免于吾之廬者也一旦有事上不能謀士弗能死委而去之國家之疆圉曾不得比于浮圖之塔廟而不以爲恥也文起孟長儒者也不斥浮圖而與之游也宜傳治龍樹庵旣成文起以書屬余曰庵未有記

傳具石請記子其勿辭余爲之記曰庵在吳城西白蓮涇南右折半里許老樹拒門如虬龍攫拏因以名庵構十方堂以養老病畜池水以放生立普門塔以厝闍維四衆而文起書金剛經刻于塔上經始于萬曆某年凡若干年以潰于成是爲記

瑞光寺興造記

余十五六時從吾先君之吳門則主瑞光寺僧藍園遠公迄今三十餘年先君停舟解裝與遠公逢迎笑言之狀顯顯然在心目閒每過寺門輒泫然回車不忍入也遠公居寺之後禪院每令一小沙彌導余游廢寺殿堂蕭然塔下榛蕪不辨甃城廊廡漏穿敗甃朽木與像設相撐柱有聲拉拉然相與顧視促步以反余每思之如宿昔之噩夢尚爲心悸又思此寺久已頽圯不知今日又何如也崇禎辛未友人張異度以復寺來告曰寺僧竺璵實主之已而璵過余曰公知我乎卽遠公院中小沙彌也公于此寺有宿緣幸爲我記之嗟乎璵爲小沙彌導余游寺時其長與案上下耳今乃能夙夜經營還寺舊觀

其所成就不苟如此余稍長于璠東髮登朝值兵興多壘之日浮湛罪廢一無以自效其視璠爲可愧也雖然璠之主斯寺二十年所矣二十年中相之拜者幾人將之遣者幾人督撫大吏易置者幾人當其築堤推轂富貴烜赫視夫祝髮壞服麻鞋露肘之徒不啻一毫毛然其卒能無愧之者幾人也蓋嘗論之浮屠之爲其塔廟猶士大夫之謀人軍師國邑也浮屠以其塔廟爲己而不以其塔廟爲己之塔廟以其塔廟爲己故捍護之不啻頭目而庀治之不惜腦髓不以其塔廟爲己之塔廟故一錢之入不私其囊篋畢世之計不及其子孫二者士大夫所遠不及也斯所以愧與報應因果之說儒者所不道然吾觀富貴烜赫者未幾而囊金積帛棄擲道路遺齒腐骨狼籍焉爲視浮屠之四衆瞻仰粥魚齋鼓安隱高閑者所得孰多嗚呼士大夫之于浮屠不獨思愧也豈亦可以知懼矣手以璠之賢能勞身捐軀以爲其塔廟其有取于余言也豈徒欲以夸大其能事邪子故推廣其意以告於世之君子而予既無用于世粥魚齋鼓

之閒他日將從璠而老姑書是以志余之愧焉寺建於吳赤烏其興廢載在郡志璠之興造經始于萬曆某年天啓甲子造七佛閣於佛殿之北崇禎己巳修天寧塔凡若干級募飯僧田若干畝寒灰奇公自楚來駐錫而崑山王在公孟夙以宰官入道皆助璠唱緣克有終始崇禎壬申五月嘗熟錢某爲之記

杭州黃鶴山重建永慶寺記

杭州府治之東北六十五里有山曰黃鶴高百餘丈與阜亭山離立而俗呼爲阜亭之黃鶴峯以兩山皆從天目蜿蜒東來嶧而非屬故也山之陰有佛日寺宋明教嵩禪師卓錫之所安隱一濂慎公謀於祭酒馮公夢禎圖興復之不果乃得永慶寺故址于山之陽永慶寺者唐清泰二年創自吳越名湧泉院宋建炎中重建賜今額其後以元兵毀而慎公行求得之遂以興復爲己任里人郎珮鄭鶴買地構禪堂五間僧如良廣德廣斌等裒衣孟之美建佛殿五間而真寂院閭谷印公以雲棲大弟子激揚別傳之指慎公敦請蒞焉不起於座而道風演迤縉素全

集慎公厭世而去其徒衆遵遺命以院爲十方不用甲乙次相授請一江湘公主之而大麓等力爲飲助于是彌勒前殿兩廡僧寮次第告成印公與慧文製公相與經畫寺之軌範始定禪堂以棲衆縛禪佛殿以結侶念佛限以崇墻繚以修廊佛聲浩浩則樂邦湧現禪版肅然則祖燈輝映雖五山十刹號選佛之場者其清嚴精進未有逾此者也王子宇春與諸上人共襄斯舉歸而述其意徵余文以記之嗟乎禪與淨土開遮歷然唯以一事攷諸近代楚石禪門尊宿也而有西齋淨土之咏雲棲念佛導師也而有闡闢策進之編未嘗不水乳相合也世之學者妄生分別或相爲鬪諍或曲爲調人俛俛然莫知所適從久矣印公有憂之旣唱單提之宗而復顯雙修之範以其締構言之前殿後堂規矩重疊出自一門示門庭之不可離而二也周垣夾廊鍾魚交互邈不相及示旅途之不可混而一也借事以顯理因權而著實亦可謂深切著明也矣寺之事甫竣印公飄然遠去使人想見其高風于屬山湧泉之閒而濂公湘公宿德歸

然後先擔荷皆末法中所希有者余故樂爲之記詳其興復之因庶來者得以考焉若夫印公輩行願機緣默相感召盡未來際必有龍泉蹴踏相繼爲人天眼目者固不係于樓閣之成壞而亦非區區世諦文字可得而記也寺今名龍居庵亦曰永慶禪院予從其舊稱永慶寺云

武林重修報國院記

先是紹覺法師居土橋之蓮居庵四方學徒麀至往往擔簞裹飯餽邑屋以居仁慈慧公聽講之暇喟然嘆曰武林故都會之地方袍圓頂之流渡濤江越南海者軍持漉囊往來如織顧不得一茅蓋頭風餐露宿憧憧爲旅人窮子豈吾儕出世爲人之能事乎宋紹興閒故有報國院介清泰慶春兩門之閒其遺址去蓮居數里而近遂發願修復以爲接衆之地湛然禪師爲文唱導諸方響應淨財雲湧逾年佛殿禪堂告成又三年桑園菜畦飯僧之田養老之室無不以次庀治是役也不煩馨鼓不飾竿牘僧衆飲助者什九而善信布施者什一慧公曰吾藉諸佛之力仗十方之緣以有斯院也久之環而自私

長子孫而營利養焉其可乎吾聞之佛法付囑國王大臣吾得宰官之外護者爲文證明之以垂於久遠其可以無患于是介巖子印持款門以請于余余方有母之喪迨巡久之則使其徒曰圓福者徒步搏穎祈必得余文乃去而巖子助之請益力余乃執筆以記之而復於慧公曰嗚呼雲棲逝而淨業微紹覺亡而講席燿魔外交作而盲禪盛行未有盛於此特者也子之作是院也緣起於紹覺而淵源于雲棲其因地不可謂不正矣其在今日盍亦思以扶其衰而稽其敝乎今之禪非禪也公案而已矣棒喝而已矣河東之論密公曰禪者六度之一耳何能總諸法哉本非法不可以法說本非教不可以教傳豈可以軌迹而尋哉以禪門言之應微笑而微笑應面壁而面壁應棒喝而棒喝皆所謂非法非教不可軌迹尋者也今也隨方比擬逢人演說上堂示衆譬優人之登場禮拜印可類佞童之劇戲貧子數他家之寶愚人求刻舟之劍是不可爲一笑乎東山法門本無棒喝五花開後互顯機權老僧無法藉黃葉以止啼童子何

知效俱脂而斷指況乎聾瞽交唱狂易相尊揚眉瞬目眨眼宗師豎拂拈椎滿前大慧豈獨戲論未止抑亦妄語旣成是可不爲之悲愍乎彼所競相誇詡者曰徒黨之衆也聲聞之廣也利養之厚也夫日中一餐桑下一宿比丘之訓也架大屋養閑漢古德之所訶也以荷澤之顯發宗風弘濟國難知道者猶以固已損法爲譏而況於他乎彼之所矚我之所禁有識者視之如師子蟲如大火聚可也其又可褰裳而從之手然則將如之何曰寧守淨無趣禪寧守雲棲之真淨無趨今日之偽禪寧灰心挫名種淨因於來切無吠聲逐響斷慧命于多生吾所謂扶其衰而稽其敝者其在斯乎爲僧徒者守正法不染邪法爲宰官者護正法不護邪法斯不負如來付囑之意而金湯外護之名亦可以無愧矣乎余之爲末法懼久矣因慧公之請而直舉以告之雖然不獨爲慧公告而已也院之創始在天啓元年其落成則天啓三年又十二年爲崇禎七年予爲之記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協理詹事府事嘗熟錢謙益記

資慶院重修記

武林之塘棲有僧院曰資慶初自宋建炎間至國朝凡再殿頽垣斷礎僅存菅棘中沙門圓公居之六時禮誦與饑飑窮蹙嗚呼應和閭右之族知其有道也驩然相之剗朽翦蕪庀材僦工萬曆二十年茶亭成又四年禪堂成圓公曰吾藉淨信之力以有此此之謂多矣終不能持鈴析節竿牘如市賈之相求以大吾廬庶吉士胡君休復塘棲里人也聞其風而說之爲唱導于里中高門懸薄謹舞赴功某年大雄殿及大士殿成又某年放生池普同塔次第畢舉方伯桐城吳公揭以資慶院故額觀深完好視昔有加焉塘棲爲武林周道列肆犬牙牙籌錯互流塵眯目市囂聒耳而茲院獨歸然其中擊磬鼓鐘肅清晨而警中夜見聞隨喜灑然有清涼火宅之思至于旅人道長長年水宿流汗交駟耶許入夢而忽焉鍾魚互答經聲梵唄激颺悲厲于燈地月落之時如沸乍沃如熱得濯擁襍猷枕欬歎而煩醒者固不知其幾人也茲院之建其視深山空谷徒爲幽樓閉止之地者其利益不

既多乎然圓公不以榮名利養爲事辛勤四十年如一彈指而院卒告成則其締構之誠與休復仗助之力均不可誣也當圓公經始時一餅一鉢休復實與被其艱已而休復現宰官身奄忽摧謝入斯院也粥鼓淒涼禪燈黯淡亦必有俛仰今昔愴然三嘆者矣自今以往夜壑已移朝榮頻謝而茲院之火傳燈續久而逾衍千百年而後又不有因茲而問其經始憑吊休復于荒墳宿草之餘者乎由此言之世閒成住壞空未有不相待而成而樓閣莊嚴幻出于四十年閒者殆亦猶夫榮名利養之不可以爲嘗也其亦可以感而悟矣圓公介卓子去病走其徒虞山中謁余請記去病蓋與休復共興復茲院者二子者皆吾友也余爲之書其事以復去病使賈石刻之相爲感歎焉時萬曆丁巳之夏六月也

徑山種樹記

徑山爲天目東北峯仰蓋在山家五峯之間凡有興作取材於千里之外凌大江冒雙溪歷洪流暴漲然後逆坂而上緣絙邪許十里百折卒

徒顛踣木石騰藉是故寺不久輒廢廢而難復以興也聞谷禪師印公語其徒某曰盍買山而樹之樹可材也百年之內其可以掄材於山矣乎于是買山若干畝樹松杉若干株循直嶺以至三門又若干株刻其券而三之以爲之守禁而又曰是不可以不志也使某書之於石詩有之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此古之邦君建侯營室者之所有事也印公學佛之人也乃能計久遠如是世之君子慮及于泮歲者亦寡矣豈或百年嗚呼浮圖之昌其教宜矣其訓于有官君子不允深切哉夫以印公之願力後五百年茲山之飛樓湧殿當有如蘇子瞻之詩予之言何足以云也使世之君子過而眡之則以予言爲厲已而已矣天啓四年八月記

牧齋初學集卷第四十二



牧齋初學集卷第四十三

記三

重修素心堂記

吳江張益之先生余之先友也余兒時聞諸先夫子益之世居越來溪其父靜孝先生爲堂於溪上名之曰素心堂構堅好喬木翳然其傍有僞吳張士信廳事益之家中落堂已更主語罷輒爲憮然崇禎六年余訪益之子孟舒于溪上登其堂卽所謂素心者孟舒已復而居之加塗墍焉問士信之廳事老屋巋然負庖猶在相與緩步絮語感先夫子之游跡慨然太息不忍去越翼日之無錫過華學士東亭故宅俗所推甲第者前堂軒敞壯麗吞若素心者八九於其胸中其樓雅閒靚殆弗如也飛樓突厦層臺砥室網戶刻桷所在而是然赤白漫漶板腐而甃缺亦閒有之不若越溪之居完且美也又焉之慨然太息以爲奉誠之園平泉之莊唐人所倪仰咏嘆不可勝紀王侯卿相百年之後喬孫克守舊第若魏國之未興坊者蓋亦罕矣魯人美僖公之復宇晉臣頌文子之成室張氏之有孟

舒豈非誠賢子孫而經史之所亟稱也與閒以語異度異度曰噫吾兄之復是也則難矣吾兄頻年以來身無兼衣食不重味匪朝伊夕拮据得茶者爲此堂也修祖墓刊家集收族而洽親者爲此堂也修身矯思刑妻孥化僮僕董鄉里而善良所以居此堂也吾兄年七十矣以先人之故微惠于吾子記此堂之復以代生辰爲壽之詞不亦可乎余曰善遂書之而余方營先墓於拂水築丙舍墓之西偏美是堂之制命工圖以來視其棟宇而構焉他日堂成亦將屬異度爲之記崇禎九年正月記

頤志堂記

河南陸羣圭氏家於虞山之下傍山臨池爲堂以讀書其中名之曰頤志取其家士衡之賦所謂佇中區以玄覽頤情志於典墳也堂既成而橫經籍書俯仰誦讀者蓋有年矣今年謁余而請使記其名堂之意夫斯堂也以讀書而名也讀書之法無他要以考信古人箴砭俗學而已進學解韓退之所讀之書也答席中立書柳子厚所讀之書也古之學者自童丱之始十三經

之文畫以歲月期于默記又推之於遠固范曄之書基本既立而後徧觀歷代之史參于秦漢以來之子書古今譔定之集錄猶舟之有舵而後可以涉川也猶稱之有衡而後可以辨物也今之學者陳腐于理學膚陋于應舉汨沒錮蔽于近代之漢文唐詩當古學三變之後茫然不知經經緯史之學何處下手繇是而之焉譬之駕無舵之舟以適大海挾無衡之稱以游五都求其利涉而稱平也不已難乎俗學之敝莫甚於今日須溪之點定卓吾之剛割使人備耳剝目不見古書之大全三十年於此矣至於今聞人霸儒敢於執丹鉛之筆詆訶聖賢擊排經傳儼然以通經學古自命學者如中風狂走靡然而從之嗟乎胥天下而不通經不學古病雖劇猶可以藥石攻也胥天下而自命通經學古如今人之爲其病爲狂易喪心和扁望而却走矣楊子不云乎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將誰使正之陸子之嗜學若是其專且勤也亦思其所以正之而已矣經經而緯史繇韓柳所讀之書以進於古人俾後之學者涉焉而以爲舵稱

焉而以爲衡名堂之意庶有當乎余雖老而失學他日猶能負書挾冊登斯堂而問焉姑書是言以先之崇禎九年正月記

蓼菴記

太倉曹子忍生痛其父母之蚤世而不及養也又自傷其長而不遇無以慰其親於地下也讀詩至蓼莪輒爲廢書泣下文宮洗文起大書蓼菴二字以貽之曹子顏于其讀書之屋而請余爲之記吾聞諸夫子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此卿大夫與士之孝而人子之所當有事也若夫蓼莪之孝子致恨於失養而以爲鮮民之生不如死此所謂庶人之孝也曹子宜何居焉蓼莪之詩說詩者以爲刺幽王也其詩蓋麗於谷風之什而北山之獨賢小明之悔仕怨嗟竝作蓋莫甚于此時今 聖天子在上惟皇建極陰陽和而萬物理鹿鳴以下之詩竝興而南陔白華亦皆比笙歌而奏於堂下居今之世而悲憂窮蹇退而稱蓼莪之詩吾竊悲曹子之志而惜其不遇也雖然曹子則可謂孝矣古之人戒其君求賢而用吉士必曰有孝有德又曰

如圭如璋令聞令望宣王之在內者推張仲孝友而蕭望之謂張敞材輕非師傅之器亦此志也曹子志氣卓犖議論天下事滾滾如貫珠顧其夙夜刻勵有終身之慕若此其將進而爲珪璋孝德之士奮庸於休明之世以矢來游來歌之盛事乎吾知其不徒爲蓼莪之孝子而足也聊書之以廣曹子之意崇禎四年六月記

聊且園記

侍御萊蕪李君雍時謁余而請曰余爲園于城之北隅其中亭之曰可以槐栢翳如花竹分列擊沼失魚蹲石陰松此余之所羨也其東亭之曰學稼植以藜藿雜以柿杏亭之後除地築塲誅茅爲屋溝塍迂錯鷄犬識路此余之所作勞也其西亭之曰學圃樹桑成陰蔬得以避暘溼井爲池土得以滋墳榮木周遭瓜果狼籍此余之所食也折而南其中有齋曰則喜夾窻助明琴書藉柱余之所抱膝而深居也梅樹盤紆編爲虎落叢生蔓延香霧雜暹樹之眉曰梅花深處東樹桃李西樹杏交亞蔽虧爲梅外藩以明余之比于梅也其北則老樹攬挈茂林掩靄三

徑未絕宥如深山又折而西北地勢忽瀉清池呀然長林覆之若眉著面桃李緣堤蓮藕盈池無時不花靡夕不月余之所行吟而觴咏也合而名之曰聊且園子其爲我記之余惟侍御荷囊簪筆供奉赤墀今且巡行雲中上谷閒宣威種落一丘一壑豈其所有事乎東夷不靖浹辰而克我河東士大夫之辱不止于四郊之多壘也又何燕游之足云乎侍御之名園曰聊且聊且之爲言苟然而已之辭也今之苟然者多矣苟然于廟堂而國論壞苟然于疆圉而戎索壞侍御之所謂苟然者園亭燕游之事而已其所告誠于世者不已多乎若以附于止足之義如公子荆所云其於聊且之云固不相背要亦所謂同枕而異夢者何足以發侍御之指哉侍御僂力王家爲天子復河東故地正佟夷之誅使吾輩得握三寸管爲太平之幸人他日幅巾杖屨訪侍御東海之濱坐斯園而訪陳跡以余知言者也其樂爲何如天啓元年四月初五日記

保硯齋記

保硯齋者戈子莊樂奉其先人文甫所藏唐式

端研以詒其子棠而以名其齋也戈子攜其子過余山中薰沐肅拜而請爲之記夫天下之物人苟愛而翫之未有不思詒其子孫者也金谷之池臺平泉之花木集古之金石悅生之書畫彝鼎非王公大人不能有非世爲王公大人不能守也若夫硯則華門竹屋可以藏弃也破窻損几可以鋪陳也韋布之儒生兔園之書冊可以爲伴侶也匹夫孺子可懷裘而藏也可提挈而走也是故天下翫好之物多不能傳之再世而保硯爲易雖然硯之爲用大矣九經之文字出焉天地之情物生焉傭工記名姓小僑筮蟲魚其于硯也猶無與也貪夫用以把算子酷吏用以書獄辭或媚權而飛章或乞哀而書表其爲硯之辱終古不能浣也必也窮經而好古澡身而洗心以磨礪比德焉以介石比貞焉其不爲硯辱也斯爲能保硯者乎是故凡翫好之物易于保有而保硯爲尤難戈子之以保硯名齋也其將保其易者乎抑將保其難者乎文甫之父于安貧矯志不失素風其能保斯硯以詒後人也亦必有道矣吾邑繆侃仲素嘗得述古圖

硯旁刻西園雅集圖出宋元章李伯麟之手遂以述古名其堂而黃文獻公爲之記迄今三百餘年仲素之硯未知猶在人間否而其堂之遺址亦無從問諸荒煙野草之間獨文獻之文在耳繇此言之保斯硯以詒子孫固不若求所以保斯硯者之爲可久也戈子以此勗其子可矣遂書之以爲記崇禎庚辰中秋記

嘗熟縣教諭武進白君遺愛記

古之學者必有師承顓門服習繇經術以達于世務畫丘溝涂各有所指授而不亂自漢唐以降莫不皆然勝國之季荆河東有三大儒曰黃文獻潛柳待制貫吳山長萊以其學授于金華宋文獻公以故金華之學閩中肆外獨盛于國初金華旣沒勝國儒者之學遂無傳焉嘉靖中荆川唐先生起于毘陵旁搜遠紹其書滿家自經史古今以至于禮樂兵刑陰陽律曆勾股測望無所不貫穿荆川之指要雖與金華稍異其講求實學繇經術以達于世務則一也世之爲科舉進士之業者以帖括誦法荆川爲應舉之資而已而鈞章棘句之徒又從而訾訾之荆川

之集已末之高閣不觀而況荆川以上者乎勝國諸君子且不能舉其氏名又況于師友淵源之際乎教學相沿俵俵然徒以苟且尺寸索未爲意而古聖賢之書帝王之制度欲其先著于胸中如虞文靖之所稱于蜀學者其可幾乎自余里居以來士友之下問者未嘗不諄復告之而俗學之蠱晦已久余之力固不足以表襮隆緒障百川而東之也萬曆癸丑毘陵白君紹光以進士乙榜署嘗熟縣教諭疏穢訂頑緝文厲行立五經社分曹課試四方名士翕然來從君與禮部侍郎孫公皆荆川先生之外孫流風遺書浸漬演迤入學鼓篋一皆舉荆川之學而措之故其學安而道尊粲然有文如此也君旣擢興安縣知縣諸弟子員件繫其學政相率踵門顧刻文于石以示遠久余惟白君之師道立矣諸弟子之親其師也可謂勞矣雖然先王之祭川先河而後海稱人之善未有不本其父師者也鄉人士之淑艾于白君者皆荆川之遺也其可以無述乎因白君之教而推本荆川之學或源或委發其遺書而讀之其人猶可作也自勝

國以沂漢唐其師承指授如捧手而相詔也夫如是則吾鄉之士必有涖訓詰辭聲之陋出而有聞于當世者而白君之教衣被于是邦者豈有既乎記有之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夫推本荆川之學以教邑之子弟白君之志也余爲斯記陷置壁間鄉人士來游來觀因余之言開發頭角庶有以繼白君之志而衍其教思也哉己未正月廿八日記

儀孟劉母銘旌記

萬曆四十五年六月劉母王氏夫人卒于其子永基宜興之官寢宜興之民三日哭罷市其大夫士聚而銘其旌曰儀孟劉母之柩按禮爲銘各以其物書曰某氏某之柩男子稱名婦人書姓與伯仲稱儀孟劉母者何別劉母也明旌之有銘也以死者爲不可別而以其旗識之識之者別之也稱儀孟以別劉母古之道也劉母之爲儀孟柩何劉母之爲婦也劉氏家中妣母女事絕巧初歲所出上奉尊章外應賓客下庀二叔履棊若指困康總約暴練兼履人染人之能嘗手自漉帛力瘳壺澤器旁移時乃甦猶強起

事揮盞也宗人鄉老咸曰精五節暴酒漿縫衣裳孟母之教也是善爲人婦劉母之爲母也告夫子曰孺子長矣盍令負笈出遊踐桑弧蓬矢之志乎跪塙于庭具羞服而遣之已遣永基如塙已又遣塙如永基三子者遂皆以尊師取友有聞望于時塙游燕母命之曰男子墮地有師女子獨無師女道嶧山爲我奠棗修于孟母所以志也塙謁孟子廟見石刻畫像長跪母前大慟而起爲文以記其事四方之人咸曰學以成名問則廣知孟母之志也是善爲人母永基舉進士知嘗州之宜興縣母居官寢告戒儻禁踞呼歎鳴於柵中永基出捕蝗母宿治菹膳旬日而後反門闔封識宛然官舍有二桑繅絲得十餘兩喜謂家人曰今歲幸不以授衣累宜興矣卒之日民巷哭者如喪考妣而大夫士遂以其旌銘之君子以爲允蓋徵諸劉母之爲人婦爲人母者而又原本其所以師事孟母之意沒身而已者也故曰稱儀孟劉母者別劉母也雖然有是母斯有是子矣孟母之爲母師視公父文伯田稷子之母加著焉以孟子爲之子也別

劉母者亦以別劉母之子也置銘于重于殄士喪禮之僅存者也可以觀禮焉婦人無謚然大夫士羣聚而銘有審諡于朝之義焉數其銘辭六言而已既別其母又以別其子志而婉微而昭有春秋之遺法焉謙益未第時與槁求基定交二子者之與謙益友也歸以告于其母謙益習知母儀法聞銘旌之舉考于大夫士之辭以爲其可以傳也遂刻石而爲之記

天台泐法師靈異記

天台泐法師者何慈月宮陳夫人也夫人而泐師者何夫人陳氏之女歿墮鬼神道不昧宿因以台事示現而馮於卜以告也卜之言曰余吳門飲馬里陳氏女也年十七從母之橫塘橋上有紫衫紗帽者執如意以招之歸而病卒泰昌改元庚申之臘也其歸神之地曰上方侯曰未寧宮曰慈月其職司則總理東南諸路如古節鎮病則以藥鬼則以符祈年逐厲懺罪度冥則以筭以表以天啓丁卯五月降於金氏之卜今年九月矣問其宿因則曰故天台之弟子智朗墮女人身生於王宮以業緣故轉墮神道以神道

故得通宿命再受本師記荊俾以鬼神身說法也問本師記荊云何則曰大師以宿昔因緣親降慈月宮爲諸神設法吳人尚鬼好殺故現鬼道救殺業善巧方便漸次接引歸於台事而已其示現以十二年爲期後四年而大顯時節因緣皆大師所指授也卜所馮者金生采相與信受奉行者戴生顧生魏生皆於台有宿因者也或問於錢子曰慈月之事子以爲信乎誣乎余曰信也如來拳拳付囑惟此正法正法衰熄魔外盛行未有甚於此時者也當此時闡揚台事大明如來一期教之高鑄譬則破昏夜以月燈開盲人以眼目諸佛菩薩所共護念証明誰得而非之今之禪病深矣魔民登師子之坐廝養踞大慧之席盲拳瞎棒欺天罔人信法門之師子蟲也慈月以人天眼具正知見汲汲然以教藥療禪病人知其闡教者所以顯教而不知其療禪者正所以護禪也菩薩於疾病世作大醫王慈月示現亦復如是我輩生人道中不能護持末法而以聽於鬼神將慚愧讚嘆之不暇而矧有後言耶至其妙達三乘博通外典微詞與

義盡般若之笙簧綺句名章總伽陀之鼓吹紫微右英諸真與楊許相訓問者猶不敢窺其藩落而況神君紫姑之流乎故曰信也或曰爲台事示現是矣其兼言禍福柰何曰師固言之矣每見山林塚廟邪祀鬼神厭入血肉心竊痛恨故多以符方療疾冥冊之中殺業第一故黽勉相勸也今因病之驗而漸且求財求子求壽求功名以一神之力而敢侵朝廷之權何不理之尤也夫慈月所急者台事也而世人所急者貪生畏死與榮名富厚也兩相急而兩相求不得不聊且應之故曰先以欲釣牽後令入佛智今慈月急世人之所急而世人不求慈月之所求而不相得則怨與謗從之矣衆生在五濁世中三毒競興十纏爭發以慈月之慈而不能供其求也雖千佛出世其求彌甚以慈月之慈而不能弭其謗也雖千佛出世其謗彌甚雖慈月其苦之何哉或曰朗爲天台高足弟子末後親受囑累何以墮落乃爾曰師資云逝善友淪亡刹那遷謝豈能自保無始以來惡業纏蓋放逸比丘墮牛豬狗猴各五百身憍梵鉢提已得阿

羅漢道反作牛齡而何疑於朗耶自女人身轉落鬼道如離弦之箭彌去彌遠然在鬼道中得知宿命展轉牽率不昧宿因所謂如塞翁失馬是也亦以戒力熏習善緣純熟譬如蹴踘著地旋起佛言出家人雖破戒墮罪畢解脫如優鉢羅華以慈月之事觀之則知多生戒力如鎔金入泥終不銷亡久而益瑩既可以爲退墮鞭後亦可以爲勇猛策進者也或曰淫昏之鬼不在祀典慈月之歸神於此奈何曰鬼神之受報不同其有威德者或住山谷或住空中各有宮殿冠華鬢者天衣食甘美形容端正無異諸天上方之神殆所謂有威德者也其生前必有利益於生人貪姪著業受此福報不知以何因緣因依慈月與被法力此其宿因亦不薄矣安得以世眼量之獄神之受戒閻羅之聽講歸依法載在傳記四生六道皆可修行天龍夜叉竝護佛法何獨於鬼神而靳之手菩薩以願力故天龍鬼神等及諸外道邪見悉生其中爲其導首廣爲宣化慈月之墮鬼道安知非乘宿昔願力生趣異類調伏衆生卽鬼神中亦豈無以權

方便留惑示現者則鬼神之身爲業報爲應化且未可臆斷而況於慈月乎或曰智者之入滅久矣慈月之說法將使誰證之曰佛以大衣付大迦葉以無上法付大阿羅漢皆不令滅度也大師滅後六降山寺一還佛壟振錫披衣有如平日以往時案行安隱之言較今日付囑流通之旨嘗寂光中如屈伸臂耳子能知一心三觀之義則十身佛刹微塵數修多羅如懸帝網高何疑於慈月之今昔與大師之去住哉叶告我曰明公爲我作傳以耀於世亦道人習氣未除也余曰唯唯作天台助法師靈異記

岳忠武王畫像記

里中蕭生故觀察公之諸孫也嘗夢之武林拜宋太師鄂國忠武王廟下王延入坐而語之曰邊事旁午不遑啓處吾比年有事北方甫歸又趣駕去矣顧視其左右介士嚴裝將發金戈鐵馬鏃鏗作聲泐然流汗而覺崇禎改元之十二月也越一年而有遵化之生事占斯夢以爲信而有徵命畫工繪王像夙夜齋盟事之而屬余記其事自昔言夢者皆本于周官之六夢生之

夢何居曰是所謂正夢也寧錦解圍以來羣酋竄伏舉世之人皆置奴于度外生何思焉又何寤焉萑篲几席之間靈而夢喜且懼而夢于王事乎何有故曰正夢也 聖朝役使百靈羣神羣祀名山大川靡不爲天子守護社稷訶禁不祥獨王有事焉者何曰惟忠武王修力中夏誓滅金虜佟奴以王杲餘孽冒金源之後啓疆犯順忠武有靈其能貫諸左雲而右憲陣背鬼而刃麻扎生不克直擣黃龍飲匈奴之血沒而佐佑 聖朝刺羣酋爲膾脯俾無遺種不惟陰敵我王愾王亦可以逞厥志焉王之有事于北方者此也日者蘆溝之役戕我大帥殲我全師去都城僅三舍耳我不發一矢奴逡巡顧視銜尾引去雖 聖天子威靈燁赫蓋亦鬼神相助之力焉今之游魂餘息出沒遵永間安知非王陽施陰闔假之餘鑑而制其死命耶然則斯夢也何以獨告于生詩不云乎牧人乃夢曹人之夢衆君子謀曹也非有列于朝者也周官占夢季冬聘王夢及其獻吉夢于王王拜而受之生之夢可謂吉矣盍齋被走三千里以斯夢獻于

天子 天子將訊諸宗伯舉周官拜受之典余亦宗伯之屬也記其事以徵焉

牧齋初學集卷四十四

記四

重修維揚書院記

維揚有書院作爲講堂學舍延道德博聞之儒
樞衣升堂昌明孔孟之道而鄉人子弟相與羣
萃州處以爲講肄之地其來舊矣萬曆中御史
中州彭君來視鹽政閱其蕪廢修而作之祀董
仲舒以後諸賢于其中高館會樓宏壯觀深故
御史大夫鄒忠介公爲之記久之復廢後鹽使
者秦和揚君愾然歎曰豈可使講德之堂夷而
爲長亭廚傳乎按其舊而新之正其名曰維揚
書院以書屬余曰願有記以繼忠介之後日者
講學之禁嘗嚴矣蓋發作于萬曆之中而浸淫
于天啓之後迨于今講者熄禁者亦弛胥天下
不復知道學爲何事夫其禁之嚴也鈞黨促數
文網鏘急猶足以聳別天下精悍之氣而作其
隕池是故逆奄之禍士大夫捐身命以扞之而
士氣卒以勝及其禁之弛也天下皆鷄夷其廉
隅吮嚙其頰舌頑鈍狂易情然於森庀脂夜之
中于是朝者無繁水加劔之大臣疆場多扣頭

牧齋初學集卷四十三

屈膝之大吏集詬成風而刑辟不足以禁禦絲此
言之禁學之效可見于此矣自正心誠意之學
陳陳相因而姚江良知之宗始盛儒者又或反
唇而譏之良知之言昉于孟子孟子曰無惻隱
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
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分而言之曰仁義
禮智其實則良知而已矣夫立乎人之本朝蠅
管狗苟欺君而賣國者謀人之軍師國邑偷生
事賊迎降而勸進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
蓋已澌然不可復識矣其良知之未死者如月
之有魄也如木之有枿也質諸夢寐告諸妻子
未有不渙然汗下頰冤歎歎者也故曰瘳爾而
與之行道之人不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
行道乞人之所不受不屑而公卿大夫交臂而
仍之恬不爲怪彼亦過抑其良知抹殺其廉恥
違心反面以至此極也誠使良知之學講之有
素知如是而爲人如是而非人也知如是而爲
忠臣孝子如是而亂臣賊子也知如是而爲聖
賢如是而夷狄禽獸也知湯之必灼也必不赴
知火之必焚也必不蹈知塗炭之必焦爛也必

不坐如是而士氣可立國恥可振森鹿脂夜之
祥其可以少解矣乎稽良知之弊者曰泰州之
後流而爲狂子爲僂民所謂狂子僂民者顏山
農何心隱李卓吾之流也彼其人皆脫屣身世
芥視權倖其肯蠅營狗苟欺君而賣國乎其肯
偷生事賊迎降而勸進乎講良知之學者公而
下之則爲狂子爲僂民激而返之則爲忠臣爲
義士視世之公卿大夫交臂相仍違心而反面
者其不可同年而語亦已明矣嗚呼聖人之言
元氣也孟子之言藥石也姚江之言救病之急
劑也南宋之世以正心誠意藥之而不效故有
風痺不知痛癢之證今之世以惻隱羞惡辭讓
是非藥之而不效故有頑鈍狂易之證舍是而
不加診治則人心死矣病在膏肓不可以復活
矣用良知之學爲急劑號呼惕厲庶幾其有瘳
乎楊君今之有志于醫國者也當軍興倥傯征
求旁午之會捨鹽鐵之策而修師儒講肄之事
其必以爲救世之務莫先于此與誠先之則請
自姚江之學始鄒忠介公者余之執友而楊君
之鄉先生也天啓之學禁以忠介爲首忠介之

記蓋亟稱姚江秦州而楊君之所得于忠介者深矣故樂為記之使刻石陷諸壁間亦以告于維揚之士繼秦州而興起者也崇禎十六年十二月初四日嘗熟錢謙益記

長洲鄭氏新復祭田記

惟鄭氏遠有條序國初國子監助教士龍斷自有宋建祠立主曰狀元毅夫公擢學士忠惠公性之丞相忠定公清之提舉文臺公天錫高士所南公思肖割膏腴以供祀視圭田而三之三傳為處士德躋助教于廡子孫以昭穆祔祭田倍助教而三之自助教下五支分守其祀郡縣有牒祠有碑田有圖餘百年矣其割而畀之他族也自萬曆十二年始鄭之宗人顧視廬冢哭而相吊又餘五十年矣訟而贖之按碑以崇祀歸餘以息爭自崇禎十六年始于是鄭之篤孝廉敷教以書來請曰願有記昔者鄭請釋泰山之祀以祀周公春秋諱之書曰以壁假許田僖公復許田閔宮作頌曰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鄭氏之舉於是乎近閔宮矣古者君子雖貧不粥祭器雖寒不衣祭服為宮室不斬乎丘木大

夫士去國祭器不踰竟其去而止之大夫曰奈何去宗廟也士曰奈何去墳墓也知祭器不粥墳墓不去之義則天子諸侯以至于公卿大夫其所當守而勿去者可知已矣故曰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又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國邑敗則亡之今也楚豫之閒寇未至而先潰名都大邑棄之如遺跡焉向令能如鄭氏之子孫所以營祠復田死守勿替者其肯弁髦職守而以都邑與人乎嗚呼述祖德崇先祀可以教孝嚴守祧時饗祀可以觀禮食舊德服先疇可以作忠使天下士大夫眾著于復田之義視朝廷之軍師國邑咸如祭器之不可粥墳墓之不可去則祖宗之土宇版章可復而流亡潰敗之禍其少止乎田之復鄭氏一家之事可以無書而復田於今日當名都大邑棄師失守恬不知戒之時其亦以有警也不可以不書乃為之書是年崇禎十六年癸未也

虎丘雲巖寺重修大殿記

崇禎二年十一月虎丘雲巖寺災大雄寶殿萬佛閣觀音閣方丈樓觀一夕而燬山林焦枯神

鬼灼爛人天惜悽如聞歎噫寺僧持簿勸募垂
十年高門縣簿靡有應者東陽張公奉天子
命保釐是邦慨然嘆曰噫是誠在我捐俸錢搜
鍤金僚屬咸仗助焉乃屬山僧鳩材庀徒量工
命日自十一年四月初八日始事至十二年四
月初八日大殿卒功方丈樓觀以次修葺邦人士
女來游來觀耆艾詠歌推美頌考於是僧以公
之命來請曰願有記也或曰昔稱虎丘奠吳西
門西金方也闔廬之葬也湏池六尺扁諸之劍
三千葬三日而白虎踰其上金之精也寺災之
夕金昌望齊坊市水銀匝地金氣發矣公于是
作斯殿以鎮之有厭勝之道焉天下盜賊鋒起
兵火彌亘中吳一隅宵柝不警公之為吳人違
兵也此非其徵與或又曰張魏公當紹興時記
虎丘經藏以謂夷狄之變其來有自欲愛貪忿
是謂無明展轉交攻激為鬪亂我佛以清淨立
教使回心歸善和氣自生公方親臨戎馬鏖劇
賊于京江桐皖之間顧汲汲為此舉也表佛力
迎和氣彌三災消劫火其機緣深矣其願力偉
矣公固張姓也寧非魏公再來現身說法者歟

嗚呼頻年以來水旱刀兵雜然交作疵癘天札
民不堪命方鎮大臣囊金橫帛郵傳拜除視之
蔑如也自公之來敷和布德宣慈訓廉考老病
癯煥肌起羸羸童鰥孤咸登衽席今茲之役一
錢寸布不煩公私朝釐暮鹽節縮儉工斯殿之
落成也邦人之歡心頌聲與丹樓絳殿互相涌
現于諸天雲物之中故能化兵氣為祥雲轉災
土為佛國然則考公保釐之績著于東南者莫
如是役宜也公撫吳七年宣勞治河入為本兵
以疆事牽連就徵吳之人扶杖負襁炷香撮土
匍匐佛前告哀祈宥若吁閭闔若投匭函此尤
可書也余故不辭而為之記其不特以記其成
亦以使後之有官君子有事于崇佛者於張公
之為宜有考也崇禎十六年十二月嘗熟錢謙
益記

萊陽姜氏一門忠孝記

崇禎十六年三月行人司行人臣垓伏闕上疏
言去年閏十一月奴酋兵掠萊陽臣父勅封儀
真縣知縣姜瀉里山居聞警率子弟僮奴入城
死守二月初六日奴突至城陷巷戰被執奴就

索金帛臣父罵曰吾二十年老書生二子爲清白吏安得有金帛飽狗奴腹以馬捶捶之嚼齒大罵奴攢刃刺之乃死臣季弟姜坡偕侍郎宋致守東城趨抱父屍慟哭奴縛置寨中夜舉火燒奴帳奴覺鬻殺之臣母及長兄圻負重傷圻妻王氏臣妻孫氏坡妻左氏及次姊先後投繯赴火死臣兄禮科給事中琛言事迂顛荷 聖明寬宥頌繫西曹聞計浹旬號慟絕食臣若奔赴故里則臣兄團扉一息立斃草土臣欲留視豪饘則臣父原野暴骨長飽烏鳶臣餘氣僵魂死生無地伏望 皇上付臣法司代兄歸葬兄得畢命首丘臣願填尸牢戶若臣兄罪必不赦請勒限就繫伏前日妄言之辜并案臣今日妄請之罪 天子覽其奏意惻然憐之未及發六月登萊撫臣曾化龍覆奏姜氏一門忠孝請賜優卹始得奉 明詔下所司該將以甲申九月卜葬謂謙益舊待罪太史氏俾書其事嗚呼忠臣孝子國家之元氣也忠義之氣昌則存叛逆之氣昌則亡有國家者之大坊也天寶逆命之臣以六等定罪達奚珣輩斬于獨柳樹集百

寮往觀之而宋南渡李綱議僭逆僞命宜儆肅宗時定罪用重典當時不能從識者以謂至德之中興建炎之不振其興亡實繇于此今國家方全盛奴雜種小醜闖賊游魂中朝士大夫回面屈膝委質賊庭者所在而有夫豈國無刀鋸以至是與若姜公者身無一命之寄家無中人之產徒手扞賊橫身死義家人婦子血肉糜爛國家元氣旁薄結轡而勃發于姜氏之一門非偶然也使國家之臣子胥如姜氏則忠臣孝子接踵于世何至如靖康之時所謂在內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使敷天率土痛北轅而憂左袵哉比歲奴三八畿輔一門殉難者高陽孫氏順義成氏與姜氏而爲三孫氏成氏之議卹當國者口噤目眙若避禁諱至今寢閣未下今姜氏之卹獨出宸斷然後知崇獎節義固 聖明之所急而所司奉行者之罪也自今以往忠義之氣昌國家之元氣日固叛臣賊子當胥伏獨樹之誅而奴闖之懸首藁街也不遠矣余爲書其事以俟之且以諭於國史之傳忠義者崇 禎申申三月記

韓斬王墓碑記

宋斬國韓忠武王世忠墓在吳縣靈巖山下豐碑踴然鼎鬲屈盤禮部尚書趙雄奉詔撰也宋史列傳援摺雄碑其書楊國夫人事則碑爲詳建炎之復辟也楊國及二子質苗傳軍防守甚嚴王略無顧念隆祐太后宣見楊國楊國詣傳詒曰太尉作如許事公來矣於太尉何如傳乃屈膝拜曰願奉兄嫂禮謹具鞍馬煩夫人好爲言是日入見隆祐宣問周悉執楊國手垂泣曰國家艱危至此太尉首來救駕速清巖陞楊國奉詔馳出都城遇傳弟翊于途告之故翊色動手自捽耳楊國覺翊意非善愈疾驅一日夜會王于嘉禾史云朱勝非給傳遣妻子慰撫世忠而不及楊國云云略也傳正彥獻俘行宮楊國自碩人超封國夫人制曰知略之優無愧前史給內中俸以示報焉功臣妻給俸自楊國始史稱隆祐召梁氏入封安國夫人俾迓世忠速其勤王誤也黃天蕩之戰楊國在行閒親執桴鼓史云戰將十合梁夫人親執桴鼓金兵終不得渡羅大經鶴林王露載兀木鑿河遁去夫人奏

疏言世忠失機縱敵乞加罪責舉朝爲之動色而碑及史皆不載爲斬王諱也大經又云斬王之夫人京口娼也嘗五更入府伺候賀朔忽于廊柱下見一虎蹲臥鼻息麴麴然驚駭走出已而人至者衆復往視之乃一卒因蹴之起問其姓名密告其母邀至家具酒食資以金帛結爲夫婦碑云楊國家楚州織簿爲屋蓋楊國家本楚州寓京口也斬王鎮楚州拔草萊立軍府故夫人亦織簿爲屋與士卒其力役也斬王起銀州積功轉進武副尉宣和二年調西師討方臘部勇敢五十人隨王稟以往遇楊國于京口當在此時王爲裨將非小卒也碑載王娶白氏秦國夫人梁氏楊國夫人茹氏秦國夫人周氏斬國夫人四妻皆啓國封蓋宋世待功臣彝典如此楊國起家北里慷慨擇配識英雄韎韐之中遂能定國難秦膚公豐碑青史於今爲烈豈不偉哉辛巳長至日余與河東君泊舟京江指顧金焦二山想見兀木窮處打話斬王夫人佩金鳳瓶傳酒縱飲桴鼓之聲殷殷江流瀆沸中遂賦詩云餘香墜粉英雄氣刺水殘山俯仰閒相

與感架歎息久之甲申二月觀梅鄧尉還過靈
巖山下埽積葉剔蒼蘚肅拜酌酒而去因據採
楊國遺事記其本末如此

牧齋初學集卷第四十四

牧齋初學集卷第四十五

記五

耦耕堂記

萬曆丁巳之夏予有幽憂之疾負疴拂水山居
孟陽從嘉定來流連旬月山翠濕衣泉流聒枕
相與顧而樂之遂有棲隱之約以何孟陽有長
治之役卒卒別去予遂羈縻世囚跋前疐後為
山中之逋客者十有餘年矣天啓中予遭鈞黨
之禍除名南還塗中為詩曰耦耕舊與高人約
帶月相看竝荷鋤蓋追思疇昔之約而悔其踐
之不蚤也世故推移人事牽輓匹夫硜硜之節
不能自固咎譽錯互構扇旁午殘生眇然不絕
如縷然自此得以息機摧撞長為山中之人而
孟陽不我遐棄惠顧宿諾移家相就于深幸夫
迷塗之未遠而隱居之不孤也請於孟陽以耦
耕名其堂孟陽笑而許之嗟夫子與孟陽遭逢
聖世為太平之幸人其所為耦耕者蓋亦感閒
居之多暇喜一飽之有時庶幾息勞生而稅塵
鞅豈與夫沮溺者流輟耕太息於蔡葉之間歎
滔滔以沒世羣鳥獸而不返者哉余與孟陽之

似沮溺其耦俱之跡而已而其樂則固有過之者矣然亦有不能無慨然者予之得交於孟陽也實以長蘅長蘅與予偕上公車嘗歎息謂予吾兩人才力識趣不同其好友朋而嗜讀書則一也他日世事靡了築室山中衣食并給文史互貯招延通人高士如孟陽輩流髣髴淵明南邨之詩相與詠歌皇虞讀書終老是不可以樂而忘死乎予曰善哉信若子之言予願爲都養給掃除之役請以斯言爲息壤矣往苒二十餘年長安邸舍酒闌燈地之語猶歷歷在耳而長蘅已不可作矣人生歲月真不可把翫山林朋友之樂造物不輕予人殆有甚於榮名利祿也予之得從孟陽於此堂也可不謂厚幸哉莆田宋比玉子三人之友也爲作八分書以扁於堂而予記其語於壁閒世之君子過而攬焉其亦有如予之慨然者乎崇禎三年錢謙益記

朝陽謝記

耦耕堂東南之葦地瓦礫叢積登之有異焉因而爲臺狀如敦丘起屋半閒以障風雨於是屋之爲拂水石之爲三脊峯之爲石門石城合沓

攢簇於尋丈之內灌木族叢仰承屢屨紛紅駭綠蔽虧變換榭踞山之東旦卽見日名之曰朝陽取爾雅釋山之云也梁簡文帝招真治碑曰高巖鬱起帶青雲而作峯拂水縣流灑天河而俱會又曰其峯則有石門石城虛峴自然神功挺起今斯榭之所直者高巖縣流樵夫牧人皆能指示其處至所謂石門石城者流俗皆莫知漫舉北山一二拳石以當之耳予按姑蘇志云過吳王廟五六里有試劔石又有三脊石與石城石門諸峯錯峙乃知三脊石之東試劔石下石壁呀然中間俗謂之劔門卽石門也石之西其厓如防如削巨石錯列如雉堞樓櫓卽石城也簡文云虛峴挺起信不誣也舊志稱二峯在頂山西北蓋未可信又云石城吳王置美人處据漢書注及郡國志卽吳縣之靈巖山無容在虞山也予爲記於壁閒庶游斯榭者可以舉目而得之且使讀者知古人模狀山水其言語簡妙爲不可及也崇禎四年二月二十五日記

秋水閣記

閣於山與湖之間山圍如屏湖繞如帶山與湖

交相襲也虞山墮山也蜿蜒西屬至是則如密如防環拱而不忍去西湖連延數里繚如周墻湖之爲陂爲澗者彌望如江流山與湖之形經斯地也若胥變焉闕屹起平田之中無垣屋之蔽無藩籬之限背負雲氣胷盪煙水陰陽晦明開歛變怪皆不得遁其豪末閤旣成主人與客登而樂之謀所以名其閤者主人復於客曰客亦知河伯之自多於水乎今吾與子亦猶是也嘗試與子直前楹而望陽山箭缺累如重甃吳王拜郊之臺已爲黍離荆棘矣邈迤而西江上諸山參錯如眉黛吳海國康新國之壁壘亦已蕩爲江流矣下上下百年英雄戰爭割據杳然不可以復跡而况於斯閤歟又况於吾與子以眇然之軀寄於斯閤者歟吾與子登斯閤也欣然騁望舉酒相屬已不免啞然自笑而何怪於人世之還而相笑與客曰不然於天地之中有山與湖於山與湖之中有斯閤於斯閤之中有吾與子吾與子相與睎朝陽而浴夕月釣清流而弋高風其視人世之區區以井甕相跨峙而以腐鼠相嚇也爲何如哉吾聞之萬物莫不然

莫不非因其所非而非之是以小河伯而大海若少仲尼而輕伯夷因其所然而然之則夫雙螭之相憐儻魚之出遊皆動乎天機而無所待也吾與子之相樂也人世之相笑也皆彼是之兩行也而又何閒焉主人曰善哉吾不能辯也姑以秋水名閤而書之以爲記崇禎四年三月初五日

明發堂記

斥山居以爲基鄉之爲堂爲閤游焉息焉皆墓域也直秋水閤之後竹樹掩映礪石錯列宮之以爲基田內舍其中爲堂前榮後寢高明而靚深做越溪張氏之製命工圖以來有以栢屋售者度而移焉不爽尺寸名之曰明發於以登牢蔬饌親賓示吾子孫毋忘其初也庭中有老梅修竹浮水溜渠空翠自墮清陰不改堂之東步檐周流迴廊交屬其前楹近臨墓道游人士女竝肩接踵薄而觀之如坐鏡中紛紅拖碧如雜圖畫折而東拂水之礪繞墓前穴墻而出以注於簷下雨過泉雍水石鬪擊蛇龍攫挐風雷喧颺潰而西傾折回直舒爲漫流闌東崖旋潰

沸土瀑深然而下經第五橋以入於明堂之水
梁簡文所謂拂水縣流天河俱會者循行吾欄
檻之閒猶硯池帶水也欄之泱流又折而北匯
於堂之西石壁之下有泉湛然所謂歸來泉也
泉之下洄池蓄停礪石平布其西築室方丈幽
蔭會蔚翠蔓蒙絡日車蒼涼月輪穿漏此吾堂
之別館也堂之東北隅有樓以燕處有陰室以
違夏有陽室以違冬度閣庖福順序以爲此吾
所以翼夫堂也子之營斯堂也財一年而有急
徵之禍繫踰年而歸歸而廬於此也歲時伏臘
晨昏肅拜顧明發有懷之義未嘗不儼然如有
見愴然如有聞也霜淒月黑風雨如晦白楊蕭
騷山谷震駭念古之孝子遠墳而啼攀栢而泣
未嘗不膚粟骨驚媿而祈死也良夜開卷閉房
點筆追思壯年昔游春燈秋卷未嘗不撫駒策
驥歎老至而悲無聞也帷中之冠帶汝南之車
騎蜀郡之好事鄣杜之諸生聞聲造門希風枉
駕屢舄交錯舟舩填咽邑屋聞其無人空山爲
之成市畏虛名之難居知物望之不易副未嘗
不迭然以思默然以慙而悄然以恐也歲月荏

苒世務牽縈廬三年而復返俛仰感歎輒爲之
記詩不云乎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吾子孫念之
哉若夫遊觀之美山林鳥魚之樂非吾所以名
堂之意也其敢以示子孫乎廬居後之三年涂
月二十八日謙益謹記

花信樓記

於墓道之東偏擇爽塏之地撤耦耕堂而徙焉
招孟陽也堂之前隙地與秋水閣相直庀山居
之餘材爲樓五間後山如屏前湖如鏡堤池折
旋景物攢簇名之曰花信而劉狀元胤平書其
額拂水游觀之盛莫如花時祝釐之翁媪踏青
之士女連袂接袵摩肩促步循月堤穿水閣笑
呼喧闐游塵合沓呵之不能止避之不勝趨也
作斯樓也而美其名幾以飽其觀聽誘而奪之
樓旣成堤之西東閣道相望不能中分游者而
來者滋益東客或甚余誘而奪之之法不已窮
乎予曰予之名樓也以花信而游人之追奔走
集者爲花來也當此之時風柔日麗春山如粧
春湖如鏡弱柳縹煙天桃暈雨相與握蘭贈藥
思吟怨歌靚觀微步傍徨徒倚非有以誘之誰

得而奪之迨乎向春之末迎夏之陽鷓鴣啾啾
羣女出桑游者息觀者止紅綻綠肥草長麥秀
於斯時也誰誘之而誰奪之耶吾與子倚飛閣
臨長堤身游於嬌花籠柳餘香帶粉之中欣欣
然如有得也已而時序遷改繁華代謝譬之雨
止雲收酒闌人散未嘗不泯然如有所失也造
物者之於吾與子也其誘且奪之則已久矣而
子猶未之寤歟客曰藏舟於山夜半有力者負
之而趨昧者不知也姑記其語於壁花時登斯
樓也更與子飲酒

留仙館記

得周氏之廢圃於北郭古木藂石鬱蒼蒼蔚其
西偏有隈室焉爲之易腐柱傾加以塗墍樹綠
沈几山翠濕牖煙霞澄鮮雲物靚深過者咸歎
賞以爲靈區別館也樹之眉曰留仙之館客視
而歎曰虞山故仙山也斯館也西望乾元宮徐
神翁之雪井在焉迤而南爲招真治梁蘭文所
銘二始八會者也折而北爲烏目山淳于斟遇
慧車子授虹景經處也子將隱矣有意於登真
度世名其館爲留仙不亦可乎予曰不然予之

名館者慈谿馮氏爾賡號留仙者也予取友於
天下多矣晚而得留仙兄弟留仙之於我古所
謂王貢嵇呂無以尚也子旣老於一丘而留仙
爲天子之勞臣杖柱於津門渝水之閒逖而
思思而不得見眉之館焉所以識也客曰是矣
則胡不書其姓繫其官而以別號名館使人疑
於望仙迎仙之屬歟子笑曰子必以洪崖赤松
餐六氣而飲沆瀣者而後爲仙歟吾之所謂仙
者有異焉老子吾夫子之所學焉者也一則曰
吾聞諸老聃再則曰吾聞諸老聃禮經之所載
也許叔遜龍沙之祖也淨明忠孝其教法在也
以真誥考之忠臣孝子歷數千百年猶在全房
玉室之閒迄於今不死也以留仙之館比於望
仙迎仙何不可哉士君子出而致身遂志分主
憂振國恤其爲修煉也視山澤之癯鷓息禽戲
塊然獨存者所得孰多吾嘗從樵陽之侶窺石
函之闕籍得廁名其閒者吾黨蓋有人焉未可
謂神仙去人遠也客曰善哉請書之以爲記俟
其他日功成身退爲五湖三峯之游宴坐於斯
館相與縱飲舒嘯而以斯文示之崇禎壬午小

歲日記

玉紫軒記

河東君評花最愛山礬以為梅花苦寒蘭花傷
豔山礬清而不寒香而不豔有淑姬靜女之風
嫩梅茉莉皆不中作侍婢予深賞其言今年得
兩株於廢園老墻之下剗與草除瓦礫披而出
之皆百歲物也老幹攪擊膠枝扶疎如衣從風
如袖拂地又如人拈琴乍脫相扶而立相視而
笑君顧而樂之為屋三楹啓北牖以承之而請
名於予予名之曰玉紫而為之記曰瑒花之更
名山礬始於黃魯直以瑒花為唐昌之玉紫者
段謙叔曾端伯洪景廬也其辨證而以為非者
周子充也夫瑒花之即玉紫耶非耶誠無可援
据以唐人之詩觀之則劉夢得之雪紫瓊絲王
仲初之瓏鬆玉刻非此花誠不足以當之有其
實而欲奪其名乎物珍於希忽於近在江南則
為山礬為米囊野人牧豎夷為蔗蘇在長安則
為玉紫神女為之下九天停颺輪攀折而後去
因其所以為玉紫不生凡地惟唐昌及集賢
翰林有之則陋又以為玉紫之種江南惟招隱

有之然則子充非重玉紫也重李文饒之玉紫
耳玉樹青葱長卿之賦也瓊樹璧月江總之辭
也子充又何以云乎抑將訪其種於宮中窮其
根於天上乎吾故斷取玉紫以勝斯軒春時花
放攀枝弄雪游詠其中當互為詩以記之訂山
礬之名為玉紫而無復比瑒更礬之譏也則自
予與君始崇禎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牧翁
記

匪齋記

易比之六三曰比之匪人世儒之解曰匪人猶
曰小人也易言君子小人多矣於秦曰內君子
而外小人於否曰內小人而外君子遜則曰吉
曰否解則曰有解曰退革則曰豹變曰革面師
之上六既濟之九三曰小人勿用同人之九三
曰小人弗克皆鑿鑿乎指小人而質言之也於
比何獨不然比之卦以九五居陽為主而五陰
皆求比焉比而不以元永貞則凶邪之道永貞
而不遇其主則猶未免於咎也初六之有孚盈
缶永貞而遇其主故曰无咎終來有它拔茅彙
征不遐遺朋亡泰之道也故曰吉六二之自內

記

內而得君六四之外比外而得賢故皆曰貞吉
六三近者皆陰而遠無應所與比者皆非其人
中懷永貞蘊初六之盈缶而不遇其主者也莫
益之或擊之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象曰不亦
傷乎夫子蓋傷之也水流濕火就燥比之相從
各以其類漢之有李固胡廣趙戒之匪人也唐
之有陸贄裴延齡趙憬之匪人也易不言君子
小人而曰匪人虛其位以俟人主之決擇也不
言凶不言咎而言傷者何也有九五剛中之主
顯比於上五陰之求比者用三驅之道以縱舍
之雖違有孚之吉而終免後夫之凶則亦止於
傷而已矣崇禎元年予以閣訟奉 明旨鐫責
曰中有匪人 上方向學精於詩書取原筮之
辭以斷枚卜之獄不斥言小人而曰匪人使臣
子雖退廢其名猶可居也震怒之後事得白卽
放歸王用三驅失前禽之義也 聖主之放其
臣也有哀矜無忿疾傷之之道也客有唁予者
曰蹇之六二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安知 上
不以蹇之匪躬勗予乎予曰是何敢哉請以
上之明旨名其讀書之齋曰匪而釋其說以爲

牧齋初學集卷第四十五

牧齋初學集卷第四十六

記六

游黃山記序

辛巳春余與程孟陽訂黃山之游約以梅花時相尋于武林之西溪踰月而不至余遂有事于白嶽黃山之興少闕矣徐維翰書來勸駕讀之兩腋欲舉遂挾吳去塵以行吳長孺爲戒車馬庀糗脯子舍去非羣從相向慙慙而皆不能從也維翰之書曰白嶽奇峭猶畫家小景耳巉崎幽石盡爲惡俗黃冠所塗點黃山奇峰拔地高者幾千丈庫亦數百丈上無所附足無所造石色蒼潤玲瓏天曲每有一罅輒有一松逕之短鬚老骨千百其狀俱以石爲土歷東南二嶽北至叭哈以外南至落迦匡廬九華都不足伯仲大約口募決不能盡懸想決不能及雖廢時日煩跋涉終不可不到也是游也得詩二十餘首寒憲無事補作記九篇已而悔曰維翰之言盡矣又多乎哉余之援筆爲此編也客聞之索觀者相屬余不能拒遂撰次爲一卷先詒孟陽于長翰山中而略舉維翰之書以發其端壬午孟

陬虞山老民錢謙益序

記之一

黃山聳秀峻極作鎮一方江南諸山天台天目爲最以地形準之黃山之趾與二山齊淞東西宣歙池饒江信諸郡之山皆黃山之枝隴也其水東南流入于歙北入于宣南入于杭于睦于衢自衢西入于饒西北入于貴池其峰曰天都天所都也亦曰三天子都東南西北皆有郭數千里內之山扈者歸者岨者峒者蜀者皆黃山之負屨几格也古之建都者規方千里以爲甸服必有大川巨浸以流其惡黃山之水奔注交屬分流于諸郡者皆自湯泉而出其爲流惡也亦遠矣謂之天都也不亦宜乎余以二月初五日發商山初七日抵湯院自商山至郡七十里自郡至山口一百二十里至湯院又八里其所逕寺曰楊干臺曰容成潭曰長潭嶺曰石碓石曰薌石溪曰芳溪村曰芳村其地勢坡陀犖确擁厓據壁溪流縈折湍岸相錯其人家未美箭被芳草略約拒門疎籬阻水褰裳濟涉半在煙嵐雲氣中繇長潭而山口山率環谷水率

注溪谷窮復入一谷山與谷如堂如防旋相宮
 又相別也溪水清激如矢或瀆沸如輪文石錯
 落深淺見底百里之內天容沉寥雲物鮮華游
 塵飛埃望厓却反人世腥腐穢濁之氣無從至
 焉余語同游者曰子知黃山乎是天中之都會
 而軒轅之洞府也二百里內皆離宮閣道羣真
 之所往來百神之所至止殆有神物司啓閉給
 糞除于此地而人未之見也吾嘗游岱矣未及
 登天門上日觀不知岱之尊也今吾之至于斯
 也肅然而清悄然而恐恍然如在天都石門之
 上余之炫游也而豈徒哉是日浴于湯池宿藥
 谷之桃源菴

記之二

自山口至湯口山之麓也登山之遲於是始湯
 泉之流自紫石峰六百仞縣布其下有香泉溪
 泉口瀆沸蒸熱冷泉下注涼溫齊和漢尾涌出
 穢濁迸去初浴汗蒸蒸益毛孔已而愜然霍然
 如醒斯析如店斯解拍浮久之恍然感素女王
 真之事作雷題四絕句浴罷風于亭巾屨衣袂
 飄飄然皆塵外物也折而西竹樹交加崖石撐

柱蒙籠暮塵如無人逕行半里許余氏桃源菴
 在焉菴之前天都青鸞鉢孟諸峰回合如屏障
 其左則白龍潭水膏渟黛蓄噴薄巨石水聲砰
 磅微雨霖霖辛夷炤簷皎如王雪俄聞籬落閉
 剝啄海陽邵梁卿幼青自白岳來訪足音蹙然
 足樂也午夜聞衝撞彌急溪聲兩聲澎湃錯互
 晨起坐小樓視天都峰瀑布痕爛斑駁駁俄而
 兩大至風水發作天地掀簸漫山皆白龍掉頭
 掉尾橫批倒拔白龍潭水鼓怒觸搏林木轟磕
 几席震掉兩止泉益怒呀呷撞胸如杵在曰日
 下春少閒乃相與商游事焉余氏菴傍湯池朝
 夕浴于斯飲于斯汲于斯以斯池為湯沐焉服
 食焉皆可也昔人飲菊潭而強飲杞水而壽况
 丹砂之泉軒轅浴之三日而伐皮易毛者乎以
 千金貨藥谷之廬以二千金庀糗糧治藥物沐
 飲于斯泉者數年登真度世可執券而取也今
 有進賢冠于此曰賣之三千金人爭攘臂而求
 之以三千金買一仙人則掉頭不顧此可為一
 笑者也

記之三

絲祥符寺度石橋而北踰慈光寺行數里逕硃砂菴而上其東曰紫石峰三十六峰之第四峰與青鸞天都皆嶧山也過此取道鉢孟老人兩峰之間峰趾相竝兩崖合沓彌望削成不見罅縫捫壁而往呀然洞開軒豁呈露如關門闔登山者蓋發軔于此里許憩觀音崖崖欹立如側蓋逕老人峰立石如老人偃僕縣厓多奇松裂石迸出斜枝覆蓋白雲蓬蓬冒松起僧曰雲將鋪海盍少待諸遂憩於面峰之亭登山極望山河大地皆海也天將雨則雲族而聚于山將晴則雲解而歸于山大地其聚其歸皆所謂鋪海也雲初起如冒絮盤旋老人腰膺間俄而滅頂及足却迎凌亂迫遽迴合瀰漫匝海亦雲也雲亦海也穿漏盪摩如百千樓閣如奔馬如風檣奔踊卻會不可名狀湯胸撲面身在層雲中亦一老人峰也久之雲氣解駁如浪文水勢絡繹四散又如歸師班馬倏忽崩潰脊然不可復跡矣回望老人峰偃僕如故若遲而肅客者緣天都趾而西至文殊院宿焉黃山自觀音厓而上老木措徑壽藤冒石青竹綠莎蒙絡搖綴

日景乍穿飛泉忽灑陰沉脊條非復人世山未及上曰翠微其此之謂乎升老人峰天宇恢廓雲物在下三十六峰參錯涌現怳怳然又度一世矣吾至此而後乃知黃山也

記之四

憇桃源菴指天都為諸峰之中峰山形絡繹未有以殊異也雲生峰腰層疊如褐衣焉雲氣蒼翳峰各離立天都乃歸然于諸峰矣竝老人峰浴礪上皆緣天都之趾援危松攀鱗壁或折而陞或縣而度旋觀天都如冕而垂如介而立眎向之所見尊嚴有加焉下嶺復上僧方鑿石斧鑿之痕與趾相錯也石壁斷裂人從石罅中上歷罅里許天都遂躡而走甫瞪目而踵已失也甫曳踵而目又失也壁絕石復上合乃梯而下人之下如汲井身則其綆也汲既深綆穴地而出又從井幹中上也折而陟臺是為文殊院普門安公所荒度也院負疊嶂峰左象右獅二羅松如羽蓋面擁石如覆袞裝其上有跌跡其下下絕桃花峰居趺石之足桃花之湯出焉其東則天都峰如梳倒垂其西則蓮華峰獻萼焉其

西面曠如也指點凝望浮煙矗靄青蔥紺碧穿漏于夕陽平楚之間已而煙凝靄積四望如一暮景夕嵐無往而非雲海向所沾沾于老人峰者又存乎見少矣生臺有二鴉翔集僧言此神鴉也明日當爲公先導與之食祝而遣之寢室不滿一弓夜氣肅冽與老僧推戶而起三十六峰微茫浸月魄中零露灑灑露溼巾屨悽神寒骨峭愴而返余故好山栖野宿以此方之其猶在曲屋突夏砥室羅幃之中乎余之山居而宿焉者自茲夕始也

記之五

清曉出文殊院神鴉背行而先炤微幻空兩僧從焉避蓮華溝險從支逕右折險益甚炤微肘被余臂幻空踵受余趾三人者歷與駟蛩若也行三里許憩炤微茆菴背蓮花面天都負山屨屨蔽虧雲漢俯視洞壑日車在下陰茆簷藉白石出孟陽畫扇傳觀惜不與偕杖屨也二僧踞盤石疏記所宜游者曰繇喝石居三里至一線天再折一里許下百步雲梯又一里上大悲頂出新闢小徑三里許達天海飯訖東北行上

平天砭五里上石筍砭轉始信峯經散花塢看擾龍松過師子林上光明頂復歸天海少憇登煉丹臺而還日未亭午天氣如清秋此游天所相也食時飯天海神鴉却而迎焉次第游歷如二僧之云日夕鴉去迴翔如顧別乃返天海宿焉一線天石壁峭陁水旁激如雨疾趨過之傳曰巖岑之下古人之所避風雨謂此也雲梯當蓮華峰之趾磴道歷七百級磴陁而級長踵曳如絙脰垂如汲下上攀援後趾須前趾前踵蹠後踵旁瞰股栗作氣而後下乃相慶脫于險也始信峰于三十六峰不中爲兒孫一部婁耳而頗踞諸峰之勝繇師子林東折兩厓陁立相去丈許北厓裂罅處一松被南厓援之以度陟其巔茆菴欹傾積雪撐拄俯視雲氣諸峰盡出其最竒石筍砭也圖經云黃帝浮丘公上昇之後雙石筍化成峰可高千丈今石筍攢立不啻千百嵌空突起拔地挿天鈎連坼裂譎詭化質亦不可以丈計豈造物者役使鬼神破碎虛空穿大地爲苑園鑿混沌之肺腑以有此也起視大壑却立萬仞指點宣州池陽堆皺感摺縈如困

廩馮高臨下如限堵墻堆阜虛落人語殷殷過此則翠微松谷黃山西北之境盡矣煉丹臺之前拱立相向者煉丹峰也翠微飛來諸峰各負

強臺南望料山以臨方皇左江右淮其樂忘死恐畱之而不能反吾之於此山所以游焉而樂樂焉而不敢以久畱也

記之六

勢不相下胥俛爲環衛崩壓倚傾櫛比其布若削劍戟若樹儲胥軒轅相宅之地故有神物護訶妄人不察設版築室宜其蕩剛風而焚劫火不終朝而輒毀也三十六峰側影旁軼敷花如茵茵丹臺藏貯其中如的中之蒼臺方廣可置萬人三面剗削前臨無地却行偃臥足踳踳不能舉目胸眩者久之余之登茲山也自湯寺而上披蒙茸歷幽仄蓋奧如也自文殊院而上指削成邈雲漢蓋曠如也及蓮石荀丹臺觀夕陽望光景意迷精爽默自循省靈區異境顯顯心目安知俛仰之閒不將一瞬遷改夜半有負之而趨者與安知吾身在此而市朝陵谷堆塵聚塊者不已窅然若喪與又安知吾所坐之處所游之地非幻化爲之如所謂五山之根無所連著者而吾亦將馮空而碩虛與余肉人也載朽腐之軀以游乎清都紫微余心蕩焉夫安得不執化人之祛懂而求還也與楚莊王曰子具于

晨起風蓬蓬然取道雲梯面風逆上負風而仆仆而起兩腋若有人相扶不知其爲風力也盡雲梯則爲蓮華峰之趾徑如荷莖紆迴藏峰腹中磴窮穿峰腹而出如緣荷本上重臺也風愈厲逆曳不得上乃據石趺坐以俟登陟者巡途而下欲前復却一松一石低迤如故人僧曰三十六峰處處惜別盍早至慈光寺招邀諸峰與執手欄楯閒乎寺踞天都之隴枕桃花蓮華二峰左則硃砂青鸞紫石右則疊嶂雲門竝外翼焉普門安公者縛禪清涼山中定中見黃山遂繇清涼徙焉比入都門願力冥感 慈聖皇太后頒內帑爲羅髮賜紫衣幡杖 神宗賜寺額曰慈光降敕護持今寺尊奉藏經 慈聖所欽賜裝池也四面金像像七層層四尊凡二十有八層有蓮花坐坐有七準提居葉中一葉一佛佛不啻萬計 慈聖及兩官所施造也普門將

構四面殿手削木爲式四阿四嚮不失毫髮今
藏奔焉普門隻手開山熾然建立當其時 兩
宮之慈恩加被四海之物力充物移兜率于人
閒化榛莽爲佛土何其盛也軍興日煩饑饉游
至鍾魚寥落棟覈不繼追鼓鐘于長信數伽藍
于維陽蓋不勝滄海劫灰之嘆焉斯李文叔之
所以致慨于名園也普門塔在寺後白石鑿鑿
桃花流水圍繞塔前人世牛眠馬鬣起家象祁
連者方斯蔑如亦可感也是夕再浴湯池宿桃
源菴山僧相送不忍舍鄭重而別寄語天都蓮
花諸峰如吳人語念相聞也元人汪澤民曰宿
湯寺聞啼禽聲若歌若答節奏疾徐名山樂鳥
下山咸無有余方有南浦之別聞之悽然感余
心焉既與黃山別遂窮日之力以歸

記之七

余之登山也浴湯池憩桃源菴夜半大雨坐白
龍潭小樓看天都峰瀑布雨止登山雲氣猶滃
鬱登老人峰看鋪海山行三日天宇軒豁如高
秋蕭辰一望千里每春夏登山煙嵐偏塞不辨
尋丈山僧嘆詫得未曾有甫出山雨復大作淋

離露溼同游者更相慶也客曰黃山之游樂乎
余應之曰樂則樂矣游則未也三十六峰之最
著者莫如天都蓮花出芳村則蓮花峰離立抵
白龍潭則天都正中如屏陟慈光寺踞天都而
枕蓮花離而又屬顧若宿雷憇文殊院天都東
拱若幡幢之建立蓮花右翊若瓣花之披敷兩
峰之面目畢見矣自茲以往偈背易嚮步武換
形如鏡中取影橫見倒出非坐臥俯仰不能髣
髴而茲遊未遑也昔人言採藥者裹三日糧達
天都頂萬曆閒普門闔菴相繼登陟石塔旂燈
儼然在焉夫獨非腐肉朽骨而遂如天之不可
升耶石門爲黟山之中峰歛郡黃山樓北瞰此
峰峰勢中坳若巨門唐人有詩曰閒倚朱欄西
北望只宜名作石門樓則石門之高峻唐時郡
樓見之而游人無復過問卽山僧亦莫知所在
此可以名游耶游茲山者必當裹餼糧曳芒屨
經年累月與山僧樵翁爲伴侶庶可以攬山川
之性情窮峰巒之形勝然而霞城乳竇紫床碧
枕毛人之所飲阮公之所歌未可以津逮也桃
花如扇松花如纛竹葉如笠蓮葉如舟非鍊形

度世之人未易遇也三十六峰之巔樵蘇絕跡
猿鳥慄慄唯乘鸚輪駕雲車可以至焉列子言
海外五山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
相往來者不可數吾安知仙聖之人不往來于
三十六峰之閒如東阡北陌乎吾將買山桃源
朝夕浴于湯池鍊形度世然後復理游履焉山
靈其許我哉

記之八

山之奇以泉以雲以松水之奇莫奇于白龍潭
泉之奇莫奇于湯泉皆在山麓桃源溪水流入
湯泉乳水源白雲溪東流入桃花溪二十四溪
皆流注山足山空中水實其腹水之激射奔注
皆自腹以下故山下有泉而山上無泉也山極
高則雷雨在下雲之聚而出旅而歸皆在腰膂
閒每見天都諸峰雲生如帶不能至其冢久之
滄然四合雲氣蔽翳其下而峰頂故在雲外也
鋪海之雲瀟望如海忽焉迸散如鳧驚兔逝山
高出雲外天宇曠然雲無所附麗故也湯寺以
上山皆直松名材檜樅榎楠藤絡莎被幽蔭蒼
蔚陟老人峰懸崖多異松負石絕出過此以往

無樹非松無松不奇有幹大如脛而根蟠屈以
畝計者有根只尋丈而枝扶疎蔽道旁者有循
厓度壑因依如懸度者有穿罅穴縫崩迸如側
生者有幢幢如羽葆者有矯矯如蛟龍者有臥
而起起而復臥者有橫而斷斷而復橫者文殊
院之左雲梯之背山形下絕皆有松踞之倚傾
還會與人俛仰此尤奇也始信峰之北厓一松
被南厓援其枝以度俗所謂接引松也其西巨
石屏立一松高三尺許廣一畝曲幹撐石厓而
出自上穿下石為中裂糾結攪拏所謂擾龍松
也石筍竝鍊丹臺峰石特出離立無支隴無贅
阜一石一松如首之有筭如車之有蓋參差入
雲遙望如薺奇矣詭矣不可以名言矣松無土
以石為土其身與皮幹皆石也滋雲雨殺霜雪
句喬元氣甲拆太古殆亦金膏水碧上藥靈草
之屬非凡草木也顧欲斫而取之作盆盎近玩
不亦陋乎度雲梯而東有長松天矯雷劈之仆
地橫亘數十丈鱗鬣偃蹇怒張過者惜之余笑
曰此造物者為此戲劇逆而折之使之更百千
年不知如何槎枒輪囷蔚為奇觀也吳人賣花

者棟梅之老枝屈折之約結之獻春則為瓶花之尤異者以相夸焉茲松也其亦造物之折枝也與千年而後必有徵吾言而一笑者

記之九

黟山三十六峰詳載圖經學士大夫不能悉其名而山僧牧子不能指其處所知者天都蓮花煉丹硃砂十餘峰而已石人峰譌為老人雲門峰譌為剪刀疊嶂峰譌為勝蓮又有以培塿而冒峰名者始信峰也李太白有詩送溫處士歸黃山白鷲峰今不在三十六峰之列蓋三十六峰皆高七百仞以上其外諸峰高二三百仞者不與焉白鷲峰或亦諸峰之一也自普門安公乘宿夢因緣闢文殊院命老人峰背一嶺曰三觀嶺於是命名者紛如曰光明頂曰天海曰師子林皆傳會文殊院而名也普門開山之後蔽人以黃山媚客輶車輜軒至止相望所至輒樹眉顏頰磨厓題名青峰白石有剝膚黥面之憂三十六峰亦將不能保其故吾矣山之巔曰海子繇平天砥循鍊丹峰里許名曰海門光明頂為前海師子林為後海修廣可數里如以茲山

峻絕目其平行處為海則華山之頂高崑崙合重嶺秀起不名之曰華海如以雲生之候彌望雲浪目之曰海則泰山之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名之曰岱海以海名山以黃名海紕繆不典當一切鐫削為山靈一洗之也自山海經水經紀三天子鄩亦曰三天子都地志家紛紛聚訟有疏通之者曰率山為首黟山為脊大鄩為尻似矣新安老生吳時憲曰黃山有最高峰曰三天子都東西南北皆有鄩發有三天子鄩南鄩也匡廬亦稱三天子鄩西鄩也積溪有大鄩東北鄩也天都為天子都率山匡廬大鄩為天子都之鄩此伯益桑欽之疏義而黟山之掌故也時憲振奇人也所居環堵巢書其中見溪南富人則唾面去之余遊新安新安人無能舉其姓名者矣故余作黃山記以時憲之言終焉

牧齋初學集卷第四十七上

行狀

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兵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孫公行狀

曾祖懷曾祖母李氏

祖達祖母蕭氏

父麒麟母張氏三代皆歷贈特進光祿大夫

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兵部尚書中極

殿大學士妣皆贈一品夫人

先直隸保定府高陽縣城北西莊里孫公

年七十六狀

公諱承宗字稚繩其先河南之湯陰人永樂中有諱遇者徙居高陽城北二里之西莊子孫因家焉遇生懷懷生達達生麒麟生四子叔子諱敬宗繇舉人仕至兵部職方司員外郎而公其季也家世豐產孝弟力田好行其德公之父太公倣闕達耽詩酒歲大祿族里皆仰給以生傾家以應徭役產益落其任俠好施自如也公生二歲凜然如成人鄰媪子之餅必懷歸以遺母母食然後敢食母使之旋顧視諸甥成童者

曰孺子在旁不便也母笑而異之年十餘歲徒步從職方公讀書學宮往來西莊遇風雪職方公欲負之公不肯兄弟相視含涕而笑遂從職方公授五經諸史穿穴今古蔚為碩儒年三十二應選貢試奉天門對禦倭策萬言文不加點是日西華門災紅雲覆五鳳樓公賦詩記之曰黃扉進御平夷策應許書生抱六奇其自負已不徒矣是歲舉於鄉又十年舉進士公長而鐵面劔眉須髯如戟聲如鼓鐘殷動牆壁方嚴鏗亮沈塞果毅不苟訾笑不妄取予雖為儒生巋然如巨人長德人望而畏之矣嘗授經易水雲中杖劔游塞下從飛狐拒馬間直走白登又從紇于青波故道南下結納其豪傑與戍將老卒周行邊壘訪問要害阨塞相與解裘繫馬貫酒高歌用是以曉暢虜情通知邊事本末大同兵噪圍撫院鼓聲如雷闔署莫知所為公教令史書榜示曰向某道領餉譁者斬兵士從門闔中窺之薨然而散巡撫房守士執公手而嘆曰非吾所及也萬曆三十二年試進士唱名第二除翰林院編修十二載遷左春坊中允歷左諭德

司經局洗馬 熹宗卽位遷左庶子充日講官
拜詹事府少詹事加禮部右侍郎協理詹事府
事日講如故公爲史官不造請權要不徵逐游
譙厚自貴重泊如也顧不屑爲低眉拱手侵閒
養望館閣間有大議矯尾厲角奮袞而諱往往
自公一言而決內閣以中堂相臨兼有師資之
誼其賢者爭相引重退而一無所附麗其不賢
者深自閔匿不欲一過其門及其罷免死亡未
嘗不鄭重慰藉也 神宗末 東宮有槎擊之
變御史劉廷元以風癩蔽其獄閣臣吳道南密
以語公公曰事關 東宮不可不問事關 皇
宮不可深問麗保劉成而下不可不問也麗保
劉成而上不可深問也獨 皇上能了此項中
堂密揭答之耳道南謝曰謹受教於是槎擊之
獄定已而爲人序諫草暨南閣發策頗著其語
主風癩者衝之丁巳內計議左公於外掌院劉
一燝曰孫公國之元氣誠不忍阿附黨論得罪
天下萬世也力持之乃止 熹廟初御講筵內
閣戒講官講章宜簡要講畢勿多獻替恐 上
勅弗能省也公告同官曰 主上幼冲在我輩

六七措大開導 聖聰講章須詳明切直博引
曲譬若講官聽中堂爲芟改中堂又視中人爲
忌諱則講筵爲無人矣中堂當擇講官不當擇
講章與其擇講章寧去講官可也講官李光元
亦以內閣不宜芟改講章上書爭之於是講章
乃得勿改公當進講容止莊靜敷陳剴切忠誠
惻怛著見眉宇 上聽之輒灑然動色易容詢
近侍長鬚者何官曰庶子孫某 上曰我偏懂
他講每進直講姓名輒喜曰我又懂他了 上
朝罷喜謂近侍我尊重如此移宮之議司禮王
安主之公恐 上幼而驕宮闈之中或導之以
薄也進講克明俊德章旣畢乃疏解以親九族
高會祖父子孫會玄之詳因反覆開論言帝堯
德爲聖人尊爲天子決不敢自恃說自家是天
子極尊重了便輕疎一家骨肉所以要親愛九
族處置得所我 皇上內有宮眷戚畹外有宗
室親藩皆九族之支屬須要同其好惡共其富
貴凡先遺眷屬仁至義盡無使驕恣無俾怨恫
以傷親睦 上端凝拱聽退而喜曰我今日纔
知九族昨日如何不做在講章裏安曰講官於

講章外臨時發明耳然而安殊不慚也進講次上嗽以紙拭涕唾公東向拱立不進上目之東班官亦目趣公公拱立如故俟上拭罷整衣迺前講出入起居罔有弗欽於出入起居四字點分爲讀抑揚其音節以聳上聽備述堯舜欽明兢業及我二祖敬天家法上肅然起敬退謂孫講官知禮再講值上嗽公釋箴以待上益莊不復拭唾矣凡講官讀書近侍皆先期進讀字韻有互異者上高聲讀某字爲某講官從之不敢是正也公侍上讀書至三百六旬有六日讀六爲溜上高聲讀溜者三公亦高聲讀祿者三上改而從公退而知溜音之謬也戒近侍曰畢竟物講官不過以後休錯被講官笑公謂安及高時明日民間家塾講習朝夕聚首促膝羣萃笑語相習而熟今上御講筵恭嘿無一問難臣下日踧踖而退何繇熟也嘗朝奏事例有口荅今借此儀與公等約上問某句講官通俗細解再問講官又細解借此套數起發問難俾上漸通曉機務講帝鑑圖說指圖畫像如民間詞話演義之比俾

聖心與臣下日親日熟入而後說之此啓沃之要也時明日非復午講不可安曰甚善當請修九五齋時明日孫公欲致君堯舜須有茅茨土階遺意何必修齋而後講乎安時明皆先帝東朝伴讀夜直宿御榻旁孳孳爲聖學計未幾逆奄魏忠賢用事殺安罷時明公亦輟講惟以去而講筵遂爲故事矣公每嘆息謂君德成就責經筵亦須內閣與司禮有人不能獨責講官而天啓中之經筵獨視內臣之賢否以爲隆污則良可愧也萬曆四十二年建州酋奴兒哈赤叛襲撫順清河大兵分四路進討我師敗沒已而闕原鐵嶺並陷擒西虜宰賽滅北關要結燧免炒花諸部脅服朝鮮其勢益張朝議倚遠撫熊廷弼謂足以辦奴公曰未也當大事須置身天宇之外俛視所管迺能洞析情勢使敵在我目中今身爲遼寧所圍敵見我而不能見敵惴惴懼敵之入我室發我屋會暇及藩籬之外乎一城桃三道河虎皮驛破不能救枝斫膚剝而曰護其本根樹其能久乎詞垣爭扼腕論兵有事招練公守官自如顧舉朝皆視歸乎公

廷弼去奴陷我藩陽遂陷遼陽經略袁應泰自
焚死乃即家起廷弼經略遼東寧前道王化貞
爲巡撫化貞自詭能結西虜用六萬兵破奴而
廷弼主固守兩人遂相惡交相謗也 上勅廷
臣議經撫去留至欲專命使講解奴兵已駁駁
度三岔矣崔景榮爲兵部尚書老臣遲頓數爲
言官所訶詈御史方震孺請罷景榮以公代舉
朝和之疏以累百計朝罷九卿臺省要公於會
極門相率下拜曰願公出身爲社稷計吾輩爲
社稷拜公公固辭不可遂推公爲兵部添設侍
郎以主東事 上不欲公離講筵疏再上不許
天啓二年正月奴兵略廣寧未至化貞棄城走
閭陽廷弼見而唾之惶遽噪譁焚棄右屯以西
四百里遂與監軍道臣高出張應吾邢慎言躡
化貞後相將入關出至是已再逃矣出之初逃
也上書於朝請盡捐河西地以予西虜我退守
山海關可以自保其再逃也益播其書於長安
幾惑衆以逃死懦夫逃臣親相祖述且謂當并
棄河東盡關而守中外聞斯言也益懼大臣雖
未敢明主其說而亦不能斷以爲非也蓋關門

退守之議昉於此矣於是請用公者益亟以謂
不可朝夕待 上亦急東事不復能留公於講
筵乃拜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以二月十八
日入直辦事凡九日即 命以閣臣覈掌部務
辰入閣午入部仍以侍郎承 旨公入部即上
奏曰臣家非業武口不談兵不知諸臣何以謬
相推許致 皇上誤信授以兵樞臣再四省循
或者諸臣見臣頗負慷慨之氣不投時好不畏
時嫌以臣慙質信臣直腸臣惟今天下事無一
不難而兵事更難自非負十分精敏之才兼幾
分癡騃之性決不肯妄承於身所謂癡騃者習
聞忠君愛國之說不徇人情不聽私屬投之賄
必告於朝遺之書必聞於衆其慙慙隙隙期於
集思不以護黨期於廣益不以植私故能勞怨
不避毀譽不聞不化長安之習性不顧從旁之
蝮口臣今仰告 皇上今天下敝極矣若不極
力修明 祖宗法度以大布 皇上德澤人心
必不能固結士氣必不能奮揚臣下所爲致身
以奉明法者徒以供妬忌之口 皇上虛明以
察事理詳密以燭人情 飭厲文武諸臣勿角

口語勿事虛文以公忠憂國之心勵精敏有爲之氣事關軍國大務羣策羣力一德一心同議幹理同議節縮司兵馬者不得恣意於所不可多而不顧供億之難司錢穀營造者不得刻意於不可少而不顧星火之急卽科道各官事必盡言言必盡事第人有賢否事有緩急須身在事者詳酌輕重悉心料理以副言者之籌策諸臣望臣以必行抑且望臣以必可行臣望諸臣以必言抑且望諸臣以必可言惟必可言乃必可行人患言者之多臣患其少耳臣原無他長獨有真念其有柅格不行仰干名法者容臣執三尺以入告 皇上將天下警心迅霆頓破沉陰是臣之志也又敬陳目前切要曰年來兵多不練餉多不覈以將用兵而以文官招練以將臨戰而以文官指發以武爲備邊而日增文官於幕以邊任經撫而日問戰守於朝其一種因循誕謾之象徒相與咨嗟而不能返故以一隅勤天下遂至斂天下之兵於邊而旣壞一隅兼壞天下臣以爲今天下急務在收拾人心而欲收人心在大振天下之氣其綱紀大要在

皇上勅厲臣工共奉 祖宗之法度而先選精敏有爲之材昔劉晏爲度支專用果銳少年務在急速集事世或非之而不知治固有時方今百吏因循庶政叢脞宜令吏部細加體察凡寬博迂迂文藻近弱遲暮近衰急爲量移務得精敏有幹局者布列兵馬錢糧之司撫道俱極一時之選大破嘗格勿拘資叙又不得借破例以徇情分郡邑之長務擇廉幹蓋郡邑尚可搜括儲備而廉乃不私幹乃有用遂可積餉養兵以應徵求以辦城守凡地皆然而畿內爲急至於武吏不拘曾在戰陳曾爲大將亦不拘文武兵部調諸將有才望者偏覈之擇一沉雄有氣略者授之鉞俾開府專辟置偏裨而下得自擇其人而授之朝或朝有推授仍聽其自擇意氣相合者卽以其人若所辟置之人分募精兵多不過十萬或有見兵若調募來者仍令自爲簡汰而用之如所自募縱其撫賞之費而任屬專聽信明文吏得與謀議供軍實不得制其師蓋兵之道精不可以事窺麤不可以理解而文吏泥拘好用小見解沾沾將吏之上能令將吏羈串

而不得展以文統武自是敝法以極不知武之文統極怕文之武更屬極敝之法故臣謂今天下當重武吏之權而重武之權亦唯是去文吏之擾但得無多設文官則武吏不輕如鄉者劉綎杜松近者羅一貴之勇烈假令得專制之權何至於敗惜也大將既得其人便當以邊事付之小勝小劔皆勿問要於守關無闌入俟兵力之厚爲恢復城堡有所復卽以畀其人略法黔國使其人之精力全用於邊得寸則寸得尺則尺以幹家之智幹國必無遺力而朝廷特資兵饒明賞罰以防跋扈之漸如周宋之初可法也國家京營兵十萬日添文添武以爲兵害而不少添其餉營兵上等之餉不當募兵下等之餉何能爲練當如募兵之法列餉爲三等而以遞升遞降之法簡拔清汰環城爲營每城建三營營可八千有奇建營之法卽以陣法爲之令什什伍伍在營如陣在陣如營升其伉健者爲親軍而老弱拊營姑任之爲老家如宋初升籍之法不變嘗不動衆而陰奪其勢不憂其徒衆而易諱也其大要在先簡營將無以文吏操之而

清其拜座主之費尤在總協大臣挈持綱領勿循格套以提撥營將之精神則京兵可強募兵可省而外兵屯聚之禍可銷也永平爲陵京重鎮爲山海後勁不可再設巡撫却不可不設總兵與山海薊鎮爲鐙脚之勢爲 皇上護此雄關盧龍薊門諸州縣宜略做各邊之法城各設守將一員添兵防戍築壘於必爭之地使鎮戍連接墩營相望關西州縣處處設兵雖爲各城防守其實於東則若以山海之兵分布於各城以爲老營於西則若以京師之兵分布於各城以爲突騎每城擇健令及佐貳團結義民安插流傭兵卽於本州縣招募器甲糧餉給以本地錢糧近畿三百里內發數萬金儲米豆爲備備而不用可平糶以賑民而官饒其息一片石而西威繼光故壘在焉可按其踪而加修葺畿南洺易以及通州當清理額兵兼募新兵撫臣張鳳翔議招兵五萬臣謂有一兵當得一兵之實用無哆口幾千幾萬不得一兵之用也天津北平若京東皆可屯田以屯撥邊人以渠限胡馬以租給軍餉此三便也臣之所言非有迂遠難

行然惟法乃定惟斷乃成臣非欲棄老成獎新
進也又非欲遺道德尚名法也天下因循誕謾
姑務偷安大廈之不支而苦守門戶要領之不
問而牢護面皮臣誠不忍見皇上之法凌夷
蠱壞而不可收拾遂敢冒天下之私忌以修朝
廷之公法自古法之利國家者大而奉法之害
其中於身者亦大若言必遜皇上之心動必
諸衆人之意老成長慮却顧身名不爲皇上
主持今天下豈少此人而皇上亦何取於臣
哉當是時奴警日亟長安一夕數驚閣部大臣
瞪目屏足苟幸旦夕無事言官如蝸蟾沸羹聚
族分部莫適爲公家計公旣以法斷自任乃上
章請下熊廷弼於理與王化貞並讞以結正朝
士之花護經撫分左右袒者請逮給事明特舉
御史李達以懲蜀之招兵致寇者請詰責募兵
監軍諸臣以次究問以警有位之骫骳者公所
彈治或特所譽望及抗章推薦公者人或以謂
公公曰法者天下之公也吾輩先置身於法中
然後可出其身爲朝廷明法若以其讎而人之
親而出之毀而伐之譽而捨之壞法實自我始

何以信天下奏上詔如公所請舉朝聳然始
知有國法而側目怨咨者亦多矣招兵之議起
勳戚爭先奮臂公請一切停止曰勳臣總京營
坐五府果能清理則京營十萬衆莫非強兵舍
見在之清理博虛名之召募臣不敢信也布衣
爭上書言結死士一呼千萬人立至公請一一
核之曰王韶郭京之流好以大言僨事恐其爲
權門之藉託此輩爲神君也駙馬都尉王昂公
夫人之姪也公覆其疏曰廷議尚有參差本官
宜切引避其不私親暱不辭怨謗皆此類也兵
部尚書王在晉代熊廷弼經略遼東而王象乾
先以兵部尚書行邊總督薊遼象乾在薊門久
習知西虜種族部落西虜亦愛之然實無他才
略用漢財物啖虜煦煦相媚說而已至是欲用
一百二十萬以撫西虜藉以禦奴象乾老矣聊
用以羈縻願望幸得解去而在晉之出也深倚
象乾謀用西虜以襲廣寧象乾甚之曰得廣寧
不可守也爲罪滋大重闢設險衛山海以衛京
師此穩著也在晉乃請築重闢於山海關外八
里舖工四千餘丈費一百二十萬而麗譙亭障

不與焉。關門僚佐袁崇煥、沈榮、孫元化力爭，不能得。皆奏記於首輔葉向高。向高曰：是未可以臆也。當身往決之。公曰：某當往疏請。以六月十五日單車就道。陛辭加太子太保，賜蟒玉銀幣。先後控辭疏辭五，皆不許。二十六日抵關。閱新城公詰在晉曰：新城成，卽移舊城之四萬兵以守乎？曰：當另設兵。公曰：如此則八里內守兵八萬矣。一片石而西北，不當有守乎？其戰兵卽守兵乎？抑另有戰兵乎？葉闕在八里內，新城之背卽舊城之趾也。舊城之品坑地，雷將爲虜設乎？抑爲我新兵設乎？新城可守，則安用舊城？如不可守，則新兵之四萬，倒戈舊城之下，將閉關延入，手抑閉關，以委虜乎？曰：關外有三道，關可入。公曰：若是則虜至而兵逃，如故也。安用重關？曰：將建三寨於山，以待潰卒。公曰：兵未潰而築寨以待之，是教之潰也。若是則又安用重關？且敗兵入三道，關虜不可尾而入乎？人心一潰，不又爲全遼之續乎？曰：將於八里內南負山，北抵海，掘溝二十里，以限胡馬。公曰：徐中山之經度斯地也。左山右海，砂少土多，故扼要爲關。

今將踐砂鑿石，火燒水激，而成河不亦難乎？成祖棄大寧諸城，而獨守遼東，以大寧退有薊門，天險遼西非遼東不可守也。今不爲恢復大計，切切然畫關而守，將盡撤藩籬，日闔堂奧，幾東有寧，守乎關門諸遼佐俱從，在晉數目之頗，何以爲助？公出襄中揭帖，脉之曰：諸君皆以爲不可，今日何默默也。在晉語塞而止，是時關門議防守未決，閭鳴泰主覺華，袁崇煥主寧遠，在晉堅持不可，主守中前而逃。臣張應吾，邢慎言力佐之。公欲便衣策馬，歷寧遠，覺華相度形勢，在晉固止之曰：關外西虜充斥，元老出脫，有不虞當關者，何所逃？死公笑而不許，則涕泣告哀於幕僚，乃抵中前所而止。公出關，毳帳車雜，逐岡阜，駝馬滿野，腥羶撲人。繇關門至寧遠，皆曰：西虜爲防守而時以刼殺報，乃知守邊助順之不可信，而主撫者之非忠計也。關以東寧遠，以西五城二十七堡，獨一城一堡，僅存前哨將。左輔名駐中前，實不出八里，舖知守關者之無意於關外卽守中前，亦非其本懷也。入中前所，所過荒落，井臼依然，登其城，潛然下新亭之淚。

邊望寧前天設重關以護神京覺華島孤懸海中與寧遠如左右掖天設以爲用水制奴之地而益知畫關者之失策也公固已決計收復然欲自在晉發之推心告語凡七晝夜在晉終不應奴之徙錦義而東也義州人楊三畢麻子閉城拒守所殺奴幾與城平遂奔據十三山爲寨奴仰攻之不下築長圍以困之楊與畢自相圖楊三死畢麻子遣陳天民求救曰義民十餘萬忍死以待天兵公與王象乾計以五千兵據寧遠出銳師以突之俾潰圍以出象乾議發西虜爲聲援在晉不可乃陽具疏爲請救而極陳其不可救之狀圍久不解冒大雨夜跳者六千人其餘僅二男子得脫燹而入關公督師復之四日也公在道乃條列關事宜以上論守關則曰奴未抵鎮武而我先燒寧前此前日經撫之罪也我棄寧前奴終不至而我堅委爲西虜住牧之所不敢出關向東行一步此今日道將之罪也道將既縮胸匿影關內而不能轉其畏奴之心以畏法化其謀利之智以謀敵此臣與經臣之罪也臣與諸臣議與其以百萬金錢浪擲

於無用之版築不如以築八里者築寧遠之要害更以守八里之四萬人當寧遠之衝與覺華相犄角奴窺城則島上之兵旁出三岔燒其浮橋而繞其後以橫擊之卽無事亦且驅西虜於二百里外漸遠於關城收二百里疆土於宇下論撫虜則曰督臣撫夷用夷之說臣種種有疑喇慎朵顏諸部力能爲我守也何不令守寧遠以東而我得以守寧遠彼不能守寧遠也亦何取於守山海乎都塞二岔自稱住牧與奴相連曰和也在我殺也在我又曰奴送貂馬於二岔欲結婚而未應也時云殺奴時云和奴既窺我所欲以款之於奴若親且於奴若怨又窺我所忌以要之其通官將無借爲重而浮湛其辭者乎虎酋之助順也犒賞喫食可二十萬夷兵二萬守邊歲犒賞三十六萬酋之助順也以何時也助必有主我於何時以何將何兵從何道出而但曰助順或曰塞上增兵二萬歲費餉一百九十四萬有奇募兵又不能不撫夷歲費銀二百三十四萬八千有奇用虜僅一百二萬謂用虜而遂可省用兵也臣又疑用虜而終不能不

用兵也且此五十六萬者以今歲進兵而一用之乎將歲仍爲額乎歲百二萬已不能繼而又終不能去兵將二百萬之餉更繁而百二萬之額歲益天下其堪此乎且此之效也與宣雲異宣雲之效卽作惡之虜旣款則惡息而調發之費省今作款一虜作惡又一虜借此之款以息彼之惡卽款者不能而款之者何可必望 皇上勅經督二臣力修內備勿倚此爲實著而忽臣之所疑也論安插遼人則曰有關內之遼人王田豐潤之間擁犢車載婦女朝東暮西而呼號於道者是也法當籍所聚遼人分注其衛所量州縣大小分撥鄉堡無令流移不定而事久變生也有關上之遼人環闕城之外而片席爲窩者是也法當籍其拳勇盡募爲兵置之中前前屯漸及寧遠更擇其有家口者爲屯牧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此大計也又有關外十三站之遼人義民十餘萬因山爲寨以待救者是也法當如袁崇煥議駐兵寧遠覺華迎護以歸强者爲兵弱者屯牧此復遼之資也當事者恐其召兵苦其歸而無計安插展轉躊躇聽

其自爲生死亂賊旣不能誅而忠義又不能援十萬之衆盡化爲東西虜何可緩也論戰守大略則曰爲今之計不盡洗天下之肺肝不能起朝氣不盡改天下之觀聽不能收殘局不盡破庸人之論則中外之聞見見不清不盡驅逃潰之人則幕府之是非非不正逃不在兵而在道將哨馬回而道將相率而逃兵於何有道臣如張應吾邢慎言何以抗顏將吏之上姑舍之以全其生而關門無攢眉忸怩之氣亦足也逃將皆肥頭大面關門有酒肉走路之謔十六里關城豈堪此數人爲崇精簡而嚴汰之別選拳勇膽智之將邊事尚可爲也臣之意實著在及時立練精兵而練兵在精選良將其要在有沉雄博大端謹精詳之大臣以提挈道將其主急在守而其守在力修戰具其戰具在關而其提擬全鎮之精神無一人無一念不在關以外仍以用西虜用東江爲虛活之著勿踟足於十六里之內而目不外窺趾不外錯乃爲善守關也臣至關而真見有人爲主便可立地化爲強將強兵種種著數自可爲計無人爲主卽終

日終年調兵調將百毛文龍萬西虜十重城百道塹終是隔鞞搔癢獨是承前人盛壞之餘正秋高馬肥之日一接手而天下事不可知然而來不可知幸其不來則尚及時可爲臣深爲經臣懼之亦竊自懼也公入關過一片石閱薊鎮諸口大雨留建昌七日條奏關西東形勢事宜及薊昌諸鎮防守三鎮分轄衝邊水災凡十餘疏無慮數十萬言恭謁定慶二陵注下霑襟慨然有致命遂志之感焉上遣中官賜銀幣羊酒以勞其還命仍掌部事上御講筵公面陳邊事極言在晉不足倚然勤瘁可念當量移以善其去而付之能者上卽召還在晉爲南京兵部尚書盡逐逃臣張應吾等而八里築城之議罷是行也省費可九十七萬薊鎮所裁減撫賞又八十三萬五千公督師四年經費財一百三十餘萬取諸兩尚書之所罷而有餘也經略闕代者益難其人公上奏曰臣於講筵面陳關城事宜荷蒙一一俞允且急催更易經略而目前人才只是如此關城之事擔閣已久半年來兵未合營將未東伍獨有逃官逃將議築議

鑿主守主退以迎合經臣之指而媒孽異己之不爲逃者以畏奴爲持重以逃死爲老成以媚夷爲制虜以棄地爲守關以三十萬可了之工而估百萬以八里地百萬之費而糜歲時大將方事經營而彈文已絆其手足道將甫有籌策而軍府又拄其頰牙忠良稟計於逋臣敢勇程材於罪弁滿鎮之旌旗無色一方之喧呶有聲杏山十萬之義兵豈忍其委於夷虜關城數萬之流冗豈忍其盡爲捐瘠寧遠以內二百里之疆土奴酋所未到豈忍其鞠爲西虜之幕場經臣業蒙召還舉朝似難勝任臣再四思維與其以天下之大付之不可知之人而竝以身從何若以身任之卽天下以爲不可知而臣猶得以自竭其力臣願以本官赴山海督師奴來窺關以見在之將督率三軍必不使匹馬橫行奴少歛輯則簡驍雄膽智之將訓練士馬指授方略待兵將調和文武豫附進可以攻坐可以守然後擇其可付大事者授以經撫之任是臣所以忠於皇上而報神廟光廟之生成也上大悅遂詔以原官督理關城及薊遼天津登

萊各處軍務便宜行事不從中制俟功有次第
卽召還朝仍給關防勅書以便行事勅曰夫內
安外攘夙稱重任出將入相允鮮兼才惟卿以
密勿贊襄之臣兼干城腹心之任既謀謀於帷
幄復筦攝乎戎樞今且秉鉞以統元戎建牙而
專外閫安危之任實惟一身朕所倚賴亦惟卿
一人漢則孔明唐惟裴度卿其勉建勳猷除兇
雪恥標名麟閣母遜前徽用副朕委任至意卿
往欽哉本朝閣臣出將者楊一清卽家起翟鸞
奉詔出皆不兼閣銜故勅書以裴度爲比萊向
高之辭也公乃辟職方主事鹿善繼王則古贊
畫軍事請帑八十萬以行八月十九日 上御
門臨遣賜高方劔坐麟命百官吉服入朝閣臣
送至崇文門外昔裴度赴淮西憲宗御通化門
慰勉度樓下銜涕而辭史臣書爲盛事自度以
來相臣出鎮臨遣賜鉞之禮未有如公者也公
以九月三日至治所關兵名七萬逃潰之餘殘
冗漫漶或將數百或纔數十各自爲符籍以冒
餉有兵少將多一營纔兵四十而官十七員者
一城聚兵數萬民不堪踐蹂空肆而走兵譁於

市白晝閉門民不安居兵不得食乃定兵制立
營房五人一房三千一營十五營爲三部而將
帥以營部爲署兵不離將將不離帥教肄分而
稽核便商販日至市肆充牣民安而兵不復譁
行之暮年闡乃可守計關城埤堦三千有奇量
埤堦爲信地而兵營綦布其下續爲十八塚造
直廬三以車營號令爲城操法耳目不驚攻打
撤日子母砲更迭不窮袁崇煥寧遠之捷用此
法也併史城之役修築關城南防海口北防角
山水則從望海臺出芝麻灣三面環海安大砲
爲橫擊陸則三道關之石城可煩萬人開突門
爲夜擊北水關外有峻嶺築號臺十一置砲以
防外瞰相度山海爲防卽設奇山海之間此守
關之大略也關門習火器者不能二百人公親
按營部短衣教演初有賞無罰旣而賞罰參用
因以殿最諸將於是關門有火兵矣調三協諸
將內丁得梟騎三千立爲騎營高其部曲之選
使李承先將之躬酌酒具威儀以遣之於是關
門有騎兵矣罷官之去關也流言於衆曰督師
來將盡殺逃將逃兵欲鼓以爲亂公曰兵逃將

之罪也將可用猶賞之况於兵手下上賞罰以一切行之久之皆弭伏無復偶語夜驚於是大閱諸將汰副總兵以下官數百員皆幸生還捧首竄去汰將然後核兵真保河南兵萬人不足備緩急而中原三輔空虛方數千里有踐更之苦悉罷去之而兵將一清矣按覈錢糧以兵馬軍器火藥撫夷買馬分屬諸幕僚定糧餉關支覈器甲營造冑破者斬嚴硝磺收放厲火禁營若城失火無問故誤皆斬禁饋遺絕宴會罷供帳却郵馬省參謁撫臣以燕閒置酒下教切責於是關門凜如負霜矣王在晉之議守中前也故中軍趙率教請守前屯在晉怒今自率其衆三十八人往率教懼留中前不敢歸而陷虜回者六千人棲泊覺華島卽十三山義民乘雨逃出者也公乃命遊擊魯之甲以舟師從筆架山逆之使居前屯率教編次之爲兵薙荆棘修樓櫓而關外之出守始於此矣遼人好潰奴細作多創其中遼破之後東入奴而無遺種西入虜而餓茅奴隸入內地而無以自存善用之遼人皆怨軍也且可以省安家行糧之費而漸爲土

著命烏將祖大壽給背糧器械於新歸者募其流徙關內者戍寧遠而守之餉不繼以真保四營抵之於是遼人始出闖爲兵而屯守始基之矣川湖兵悍不受經略約束結隊而逃踞北山不肯下袁崇煥招之還伍建議以爲可用令陳諫將之出防前屯以佐趙率教於是川湖兵始聽調而闖兵始出闖矣於是更置大將以馬世龍佩平遼將軍印行授鉞之禮節制三部王世欽尤世祿爲南北部將公上言唐河陽之役以郭李不相統攝而敗而馬燧李抱真李晟初以獨當一面生嫌後以交相統隸底積故臣謂南北兩部當受中部節制而中部諸營南北部大將亦得過而問焉但不得人自爲制有十年九牧之患裴度督師諸道兵皆有中使監陣進退不繇王將竝奏去之兵柄專制之於將以是出戰皆捷及度抵行營獨李愬以計質度曰兵以奇勝嘗侍言是也愬功成而具橐鞬以軍禮迎度拜之路左愬固良將而度所以馭軍中如此因推監陣之說雜引古今已事以明其當去者四以朝議監之曰中制以朝使監之曰掣肘以

邊之大吏監之曰兼併以邊之文吏兼之曰橫
侵改正總兵官謁經撫儀注持名刺迎送具賓
主禮不得仍前戎裝長跽於是武帥之氣大奮
而文吏退有後言矢軍中車砲惟西丁慣習乃
核宣雲七鎮精銳調萬二千人擇本鎮驍將統
領以來更定營制三大將列爲中左右部中部
駐羅城左部駐角山右部駐海口副將趙率教
孫諫爲前後部前部駐前屯後部駐紅花店三
千爲營五營萬五千人爲一部營名各繫之以
武又調津門水兵以佐舟師而兵威始大振矣
公赴闕塗次遷安卽具奏建四衛之議遣膠州
人趙佑入長安爲閣部指陳形便咸弗省佑志
而亡去旣抵闕卽移咨朝鮮國王李瑋激以同
讎之誼以毛文龍在皮島可遙倚爲聲援不欲
其遠戍於我也四衛在三岔河東實全遼之腹
腴而又近海遼陽陷四衛沒於虜廣寧陷而全
遼失然自四衛進兵直逼遼瀋搗其腹心視蘇
河西入紆遠曠日難易相萬也毛文龍初得旅
順直金州之尾爲四衛南口而奴已震動矣文
龍不能守旅順遂棲彌申島聲言自寬馭度牛

毛嶺搗奴老寨中朝深倚之而不知越險千里
非地利也公之建置以謂屯大兵於山海以次
第戰守修復於法爲正爲實東連西結分布於
覺華彌申廣鹿於法爲奇而正虛而實乃遣使
犒文龍於東江使之遠結鮮人近撼鎮江用多
方誤之之法移檄登帥沈有容使據廣鹿旁近
洲島奴小至則避之洲大至則遁之海用三肄
疲敵之法然後用登萊兵圍四衛之南覺華兵
圍四衛之北彼之應分而備多而我可以并力
東鄭公欲以春防詣登萊商度爲決進之計而
朝廷方急遼弗許也劉愛塔者遼人也爲兒時
老奴甚愛之及長善用兵爲僞都督守金復愛
塔者愛他之譌也奴又以乳媪之女妻之呼之
曰愛塔兒夫畜之如諸壻愛塔見遼人輒左右
之涕泣思自拔歸公遣壯士張盤間行解腰帶
以招之愛塔遂改名興祚誓死以歸款而四衛
之人日思內附矣廣寧潰王象乾招西虜守闕
羅城之外皆虜也我旣收中前守前屯撫場猶
在八里舖象乾又欲開水關撫之闕內公執不
可乃復鐵場堡議撫場於前屯之東撫夷將朱

梅不肯公怒欲斬之乃定於高臺堡而前屯以
西無虜幕矣公未抵關我哨馬止中前所去關
門三十里前屯既復撥馬烽火直抵寧遠而奴
哨亦至杏山哨將周守廉密以陰事輸賊遠治
之而專屬左輔輔擒其偵騎人漢喇奴哨不復
西申明遼海舊禁祖大壽之族又闌出覓華立
斬其主者而奴之水謀絕矣奴以數萬守廣寧
二萬守右屯至是奴且老賊巢猜忌間作聚食
易盡而我軍漸張乃撤廣寧焚其餘糧度我必
追襲伏兵西寧堡以待我兵不出乃徐引渡河
以去遼之遺黎數千人乘閒入廣寧食其燎餘
撫夷道萬有孛私於僚佐曰遼人髡而從賊亦
賊也虎酋遣貴英哈以兵二萬導我賊千餘人
復廣寧一大都會可中封侯率以此爲相公地
不亦可乎公曰是安得幾餘我哉乃下檄曰西
虜乘東虜撤廣寧欲復廣寧賞格不可聽其
殺我人以當奴必以殺我人論致罰如盟質是
役也活遺民千人遇西虜不可知之詐沮抑有
孛輩之傲倖冒功賞者而鞅鞅者滿關門矣公
出鎮至是才五閱月兵民按堵文武輯睦商旅

填咽卒乘競勸立六館招天下豪傑奇材劍客
爭摩厲以求自效占今年主算長客算短選將
厲兵用疑設伏隱然有唐韋臯築鹽城八道破
蕃之勢而中朝已不能無搖動矣二年二月十六
日公朝諸將吏而問之曰公等數言按視寧遠
何以屢更衆曰請戒期公曰以明日往何如衆
皆愕公曰此無庸再卜也次日卽出關抵前屯
趙率教以空糧買馬置牛燒土種秫屯練修舉
其容有墨公大喜慰勞以所乘輿予之召東廠
較事者語之令以上聞自前屯一日馳至中右
城中僅苫屋兩楹一破几及木燈檠突兀叢骨
中質明抵寧遠登首山眺海遠跨瑤瓏山南望
覺華島三山連踞若與首山相招邀而夾山連
瑤瓏與首山相爲內護南則大海從東來以覺
華灣環寧遠情地內嚮重山疊海天造之以拱
衛中華誠必據必爭之地也登其城喟然而歎
曰好家居爲織兒撞破安得不致恨於焚城撤
守者乎繇盧山橫跨西南車殆馬煩踰沙磧
荒草間夜三鼓仍抵中右乃還治所上念公
久勞關塞遣內臣劉朝胡良輔紀用陶文等齎

白金蟒衣賚公出內帑十萬犒將士且以內府器仗給軍公執奏曰中使關涉兵政自古有戒邊人竊見 皇上不遣主兵大臣而獨遣治兵內臣又遣不一人而四十餘人私相儼議一謂上特重邊人勞親近以慰勞疆場一謂上或不信邊人遠親近以體察情形主兵之臣所爲抗顏軍中今行禁止者惟仰侍 皇上信任寵靈而體察之說一聞主兵者搖搖不敢自信何以號令文武將吏而使之必信聞諸內臣從北邊來令將領罷邊務而逢迎士馬釋戈申而供應臣欲諸將吏昂首而當貴人則懼媒慢天使無以仰對 皇上慰勞之盛心欲其俛首而事貴人則向來扶養飛揚用壯之氣稍稍見於眉睫一旦銷鑠於內外交接之儀文又無以仰副皇上鼓舞之至意兵不可玩使不可嘗典或以美而成駭例或以暫而爲久天下不明 皇上過信大臣之心而或疑 皇上有不信大臣之心是皆足以害政臣願 皇上嚴於兵事庶飭使臣令其宣布德意無遂以此行爲嘗無遽以觀兵爲威福 上得公奏溫旨報公令將士毋

得過慮是時逆奄方用事劄內操所遣皆提督內臣已寓中人觀軍之意公故抗章逆折其機牙公方禁宴會朝等至具杯茗而已朝等亦惴惴將事莫敢讎咋其後逆奄益侈大分遣諸奄監督關薊海外必待逐公而後發蓋逆奄之悍公深矣募關以西遼兵得數千人遣魯之甲將三千出守中後所王楹將三千出守中右所皆出 上所賚蟒紵白金甲馬弓矢親酌而餞之檄祖大壽移覺華兵七百於寧遠城大而暇以大壽司版築汪義司窰造計工命日備而後舉五城布置已竣量度邊腹諸堡以土官招撫主守以客將訓練主戰立兩遊擊於要地專備應援如戊己較尉之制移拱元市場於興水堡遣左輔領精騎出哨中右撫夷闌入一步卽以掠論我兵民得恣屯牧于子章者錦右間一小堡也河西陷曹恭誠楊文貴將少年數十守之奴攻之旬日以爲水竭必降恭誠度城外井所直引其水服奴僞渴索水城中揚水以示之而與之酒奴驚而解去王喇麻自西虜還文貴以蠟書歸欵公手書諭之輸之粟以駐哨丁于子章

遂爲我守自八里舖至寧遠收復已二百七十
里矣虎酋部夷主款者曰貴英哈哈狡獪多智撫
夷官陰導之爲奸利益驕虎酋之妻中根兒故
北關之女北關與南關姻婭也其妹嫁桑阿兒
寨而南關之遺孽竭力庫歸漢曰王世忠世忠
之兄世勛爲奴僞都堂用事公思顯南關之後
招來南北關灰扒魚皮諸虜結虎酋之比妓而
柔虎酋因以招世勛而閒之乃以世忠爲副總
兵主譯審館虎酋領秋賞貴英哈來公乃撤與
蓋解鱗繡以予世忠精騎千人導從之款所偏
裨以下夾立傳呼引見貴英哈世忠習爲中國
大人語度偃仰自如問訊中根兒姊妹稍及虎
酋語款事曰天朝法度嚴非所知也貴英哈歸
令以漢物問遺中根及桑酋妻中根兒見使者
而泣虎酋宴八大部酋長於插罕兒出其妻之
所得以誇示諸酋報世忠以四駝馱毳帳五間
及所乘金轡勒善馬許送夷女及夷卒三百以
其舅監貴英哈曰如得罪中國則殺之每遣使
輒南嚮膜拜曰頂上那顏我夷頭也敢不爲那
顏約束散夷虎酋既服八部皆不敢內訌而主

撫者媼而思敗之矣劉愛塔之內附也遼人王
丙爲奴守復州微知其狀愛塔欲聞而殺之丙
遂告密於奴奴不信縛愛塔及其弟與丙雜訊
之遂殺丙及愛塔之弟而舍愛塔先是沈有容
至廣鹿島分舟師布聞謀喧傳大兵且至奴遂
棄金而保復於雙墩子掘溝爲邊至是屠復州
民十餘萬虛金復不守而以西虜二萬人守蓋
蓋以東奴不復至遼人亦不復耕緒地數百里
公所遣張盤者乘金州之虛率衆據之奴兵南
下盤退守旅順孤軍無援力戰而死奴之鑿盤
也懸軍七百里晝夜兼行殺馬以爲食其攻之
疾力如此公以爲不守金則無以奪海之利而
制奴不據蓋據旅順則無以守金我據蓋據旅
順以守金則登萊可通遼西可合東江亦呼吸
相應而奴勢日蹙開國之日馮勝大兵自遼渡
三岔馬雲葉旺自登州取金蓋此高皇帝之
所以取納哈出也公初建議四衛其後歸重于
復蓋以爲恢復之要領在是而中朝卒弗省也
公之當關也不問勢要不顧情面有干犯者不
引法鐫責則露章劾奏方事之殷也人不得不

聽公已而奴警漸息中外解嚴長安中文法議論勾萌條引猜妬孽牙怨謗交作退守者憎其軋已也則怨撫夷者厭其裁賞也則怨逃官逃將蘇而不得復上也則怨權貴之交闕臺省之請託與夫戚里游閑招權顧金錢者胥不得志於闕門也則怨於是朝議籍籍謂公用闕撫閩鳴秦劄撫岳和聲及大將馬世龍爲非是巡關御史潘雲翼論劾鳴秦故擿其與公牴牾事狀以陰撼公鳴秦罷以張鳳翼代鳳翼主畫闕選守約略如舊經略指與公異議者也公移書首輔曰權不得兩操機不容竝省此中經撫決不可兼設當設兩撫分轄薊門山海一總督併制登萊而爲款爲防分授於兩撫至某之督師去歲決不可不來今歲決不可不去不去不獨多一巡撫抑且多半總督一事之柄而三操之與夫三人之柄而一操之豈有濟乎公深嘗矛盾枘鑿之苦誓以隻身任封疆大計遂不惜正告本朝而老成當國以調停爲能事終不能一意任公於是遼事終不可爲矣公奏定出闕方略總督率三屯總兵王威移駐永平闕撫居守馬

世龍統兵三萬列車營於關外王世欽趙率統兵三萬駐前屯尤世祿孫諫統兵三萬駐寧遠而水陸各有奇有伏以爲之援覺華兵二萬扼奴肩背鹿島兵二萬襲金復搗奴胸脅東江兵二萬襲鎮江九連城搗奴脾膺部署已大定而孫諫者狡人也怯居前部屬潘雲翼疏移之內地諫謁公趨入和門及階則跛而進公怒曰諫不肯前則歸軍正耳焉得自便以琅璫鎖之鎮道爲力請乃解公將移軍而東將士鼓舞獨一二宿猾選顧望及加威於諫人皆聳懼而雲翼輩恨益深矣公當闕一年餘中朝漸忘奴警而厭苦闕門之供億以爲不獲已也闕餉數月促數催請戶部嚙弗應公乃劾戶部堂屬各罷去而請行考成之法於撫按於是外解乃麋至兵部尚書董漢儒倚朝議衝樞闕門事如它邊鎮公曰臣承乏督師諸所條議惟聽皇上可否或下內閣參詳臣尚得施面目不爲政地羞今樞臣高坐司馬堂信手批抹候指搗如疆吏不已甚乎虜警急調兵十萬召募十萬猶以爲少今僅踰其半而曰多曰冒諸臣何不各

將其屬以出核徒及唇相稽乎奏上會漢儒亦去而當事咸爲口哇矣九月八日公出關抵寧遠渡覺華島復還寧遠歷前屯中後中右寧前往來數四仍駐前屯而返寧遠自修築以來河東人歸者萬餘合兵民不下數萬公登城四望生氣鬱然集衆議所守將吏多如撫臣指請守關馬世龍請守中後所袁崇煥鹿善繼茅元儀力主守寧遠公嘆曰老臣舍此無以報明主矣乃定築城式使祖大壽等三分基趾期以春三月歲事而撤中軍滿桂守之桂夷種惟魯敢戰其後能守城得奴者也東行至單笠山先期遣覺華將金冠從水入葫蘆套公至冠艤舟以待相與歎會師設伏良可圖也公方戒舟車厄戰具俯十萬人數月之餉以圖東鄉而不欲以進取駭朝廷并使奴得爲備也乃議於寧遠數十里外南從望海臺北接首山與控隴山相夾處做徐中山築山海法築爲重關再遣將吏相度而身自往按視焉其微意卽幕中或未之知也公出關撫夷將王牧民數報西虜入犯行中復道中縱擗漢部夷突出羅拜乞賞欲以嘗公

公神色不動徐撫之而去往還絕塞道旁皆虜騎足跡士卒皆恐宿寨見山藉草而臥風雨饑餓與從行士共之自麻溝望大小紅螺山玉象乾自薊來會年八十與公並馬而馳共指李曹公遇角端遺蹟徘徊不忍去又從邊外闖蠟子山以人爲標高下天設欲以收復之餘力包二百里爲內鎮而扁山海於重垣之內非託諸空言而已也凡戰守之具自關門漸移前屯自前屯漸移寧遠袁崇煥領三叅將經營寧遠而三大將更番練兵於二百里內外簡閱寧前以西可屯之田可五千餘頃官屯其半身督將吏分買牛種治耕具諸部將輪防邊堡以護屯遼人出關者又十餘萬車牛屬途輪蹄相續城堡輻輳如承平時行採青之法不復仰給於關東省度支巨萬因煤以鑄錢因海以煮鹽因船以買易貨物而軍需廣矣公初至關故車百餘橐繫臥牆壁間五部設乃立車營惟馬世龍能曉其意盡改諸式車爲偏廂又用世龍議增損車製擇更番之火器以當車使車之用不窮而習卒用車別有法騎與騎步與步自相更迭騎之與

步步之與騎又互相更迭以相丘陵陔險原隰以時廣狹園方直銳兼用而互出之三鼓成列百戰而不亂凡十二營營各有主將有步佐有騎佐有輜車以爲運世龍率四部以督之至是乃躬率將吏日夜練習名爲備前屯而進戰之軍營成矣有車營當有精騎以爲前鋒堅陣以爲後勁乃立鋒勁制皆以騎兵爲之前後協帥各一前鋒營三後勁營五各有砲車以爲蔽分爲尺寸爲丈手畫爲圖以授諸將五部之龍武管水師也水師五營四船爲一舫二舫爲一船四船爲一艘四艘爲一營各有長有將而遊艘備衝突隸於中權以水營兼車營之制水陸可以互用又廣募於江南駕以習流之卒而樓船下瀨之師具矣奴馬不能數千三潰之後我馬盡折於奴今之介而馳者皆我之遺也三年來市馬不足益之以寺馬及京營多倒死乃立四法發瘦馬於內地以易價移臙馬於內地以就喂又移冬春之臙馬於關外以就水草而所謂朋椿者當關馬就喂之時扣騎營有馬兵丁草銀一錢爲大朋無馬兵丁月糧六分爲小朋倒

馬一匹支給以買馬於是關馬盛而馬價亦省馬政之最善者也先是虎會部中有抽扣兒時竊出盜掠趙率教捕斬四人撫夷萬有手訴之督臣象乾欲斬率教以謝虜公爭之力率教乃免而王楹之城中右也護其兵出採木款虜朗素遼之中伏力戰而死或曰有孚實陰王之公怒遣馬世龍從大盤嶺壓其巢五部孩斯滾素台吉等皆遠徙三百里外象乾恐敗款也教之縛我逃人爲役楹者以獻而增其賞千餘金公曰人各有能有不能此象乾之所能而非臣之所能也因極論虜不可用款不可恃通官與當事之說皆不可憑而又曰細人不顧國家然恐事一壞而害及身其事多蒙大人不顧身却恐事一決而害及國家其事多慎蒙之發也其言大而慎之過也亦或決裂而難收督臣能治通官之爲蒙臣則恐其爲慎而或過也公之婉切風諭言語妙天下皆此類也象乾以憂去公上奏自請罷謫專推一總督以省防撫之紛紜而又曰上如不欲臣竟致其事則令臣姑還闕下以聯絡邊情比於識途之老馬 上必不欲

臣離關則臣請不推經略且不推總督只以臣一人督兩撫邊事不治則治臣之罪然 皇上如推督臣則臣有請焉有敢居薊不敢居東者勿推有能任撫不能任勦者勿推有肯同功不肯同過者勿推有怕勢要甚於怕奴畜者勿推有顧局面不顧安危者勿推有愛便宜甚於愛性命者勿推 皇上如專任臣也則臣亦有請焉 皇上終年不令臣一覲天顏則臣不能任皇上不時予邊餉不額定軍需則臣不能任不且中外紛紜日論邊事日發竿牘於鎮道則臣不能任凡此數者 皇上幸一一許臣臣何敢復愛其死又曰臣所奏督撫事宜乃 祖宗舊制決無薊遼總督只督薊不督遼只督款不督防偏居內地遙制多事之邊與邊關共事之臣於千里之外且此等亦何必擇人只朱梅王牧民而足矣又曰與其若有若無誤國兼以誤身不若盡心盡力捐身或以報國區區一念誠不自知其不可猶往年自請之初心也奏上臺省爭言總督不可罷兵部請如言官言亟推闕

臣不敢違乃推吳用先自宣大改任而朝議明托公矣四年正月三日公復戒車而東張鳳翼遞留曰謀言奴以三日發且轅門禽狼狼奴象也公曰奴以三日來我不可以三日往乎奴狼也狼爲我禽奴將安往即日冒風雪出關過中右爲文以告王楹祭而哭之一軍皆泣鳳翼恨公以遼撫居遼曰何乃殺我教我充軍知公之將東征也告兩道臣曰國家棄大寧河套不害爲全盛舉世不要遼東渠偏要遼東於是與其鄉人萬有孚潘雲翼等噉人極論馬世龍貪濫納賄詆公不當誤用世龍以沮壞恢復之舉公乃具奏條列戰守大計請勅廷臣雜議因推明世龍任事得謗與鳳翼諸人盤互詆譎之狀其言戰守曰天下邊方大計不過曰守曰款曰恢復以守言之凡客兵利速戰主兵利久守今關門秦晉川湖四方之衆盡號客兵而關內之遼人亦客也竭天下物力歲養十數萬坐食之人進戰則不能久戍則坐困師老財匱事久變生天下之安危寧獨在奴之來不來天下亦計及此乎以款言之今議撤關外之防守關以內則

虜仍入關以撫而八部三十六家仍環聚於關門其外之二百里二十餘萬人何處安插而却曰惹禍繇此言之卽防西虜不可不實寧前而况道不必假東可雜西以東虜拒寧前其禍可勝言乎天下亦念及此乎以恢復言之奴薄寧遠外無可掠中無可希海繞其後山崎其前奇伏閉出彼將何之卽或越一城而前寧城已綴其後卽或合一城而守各城已扼其吭卽或直搗關而前有堅城後有勁兵立見糜碎我若下關城之精甲進圖恢復水師合東陸師合北水陸之閒奇正出沒必爭之地我據之爲要者敵得之爲害拒賊於門庭之中與拒賊於門庭之外其勢旣辨我促賊於二百里之外與賊促我於二百里之中其勢又辨人言奴入喜峰假道西虜果如是也道遠而糗糧之費奢不知西虜爲備手抑東虜自備之也彼旣可自備以犯喜峰豈不能自備以犯山海而曰寧遠資盜糧則來否則不來有是理乎昔之棄廣寧與今之未卽收凡以與賊相逼也廣寧我遠而賊近寧遠我近而賊遠我不進而逼賊賊將進而逼我則

山海之於寧遠何如廣寧之於遼陽天下亦念及此乎今天下戒劉杜之浪戰而未察遼廣之坐守其謂減兵去馬需機會而戰者心欲棄遼左而未敢言耳不知失遼左必不能守淪關失覺華寧遠必不能恢復左守不在關外不守款不在關外不款復不在關外不復卽國家真不欲窺遼左而覺華寧遠之防終不可罷伏乞皇上勅下廷臣雜議主客之兵可否久戍本折之餉可否久輸關外之土地人民可否捐棄屯築戰守可否與舉再營賊奴之時勢果否坐待自可消滅臣不敢望爲百年久計祇計及五年閒究竟何如臣身冒天下安危而避忌不言謹爲 皇上言者如臣言不當當立去臣以定大計無使紆迴不決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附合衆喙以殺臣一身而誤天下也其言馬世龍曰世龍仰承 皇上予以劔章兩部受其節制金穀刑名軍需器仗各有司存總兵不得問自移駐三屯而人怒嚴核調兵而人怒投牒不屈而人怒居閒竿牘不得傳達以通臣而人怒一總兵而滿關門滿司馬門盡怒萬口謔諍身其餘幾

貪淫納賄巨百口保其必無世龍初練五部再練車營初守關內再守關外仰仗天威幸無差跌假令以訓練十一萬兵馬復四百里封疆東極西批守及三年者爲虛爲幸可譴可誅則舉兩河之土地人民棄捐殘燬無一民可借寇兵無尺土可資盜糧誠安邊馭虜之長策而今日當以首功追叙者也其言鳳翼曰材鄙而怯識闇而狡工於投時巧於避患誤入危疆一籌莫展而徒假手借面以攬天下之是非今且去矣本官既得遂其觀望規避之志而國家亦去一選懷猜賊之臣 上曰軍國大計朕已任卿卿所自任中外具知有何嫌疑兵餉戰守卿前後條奏審的時勢聽使宜行不必廷議遂下部議撫臣去留并參看諸指名者會鳳翼憂去而止時趙彥爲兵部尚書衡操邊事如故公請用彥自代以困之彥閉門而泣屬所親告哀於公乃止奴殺僇益甚水膠之日渡河東歸者如霜雨西虜駐寧遠東旣脫地邀而掠之無虛日三遣東謀皆爲所得公遣滿桂尤世祿襲擊之於大凌河斬首四十三級傷殘數百人號泣西窺公

大喜具飲至之禮拜而勞之是役也東師銳甚於西丁擇前行五百則二千人爭先乃知遼人之足用也合關內外車營大閱於八里舖更定舊儀令大將登壇公幕而觀之於是軍容益壯而毛文龍自東江獻虜首三百公喜其可以風厲軍中也遂厚加犒賜而爲請餉曰文龍報功則疑其不實而亦喜索餉則信其非虛而亦難此等舉動皆足以解天下之體而無以鼓動豪傑之心 上是公言命接濟焉文龍頗以貂參餌朝右朝士爭言文龍直奴要害覺華廣鹿皆迂遠文龍卽按兵不舉能牽制奴使不取東公心知其不然嘗深言其利害以謂不當以取四衛責文龍不當以牽制搗巢倚文龍而中朝弗悟也朝鮮李侗弒其主瑯數之以其背我通奴戕遼人而謀毛帥也稱權攝國事因文龍以請命公報首輔曰不如因而許之使文龍得市德於鮮以自固也公之意謂文龍未必能制奴而可以用鮮鮮之力未必能搗奴左臂而可以資我左掖皆所謂聲而實者也其後奴入犯文龍竟不知鮮亦卒折入於奴蓋公去而用鮮用東

江之策皆荒矣公上言前哨已安連山大凌河以西 皇上自爲社稷計不忍 高皇帝百戰土宇陷於逆賊以錢糧工料給臣則工可立奏上報曰卿謀出萬全朕何難立斷立發帑金十萬其二十萬命戶工二部區處當事相語曰兵馬錢糧湊手渠便胡做不如許而不與直用文移住復以輟困之公奏曰今天下怏怏然若邊人居奇於公事而奴酋爲邊人之私賊又若疾臣之爭刺自用薄遽擔負幸臣之一敗而自快其臆向也徵兵徵餉立致數十萬而不敢後時今也約口裁腹更番萬餘人而不能取辦方忍死以前撐或居安而高議賊愈急兵愈少而更議銷禍愈迫衆愈怕而却益玩會不思七年遭寇勢同養癰兩載狙伏狡如隱魅卽千里之工可捐三敗之羞可冒而天未悔禍賊自生心關門之利害社稷之安危其可以不念乎 皇上任臣責以恢復而中朝諸臣不明言其不可獨私議旁嚇以爲必不可而不問機事兵力之何如當此時悍然不顧則天下已設瓊相待如機苟已成衆議爲顧則又何以仰副 皇上之付

託臣願中朝以殺奴賊之心急以應邊人勿以殺邊人之心緩以貫奴賊 上銳意恢復申飭諸曹命公指名參處復遣內臣劉應坤胡良輔陶文等齎十萬金璘繡百五十端賚東征將士而以坐蟒膝攔四幣有副白金二百賜公公在一片石奏曰十萬官兵出關外二百里而關內不過居民行賈謹於九月十八日扶病出關俟命於寧前用以宣播華夷風示中外寧遠城工告竣公尊藏璘幣以賜金修傑閣於城中榜之曰恩寧而勒石以記焉是時逆奄已執國命魏廣徵附麗人相公於詞館中弟畜廣徵廣徵側目視公弗善也副都御史楊漣劾逆奄二十四罪列謀害皇親一事以公爲徵逆奄深疑之應坤之出也逆奄屬伸意於公且伺公意指公方在告扶掖拜命應坤不能交一言歸具述其狀逆奄自是心銜公矣寧遠既城名城天塹延袤二百里東南抵右屯西北及錦州東至大凌直通閭陽因屯防以規進取九月公在寧遠遣馬世龍袁崇煥等東巡至廣寧抵醫無閭山北鎮祠下還歷十三山以陸營屯右屯城東二十里

用舟師歷三岔泊二家溝遣將探蓋州遣尤世祿自錦州會師右屯分遣兩營出哨於松錦之間去寧遠幾二百里已而胥會於寧遠文武將吏相與奮臂抵掌以爲春夏之交當決計大舉公遂以是月西巡薊昌閱喜峰古北諸口取道都門請以十一月十四日入賀 萬壽節面奏進兵機宜出與廷臣商榷可否事畢卽繇關門還寧遠廣徵急告逆奄樞輔擁閹兵數萬清君側兵部侍郎李邦華爲內應公等爲齋粉矣逆奄悻甚貌御牀而哭 上亦爲心動南郊回趣內閣擬諭次輔顧秉謙奮筆曰無旨擅離信地非 祖宗法度所宥兵部馬上差人傳諭樞輔馬首卽東午夜開大明門召兵部尚書入分三道飛騎止公矯旨諭九門守奄孫閣老若入齊化門便鎖綁進來公以十一日抵通州次日平明接諭卽刻東行人言宮府意各叵測宜惶怖謝罪重自鑄責以安上心公曰本無罪而張皇飾罪是亦欺君也死生禍福天也君可欺乎具疏言薊門昌平一帶載在勅書臣本奉勅旨行信地豈敢無旨擅離去天咫尺適當 萬壽冒

請入賀致干 聖諭嚴切衰殘昏昧有席藁待罪而已十九日以還鎮日期拜西巡後關內外情形入奏不復牽連引謝皆有旨報聞逆奄之斤逐楊漣趙南星高攀龍也公曰 上幼冲在奸人掌握疏人未必覽覽弗省也往往在講帷每進講輒爲心閉今得以奏對之閒進其愚忠極論中外膠結奸邪蒙蔽之狀 上萬一感悟老臣死不憾矣羣小調得之流言與晉陽之甲噉逆奄殺公逆奄遣人偵之一撲被置輿內後車惟鹿善繼從不携一甲士意遂少解而公之疏理正而詞直無以難也廣微乃噉其黨崔呈秀徐大化李蕃連章劾公臺諫羣和之而蕃至比公於王敦李懷光下九卿雜議吏部尚書崔景榮訟言非公不可乃奉嚴旨趣公視事羣小進謀於逆奄樞輔擁兵以市重浸削其兵柄則易制也兵科李魯生乃唱簡汰之議使兵銷將衰公徒手不能有爲而減兵嚴餉又可以激兵變而發難端公既視事首汰大將尤世祿王世欽以病去李秉誠孫諫以罷去先自汰鈐下人役以爲將吏先汰官兵一萬七千三百餘人減驛

馬糧草諸費五十六萬有奇闔鎮帖然無譁者
 出十二車營於關外分爲四鎮以實錦右營有
 車正者刺股血於酒以盟其二十五人其感奮
 若此公留寧遠錦州久之遂如右屯自西而東
 借簡汰之名爲布置出關之計惟恐中朝之議
 其後也其戒心甚於防奴矣奴得遼陽擇地代
 子河北去舊城十里而城之以畜其珍異子女
 我之漸東也奴懼遂毀其宮室北築宮於瀋陽
 甕城屢不就又懼襲之漸徙其畜於老寨而營
 城於撫順關外漸思遁矣奴老多意思以劉愛
 塔故殺愛將王丙又以我閒殺僞都堂王世勛
 奴舊人兀爾忽達及李永芳俱罷閒而修養性
 李伯龍郎通事李都司用事郎通事通夷語善
 風角夜爲人斷其首大索不獲李都司兇暴喜
 殺戮嘗製西帽自隨糧少殺遼人而奪其糧遼
 人怨憤思亂數夜驚羣奴每相聚而泣公謂奴
 遁入老寨則難攻奴死而小酋定凶饑驚亂少
 戢則未易爲力也雖其艱辛覆逆歷險瀕危而
 進取之志不少衰止然而小人之計不用以
 圖奴而以圖公公之才力足以勝奴而不能勝

小人公亦無如之何也先是歸正人劉伯強以
 鹽場堡人來曰四王子在耀州奴兵不滿三百
 潛師過河可襲而虜也馬世龍遣東哨將魯之
 甲李承先往檄水將金冠等尅日會師於柳河
 冠等奉違撫喻安性指弗聽調九月二十五日
 之甲承先師抵三岔河冠等不至以漁舟渡師
 三日渡八百騎二十八日我師趣耀州奴設伏
 以待伏發我師退走奴追掩之於河我師不能
 管縛葦橋未就承先力戰殺敵賊而死之甲既
 渡曰無面目見關部投河而死八百人死者強
 半而左輔之分道出也自上流至船城殺奴一
 孤山虜數十人收生口五百餘振旅而還是役
 也我喪師四百船城之捷奴亦奪氣退保中外
 張大其事以爲我喪師數萬好馬數千關門且
 旦夕失守臺諫數十人希奄黨風指爭言柳河
 事兵部尚書高第謁逆奄于工所伏地而哭逆
 奄亦薄之公猶在寧遠臺臣請勒公回關門以
 重秋防公曰防秋顧在關內乎槍之殺飛不先
 風臺臣請班師乎乃抗章求去 上遂允公歸
 加官蔭子行人護送如鼻輿而高第爲經略第

在兵部日請減兵請撤關外以守關內公露章力為駁正而以兩言蔽之曰臣既遵 皇上恢復之明詔不能再奉中樞撤守之意指第以此心恨公柳河之敗請御史往勸欲殺公以媚兩魏而逆奄弗許甫受事卽下撤馬世龍令撤錦右寧前之兵棄關外四百里袁崇煥力爭曰寧前道與寧前為存亡撤寧前我必不入獨臥孤城以當虜耳第不得已止撤錦右兵驅屯兵屯民入關棄屯糧數十萬石死亡塞路哭聲震原野明年正月奴長驅入犯路無留行第撤兵之效也第倉皇叫苦曰關兵只五萬逆黨喜而相告此可以難倒樞輔矣公遣人告戶部曰高尚書散十一二月餉且有全鎮布花五萬人乎十萬人乎今戶部發餉止給五萬人則尚書窘矣于姑不置辯尚書可自悔失言于一疏使東有不識兵數之尚書當為四夷傳笑遂輕中國奴既退再奉旨覈兵第乃具疏認罪曰前止據見在五萬今覈有某兵某兵合十一萬有奇其欺妄如此公先以四年督理事宜條列為書凡十八務務分三十一則而十八務為 國家一

大經費特先之以錢糧出入軍實總務而後及諸務正項錢糧曰帑金曰部解雜項錢糧曰刷舊曰生新其用有開銷有置辦其存有借支有在庫有現領網舉目張條分理解軍興之際錢貨騰踴雖名卿巨手往往疏闕錯互公負豪傑做儻之槩而澹泊如腐儒介特如處女勾稽文簿出納如水謝事之後讒言孔多逆奄使其黨梁夢環磨治督府文書錢物毛舉髮櫛一無所得而止公嘗謂張浚被人言乾沒都督府錢十七萬緡終不置辨士大夫自待當如此然而公之廉辨詳謹固亦無待於自明也寧錦之捷城池將士兵馬器械皆公在事所料理論功改吏部尚書蔭一子錦承衛千戶公力辭世蔭得請而止公居東東謀朝夕相聞六年八月奴兒哈赤死其四子河干貝勒立袁崇煥使鎖南僧往弔以探之踰冬而歸報蓋用閒之相懸若此公之東歸也與高第遇於豐潤公謂第曰長安貴人以我輩為守門而高居堂奧說好說惡今公且為我守門子且居堂奧觀大經綸也第曰賴主上洪福閣下壯猷第守而勿失可幸無罪公

笑曰公以守而勿失爲嗜嗜乎予居四年復九大城四十五堡招練精兵十一萬立車營十二水管五火管二前鋒後勁營八弓弩火炮手五萬輕車千輛廂車一千五百輛沙唬船六百馬駝牛羸六萬甲冑器仗弓矢火藥礮石渠峇齒楮合之數百餘萬我進四百里奴退七百里西虜受我戎索東奴不敢過河一步招集遼人四十餘萬遼兵三萬兩年屯田五千頃得十五萬鹽筴錢稅朋椿入可七萬採青省十八萬公今守四年再恢四百里種種倍于所辦方稱守而勿失若以予所辦而四年勿失未爲守也第唯唯謝不敏而退鹿善繼之從公而東也公謝之曰太宰以銓郎屬公予不願奪賢於銓部且不憂太公也著乎善繼曰辭塞上就銓司此嘗人之所不爲也相公爲善繼願之乎家大人范陽男子書來囑善繼亟從公於邊老人爲汝加一飯矣相公以嘗人畜善繼猶可而忍以嘗人畜家大人乎四年塞下不加一級朝齋暮鹽相對如兔園老生移疾從公而歸渡潞水宿得雲寺既過 帝城遂成閒身的村酒相勞曰昔有兩

賢里居一人之官一人酌酒祖道曰只要歸時依樣還我一副老兄面皮今吾輩歸來面皮可依舊樣否相與大笑而醉公每歎善繼清貞安雅道氣澄澈窮年絕塞資此長友不獨以軍務相仗助也公歸未踰年而逆奄僭封上公兒孫滿朝祠廟徧天下緹騎刺探者日遶公第蔽廬素麓門屏蕭然不能得公一事畿南之建祠也逆奄假公以爲重屬督撫譴諉之公曰此好事公等自爲之不比鄉邦閭陋以老鄉官主募緣疏也奄聞而志曰他邦是如此遣人訶督撫曰不得孫閣老具呈不建祠不上疏可也督撫固請之不得則以他措紳具呈而署公名銜於首公之姻師秦餘見之曰孫公 三朝老臣不肯失節置身家性命於度外我輩奈何以朽殘沈之遂碎其紙逆奄聞之怒甚人皆咋指爲公危踰月而 烹廟上賓矣

牧齋初學集卷第四十七

行狀

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兵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孫公行狀

今上御極念公之忠勳累命召用而王在晉入為兵部尚書每向人誇當關勞績曰關外五城七十二堡皆其所復而高陽攘其功故幕僚茅元儀以談兵游長安扶武備志進御對諸公輒言在晉當關時關外惟八里舖一堡中前所一城耳當逆奄昏黑之世欺天罔人可也 聖人在上天晶日明敢作此夢嚙語耶為諸公指畫先後棄守地圖兵志甚辨又鈔得在晉南樞頌奄疏彙携之袖中出以示人在晉不勝其憤乃抗疏極論馬世龍及元儀熒惑樞輔敗壞關事逮世龍逐元儀又嗾新進臺省交口詆公以沮其出久之公當關之功益著所指冒沒賞功銀三十萬者只二十萬收支解驗簿牒井然不能以錙銖點公在晉敗世龍之獄漸解言者相顧慙服曰奈何拾奄黨餘唾代他人傳刃耶崇禎二年十月奴兵入大安口陷遵化將薄都城與

朝拘駭無可為計咸以為通州京城之左臂守通以捍京非公不可十一月七日詔從廷議即家起公以原官改兼兵部尚書駐通州控禦東虜仍入朝陛見以九日日暮聞命遲旦而首塗越一日而宣召守催之初繼至所謂朝受詔夕引道無辨嚴之日者也十五日 上知公抵近郊即下帖子召見平臺九門晝閉命啓彰義諸門以俟日暮詣朝房未及頽而兩內使捧召帖至朝見當用公服未及啓又兩內使來趣曰 上立俟平臺久矣踉蹌衣錦繡而入至弘政門乃易公服趨入平臺扣頭致辭 上慰諭畢問曰賊至壩上矣百無一僦柰何公曰賊警已久諸臣料理或有次第 上曰無有卿不信試去者袖出一哨帖示公公曰賊近矣至壩上或未的上曰何以知之公曰壩上去都城不過二十里都城至大內又二十里諜報賊已時至壩謀行四十里賊尾之而來不已薄城下乎賊薄城下則烽炮連接居民崩潰何以寂然無聲乎臣故知其未至也 上沈吟首肯久之又問公曰賊入半月餘矣舉朝一無可恃所恃惟卿卿如何

爲朕調度公奏曰臣聞督師尚書袁崇煥帥所部駐薊州昌平總兵尤世威駐密雲大同總兵滿桂駐順義宣鎮總兵侯世祿駐三河三邊將守三要地勢若排墻地密而層層接應此爲律策又聞尤世威回昌平侯世祿駐通州且聞各援兵回本鎮似未合機宜 上曰侯世祿原在三河以城小移通州就食公曰 聖諭誠然但事緩就食通州事急當仍守三河 上曰卿欲守三河何說公曰密雲在北近邊順義稍南三河又南而稍東嘉靖庚戌北虜繇三河而南闖河西務等地轉入西山繇 陵寢而出蓋三河爲東來西南必經之路守三河則可以阻賊西奔兼可以遏賊南下西奔則擾都城南下則蹂畿輔故臣以爲當守三河 上曰卿言是又曰卿不須往通卽爲朕調度京城閣臣成靜之奏曰 陛下以內外戰守事宜一切委承宗必能辨賊 上又問公曰卿如何爲朕調度京城公奏曰以臣之愚不過調度一大將大將調度偏裨偏裨調度兵丁有糧餉有器甲乃有兵有兵乃有將將得其人則臣調度不難至于應戰機

宜當機立辨不可預設若城守則有地可憑有方可據只在調度其人 上曰卿言是公曰目前以固結人心爲第一義人心固則爲戰爲守所向無前 上卽曰城守官兵已預支兩月糧仍冇行糧有欵賞昨命每人給米二升銀二錢但苦人太多奈何公奏曰 陛下當緩急之際不恤將卒之性命而使之饑寒恐非萬全之策 上曰卿言是公又詳奏守城器具藥物守垛丁夫及關門車營火炮更番子母之制 上一一是之賜茶畢入謝 上又曰卿不須往通勞卿爲朕調度京城卿不要惜勞此時就煩卿去面諭首輔韓爌卿卽擬勅來事權要極隆重賜尚方劍京營總協及坐門文武大小公侯駙馬伯五城御史順天府官盡聽統轄文武官員應用者用後吏兵兩部奏聞戶部有應支錢糧便宜取用戶兵工三部司官違悞軍機許掣問入援各軍便宜調遣自總兵以下有違悞者以軍法治罪其餘合行事宜卿等詳畫之此時卽擬來諭禮部卽鑄關防又諭公卿卽行時不容緩矣再賜茶當入謝 上傳孫閣老不須謝茶事急

矣乃承旨而出人謂公倉皇奏對詞辨分明
上虛已震威每言稱是蓋臨御以來所未有公
謂入對時天慈篤摯溫然如家人父子仰瞻
聖顏焦勞屬望老臣之切嗟咨愧仰堯舜一堂
每念之未嘗不感激流涕也公出朝漏下二十
餘刻周閱都城四十里五鼓而畢公登城士卒
僵卧燎火委地守將或博衣長袖醉而諄語置
砲多不知點放又不直賊路而直民居城樓角
樓瞭望之地關鍵宛然所貯器不以授兵安定
德勝二門東北外空無人西北人少置賊首攻
之地不為設備乘燭草揭回奏知 上念城守
甚切草奏畢即出閱重城乃乘月巡壕暫度險
阻是日館閣諸僚吏盛服遲公入直內閣撰勅
禮部鑄關防皆簡閱儀注以候頒發夜半內閣
傳奉 聖旨卿等傳輔臣承宗星馳通州料理
勅書隨後補給公夜宿重門質明門啓始聞後
命具揭遵旨即行 上報曰虜報逼遁命卿馳
赴不及召見面辭中外聞公之出也皆驚而相
告尚書李騰芳鄭以偉講官羅喻義要衆伏闕
請留公聞之疾馳出宣武門宿東便門僧院明

日抵通蓋公自此不復入國門矣公之初被召
也朝議以守通責公非召公入也既入而上
留之奴退而安坐中書得君行政羣小得晏然
而已乎當國者忌能而畏逼也相與擠而出之
夜半遣發如逐臣遷客雖委公以血奴吻弗恤
也事秘人莫得知知者亦莫之敢指斯其故難
言之矣公從二十七騎出東便門故將從行者
竊其三騎逃匿訣別其子姪望塵拜哭而去獨
芽元儀誓死策馬以從行十里許廬屋煨燼屍
骨掌距鳴鏑之聲聒耳數人持挺伏溝間愕立
曰公何以至此虜昨已屠此矣問賊所在曰去
此纔俄頃耳當不出二三里行四十里日下春
抵通州遣人呼於門莫應有絳衣者乘城踞而
罵曰若所遣偽牌已碎之矣尚敢來送死不知
我箭利耶公聞守通命即遣牌初戒候吏募人
夜緹城以往奴招降逆勝已先二日至巡關御
史方大任謀於衆曰奴至郊三日矣焉得有違
官出春明一步手奴爲間以誑得城耳毀其牌
擲之城外越一日而公至寨帷以示之不信是
時倉場侍郎南居益保定巡撫解經傳巡漕御

史龔一程及大任皆駐通公呼絳衣者馳告之
逾時方至皆不敢登陴懼伏矢及之也經傳純
一弁熟識公者審視詰問而後啓門通兩城新
城庠薄公獨居之向不受大將廷謁總兵楊國
棟以軍禮見公受而不辭曰吾以安衆也兩城
兵保鎮及京兵相半命國棟兼統之有倚恃其
帥不受節制者斬檄州守編氓城守具食於其
次出通倉糧加其糈親嘗其食秩其不如法者
兵得宿飽而不敢以沽酒食雜次騎兵分布城
下以備緩急設遊兵數百負大砲以策應創懸
簾東葦以加上費省而火不能及按四城易置
砲門教以更番不絕之法城守既備上奏者詳
兵事曰虜薄都城止有二路如臣前議袁崇煥
之兵移駐於通近郊當其東南滿侯尤三帥當
其西北則戰於通之外正所以遏逼京之路今
駐兵永定門外則是崇煥之來路而非奴之來
路駐通則可顧京城而駐永定則不可顧通通
危而京城亦危臣在關嘗聞賊曰從他幾路來
我只一路去今久聚而不散掠懼其分也深入
而不反顧我無以創之也我分一兵以守通又

分一兵以守京城則通與京城皆以寡當衆而
我無所不寡臣以爲奴旣薄通京城與通之兵
只責之完守而不責之出戰當責總督劉策守
密雲今尤世威率五千兵與滿桂侯世祿聯絡
於順義之南袁崇煥列陳於通州左右不宜逼
駐京城四鎮聲勢相接賊分攻則分應合攻則
合應或夾攻或追躡或出奇斫營或設伏邀擊
有機便可一創否則勿迫其戰今天下之安危
在四鎮四鎮不一力戰則賊終無已時一浪戰
而失則畿輔將驚潰而天下危如奕然置子一
不定而全局係之可不慎乎臣又聞崇煥不欲
用滿侯滿侯亦不欲爲崇煥用昔唐以九節度
兵而潰是在 皇上慰諭申飭務令同心戮力
無遺君父憂而已奏上而奴已薄都城矣公歎
曰四鎮兵早從我調度豈今奴騎至此急簡騎
兵三千遣遊擊尤岱將之馳赴城下奴方攻廣
渠門見城上不發一矢方擲榆手笑岱兵忽從
東來與殊死戰殺傷過當奴遁入南海子老營
諜知公所遣咸咋指以爲神兵也當是時中外
畏奴甚謠傳袁崇煥挾奴講欵底欲倚崇煥以

媾奴而獨難公一人有私於公者曰以靖國也雖城下之盟何害公曰我受命防禦不受命爲撫存亡與公共之不可則開門請行無亂人意乃合文武將吏誓於關壯繆之祠將吏皆感奮誓以死守而保定一軍鞅鞅思歸鎮解經傳既上疏令騎士辦嚴待發曰相公駐通當轄通兩營保鎮非所諫也衆議皆不與經傳方大任至拍案詬罵公所受勅未至無以難也奴駐京通之聞遠者去城十餘里遊騎夜掠城下火光燭晷登如晝京城消息中斷者數日公欲入衛一夫城下經傳持其兵不與茅元儀私出橐金募死士扣東便門守者駭曰尚有通乎曰有守者誼呼相報乃大喜滿桂戰敗坐德勝門城下破車袁崇煥祖大壽戰勝負相當治軍沙河門闕下得報皆大喜所募七人亡其四矣前使者齎勅書旗牌及所賜金帛道梗不知所之至是兵部復遣健卒爲乞丐裝夜緹以出始得達二十六日開讀畢卽調防漕副總兵劉國柱率馬步兵二千與尤岱合營發密鎮兵三千扎東直門發保鎮兵五千扎廣寧門奴闖入畿南檄密薊兩

鎮要其歸路諭款虜無齎動遣將復馬關三屯灤陽諸城堡上命滿桂爲武經略總理援兵諸鎮聽節制出馬世龍於獄賜之金覲公恐其兩不相下也下教和解之桂戰安定門殺傷大王子世龍亦殺一牛虜奴鋒少挫遵化以老弱留守公將有事焉而有遼兵東潰之變十二月四日也祖大壽者故遼撫王化貞之中軍寧遠人也化貞逃大壽率衆七百人保覺華島其甥白臂用事於西虜拱兔拱營直寧遠大壽製衣帽將西走御史方震孺遣人招之顧盼未有所屬公撫而用之再犯法當斬得袁崇煥力請而後貰之大壽以是嚴憚公而感崇煥次骨崇煥之入援也大壽爲東鎮總兵官東兵皆屬焉上逮崇煥下詔獄大壽與中軍何可綱等率所部萬五千人東潰人言大壽且與奴合關寧十萬衆反戈內向禍在漏刻又言大壽據關城則自此以東數十城中斷將割以自王而師之潰也其勢如崩山決河自通之南二十里趨張灣渡河公遣飛騎追三百餘里弓刀反鄉僅及其尾大壽傳語曰事已至此當出搗東不的巢穴

歸東身待罪耳公密奏曰大壽危疑既甚又不肯受滿柱節制乘一軍驚駭有放砲洗營之說激而東潰非諸將卒盡欲叛也當慰諭將領解散士卒大開生路以收衆心遼將大半爲馬世龍部曲臣謹遵便宜行事之旨密調世龍亟往撫諭苟見世龍必有解甲而歸者則大壽可無慮也公懼大壽之果與奴合也大書榜示軍前東奴久薄近郊急調祖大壽兵往遵化搗巢道虜歸路用以疑虜傳檄諭大壽及諸將曰今日東兵西還必無一毫罪戾閣部四載關門從無食言於將士爾輩所悉也又密劄諭大壽赦以急上疏自列東兵殺賊以報浩蕩之恩以贖督師之罪而仍許代爲別白大壽得帖子大哭諸將亦哭乃具如公指還報則前軍已過永平矣上遂命公移鎮關門復傳聖諭曰朕以東事付袁崇煥奴東合謀入犯不能先事偵探致深入內地雖兼程赴援却又緝制諸將坐視搶掠功罪難掩暫解事權聽勸祖大壽何可綱等血戰勇敢朕所深嘉今或機有可乘兵有妙用或乃輕信譌言倉皇驚擾亟宜憬省自效奮勵圖功

事平一體論敘關寧兵將朕竭天下財力養成又卿舊日部曲卿可作速遣官宣布朕意一面星馳抵關便宜安輯特諭卿知公遵旨卽戒塗東發而馬世龍之追及大壽於關門也今二將捧上手詔往大壽懼有變密授指麾下諫而出關世龍追及於歡喜嶺單騎入其營傳閣部語撫諭諸將諸將皆羅拜諸將聞公抵關多陰規自拔王承胤率所部先去曹文詔踰牆亡去及與世龍語皆目動大壽心知之大壽妻左氏故倡也遣人數大壽曰孫公大人再賞若死兵潰胡不死城下以謝孫公而靦然來此我閉城設大砲以待仍自殺以謝若耳大壽意奪於其妻而又恐諸將之賣已也乃受詔斂兵以待命公急遣世龍報命發步騎兵一萬五千令督以入援世龍兵抵通州奴始拔壩上營歸遵而京師解嚴上憂東兵甚令兵部從獄中出袁崇煥手書慰止東鎮將士滿桂戰歿遂命世龍總理關寧兵馬督各路援兵節制諸大將以其有成勞於東也公以十四日再蒞關門自東兵斫關而出我叛人謀快關合遼薊以困京師罷官

廢弁刦城跨海扇動百端闔門罷肆以待奔潰
公至人心乃大定衛城僅二里倚關城以外禦
今賊從西來撲我懷中則關城失其據衛城可
步屨而上也乃別築牆橫互於關城穴之使砲
可平出又量度號臺花樓埤堦曲折使衛城與
關城矢砲橫擊而賊不得以薄我北山南海異
時出奇設伏之地公去四年遂依稀如故壘一
一按而修之城中水不足一晝夜鑿百井避難
者十餘萬携餼糧與居者通有無雜流材官失
職僑寓者千人廩之於官分使巡行街衢防護
倉局各有事而不亂安一管於西關遏賊來路
張兩營爲兩翼馬營在兩翼背負城而營奴善
用謀城中整暇內閒不得發外來者輒爲邏騎
所得而關門之守完矣歲逼除奴警益急乃遣
寨將黃惟正等率騎兵四營守撫寧而降將劉
興祚合諸將兵護永平興祚者所謂劉愛塔者
也其來歸也依毛文龍於東江文龍死歸袁崇
煥皆悒悒不得志至是乃領降虜親兵二百遼
騎六百拜公於馬前公下車慰諭置之帳下興
祚涕泣願爲公死興祚與諸將過奴於青山營

帽兒頭使諸將爲三覆自選夷漢丁八百騎夜
斫奴營興祚爲奴旗幟諳其軍號奴莫能誰何
盡破其一營斬首六百級得其婦女輜重明日
衣箭水輕兵出兩仄口遇奴數千騎血戰至脯
中流矢而死公故遣興祚護永平道臣鄭國昌
疑之託言糧少移之建昌興祚死永平遂失守
而四營之趨撫寧者先奴二日入守奴急攻不
能拔也三年正月四日祖大壽整兵入闕謁公
督府親兵五百甲而候於門公閱誠與語諭以
勉報 聖恩大壽喜溢眉眦出而告將士公真
生我矣是日列大壽所統騎步三萬於教場行
誓師之禮公率諸文武西向闕庭叩頭以告已
乃執爵致告山川社稷旗幟諸神爵畢再拜已
執爵以飲大壽及諸將進而誓戒之再拜而祖
之禮畢復西向叩頭大陳斧鉞旗幟成師以出
師行三十里永平遷安灤州建昌失守之報交
至乃檄大壽旋師奴攻撫寧不克東破深河驛
屯范家店前軍至紅花店去關門十里我嚴兵
而待以游騎誘之使東欲以城上大砲及沿壕
所伏射生降虜夾擊之奴覘知不敢逼相持六

晝夜徐引而去還攻撫寧分兵攻昌黎皆不克公猶恐大壽心疑閒入其營周視壁壘部曲安坐劇談每至移晷又時時具酒炙呼大壽等入飲於城樓大壽益自安而大壽故與奴有連降虜銀定故給事大壽左右大壽遣之奴營留半歲奉奴書來與崇煥議款款未就銀定仍留大壽所奴破永平遣三叛人持黃旗大書講和字詣大壽營大壽以請公報曰聽大將軍處分而又密下教曰毀其旗及書焚之軍前其人惟所置之大壽懼乃立斬其使公曰大壽真爲我用矣奴千餘騎恣掠屯堡夜宿撫寧東三十里之雙望驕不爲備公使大壽夜襲之分兵爲三伏我僞入奴伏中奴方發我兵伏雙望兩嶺者亦發追奔二十里斬首一百四十九級酋獲無算奴勢大挫遂不得南闖昌樂東闖撫寧自永平陷東道梗塞乃遣死士徑虜營沿海以報捷中朝始知關門無恙也關門西南三縣城曰撫寧昌黎樂亭西北三邊城曰石門臺頭燕河六城東護關門西繞永平而昌樂近海通漕東兵之要地也叛人白養粹唱言剽降不殺以勾誘郡邑

遷安今自髡以從樂亭守其約不納我兵而昌黎亦願望自守公下檄切責各城捕斬奸細禁止蜚語六城皆壹意完守後先聞諸叛人於奴構而殺之又遣將戍開平復建昌而守之而進取之勢定矣諸將議兵所向馬世龍請先復遵軍中皆是之公謂奴據四城其動在永其次在遵而以灤遷爲羽翼橫截京關之間關欲合京取遵則隔永京欲合關取永則隔遵當多爲聲勢示欲圖遵之狀以牽之馬尤二帥赴豐潤開平聯關兵以圖灤得灤則以開平兵守灤而騎兵待戰以圖永得灤永則關永合天下安危之局定可以一意圖遵而董口大安留馬歸路以墜賊必死之心取遷易於取灤遷在北易取而難守不如姑留之以分賊勢而先圖灤謀言四酋將輦重去二酋將人重裝去則身輕無所顧輕騎來則氣銳有所必求兵貴乘機機在去而未來之時不可不爭也撫昌樂三邑負海去未各五六十里步兵守城騎兵挑戰使賊騎不得西出而我又促之逼之使不得不動動乃有機我密邇於賊而機乃可乘也故曰圖灤便既下

教世龍再疏焉。上分明之。然後取樂之議定。建昌既復。遣騎兵疾趨據守。奴連十日繞城而戰。我師皆捷。遣東兵五百騎從田疇入盧龍。故道繞出虜背。合三屯以掩遼。化迎擊奴之出掠者。於是。有鐵厥之捷。奴四首。河干貝勒傾巢入寇。偽二王子安明貝勒居守瀋陽。公大發。教令治舟師。合東江師十萬。搗金蓋遼。潘又縱間。謂之曰。師期定矣。故以榜示者。欲使彼疑為聲也。四首遂逸去。修懸樓。掘井。運米。以待我。而祖大壽又有雙望之捷。公欲窺永以牽遼也。登西城樓。屏人呼大壽。遣發四前鋒。抵永城下。以一大營繼之。明日復呼大壽曰。兵雖發。不虞單薄乎。大兵去二百里。稟成於帥。不虞遠乎。大壽曰。請即行。以為後勁。公曰。甚善。兵在雙望。遇敵。大將軍當出撫寧。河西張弘謨為二敵。在十五里中。三敵不出。二十餘里。近永多岡。密可伏。以前三鋒為三伏。以一營為誘賊。不深入。不發。傍山為哨。瞭既賺入。伏當敵。兵乃轉戰。而伏發。可殲也。大壽且行復呼。謂曰。計明日午後。當遇敵。檄劉應國四將自西北來。從建昌。趨永。東北。檄張存

仁四將自西南來。從樂亭。趨永。東南。語畢。呼道將入曰。祖將軍議若此。何如。皆曰。善。公蓋推其謀。以予大壽。不曰。自己出。及濼永成功。皆用此也。大壽如公戒。為三敵。三伏。奴入伏。追奔至永城。下奴。遼城東。敵入北門。應國兵自北至。奔南門。存仁兵自南至。我伏初起。四面皆兵。從山半蔽空。而下。奴大敗。殺傷者數千。斬伯言二十三人。伯言或曰。擺彥奴精騎也。殺其貴人。四曰。孤謎。偽都堂也。曰。溫木機。郎伯言。事台吉。皆孤山孤山。偽總兵也。公嘗密奏。薊遼二千里。皆用遼兵。不當防猜。東將或使生心。捷聞。上乃大喜。而又憂逆奴尚踞內地。公亦久困行間。下詔撫諭。且趣師期。公遂以五月四日誓師。六日詣撫寧督戰。八日。大壽先趨濼州。列攻濼圍。以示諸將。世龍分謝尚政等。攻遵化。身馳至濼。與大壽分地。而攻大壽。麾鄉兵入斫一柳。頃刻平其壕。世龍身中數矢。不還營。黃龍兵損傷及半。龍哭而止之。仰攻益急。攢砲數十。以攻數雉。奴少避。大砲分擊其旁。使不得回救。師從間以登十三日。克濼州。奴冒雨出。大壽伏騎卒邀之。殺

掠殆盡奴自永平趨救知濼破遂并遼安兵於永平屠其衆萬餘從冷口遯去公急使世龍邀之復有斬獲公遂入永平十六日謝尚政等攻尅遵化四日而四城皆下天下驚以爲神公至永平掩遺骸繕城郭卹死傷經理新復諸城寨度奴瀕去必一犯遼以示強使三將出備之果與奴遇復大捷計公所督理合天下入援及關寧薊昌兵可三十萬戰守七閱月復建昌三屯馬蘭松棚大安繼復四大城及冷口无坡龍井潘關諸邊堡四十有奇先後上首虜九千餘級而四城之復也斬孤山牛鹿數十人生擒東夷猱木等二十二人及我叛人授僞都堂兵備都督等官馬思恭賈維翰呂及第等十一人獻俘闕下公自爲露布奏聞 上親告廟布告中外加公太傅蔭一子世襲錦衣衛指揮僉事查白金五十蟒一襲三疏力辭 上允辭太傅又以收復之晚自劾乞罷 上優詔答焉公還治所關政一新烽火相望東西哨報無日不至 上以東酋導東奴入寇欲討之公曰徐之擊其不備可大創也指授諸將以次撲勦後先斬首二

千餘級俘獲無算近邊三百里外廬帳遠徙奴之據遵水也中朝望公驅之出塞如救頭然既而曰曷不邀之出口俾疋馬無返手言官欲追論大壽東潰之事公密奏曰東兵東將偶語藉籍可慮也且奴纔出口遠抹殺殊死血戰之功亦何以服諸將之心乎梁廷棟繇邊道開府督師遂入爲兵部尚書哆言邊城方略部署諸將滿桂爲總理當提調諸鎮而畫永定左右安門爲信地自顧不暇卒用是敗馬世龍代桂不受中制廷棟恨之以總理徧許諸鎮諸鎮皆擁兵不相下世龍得其所與昌帥書列之於朝廷棟乃使其所善部郎丘禾嘉監紀軍事楊肇基守三屯奴攻之急世龍遣五千人往救禾嘉奪之遠守開平而使肇基訟世龍於朝公言中樞雖調度諸將戰守進退隨地換形當聽之大將而勿掣其肘禾嘉當從臣於師以佐籌策不當自爲戰守今將帥不得其任於是廷棟與禾嘉胥怨攻濼之役四酋請款以緩師禾嘉以其書來報公叱之曰行間講款獨不知閣部有賜劄乎濼之叛將遣老道士間行詣禾嘉請獻城公謂

大奇姑應之而少與之師我師三抵灤莫有應者最後中奴伏幾盡木嘉慙并恨世龍大奇廷棟輦謂禾嘉守開平通京關復城大功出自郎署遂超拜禾嘉爲遼撫公知權要之媚嫉而羣小比而相傾也自五月遂奴連章移病求罷而 上終弗許也禾嘉既驟貴孫元化亦用譚兵超拜登撫於是關門有橫豎二局二局者登撫繇登萊取南四衛爲橫遼撫繇廣寧取遼瀋爲豎二撫既受事乃各變其說禾嘉請以烏兵復廣寧義州右屯元化請撤海於遼以烏兵復廣寧三衛廷棟詒公書曰 皇上從部議立兩撫方執券以責成功廷棟無死所矣公奉 旨詳議上奏曰禾嘉議復廣寧義州右屯廣寧易復也去海百八十里去河百六十里陸運爲難義州地偏西去廣寧百六十里繞山而東撫臣雖三城竝言必當先據右屯以爲家聚兵積餉以漸入廣寧爲進取堵截之計元化議撤海以復廣寧三衛臣先年議四衛請先復蓋州而守之蓋兩河之中堅西在寧遠而扼要在右屯東在金山而扼要在蓋州今蓋州城已墜矣金山

遠奴而可遠築當先據之以漸圖復蓋若撤海復廣之議則劉興治雖殺甫戢恐其懷毛帥之懼疑而走奴欲留之烏上恐其不歸奴而借馬市以交奴如宋之李全也移興治於旅順以絕皮島之患而以復金責興治以勢難據撤之烏兵圖終當恢復之金旅此便計也劉興治者興祚之母弟也興祚死興治居皮島東江副總兵陳繼盛謀報興祚未死其弟興賢自賊中以書招興治興治深銜之僞爲其兄黥誘繼盛等擊殺之楊帆至長山島而灤永尅復之信至乃復返皮島公遣周文郁以興祚舊恩招之興治乃聽命請殺奴以自贖公請移之旅順部議畏興治不果踰年而爲烏人所殺禾嘉初蒞鎮奴兵二萬圍錦州禾嘉惟駭請救公分調諸將援兵四集諸將請出奇一創之禾嘉不敢從遂墮大凌毀雙堡而去錦圍既解益向人鼓掌大言聞部老矣遼事我隻手可辦朝議皆欲聽公去以遼事倚禾嘉而 上不可以王威楊嘉謨青山潘口之捷資金四十大紅虬服一以 神廟實錄進御加大保蔭一子尚寶司丞皆力辭 上

允辭太保公以十一疏乞休 上命閣臣議去
留皆不敢堅決曰吾固知無可代承宗者乃特
遣內閣中書官詣闕門宜諭視事 上薦念元
老慎簡便臣廷臣不與知也公奏謝曰臣欽奉
聖諭謹於罕正月朔日視事食少事煩即不能久
而輿疾討賊當可爲法八日出關絲前屯寧遠
抵松錦十六日緣三道關一片石歷石門燕河
徧閱三協十二路絲石塘路過平谷經盤山入
薊州而還公西巡周遭邊塞幾三千里皆奴虜
出入殘破之地山谷崎嶇扶掖登頓經邊堡臺
繕詢問地衝緩器有無哨近遠尖夜老卒往往
能置對而將領耗然無以應過馬蘭問路將曰
此防兵爲閣部來耳三屯先三日以無虜報俄
而報二萬抵牆公歎曰奴退而大修邊備特遣
御史中貴人督以督撫而今若此乎遼以費成
省薊以省成費今於大費中小省而實亦成大
費遼覈無馬之馬兵而減其餉費馬因以費兵
薊無器甲無訓練兵幾萬而坐食則費食今天
下不節省不能致太平不去節省二字必大亂
還鎮條次東西邊政分八疏入奏一曰欲定封

疆大計當先定封疆大臣二曰欲東大兵當先
分部大帥三曰欲分戰守之兵當先分戰守之
備四曰薊之備守五曰遼之備戰六曰合論薊
遼戰守七曰防挿八曰復城其復城之疏曰右
屯城既墮必先築而後守築之賊必來擾必先
防而後修右屯去水二十餘里復右屯必先復
大小凌河以接松杏錦州統海而居賊難陸運
以窺我而屯之後即海則糧可給兵可駐就此
而東不妨爲發軔之地 上詳覽八疏嚴諭飭
行曰務使中外共濟議任同心克壯元老之猷
早奏安攘之績於是河之役 上從部議
命祖大壽率馬步兵四千出關領其事以班軍
一萬四千供版築護以石柱兵一萬未嘉親往
相度條九議奏聞未幾而凌河之議紛起公兩
任督師實歷五五月移咨吏部以聞 上曰
樞輔歷鎮巖關平章軍國忠誠匪解猷績弘多
一品久已秩滿至今方行報考愈見勞謙朕心
嘉說著仍前督理軍務加大傅竝支尚書俸廩
一子尚寶司丞賞銀蟒羊酒鈔貫如例公三疏
引辭乃允辭 太傅公前督師考滿馬奄黨論劾

不敬上考至是六年考績僅用中書三考故事先是敘復城功祖大壽加少傅世廢錦衣三品公僅廢錦衣四品薊督張鳳翼之賞與公持朝議固有意抑公而公初不欲自明也然上之念公深矣西虜鎖合兒所部來乞賞禾嘉收置墻外遂誇詡入奏曰行撫賞於駝喙之後以夷致夷卽以夷攻夷此秦龍飼虎之手也公駭之曰往以予喪愚奴而爲奴愚以買米愚東而爲東愚今之愚虜者安知非昔之愚奴東者乎灤州之役非以夷攻夷之左驗乎張弘謨夜襲虜於大盤嶺斬首百餘級禾嘉劾之曰此王燒餅達子來投誘而殺之也公曰虜勾奴入犯又未詐降果王燒餅達子也殺之尤當弘謨功當敘禾嘉議乃絀已而與鎮臣大壽相訐大壽抗章扶聽其貪穢公止之勿上而聞之中朝遷禾嘉南僕卿以去公曰吾不欲爲鎮去撫且以長東將之驕也其持大體不計私怨如此屯凌之修築也梁廷棟實主其議奉旨趣工者三矣廷棟去朝議反其所建置謂屯凌荒遠不當築撤班軍赴薊且以邊臣矯舉勒撫鎮回奏禾嘉懼

揚言已不與葉凌以迎合朝議猶覲凌工已辦可以邀賞也盡撤防兵留班軍萬人運糧萬石以給之公曰且不撤兵賊至而戰上策也奉旨撤兵據見糧以守中策也撤糧罷轉餉委空城以疲賊下策也今出於無策其可乎禾嘉弗聽八月奴圍凌城十餘日大壽與何可綱固守禾嘉率宋偉吳襄救凌禾嘉恃屢易師期而偉與襄不相能二十七日遇奴於長山襄營先亂我師敗績監軍張春陷奴上書爲奴請款禾嘉密表其事公曰春亦有鬚眉獨不聞其妻翟氏六日不食而自經乎士大夫不能飛矢仆此行屍而忍爲關說春固自愧其妻士大夫亦何以見婦人乎中樞詒書頗以上意諷公公持之益堅錦人高應元陳二韓五從奴中自拔回陳二者願自劾其奇應元有心計曰擒賊擒王拚一死所四酋耳酋管直白雲山以通夷語者百人裹火藥入管勾酋帳而刺之卽不成入營皆擾亂可走也大壽之弟大弼敢死喜結客戰於錦州四酋免胄掠陣大弼突出搏之刀幾中馬腹奴兵號曰祖二風子四酋噓指稱之三人在奴

中知大弼名樂從之公以三人屬大弼結爲兄弟夜三鼓三人爲導大弼率死士百二十人斫四酋營火藥發煙焰蔽帳前四酋跳而免八酋營皆大亂相蹂殺旣辨色我兵爲胡語僞爲奴追騎而先之乃出先一日凌城食盡奴招降甚急何可綱語大壽曰公不出無以慰閣部我不死無以報閣部爲文以自祭而死大壽率二十七人詣虜營四酋握其手飲酒驩甚約下錦州大壽以養子爲質與之盟而還二十九日我師劫營率二十七人逸出徒步入錦州奴乃墮凌城引去十一月公還關門以十七疏求罷上念公久勞稱病賜金幣命馳傳以歸已而議長山之敗坐公矯旨復城欲中以危法上不許命冠帶閒住削寧錦敘功世廢公故所力辭不拜者也公得請具奏陳謝身雖殘廢終負天恩一腔未死之心未可但已謹列上薊遼事宜十六款并以復城進兵二事諸臣所未悉者具疏略爲明白其論復城曰右屯之復臣奉旨酌部議三城之一非蘇臣唱也凌河去松山錦州三十餘里我前哨駐于子章馬家湖又在凌

北二十里大凌直于馬松錦腹中非果如樞臣所云荒遠也使右屯不與凌城並築則凌工六月可竣又使萬石之糧不運則停工散兵賊無所得空城不致坐困臣抱病關城東撫鎮政出多門應并乃分應速乃緩應散乃聚致有疎失則臣之罪也今謂復城致賊則遼地將終不可復而又言復城逼賊賊豈效我之遠之也拱楫而不來手如果不必復也彼何爲傾巢而來爭此彈丸之地如以爲修築惹賊則已已之入薊庚午之圍錦果誰惹而來手使鄉者臣不抗天下之議以復八九城則關外皆虜地灤水一陷關何以守而遼東西三四千里皆賊天下又何以爲計乎臣願治臣不能禦賊之罪不宜以兵困卸罪於復城而使天下以復城爲諱也其論進兵曰狡奴闖入因糧以困凌河臣欲撤撤凌之兵以援凌撫臣曰不敢臣欲馬步合營前進撫臣曰不如用奇臣欲以騎集錦以步向凌撫臣欲分四路撫臣奉中樞堅壁之指又不肯明言持兩端以觀望屢易師期宋偉不附撫臣則主進吳襄奉中樞而附撫臣則主不進臣抵錦

偉以十七日尅期進兵襄曰日者言大壽命宮
難星數日當出少待之偉曰我安得獨進臣以
二十三日誓師以賜劔從事而撫臣猶曰過嚴
也及與奴遇也襄曰營近水偉曰近草議未定
而奴哨已逼偉營柵固奴連攻不能入前鋒多
死移攻襄營襄不能軍以騎將南奔偉力戰至
晡亦奔倚兩軍皆固則夾擊之勢成未可謂兵
難野戰只要用奇只要背城也兵潰而臣回寧
料理麤定設閒用謀夜劫其營奴遂遜去兵以
奇勝要必先正兵賊非必不可勝而我非必不
能勝賊也決日轉戰我兵潰而殺奴亦過當如
以一敗謂我兵必不能殺賊臣不信也臣願治
臣進兵敗劔之罪不宜以兵潰卸罪於進兵使
天下以殺賊爲戒也其論遼薊事宜則自西虜
挿酋東江朝鮮以及關門內外皆備列情形撮
其指要論奴酋謂我必不可講款畏奴而終受
其燼論東將謂當謹共繩約恩宥出自朝廷以
防跋扈之漸論兵將謂奴各酋不過伯言五六
千皆同隊起共殲我鎮協將領皆有食大糧
親軍方可殺賊又謂關內不可築用遼兵關外

不可盡用遼將禦虜當急練車砲不當盡倚騎
卒近邊州縣各設守備兵馬佐以鄉兵無徒責
之必死西協當專設總兵以佐昌平不當分昌
平之總兵以佐西協至於關門不當復置經督
請畫關薊分設三撫而胥轄於督臣上固已
採而行之矣公雖引退不忘軍國拳拳爲明
主忠言若此公之初督師也熹廟臨遣隆重
付以兵要馴至宵小竊枋讒聞百出而隱然係
宮府之重猶得以恩禮進退其再出也受命艱
危之際夜半出片紙以單車橫穿萬虜奏汛埽
之績奴退樞臣請旨分兵遼薊西兵各轄撫督
而督師爲冗從之員下不願其留上不聽其
去人主動思拔復之功中朝曲肆沮撓之術
左枝右梧前跋後窺其得以奉身而退者秋毫
皆聖主之賜也庚午五月以前戎馬旁午畿
輔危急朝廷以疆事委公事權在手如以一身
便兩臂故功見而言信五月以後異口同喙雄
唱雌和使之有足不能步有翼不能飛而有事
則專以責公故人謂今上之神聖不啻度越
先朝而奸邪之媚忌殆有甚於逆奄不能不爲

之三嘆也公督師又閱三年調度京城調度援師調度潞河滄海以及遼西薊北東江經營底定其有功於社稷甚大而事勢之危且急者危莫危於東便門之一出急莫急於東師之一潰其所以危而獲安急而旋定者天人之佑助而祖宗之護呵也繇今思之尚爲心悸而况於當日乎公里居七年門無賓朋室無媵侍居無玩好出無輿從危椽老屋糲飯事酒叢書散帙篝燈講誦夏扇冬爐孫子夾侍整襟危坐儼如圖刻不讀非聖之書不作無益之文身經奄難戒心漢唐撰次今古中官志區明其賢奸禍福以作殷鑒丹鉛甲乙夜分而罷關門舊將故卒每刺邊遽以報尺蹠片紙藏弁几案未嘗不傍徨屏營憂形於色也崇禎九年八月奴騎掠畿南破定興鹿善繼以太嘗少卿里居死之公賦詩六十章有祝予之慟焉繼陷安州去高陽四十里公方城守游騎去城七里聞城頭砲聲知有備引去十一年九月奴兵復南下公部署子姓分雉堞距守百里內衣冠甲族竄避者皆要勒以入遣親丁擊奴哨騎殺之於郊外十一月九

日奴數萬環攻高陽填濠墮雲梯守者飛砲擊之應聲拉折奴人持門扉如木城公令以稭稽乾草爲束蘸硫黃擲城下木城盡燬奴將遁繞城納喊者三守者亦應之三奴曰此城笑也法當破圍復合十日遲明城中砲石竭火焚西北樓城遂陷公坐北城樓叱家人速去我死此二酋扶公至城南三里圍頭橋老營酋首擁公上坐呼孫宰相公跌坐大罵臊狗奴胡不速殺我一酋漢語者曰北朝識好人待士厚相公胡不歸北朝輔佐大業而徒爲南朝死公叱之曰我天朝大臣城亡與亡死耳無多言一酋曰不降胡不出金銀贖死公復罵曰臊狗奴真無耳者尚不知天朝有沒金銀孫閣老耶公令以葦席蓋地望闕三叩頭叱二酋趣持縲縊我既絕酋相顧嘆息屬所掠老媪此孫宰相屍可善視之乃拔營而去十五日太監高起潛兵至高陽詢問遺民及陷奴回者具知公死狀治棺製一被以斂拜而哭之奏疏以聞上曰故輔承宗罵賊死義慘及闔門朕心殊惻該部其從優議卹及部覆疏上詔止復原官予祭葬而贈蔭

易名皆未許視他閣臣考死牖下者有不逮焉
或曰當國者主之非上意也公以一死報國
思立天經明人紀一死而公之事畢矣小人何
知以公之死爲厲已惟恐不抑而沒之也其拜
而哭之也不如奄其相顧而歎息也不如奴推
其心惟懼夫仗節死義之事重而賈維綸白養
粹之徒不得交臂於世也吾何責矣哉公妻贈
一品夫人王氏生七男子長子銓以選貢任高
苑知縣銓長子之滂錦衣衛指揮僉事皆守官
不與難三子鈐先公歿而從公死義者次子舉
人鈐四子廩生銓五子尚寶司丞銓六子官生
鈐七子生員鎬銓之子之沆之滂銓之子之澗
銓之子之沽銓之子之德皆力戰罵賊以死鈐
一子生六歲依其母棲草中得免公之兄義官
之子鍊鍊之子之澈之漾之泳之澤職方之子
鏘鏘之子之漢之瀚皆死蒼頭侯果陷奴逃歸
得公屍於圈頭告哀於高奄以其喪歸行求得
諸子孫屍乞於親故歛而殯焉果言公面貌如
生鬚髮郁然舌微吐裸而臥田間野人夜窺之
鱗甲怒生如虬龍攫拳莫敢逼視而去樞將引

風雷支作天宇冥晦里人驚謂大兵復至移時
乃息公之子孫狀貌皆雄駿能文章負經濟他
日可以爲偉人爲大將者而皆能舍生取義以
從公於九京其所以稱爲公子孫固在此而不
在彼也公識見通敏商訂詳審貫穿典章諳曉
物理發言盈庭紛糾盤錯臚解决決片語輒了
論事析理刺經諧俗譚言微中談諧閒出雖悍
璫驕將莫不解願俯首至於斷國論辨幾事應
機剴割不出晷刻知如爨髀辨如瀆泉惟深惟
幾不先不後世未有能窺其崖略者也 神宗
顯皇帝彌留方從哲爲政以遺詔屬公公請以
發帑餉邊列詔條中從哲曰 東朝節儉不減
大行發帑未可議也公曰相公任軍國大事豈
得預計君上不能而先已之詔條擬發帑若干
使近侍請 令旨行之卽不許可堅請而得也
從哲以不習近侍爲辭公笑曰交結之禁豈爲
今日設閣中不有日傳文書內官乎詔乃定遂
發二百萬九邊皆謹誦焉 顯皇帝之升祔也
東閣集議請祧 睿宗禮臣科臣主其議公弗
應閣臣以詢公公曰 睿宗今日當祧以當日

不當入乎禮臣曰然公曰然則孝宗可終不
祧乎國家祀典不遷之外論功德乎論世次乎
如論功德無論以孫議祖有所不忍倘世世功
德世世不祧世世無功德世世祧手論其世則
以義制禮祧之非以爲忍所祧之祖亦寧有軒
輊而獨孝宗不當祧乎且神宗皇帝於
睿宗曾孫也祧曾祖矣再世猶武宗也再世
則世宗不遷而穆宗矣親蓋之義謂何將
世世祧曾祖手衆皆曰善乃罷祧睿宗熹
宗卽位臺省集議改元館閣皆唯唯公曰大
行皇帝一月免葬諸公何忍奪其年大行皇
帝詔以明年爲泰昌元年今奪之以奉今上
詔以今年八月後仍爲萬曆四十八年今奪已
讓之殘年以歸大行此一議也於祖非順於
考非孝臣子以婦寺之忠陷主上於不順不
孝於心忍乎給事魏應嘉曰新君卽位歲餘而
仍舊玩似爲不吉公曰帝王以日易月自是變
禮帝王亦人子也豈有人子居喪從變而以從
親號爲不吉者假令大行以明年正月朔升
返今上樞前卽位將以終年從舊號爲不吉

而遽以是日改元乎自古易姓受命則當年改
元一姓相繼則踰年改元唐順宗八月內禪卽
今改元憲宗仍稱永貞宋太宗卽位改元史以
爲篡誠不忍見一統盛世父子相繼而一年三
號書之史策爲千古議端也衆皆服然其後卒
從臺省改元而識者以公議爲正熹宗日講
罷王安謂內閣劉一燝韓爌曰二公肯做張江
陵我不難做馮司禮皆遠巡不應安復向講官
言講官錢象坤肘公應之公乃前對曰時政廢
弛此言誠救時之藥但馮張不克令終願法其
前鑒其後使韓范呂張不得專美斯可矣安曰
何也公曰馮張肯整飭法紀今欲爲馮張當整
飭各屬衙門安曰公當謂十庫公曰何止十庫
且如一大家做家必使家督以下飽暖歡悅豈
天家一起手便與左右競刀錐但當仰遵皇
祖制度酌以見行條例寧以內供分給額供勿
以正供積內賜予節則宜索少又如兵卒之冒
占部漕之關說衙門之需索司禮一清將二十
四屬俱清內閣自宜仰遵祖法以部務還各部
而以上意爲斷決須先以身立祖法中亦請

皇上一如祖法然後中外臣工有不若於法者
譴者譴誅者誅而我不私德怨如此則馮張豈
足學哉一奄許曰左班官有棄城而逃者何也
公曰予固言之曰有不若於法者譴之誅之矣
纔一建議便如此反脣相抵如何內做得馮外
做得張若內果欲做馮便從此做起安曰所議
者朝家大政也若安得妄言目之而退安退謂
其曹曰孫公大議論當嚮內閣切言嚮內官說
何用時方推公代司馬同官戲曰公不入中樞
矣公笑曰正坐此不入中書何中樞也 上既
卽吉有司奏請選后 三宮俱卽世以 穆廟
榮妃傳諭禮也比大昏擇吉典禮隆重傳諭當
用寶鄭貴妃固爭曰我有寶何故請劉我遂夷
於後宮大家采女手因厚遺孔母近侍旁側皆
爲鄭言安心不與也而難之謀諸內閣內閣要
講官共議公曰鄭所執以難劉者何也安曰以
無寶公曰傳諭立后慈寧之事也慈寧之寶故
在假榮妃之名而用慈寧之寶則鄭無詞以難
我矣安躍然稱善劉鄭皆先朝妃嬪初奉劉後
奉鄭則鄭將倚主昏之名實封后之末命公一

言而嘉禮定釋宮掖之疑亦奄安能持之也公
官坊局侃侃然以天下爲已任多所建白叅大
政入直僅百餘日而匡救回幹裨益弘多凡文
書繇御前發票司禮監令小奄抱黃袱篋送閣
門典籍官奉而入有中旨則小奄口傳曰 上
傳某事如何處分天啓初中旨類數閣臣側耳
籍記惟恐錯誤亦有借內傳以行其私者公初
入閣卽上奏曰臣累日在閣辦事文書房時有
口傳如講學如任將如准臣入閣入部皆關係
重大仰見 聖意淵深非臣等所能仰贊 皇
上威福自操一時奉法惟謹而事久時移不無
可慮且傳 天語者一字抑揚便闕輕重臣愚
不勝過計望 皇上慎重口傳酌爲札記容臣
等計日具口傳事目并所處分還報 御前詳
加叅閱更賜面對一一仰質則王言盡一蒙蔽
無自而生矣條上兵政切要數十萬言其末曰
憲臣高攀龍語及宮闈心實忠愛 皇上如信
臣爲帷幄近臣令直陳 先帝危難舊事臣得
引諸輔臣爲證一一爲 皇上剖明之卽內監
亦有知其事者 皇上至尊至貴實極孤極危

卽左右小心恭謹與 皇上同甘苦者恐其識見不定爲人所借將 皇上之言動起居日爲人伺而求中 皇上之心且如先帝弱疾最禁房帷而飾美麗進者六七人此天下共知而皇上未必知之亦未必盡蓋天下之禍有明爲姦細如假挺於風癩是也有暗爲姦細如藏刀於美麗是也 皇祖明知之而駕馭有法故屢發而無虞 先帝亦明知之而坊範或疎故一嘗而輒殆伏望 皇上謹慎身體隄防隱伏以爲天地神人之主以享千禩萬年之安則災禍不足銷胡虜不足滅也公在講筵見 人主幼冲國本單露塔經援義多所諷諭至是乃直引其端幾 上心動然後極陳之亦欲借助於同官而同官噤莫敢應擬旨報聞而已未幾逆賢竊柄羣小用中旨交關取事而矯節交扇濁亂禁中逮 今上而後息人始服公之愛君深憂國遠而見幾蚤也奪會之亂請發帑二十萬內閣私請於司禮王體乾不敢先答目視忠賢忠賢曰 上不肯柰何公曰四川歲賦一歲不

平一歲不徵况兼小民苦楚藩府動搖 皇上恐惜二十萬而不惜全蜀賦稅人民忠賢曰小財不去大財不來公曰然煩卽以此語奏 皇上又曰更望 皇上早發邊則萬里外耽延日月忠賢曰寧可用在刀刃不可用在刀背公曰然更煩以此語奏 皇上忠賢唯而入出曰上允發二十萬工部造戰車請帑三萬忠賢曰可以發戶部百萬分與公曰造車有益戰守便係軍機若戶工二部彼此執奏豈不耽閣忠賢又唯而入出曰 上并允發三萬矣御史帥衆疏言 上當體古帝王自稱孤寡之意臣下不可導以侈泰但稱萬歲有旨請外首輔力救不得請去體乾忠賢盛稱 上怒以柱閣議公笑向二奄望 皇上做一大分上二奄問何謂也公曰首輔以救御史不得求去 皇上留御史以安首輔豈非大分上二奄曰御史不解道理說皇上不可稱萬歲 上怒甚所以難解公正色曰御史所云是老學究書本話頭望 皇上爲堯舜心實無他 先帝末命曰輔他爲堯舜之君此事傳之後世豈堯舜之世所宜有吾輩要輔 皇上爲堯舜豈可不力解此事且 皇上

稱朕亦 皇上獨稱爲尊耳朕亦微眇如孤寡之意非侈大也若人臣願祝延 皇上與天同久豈有謂不可稱萬歲者乎二奄欽容曰便當以公言入奏已而持衆疏并憲臣鄒元標救四言官疏獨授公曰 上傳此五人俱釋御史夏之令巡視內草場譙訶羣奄羣奄欲毆之之令摺其面而出忠賢怒令小奄傳內草場疏重處御史公曰此御史素慧三日前朴責首輔胥史於端門下頗開罪於首輔今若重處是閣中借公行私首輔何以自解中外相毆獨以中疏處御史不如置不問如欲問待御史疏到勘覈處分如御史無故毆中人便治御史如中人有弊不容御史巡視而反劾御史便治中人決不可偏治御史小奄入報乃不問後竟以他事殺之令忠賢以客氏進女間三宮遂與保和店之獄錄三皇親家僮奴各三四十人下鎮撫掌詔獄劉僑來謁侍坐稱老師公曰君世官也必祖父肯以爲子孫子孫肯以爲祖父子方敢當師稱僑錯愕避席公曰 上方以離間疏遠三宮三家之獄意在三宮也以私家爲喻 皇上父也

三宮母也父不禮母而子更發母黨之私重父之怒是可以爲子手 皇上春秋方富悔悟有日此時差錯不念異時手懲惡爲之富貴立至一約之絲其絡幾何委曲解釋卽有少患不過數年平中耳平中時是祖父子孫是子孫祖父子亦當欽手拜君僑問若何處分公曰事有易而難有難而易直明外家寃誣盡發燒節陰謀此可奏成手中而禍與手俱易而難也錄三家各一奴無連染無生多贓曰彼私爲姦利主人無與也辭成付法司予爲從中理解此所謂難而易也僑如公言以讞公屬舊司禮宋晉以公語正告忠賢曰如此則可以蔽斯獄矣忠賢乃止其後楊漣劾奏忠賢所謂以公爲徵者謂此獄也葉向高公國子師也而當國公居五人之下票擬商榷越席而言無所鯁避人或問公於向高公曰某不識忌諱信口開闔如說法道場却挿科打諢豈不念閣體直以賦材下中倚皇上特達之知六十歲人報稱何時待可爲之日正恐長負天恩然首揆老師也未坐門生也以末坐于首揆之政則不可以門生參老師之

議則可向高笑而謝焉逆奄初用事猶未敢明與外廷抗而尤嚴事公每見必側行却立公出則偃仰指搗待閣臣如郎吏莫敢迂視矣公嘗言中書有韓稚圭國事不致決裂忠賢亦不至殺身又言 熹廟慈仁官府事皆可爲而老成謀國任調停手負朝廷也公晚而大用用而不久於內雖人謀則然亦豈非天意哉公出處進退大節凜然蹈道執禮之死不變迴翔詞館歷十八年以相度 慶陵加三品服俸遂杜門請告曰朝廷待我如此當裁所以自待矣首輔力謝之乃出有勸公爲高靳者曰逆取順守公曰人望我殷望其有爲耳卽能順守當先償逆取之債一兩事可償便壞朝廷一兩事天下有壞事好閣老乎今人推一人當頭便欲借此人爲大家主張而此一人爲大家所蹈藉朝廷爵祿有限卽盡在一手豈能徧給同人乎今天下得三四正人之道事君不可則止還做得幾分不然要閣老何用其人謝曰吾固知公之不爲靳也公自請督師一出而中外扞格屢請入覲條奏戰守大事宰執咸扼之公曰諸臣疑臣

一人欲據中書夫舍所任而求據中書此亦天下之最不肖者矣尚能爲 皇上肩校復大任手臣雖品望不及古人亦望諸臣諒臣無謂五月披裘而猶拾遺金也公嘗稱曰范希文暫出而圖還李伯紀出而悲不得還皆鄙也伯紀曰既行之後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朝廷執議不堅陛下亦宜諒臣孤忠以全君臣之誼此則君相所當念耳督師再召旋被詭沮奴騎再入人曰其可三手公歎曰張德遠有言上復用我當卽日就道敢以老病爲辭彼獨何人哉丑寅之交右地虛席朝士數問公起居公戒子鑰曰趣歸侍老人無使人疑我以若爲陽驕也鑰以便歸遂及難逆奄之橫也所遣緹騎刺邊事者日夕侍公帳下公大聲問你家老公好否老公者士大夫呼羣奄爾汝之嘗詞也騎叩頭聲誓領之而已道人宋明時自詭以符法制虜逆奄以屬薊督薊督盛供帳望風禮拜以符禁四卒曰可敵萬人薊督戒諸將却陳以讓之諸將皆大笑招搖至關門公曰此妖言亂軍心繫而欲斬之薊督固請乃釋之逆奄覲覲封拜以捕奸

細上軍功遼人告董成俊駐羅城通奴將興大獄公上言反側窺伺豈盡無因番快極楚何求不得我方開一面之網借賊殺機以收降附之心豈可密羅織之條戕我平人以絕來歸之路令所司一切平反所全活甚衆吳國丙者遼人從贊畫孟淑孔逆歸正人劉伯強於東江淑孔遣入奴行間殺同行者而奪其妻旁徨不敢歸道逢一書生謂曰魏司禮欲以邊功封王此奇貨也乃詣厥告變劉伯強羈廷金鞶奴萬全行間孟淑孔主之逆奄遣旗尉密以屬公公方負晉陽之疑兩道臣相語曰閣部方危須殺此數人解之遼人殺過多少而惜此數人乎公正色曰吾輩各一首領十餘輩各一首領殺十餘首領以護此一首領先十數人死矣檄且下悉心鞠之果真不嫌聽厥不真勿爲閣部惜首領也倘失情枉殺當飛章爲十數人爭此首領屬推官陳祖苞按驗得實發廷金戍居庸安置伯強等於寧遠旗尉羅拜曰公天人也吾儕小人皆有父母妻子其敢逆天不以實具報逆奄使人視其獄辭無可周內而止公每謂奄何能殺人士

大夫自相殺耳其枝柱閣官不畏強禦皆此類也黨論之角立也人或謂公當親近某某爲君子公曰附小人者爲小人附君子者未必爲君子吾輩當斬釘嚼鐵自立人間寧能爲蓬生塵死手槌擊之獄起主風癩者斷斷於公公連柱其口人謂公當與調和公曰爲君子所容未必君子爲小人所容豈非小人生平不附君子願可求容於小人乎每與黨人語輒曰勿墮輪迴問何謂輪迴曰我方制人隨爲人制一番撥正又一番輪迴也輪迴幾番人才國運有幾登朝以來十六七年見幾輪迴矣可不懼乎公舉進士爲孫慎行所舉慎行爲禮部尚書劾故輔方從哲進藥藥殺先帝當誅公昌言於閣曰進藥不止一人實出 聖意當之曰弑非律令也庸醫殺傷人有罪而况 萬秉李可灼當論如律平人父母疾革誤藥而傷家人歸怨長子之失主張理也從哲宜削去 先朝所與恩蔭以當長子失主張之罰慎行志以爲反已而從哲亦憾二魏亂政賢者相繼貶斥公抗疏自列曰臣故孫慎行之所取士而高攀龍左光斗之所

嘗薦引也義不當幸指擿未及自爲聲啞以姑容於天下又極論趙南星高攀龍之去曰去兩臣而出於上意則皇上之獨攬未必協於天下之公令去兩臣而出於惡兩臣者將內結外援天下盡入其牢籠而大患立至雖以皇上之感靈立縛奴酋於闕下天下之患未已也兩臣之讒讞者去而臣獨留必其有遺行而愧於兩臣使臣不早自裁決臣所居何地所任何事他日求如兩臣之去何可得也公不屑因依部黨相倚爲名高立朝抗議每引義相駁正遭逢末流時危運否不惜與之同禍若此公爲政惜名器愛國體過徵幸禁貪冒綜覈澄汰每事皆可以爲法則遼陽陷中外紛然議添官設鎮通州新兵萬人多赤脚踏白楮而監之以提督總兵道將多官公謂無事則多官徒以擾萬人而有事則萬人不足以衛多官文官好聽遊客妄人談說練兵一聞警則以無制之兵付之不相習之將牽率遷延卒以取敗乃奏罷撫鎮留一道一裨將後亦罷又請罷天津巡撫以督餉侍郎兼理士大夫廢斥者多求用於關門公謝

却之人曰范文正辟置幕客多取謫籍未牽復之人可法也公曰讀古人書當觀其所重文正之言曰有才而無過朝廷自當用之若實有可用之才不幸陷於吏議不因事起之遂爲廢人夫實有可用之才而陷於吏議又爲不幸此文正之所急也若無可用之才而吏議又非不幸文正安得而用之手已已之役朝議以石亨楊洪周尚文故事出馬世龍於獄閣臣告公曰上知世龍爲公舊將公入對雷爲世龍言公曰某新從田閒未得一當而亟言其舊將之有罪者是將乘急以要君手卽世龍可用上赦出召見問以戰守機宜然後用之則恩歸於上而世龍不敢愛死試之行間愛者不能飾其所不能忌者不能抑其所可見亦所以安世龍也上聞公言立召世龍出之公在關城長子庀家政幼子就家塾銓鈴鑰踐更省侍每還往俛首韉袴握刀挿矢與旅人戍卒雜飯邨店中揮鞭驟馬而去自大將軍以下欲遣使持一壺漿勞馬首不可得也尤世祿鎮固原以名刀組甲狐白裘來問公還其裘而以刀甲予王世忠

令佩之以誇西虜東歸之日高第厚有饋遺公
笑曰我不取亦可不與公可不取那得不與留
此以塞輦上君子可也初開鹽屯之利兩歲可
十萬餘再至則息益饒丘禾嘉輩因緣爲市每
爲鎮道所持御史王道直按遼言鹽屯十萬可
買馬幸 上旨不究或曰中朝不欲究禾嘉也
非徒免者也道臣陳新甲以籍報公以諧語應
曰吾具知本末亦具知該撫之苦而憐之觀音
大士觀聽衆生苦惱寧不發大慈奇聲善財童
子但防竹林鸚鵡饒舌勿猜大士也其後以告
遼撫方一藻著爲經費遼人賴焉公嚴於持已
恕於御物謹於持法詳於用刑激勸忠義鼓唱
豪傑作使貪詐籠挫宿猾至誠惻怛而機牙四
應閑止淵靜而條鏃百出鑒別人才洞晰情僞
人謀鬼謀有告如響公固不知其所以然也趙
率教滿桂拔之於偏裨者也卒爲宿將王樞何
可綱魯之甲拔之於逃將者也卒以死事祖大
壽犯法當斬赦而用之者也卒以收復自效袁崇
煥馬世龍輩公所優禮付託者也一不當卽欲
行大法而諛訶其中軍愛將世龍累被彈劾益

自感奮插旆出賀闌山人犯寧夏六戰六捷上
首虜七千有奇卒以功名終王樞之歿也公請
官其子曰昔人解官以子生臣願解官以贈死
陳諫廣獠也尤智夷種也以勤事死皆請優卹
死遼事者張銓子道澹張承胤子應昌皆羅之
塞下念羽林孤兒之意未嘗不撫之泣下也李
平胡者寧遠伯成梁家丁也善戰累官都督東
西虜皆呼三都督得罪亡命去東事起有自稱
平胡來歸者言李氏舊事甚悉公見之曰僞也
與之餼假其名以懼虜而勿使虜見也後乃知
爲羅三杰李如松乳媪之夫也王之臣拜爲大
將卒爲虜笑劉興祚之來也與其弟興賢遇公
於紅花店相携拜馬首公撫之退而曰興祚將
爲我死興賢終當作賊永平之戰興祚家人歸
報興祚射死興賢爲奴所得鬻而食之矣孫元
化議并卹興賢公曰未也興賢面無死法已而
興賢果在奴中招興治興沛反東江卒滅劉氏
公之爲人齊莊中正篤誠易直未嘗專門講學
而資與道近其在班行自言得關西馮從吾東
越周汝登青州鍾羽正三人摩切之益爲多軍

務少間與鹿善繼輩篝燈危坐徒御不警鈴鐸
間作蕭然書窻道院也夜初鍾而入曉鍾而起
歷八百昏旦聽百八聲之高下疾徐草思却視
以窮極車營之變作車營百八扣語善繼曰平
生不解格物物格今於車營窺見端倪矣戊寅
春閩人蔡鼎重跣而告公曰奴將復來高陽不
可守也公曰父母之邦也去將安之鼎曰入保
定可以守公曰非君命而守與非君命而逃奚
擇乎君且休矣奴警至諸孫有反馬於河間者
詒書郡守夜縋而歸歸六日而城陷城陷之日
父死忠子死孝婦女死節奴僕死主爭先就義
無一屈辱者公嘗曰 先帝以漢武鄉唐晉國
擬我我則何敢成敗利鈍非所逆睹生老病死
時至則行庶幾竊比於二公乎從容致命慷慨
殉難人以爲奇偉大節於公亦何有哉公生長
北方游學塞下鍾崆峒戴斗之氣負燕趙悲歌
之節爲文章雄健深厚似其爲人不煩繩削不
事模擬每一屬筆如蛟龍屈蟠江河競注雲霧
訊集波瀾灑灑雖未敢方諸古人實近代所希
有也有文集一百卷奏議三十卷兵火之後茅

元儀得之頽垣敗屋中南叅贊范景文刻而傳
之別有督師全書一百卷督師事宜十八卷車
營百八扣一卷歷官舊記四卷撫夷志十卷高
陽縣志十四卷惟中官志若干卷未就前督師
紀略十六卷後督師紀略十卷定興鹿善繼所
輯於公之行事爲得其大者公品望在館閣功
勞在社稷威名在夷虜忠義在宇宙海內雖邇
塾之老儒邊障之退卒隸人牧圉小兒窻婦語
及於公靡不盱衡戟手嗟咨歎泣而關塞之讎
隙朝著之謗焰出自縉紳學士之口相洽而不
能解若夫讒書穢史流傳吳下者雖蕪累不足
道然其大端可得而數也一則曰公不當自請
督師自請爲專命信斯言也孔明之討賊裴令
之督戰皆非純臣當以矯制伏罪乎舍台席而
董戎旃釋平章而事征伐橫身以冒難匪躬以
殉國而便文自營之輩顧欲以腐鼠相嚇不亦
傷乎身爲焦牙腐草承乏危關一旦弛其重擔
置之善地創定而愧生感銷而恨作膏唇拭舌
牽連門戶擁戴之語冀以煇亂國論而自蓋其
憤耗此猶東家之毀西子彌自增其醜者也一

則曰公不當自請入覲請覲爲偏主不見馬首
卽東之詔乎君側之疑種族之懼非偏主也而
偏奄也興元入朝則有橫岡應識之誣薊門請
覲則有石頭便橋之詆姦邛醜類古今同軌至
於今聞兒媪子交章累疏者固已九刑不亡舟
書未改而猶然奉爲聖書承其餘氣此則其罪
狀首伏不待於案考者也一則曰公不當力主
校復恢復爲失算試問西虜之毳帳何以遠徙
老奴之蝟穴何以屢遷整焚棄之遼土變爲金
湯拔陷沒之遼民改爲生聚公力而闢之於竟
外彼坐而攬之於紙上戎索昭然焉可誣也柳
河之劔師期違也大凌之墮廟算乖也覺華之
陷後政失也執是而議進取之非以先去爲能
臣以數奔爲良將以割地爲陰符以自盡爲終
局此國之間臣而與於逆奴之甚者也撮中外
之議與公抵牾者有二一曰守一曰款彼非能
爲守也退而已矣亦非能爲款也和而已矣公
嘗詒書當國曰今合天下只有一怕耳初怕而
開鐵失退守遼陽再怕而遼陽失退守廣寧三
怕而廣寧失退守山海今山海之怕更甚曰遼

陽一十萬而敗廣寧十八萬而敗三敗之後何
恃而不怕縮項歛足徒延挨以了目睫曰勿惹
古今夷狄之禍莫慘於宋玉帛子女與而又與
疆場土地退而又退與而至於無可與退而至
於無可退當時亦只一怕以斷送社稷而今可
蹈其覆轍乎公何嘗不主守怯者諱言退而以
守之一字相抵此一反也公嘗論講款之害曰
未服而構之款其心必驕有挾而要其得願
必奢幸全而竣其局其費必大既款而仍防與
恃款而弛防其禍皆至於不可支公之意以謂
我戰守局定生聚教訓於兩河之間浴海爲家
以坐待其變彼旣讐服搖尾乞款則柔而恭之
羣孽并吞降人內應則侮而取之若今日之講
款戰則不能守則不固退則無所徒欲以國家
外市結橈酒之歡而徵歌鍾之賞求和不獲其
能款乎公何嘗終廢款昧者諱言和而以款之
一字相蒙此二反也惟公之立人本朝志在於
正朝廷清官府杜私門破朋黨讐諸青天白晝
橫目四足皆仰其清明而秋霜夏日善人君子
亦憚其凜烈小夫壬人不寒而栗視以爲骨鯀

血忍生擠而死排之固其宜也公生於嘉靖四

十三年正月壬申享年七十有六公歿後八日

之滂至自京師改棺以斂又一月銓自高苑來

奔喪日月有時慙綸未備乃以崇禎十二年七

月六日葬公於城西二里祖鄉之西原謙益壯

而登公之門今老矣其忍畏勢焰避黨讎自愛

一死以欺天下萬世謹件繫排纘作為行狀以

備獻於 君父下之史館牒請編錄垂之無窮

蘇子瞻之狀司馬君實曰非天下所以治亂安

危者皆不載謙益猶是志也戊寅九月出獄南

還謁公高陽之里第親見其屋廬苟完什器盡

給無中人十家之產然後知公之居身廉辨一

介不取可信不誣此於公為細事有識者所不

道然世之奴婢小人論公之語必以是為質的

不可以不書謹狀崇禎十五年八月戊戌朔門

生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協理詹事府事兼翰

林院侍讀學士前史官嘗熟錢謙益狀

牧齋初學集卷之四十八

行狀三

故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協理詹事府

事贈太子太保諡文肅王公行狀

曾祖承寧

祖宗仁皇贈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

士

父邦憲皇任山東萊州府通判贈吏部右侍

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西安府耀州牛邨里王公年七十一狀

公諱圖字則之其先太原陽曲人國初徙耀州

家世孝弟力田景泰中有諱志者明春秋舉鄉

試知宜賓縣四傳為萊州公以詩經舉于鄉歷

官有聲跡是為公父生三子長曰固舉萬曆丁

丑進士官至兵部右侍郎巡撫保定而公其少

子為兒時質貌魁傑有大人之度稍長從其兄

問學博問彊記才思風發年十六泐人徐用簡

督學關中擢冠諸生每行部必召公與俱雜諸

生中試之所至必第一遂挈公登太華上太白

經藍田出潼關浮淮涉江東游吳越闕河川陸

形勝要害之地前迎復却極目從心慨然有澄
清宇宙之志用簡好性命之學周旋杖函微言
叩擊臨岐喟然而歎曰吾道西矣丙子舉鄉試
第一丙戌舉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授簡討當
是時保定公爲御史不附執政拳毆其私人於
朝堂以伉直外轉公在史館方嚴易直頴然以
公輔自待士大夫推西北正人公兄弟爲之巨
擘然南北部黨之萌從此起矣公守簡討十五
年於時相一無所附麗四明沈公當國有妖書
之獄公少嘗及其門援引古誼極言規切四明
弗善也久之陞右春坊右中允掌南院還坊充
東宮講官以右庶子掌坊事又四年陞詹事
府少詹事副纂修 王牒又四年以詹事充日
講官又以詹事教習庶吉士次年以吏部右侍
郎掌翰林院公前後服官自官坊歷亞卿皆不
出詹翰資望最爲深茂 神宗深居大內撰進
講章寒暑不輟肅容法服儼如對御三年外計
邸舍蕭然苞苴竿牘絕跡庭戶天子察知公公
忠可與竒大政者也萬曆中年黨論滋起山陰
王公歸德沈公之後資地相偏謂可以紹二公

衣鉢者咸屈指江夏郭公南昌劉公益公而三
江夏遂南昌逝物望始專屬于公而黨人之側
目者日甚一日矣當是時富平孫公爲冢宰奏
人幾滿九列而東南之講學者遙相應和羣小
忌而謀間之會無錫顧公馳書救淮撫乃啖富
平發單諮訪廷辯東林淮撫是非以爲鈞黨之
計公嘆曰秦人與東林一網盡矣亟言于富平
止之羣小知其所躐解皆恚恨移兵向公而公
之主庚戌會試也宣城湯祭酒以領坊爲同考
官與知貢舉崇仁吳公爭論闡事盛氣相詬詈
湯之門人王紹徽間行構崇仁于公公正色拒
之於是公與宣城之隙成矣是特大計京朝官
紹徽計湯必不免嗾御史之欲避察者飛章逐
公公杜門求去 上不許乃仍主計事湯亦竟
坐不謹罷諸附湯見黜者及惜湯之黜者與夫
向之忌秦而間東林者攢耳并目雄唱雌和聚
族以求逞于公公求退堅言者持公愈急公乃
抗疏別白極論湯所以被察與紹徽等所以媒
孽見中之故削株掘根窮極底裏其詞直其事
核其心事已曉然于天下然後移疾出國門浩

然長往以申明不可則止不受汙辱之義蓋公之以古大臣自處者如此後先求去二十餘疏皆奉 溫旨慰留又傳諭內閣挽留者至再既去 上猶不欲舍公姑令給假又三年始以病予告丁巳內計羣小方用事遂以糾拾中公是時 上方有所重怒當事者從中下其事 上遂不得終庇公以 神宗之神聖知公之深而爲黨人切持卒不能自行其意此可爲嘆息者也泰昌元年敎 光宗講讀舊勞蔭一子天啓二年以原官起用四年陞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協理詹事府事居無何而逆閹之難作其夤緣至大官居中用事如紹徽喬應甲者皆辛亥被察所謂附湯見黜者也應甲有狂易疾紹徽用之撫奏將起大獄公雖削籍家居睚眦連引洵洵如不終日紹徽死事少緩而公遂屬疾不起天啓七年六月十五日也嗚呼哀哉紹徽深中多數當秦人勢盛時自詭不附桑梓以表異于時其中考功法也天下爭惜之而以公之斥紹徽爲過及其交關宦豎蕩掃名節鄉里塗炭海內咀嚙然後天下如酒醒寤覺始知此一

輩果奸邪小人辛亥之察典是非邪正始判若黑白而公之力擯紹徽在疆壯盛氣虛譽翕集之日其蚤見辨奸爲不可及也初公之子淑抃舉萬曆丁未進士官戶部山西清吏司郎中再坐公罷官削籍如宋黨人子弟故事公卒淑抃跼踣苦志未敢具禮 今上卽位所司援例具上淑抃亦詣闕追訟 上乃贈公太子太保賜諡文肅蔭一子于祭葬如故事淑抃乃以崇禎元年十一月大葬公于牛邨之裕慶原嗚呼奸佞者施生侈死忠正者生榮死哀令紹徽有知遊魂殘魄寧不媿死地下語有之聖人作而萬物覩又有之蓋棺論定豈不信哉公明允篤誠忠君憂國出于天性登朝以後貫穿典章諮諏政術參國論與大議矯尾厲角有倫有要聞者咸傾聽悚伏語及于朝政得失天下治亂容有蹙而色有墨惻然若疚瘡之在躬也與人交推心置腹洞見肺腑尉薦賢士大夫如恐不及小人在側割席分坐必遠去之乃已故士之豫附公者望而知其爲青天白日其畏而忌之者則以爲秋霜夏日惟恐其不吾容也詞林之官類

皆寡言低首優游養望以待拜遷公獨不然居
官奉職敬共夙夜不以閒曹冷局少自假易甲
午典試福建初用京朝官御史用監試法相壓
公抗詞斥之大聲琅琅徹鎖院入朝上言其事
御史服罪省試官得專舉其職公之力也癸卯
以南院署國子監事樞丞升堂頌禮嚴重六館
士畏服逾于真祭酒技今相嘉善公于儔人中
遇以國士先侍郎與故相華亭公之父卒業南
雍皆被賞識又因二父以知其子皆曰公輔器
也萬曆閒館閣有所謂四錢者其三出於公之
門翰苑以爲美譚公延見門人故吏媿媿論天
下事分日移晷語不及私所謂生不交利死不
屬其子者也嗚呼山陰歸德吾不得而見之矣
福清以後宰執拜除不可勝記其賢不肖亦不
可勝道也以余所見謀王體而斷國論在公伯
仲之間者高陽一人耳公之不得相天下與天
下之不得相公也而豈細故也哉生平不事生
產不遜聲色焚膏宿火老而不倦有文集奏議
若干卷文體頗評史記側講筵日錄玉堂制草
類客偶談又若干卷娶安氏繼娶魯氏皆贈淑

人子一人卽淑抃孫若干人公天性孝友保定
公性方嚴事之如父師旣第猶名呼公捧手唯
諾惟恐後毋左淑人蚤世育於保定之母雷雷
病刺公和劑嘗藥旬月不解帶其辛也疏請以
歸會葬明有報也君子以爲禮保定公之教戒
淑抃也如其子淑抃罷寶坻令歸懼杖責候其
出微平巾短衣迎拜道左僅而得免公兄弟之
家風如此及羣小傾害公巷間同氣僞爲淑抃
劾保定章流傳邸報公上書言狀 天子爲下
其事購捕主名然後天下知公兄弟果無間言
而因以知淑抃後先之被錮果以公也淑抃葬
公後四年自秦之吳間關跋履而告於謙益曰
古之撰行狀者爲考功太嘗議諡及史館編錄
地也今先君幸微易名之典矣國史有傳玄堂
有誌則槩乎未有徵也敢具歷官行事狀以累
吾子謙益哀遲白首慙負師門追惟二十年餘
登頓踰寔與黨論相終始痛定思痛有餘感焉
當庚戌辛亥之交陰陽交爭龍蛇起陸援公者
欲登之九天擠公者欲墜之九地高墉深壘隱
若敵國公左足一動班行頓空黨人猖披不可

禁禦其為世道重輕何如也天啓初元朝論乍清舊學再起於時樞軸一新物論改易視公如眉之著面以為殆不可少耳而枋用之意則已衰矣然而羣小之耽耽於公摩厲而思割刀未嘗須臾忘也向進則以宿素謝榮鈞黨則以渠魁重禍君子之薦樽者如南箕北斗僅有其名而小人之齟齬者如骨鯁血怨死而未已故吾以為世之正人君子欽公之賢而歎惜其不遇者蓋有之矣若其畏之之深忌之之切悉力而排之窮老盡氣而不悔固不若奸邪小人知公為尤深也伏惟辛亥察事具在 定陵錄中蕉園之稿流傳人間者固以脫落踏駁不能備舉其本末矣而況於一字之褒片言之貶乎又况於二十餘年之後見聞異辭又將指歷昌之年為隱桓之日乎謙益舊待罪太史氏竊取書法不隱之義作為行狀其或敢阿私所好文致出入曲筆以欺天下後世不有人禍必有天刑謹狀崇禎七年十月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協理詹事府事門生錢謙益狀

奉直大夫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簡討

贈通議大夫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穆公行狀

曾祖玉

妣惠氏

祖桓皇贈通議大夫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

侍讀學士

妣桑氏皇贈淑人

父炆皇贈通議大夫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

侍讀學士

妣夏氏皇贈淑人

本貫嘗州府江陰縣東興里

天啓四年應山楊忠烈公劾奏逆閹江陰穆公在左坊羣小愬公於閹謂穆與楊厚善老於文學奏草實出其手閹銜之次骨是年推公掌南院疏閣不下旋移疾乞歸勒令致仕明年坐楊公獄詞牽連追職又明年詔下急捕公公坐檻車取故紙敗筆籍記其平生使其子授子曰敢以是累後死者公歿予時時捧其書歎且泣曰于兩人同里同館同志同謀黨籍城西之亭北寺之獄行且從公而後何暇以餘生游覓理筆

札之責乎後十年予又坐黨放逐家居久之喟然而歎曰嗟乎予於公乃今可以言後死矣其可以已謹按公諱昌期字當時舉萬曆癸丑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丙辰授簡討請告歸里七年 熹宗初補原官主湖廣省試壬戌升左春坊左贊善冊封建德王甲子復命升左論德是冬勒致仕又三年而有逮捕之禍丙寅四月某日畢命于詔獄今上卽位詔贈詹事追及其二世而蔭一子入監公之先爲嘗熟人居小山之湖橋國初徙江陰曾祖王父及王父皆爲儒任俠修長者之行其父母躬行孝謹臨耕相敬有古儀法雖其聲名不出閭巷而鄉之言家風者歸焉公少負雋才邑令詔安胡士鰲賞異其文問知其父連染繫郡獄立請出之弱冠有盛名遠方宿儒多樞衣受業無錫顧端文公延致家塾端文前輩名家公與之上下議論才辯彙涌端文無以難也年三十九舉於鄉兩都人士聚觀歎息以謂衣冠有異如唐之李邕矣公與同年生顧雲鴻鏃礪志節以古人相期許子從雲鴻識公於公車雲鴻歿經紀其喪事遂定交端文與高忠憲公闢講堂於東林公退

而語子東林諸君子有爲講學而有意立名黨錮道學之禁殆將合矣公既登朝癸丑甲寅之閉朝論攻東林甚急還觀其所爲壹皆便文褻交蠅營狗苟附時相走私門惡清流清議爲害已欲鋤而去之者也公未嘗心許東林而疾黨人滋甚每歎曰吾惟恐人爲僞君子肯與人爲真小人乎往往肝衡扼腕形於言色朝論遂以東林目公公弗辭也當是時予以史官里居羣小畏予之出而忌公之翼予也曰必亟剪之是將令虞山速飛於是嫉予者亦移師向公矣乙卯有 東宮挺擊之事御史劉廷元以風癩蔽其獄提牢主事王之案挾摘主謀御史劉光復主廷元議疏攻省垣之右提牢者公爲之評曰一御史以風癩二字出脫亂臣賊子一御史以奇貨元功四字抹殺忠臣義士之案慙以公言爲徵廷元頓足曰繆官史館安得司空城旦書耶吾屬他日無噍類矣明年將散館工垣劉文炳再疏侵公公甫拜官未上移疾歸又明年內計公與子竝中蜚語南昌劉公掌院力持之而止自時厥後予兩人取次爲黨人射的黨人之忌余甚於公而其恨公而欲殺之也尤亟於子則以

挺擊前議也天啓初逆閹已驕橫殺光廟伴讀安逐南昌福清葉公召至公正告之以謂內傳不可奉顧命大臣不可逐公三朝老臣當以去就爭之力過其漸無令中人手滑福清迂其言頷之而已又二年高邑趙忠毅公爲冢宰號召海內清名之士澄汰品流塞絕微倖公與高公楊公及桐城左公嘉善魏公參預其議位置標榜傾動朝著朝右皆側目按手怨詛交作楊之草疏也公密告左曰內無未外無文襄一不中而國家從之可幾倖乎左默然不應疏上福清言於閹曰此豎在君側小心一旦去之不可易得公勃然曰誰爲此言者可斬也福清色變而起號於人曰西谿欲殺我西谿公自號也福清口語籍籍流聞大內與草奏之說相應而公之禍不可解矣公罷歸未踰年劉廷元以副院入坐賊未竟旋被收考無何王之案亦考死廷元者故所主風癩御史也被收日出就廳事邑令岑之豹遽前捉其手妻妾不得訣別惟聞銀鐺聲琅然撼扉慟哭徐傳語慰勞而出閹既飲章捕公織閣實誣奏始上且有收捕五人後命公中塗得之疾呼家僮曰虞山免矣喜見顏閒忘

其身之在貫索也詔獄死狀秘外人莫得知四月二十九日橐籥中傳出寸紙自是而絕五月二日獄吏以死上竟莫知何日也正統八年六月閹振殺侍講劉忠愍公球忠愍之亡以二十一日後凡三舉蓋疑之也今公之絕命則未知其爲四月爲五月也而其家遂以四月二十九日爲忌辰忌辰一也劉則疑之繆則意之亡於禮者之禮孰是而孰非均可以痛哭矣其歛也十指墮落捧掬置兩袖中蓋閹以草奏故屬獄吏加梏拳焉其它楚毒備至又可知也閹自以爲得其心於公不知其代人操刀爲議挺擊者釋憾也嗚呼慘矣哉天性純孝父末疾臥蓐十七年午夜聞警效倣倣若杵曰撞胃趣整衣立牀下執喪致毀踰禮覃恩再贈皆以制詞屬予肅拜請乞泔泔淫覆面也邦君大夫少受一言之知使車輶必枉道過其家哭其墓與人交推賢讓能救過分謗死喪急難爲之側席而坐作秀才時即以民瘼吏敝爲已憂邑令臧罪狼藉官舍有井闌唐李嘉祐手刻詩句載以歸楚任滿

管求保留公移書遂之去江陰民比屋謹呼曰
繆舉人活我癸丑上公車無以辦嚴刺促借貸
幾不成行雅不欲以廉潔自喜曰此細事耳樂
易疎豁不立厓斤少而讀書於所謂西谿者既
貴誅茅種樹棲息其中度阡越陌與田夫牧豎
偶語向濡疾苦爾汝相狎軒車造門意有不可
直視旁睇手撥衣裾一揖之外忽忽不相酬對
好爲人規切過失不少鯁避或其人護前諱短
面頸發赤更刺刺不已信心而行衝口而言事
過語闕如颺迴浪息都不省記而褊心之人驟
而與之值者鮮不以爲深衷溪刻領有鱗而胃
有甲也同年進士醜金謙會戚里樓席觥籌錯
互公至兀傲據上坐視殺敵嗅茗椀卒發一語
舉座愕眙失色久之欠伸思睡顧左右取馬去
坐客始叫喚相慶更酌盡歡闍焰之方熾也士
大夫或中立祈免公從衆中面數之其人赧而
亡去公顧問曰彼得無未喻吾指乎蓋猶以爲
有隱乎爾也嘗爲人撰制詞或訴之曰彼賣公
去矣一日來謁使人尾其後追還其名刺而焚
所撰稿於通衢行人走卒填咽聚觀弗顧也初

欲祝揚疏其既上也匹馬過從朝於揚而夕於
左閭弗往則雙藤以拒門住住離立長安道上
停車拊馬執手罵詈閩刺探已十餘曹公等故
自若也生平不識酒醴不好歌舞客至設食糗
糒錯列餽餽雜進劇談極論移日分夜客皆騎
倚假寐公方整襟危坐如昧爽盥頰時惟情僞
計成敗揣摩天下事不失毫髮几席戶牖之間
多受人欺給瞪目顧視而已爲人謀周詳微密
處分井然至於屏營箱篋籌算錢穀心慵手懶
雖庸夫稚子皆睨而笑之口多做詞兼好諧謔
就急徵行至毗陵驛舍緹騎抹首鞞袴爭攆植
立與客談時宰諂附高邑狀俯躬起立伍聲折
支曲盡情態緹騎爲謹笑失聲其跌宕嗚嚙紆
緩可笑多此類也讀書爲文不事訓故不傍注
脚聊且緝閱通曉大意穿穴解駁別出新理陶
淵明書不甚解孟浩然學不爲儒庶幾近之虛
懷下問自視歉然每語其門人子弟勸學曰無
效吾腹笥朽然爲貧子拮拾度日也嗟乎世之
高冠長劔大儒臚傳者多矣其亦知公之自命
失學者乃所以爲善學也歟公生於嘉靖壬戌

七月既望其歿也年六十有五娶李氏累封淑
人生男子五人女子五人李柔靜仁恕有婦德
痛公遇難蚤夜呼憤得疾驚惑不嘗以死李有
姪曰應昇官御史後公考死所謂收捕五人者
應昇其一也考諸國史詞臣死閹難者惟劉忠
愍一人後一百八十三年而得公 天子既愍
而恤之矣而易名之典猶有待焉或曰有尼之
者也邇公之爲人篤於君親重於名節厚於朋
舊慎於取予是其所長也勇於爲人急於疾惡
疎於防奸忽於酬物是其所短也其所短者雖
有深讎積怨吹毛索瘢亦不過如此而已矣而
其所長者耿然著明如秋霜夏日顧猶有異議
焉何哉忠愍以血裙葬公以墮指斂死無辜復
歿無家忌後先慘死寃動天日獄卒之殺忠愍
者悔作逆天理事懊恨成疾未幾而死羅文恭
公記其事今之士大夫讎公於死後曾不如忠
愍之獄卒是何可令文恭見也恭惟甲令大臣
應得諡者禮部廣加咨詢稽覈名實應諡而未
諡者覆奏補給固非一人一時所可得而專決
也當都堂叢議時予已罷歸無從奮筆彈駁謹

撰行狀一通上之有司他日節行定諡廷辨可
否庶幾可考信不誣謹狀崇禎八年七月望日
舊史官嘗熟錢謙益狀

牧齋初學集卷四十八

牧齋初學集卷第四十九

行狀四

湖廣提刑按察司僉事晉階朝列大夫管

公行狀

會祖江

祖和俱不仕

父鰲封承德郎南京兵部車駕司主事母錢

氏封安人

蘇州府太倉州某鄉某里管公年七十三狀

公諱志道字登之世為崑山人割隸太倉所居

近東海學者稱為東溟先生生六歲讀書塾中

能并羣兒之所習補博士弟子員強學矯志文

行嶄然嘉靖甲子耿恭簡公以學使者唱道東

南檄公與焦公竑李公士登入留都明道書院

而公為都講隆慶丁卯郡守廣平蔡公闕中吳

書院簡習郡之孝秀而公為大師公長不滿六

尺聲如鼓鍾振衣升堂頌禮甚嚴嘗稱曰士必

有避世不見知而不悔之根器而後可以載道

必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為之力量

而後可以立身諸生為之改容易慮人皆名管

氏學矣庚午舉於鄉明年中會試除南京兵部

職方司主事裁風快船三百艘攤江濟兩衛以

蘇貢艘之困復裁馬船餘夫募材官以備浦口

四十八衛軍謹聲沸江水而浦口始有屯戍矣

江淮悍卒謀殺千戶軟血署名約日為變公密

檄衛弁簡壯士數十人備干楸而竄渠魁主名

其中詰而縛之階下變遂息丁太公憂服除補

刑部貴州司主事公入朝江陵奪情議起舉朝

交章請留公與沈修撰懋學趙簡討用賢閉行

過從歎欬嘆訖沈趙詒書具疏皆與公商訂而

後發趙遂與諸言者拜杖闕下長星亘天中外

恟駭公謂沈子當速去無負趙汝師中夜飲痛

槌床撫心縱斯人改圖為伊周終不入其牢籠

以負瞿黑子矣明年戊寅春大婚禮成公上疏

曰臣竊觀今之時勢以末流事例為綱紀而不

究法之所從來以牽合世情為中庸而不虞弊

將無及謹考覈祖宗成憲及當今事宜撮其

緊切重大者條九事以聞一曰復議政之規二

曰務講筵之實三曰闕進言之路四曰公銓選

之法五曰釐巡察之弊六曰處宗室之繁七曰定河漕之策八曰核邊陲之弊九曰核取士之制其曰復議政之規者謂太祖既革丞相事權分屬九卿羣臣奏事卽於御前而決可否取旨奉行未有殿閣大學士預機務也永樂中始以編修解縉等預機務然面奏取旨仍舊未有票旨批發之事也宣廟始令閣臣楊士奇等尚書蹇義等票旨以進然每遇大政令大臣面議處分不盡從中批發也正統初英宗以冲年踐阼三楊因權創制每日早朝許言事八件閣臣預處自上臨奏傳而行之自此法一行天子鮮御午朝九卿不奉面議而官府之閒壅蔽假竊日以弘多矣臣以爲今日欲陛下親決萬幾輔臣公持國是則宜復午朝之制朝廷有大政事應會議者該衙門先具事繇送御次日午朝公同面議取自上裁至於中外章奏必須一一經自御覽默察是非或預令輔臣分票旨以進而出與九卿面決或閒令九卿各擬旨以進而入與輔臣裁定務求至當不嫌異同則天下洞然知上意所嚮而大臣之恩怨亦潛消

矣其曰闢進賢之路者謂高拱在先朝自擅吏部之權而廣布腹心于科道有爲之排擊同列輔臣者不幾于律之所謂姦黨乎有爲之文章稱述救解者不幾于律之所謂上言大臣德政者乎此無他大臣惟憚言官之能劾已而輕視諸司言官唯恃大臣之死已而蔑視公論也臣讀臥碑有許諸人直言無隱之條馮堅一典史也條陳開國政體而太祖納之潘叔正一州同知也建言會通河事宜而成祖用之豈獨科道之言爲重哉自隆慶以來各衙門言事者始寡而科道之言又未必盡出于公臣恐耳目之漸壅也然臣以爲不除言官之廷杖言路終不得而開也臣願陛下未勿以廷杖加諸言官而鎮撫司亦非拷掠言官之地卽有以言得罪者下法司鞫問情實罪不可赦律例自有明條死且瞑目況生者乎如此不惟言路大開而和氣且薰蒸宇宙閒矣其曰釐巡察之弊者謂按臣代天子巡守實一方司命也今流弊大約有六一民情太隔一案牘太煩一趨奉太過一耳目太偏一名實太濇一憲綱太峻而所謂

憲綱太峻者國初畀巡按以糾察之權又慮其秩卑爲方面官所壓故令與都布按三司分庭抗禮知府則相向長揖而讓左體亦隆矣今兩司素服而謁知府屈膝而叅豈憲綱之舊哉方面官大計京師以素服叅部院蓋倣成周冕服見天子囚服歸司寇之意至於王官出使雖序諸侯之上未聞諸侯以素服見也太守等古諸侯國初最不輕授自屈膝按臣京朝官始薄郡守而吏治浸不如古宜一循國初之舊仍申明憲綱令外臺官與御史得互相糾察所以範頹靡振風紀莫先於此江陵方總攬威福把持中外公欲驟奪其柄以歸人主深中其所諱焉之膽張心動上言德政廷杖言官雖譏切時政其詞直無以罪也而心計公所條憲綱自世宗朝習爲故事一旦出公於外則公既不能不自顧其言而御史又不能不自顧其體兩相顧恤且兩相枝柱而公始不得不坐困遂遷本部山西司員外甫三月出爲廣東按察司僉事分巡南韶道公知江陵之困已也命下之次日復申前疏以違勅諭申憲綱請將入粵上風紀未盡

事宜凡十二款兩疏皆言外臺事持論嶽嶽不以權臣欺壓少爲衰止則固已氣吞之矣明年春單車之任廣當羅防用兵後方議搗巢議開礦公奏記制府曰勦殺之勝不可徼果徼也必貽焚林竭澤之災開採之額不可繼果繼也必啓摸金揆珠之漸議乃寢英德之礦徒南韶之江盜連江之山賊囊橐竄逋盤互扇動實軍伍嚴連坐覈微巡分要害方略井然嶺海肅乂而中朝趣御史龔某露章逐公降一級補鹽課司提舉明年外計以老疾致仕海忠介公折簡讓龔奈何不能爲國家容一正人龔每握筆嘆恨生平名節壞此充管中矣江陵歿御史饒位李瑄顧雲程交薦公僅引例復僉事銜致仕歲辛卯有呼酋之變九卿臺省舉尚寶司丞周弘禴閱視寧夏弘禴上疏揣愚分以讓真才曰臣私心所推穀自謂不及者二人一則原任僉事管志道一則原任副使隨府志道心品忠赤意思深長決策運籌八面應敵故新建伯王守仁之亞也隨府騎射絕倫膂力兼衆激昂慷慨千里折衝先總督劉燾之儔也臣極知器識不如志

道技藝不如隨府故不若罷臣而用二臣也隨府之被降只以性氣欠平為忌者所構欲用之易也志道為故相張居正所深惡假考察例禁錮臺省諸臣翕然特薦部議復其致仕而未即起用非以考察例不可破乎不知京考外考其例一也主事趙世卿以條陳為居正所惡吏部尚書王國光以王官陞隨以京察罷志道亦以條陳為居正所惡王國光以提舉降隨以外察罷世卿既可破京察之禁志道獨不可破外察之禁乎國光阿奉故相禁錮志道其事尤可駭異兩司與撫按不協例止調省同特布政勞堪與巡撫爭禮于湖江志道以僉事與按臣爭禮于廣東堪以原官調福建志道以憲職降提舉一異也聽降者必俟本官起文赴部隨行降補志道身未離任即補提舉又補廣東夫廣東之僉事與廣東按臣爭禮而即補廣東之提舉以挫辱之二異也志道自審進退具疏乞休此萬曆七年六月也國光停疏不覆必至八年正月方以註疾提舉考之不准休致于半年之前而以疾考之于半年之後且未任提舉而考以提

舉年方壯強而考以老疾三異也今不援趙世卿之例為志道昭雪又欲假志道立例而禁錮後來建言得罪之忠良乎臣愚謂志道之黜必無以服人心而其才可以備緩急伏乞勅下銓曹再採輿論或從臣之論先將臣賜罷斥而後起二臣或行臣之言姑試起二臣觀後日之功罪以定臣之功罪庶真才不棄而邊務有裨公論大明而察典益重不惟臣可藉手以不負陛下亦可藉手以不負諸臣之交章薦臣矣於是吏部覆弘禴疏特起湖廣僉事分治辰沅公以錢安人老疏請休致候命蠹口工科李養質奉當國風旨劾公部議謂科臣言風聞失實管某宜遵命供職而回籍聽用之旨從中下矣丁丑之事公實先沈趙抗議固云明年大昏後當有勸主上躬攬萬幾之疏摩切柄相落其機距非後於論起復也改革之後陸莊簡李端肅在事羣賢搏力邪許推輓而鄉衮當國操筆去公如振落葉公自此決絕仕進壹意以鳴道淑人為事矣嗚呼天之有意於斯文也而豈人力也哉公少篤信好學精研五經性理確

然以聖賢爲己任壯而從耿恭簡游與聞姚江
良知之旨已而窮究性命參稽儒釋疑義橫生
心口交馳經年決月坐臥不解久之縱橫體
認專求向上本儒宗以課業資禪理以治心規
世閒詩文著述不啻如空華陽燄矣隆慶己巳
應選貢入北京閱華嚴經於西山碧雲寺至世
主妙嚴品頓悟周易乾元統天用九無首之旨
與華嚴性海渾無差別豁然若亡其身與太虛
合炤見古往今來一切聖賢出世經世乘願乘
力與時變化之妙用大概理則互融教必不濫
順而相攝則以師家退就弟子列而顯彼之道
逆而相成則以同盟擺成敵國勢而樹此之標
或庸德庸言隨順衆生以示同或特智特勇首
出庶物以示異時而潛則韜光以磨性種舉朝
野而莫識其威音時而亢則違衆以冒譏嫌通
古今而難白其心事位在則闕實而彰權又或
不純任夫權而以實終之道在則廢權以明實
又或不純顯其實而以權參之應濁世之機緣
則大聖或修偏行而迷心者反裁以胡廣之中
庸當逆行之變局則至仁徑發殺機而執見者

將責以宋襄之仁義種種出沒種種張弛各有
條理難可思議此無他龍德不可爲首也孔子
無可無不可子思親承家脉故曰竝育竝行川
流教化孟子而後全體太極貫通三教者周元
公一人耳大抵孟子以前道學爲上達乾元一
路孟子以後道學爲下達坤元一路蓋孔子之
所重者唯易易道與天地準故不期與佛老之
祖合而自合後儒之所執者唯孔孔教與二教
峙故不期與佛老之徒爭而自爭士生斯世自
有祖述憲章之的焉吾夫子師老聃而友原壤
何損于聖而其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教在素位
而行粹然不可雜也此祖述之所在也我 聖
祖攬二氏以通儒而各理其條貫以儒治儒以
釋治釋以老治老與其相參而不與其相濫此
憲章之所在也教理不得不圓教體不得不方
見欲圓卽以仲尼之圓圓宋儒之方而使儒不
礙釋釋不礙儒極而至于是事事無礙以通竝育
竝行之轍矩欲方亦以仲尼之方方近儒之圓
而使儒不濫釋釋不濫儒推而及於法法不濫
以持不害不悖之衡公之書浩汗宏肆論辯蓬

涌囊括百氏鎔鑄九流可以使五鹿角折白馬口柱然而大端具此矣作六龍解發明乾元用九之奧義也乾元之位一其數九用九以九爲用也純陽之卦用皆天則冠以乾元謂以純天之德而用純陽也六龍純乎天德寧有首不見其首而以時乘之則觸處可以爲首時潛而潛卽潛爲首時見而見卽見爲首人見之以爲首而羣龍未嘗有首也故曰天德不可爲首乾元用九乃見天則知至至之知太始也知終終之見天則也知至難矣知終尤難天地無終萬物無終聖學焉得有終至于從心不踰矩之後而聖學之成終愈不可窮至者至於何地終者終于何地孔子發此二字於乾文中非指乾元而何至于乾元則顏子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之項是已終乎乾元則必滿其資始統天之量而後可是以有過此以往窮神知化之說也聖學不達於知命從心則至之之果未結不達於大明終始則終之之果未結此孔子仁聖二學之究竟處也程朱以後不知道岸之所歸使二氏之狂徒詆吾儒爲無究竟之學諄諄揭此義

爲孔子表上達之學贊佛果之至處卽贊乾元之至處贊乾元之至處卽贊孔子至之終之之實際處也論潛龍則曰有堯舜之德而不飛有孔顏之學而不見者也非中庸不稱龍非避世不悔不稱潛有善世之中庸有避世之中庸別潛於見者所以稽見龍之弊也論見龍則曰欲明明德于天下者豈必在飛龍之位故天下文明歸諸見龍之德施焉然聖人在下位亦何敢自任作師之道但以庸言庸行見於世而已孔子乘見龍之任存惕龍之心禪見於惕所以救見龍之窮也論乘龍之聖人則必以九五之飛龍爲首操三重之聖王出三界之法王其選也合堯舜文王孔子與佛老同入乾元因果位中此則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其現相有勝劣現教有權實固一生之特位亦多生之願力故曰見羣龍無首唐宋以來儒者不主孔奴釋則尊釋卑孔皆於乾元性海中自起藩籬故以乾元統天一策兩破之也五龍皆立於知進知退知存知亡知得知喪之地而亢獨不然以進爲正則不顧其退以存爲正則不慮其亡其進不思

退存不思亡乃其所以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也非亢不足以見聖人非聖人不能亢伊周之處亢尚未履喪亡之地然聖人固應有喪亡時矣謂亢爲非龍而聖人必無死地者此後世闡然媚世之學脉而非龍德也耿恭簡讀而歎曰不圖待盡之日忽得此奇天假以年吳門雖遙亦當徹阜比負笈受易卒業不令張子厚獨著聲於闡中也尚論孔子則有爲孔子闡幽十事世咸謂孔子以剛述接千古帝王之道統公獨闡其終身任文統不任道統道統必握於有三重之王者此於文不喪天述而不作之案叅之其事一世咸謂孔子以講學樹天下萬世之師道公獨闡其終身居臣道不居師道師道必遜於作禮樂之天子此於夢見周公竊比老彭之案叅之其事二世咸謂聖人不生則已生則必有剛述之六經有從遊之七十二子公獨闡孔子設乘不易世不成名之潛龍寧有六經設乘不在天不在田之惕龍寧有七十二子此於天何言哉及中庸遊世之案叅之其事三世咸謂大成之聖人不見於世則已見則必不爲伯

夷之清柳下惠之和公獨闡孔子設有遜國之事在先有養老之遇在後必不從鷹揚而從叩馬如伯夷設有叔梁紇顏氏在堂有盜蹠之弟在外必不從周流而從三黜如柳下惠此於天下有道不與易及父母在不遠遊之案叅之其事四世亦知聖人之學莫深於知天命而孔子於五十進之公獨闡知天命不專以理兼通氣運是以能知文之在茲能知百代之損益斯乃大而化之之終聖而不可知之之始也此於易傳何思何慮過此以往窮神知化之案叅之其事五世亦知聖學之傳莫要於聞一貫會子獨得其宗公獨闡聞一貫尚屬悟門實之必以行門是以聞道雖同而會子不得與顏子同稱好學子貢默銷多學於一貫而不以言唯其悟境亦在會子之上此於孔子問汝與回也孰愈合諸家語得賜得回之案叅之其事六世咸疑孔子與西方聖人不同道公獨闡其教化通於性海川流通於行海經世之中有出世方見孔子之道之大此於乾元傳中大明終始乘龍御天之案叅之其事七世咸疑孔子問禮老聃之事

為謬悠公獨闡其猶龍之贊與受盛德若愚之贈俱是實事名曰問禮實參道德方見孔子之心之虛此於會子問助葬巷黨聃呼丘名之案參之其事八世咸付孔子之從先進在周初之禮樂公獨闡其以野人為先進必邇黃帝堯舜以上而及於衣裳文字未立之先蓋聖人懷古之思之遠也此於志大道之行與追太一之禮兩案參之其事九世咸付孔子得位必不圖桓文之伯功公獨闡春秋之事必用齊桓晉文孔子得遇齊桓必繇管仲九合一匡之轍但不繇其三歸反坫以奢僭分君過蓋聖人匡時之權之審也此於志在春秋與義取魯史兩案參之其事十其論孔門諸賢則曰孔子羣龍無首之學顏子子貢步趨焉顏子蓋智及而仁守之矣子貢似仁守之力未克故鍛鍊獨密晚年入顏子地位無疑會子以弘毅任重道遠不無有首意在而不忘若亡若虛之故友則意又向於無首較諸顏子子貢委身默贊夫子寧盲人而不首已者則有聞矣子思敏達不下子貢弘毅不下會子中庸一篇宛然無首之家學至孟子而

龍首全見矣以孟子孔子歿後一案證之孔子存日以顏子子貢為二輔襄子思之喪祖者匪子貢其誰主門人治任入揖而子貢築室獨居非徒戀師之切以了道也非將悟而求亟悟則已悟而靜以養之也會子啓手足而戰兢始免子貢之戰兢即免于築室之時無疑也以夫子事有若古人尸祝祖禰事亡如存之真意也三子未便是無首之龍而此舉却從無首豚來會子未果是有首之龍而此執却從有首意來孟子執會子以載三子正從會豚中來也其論孔子之惡鄉愿則曰誅鄉愿正所以誅亂賊也凡亂賊之得行其志者不自帶鄉愿之標必有為鄉愿者輔之田恒以厚施篡齊三晉以得人分晉故曰竊國者為諸侯侯之門仁義存焉鄉愿竊仁義之尤者也周以鄉舉里選取士春秋時三物之教雖衰士猶從鄉評中出所以養成鄉愿者有本而其流不盜國不已欲斬亂賊之根先自誅鄉愿始鄉愿而外又有反中庸之小人鄉愿有忠信廉潔之似用之以媚世其格局尚小小人有時中之似駕之以籠世其氣力尤大

三代之後有爲亂臣賊子之羽翼者必鄉愿有爲亂臣賊子之渠魁者必無忌憚之小人今世不受揚墨之害而受鄉愿小人之害以此知孔子之立教遠也其辨儒釋之低昂則曰孟子四十不動心豈非偏近神光雪際安心慧能燈前見性之悟境梅翁晚年悟禪其因地亦豈後於五宗若程朱者殆修道位中之人暫隱夙生見地而未乃歸根耳以孔子之道眼合如來之佛眼而參炤之則一切訶佛罵祖稱單傳之龍象者未必非行未起解未絕新發意之衆生而純臣碩士具大人相迥出凡流者卽不參禪不講學安知非行起解絕之大事也佛雖以一大事因緣出現當其整頓綱嘗雖絕口不提亦可而當下所值忠孝因緣纔起一毫躲閃則今生之功行虧而多生之業債重矣人知禪師之不屑爲忠臣孝子不知忠臣孝子乃鍛鍊禪師多生之習氣耳其在今日必不以大慧中峯之見地易程叔子之修持蓋宗風易入而孔矩難遵也其稽講學之流弊則曰講學非自孔壇始也成周鄉三物之教未遠孔子正九兩中之以道得

民者羣弟子相與師之乃從授受閒發明六德六行六藝之蘊以仁聖孝友摯其綱以禮樂詩書博其藝杏壇之規模亦未必大於五家之塾其事則皆述而不作自程叔子敘明道以爲千四百年得不傳之學於遺經而姚江之後秦州張皇其說曰達則爲帝王師窮則爲萬世師仲尼不但以萬世師自擬亦不以天下師自居曰天生德于予不曰天以道統屬于也曰文不在茲不曰道不在茲也以千古絕學昂中庸之道借孔子爲桓文以爲堯舜湯文之主盟世儒但知鳴道淑人之爲王道而不知言過其量願侈于力霸心卽伏於任道之中原其所自則以儒者高擡聖學失孔脉之正針而違乾龍無首之肯也昔之創書院者多名儒據道統之雄心今之創書院者多豪儒立道幟之霸心則江陵之毀書院或亦他山之石而講學聚徒誠不可不慎也公以深心弘願值三教之末流慨然思身爲砥柱以祖述憲章爲學的以圓宗方矩爲教準而其所痛疾而力挽者則在狂僞二端故曰今日之當拒者不在揚墨而在僞儒之亂

真儒今日之當闢者不在佛老而在狂儒之濫
狂禪又曰唐宋之際有真禪亦有真儒儒禪合
於心而不合於迹故不以行勝解劣之方儒爲
金湯而以禪解之足爲儒門導者爲金湯當今
之時多僞儒亦多僞禪儒禪合於迹而不合於
心故不以解勝行劣之圓儒爲金湯而以儒行
之足爲禪門重者爲金湯又曰孔子圓千聖以
立極其後爲曾爲思周子圓三教以標儒其後
爲程爲朱皆以圓宗倡以方矩承姚江拈出無
善無惡之本體重新周子之太極而承學者以
圓應之三傳而刑僂之民出則以其創始者因
地或未正而知微知彰之哲不無遜於古人也
公之論學貫穿千古未嘗不以姚江四語爲宗
迨公之晚年梁溪顧端文公講學于東林力闡
性善而辭闢無善無惡之旨公與之往復辨折
先後數萬言梁溪雖未能心服度終不能奪公
而止然而公之論學亦因乎其時姚江以後泰
州之學方熾則公之意專重於繩狂泰州以後
姚江之學漸衰則公之意又專重於砭僞嘗以
兩言蔽之曰從心宗起脚而不印合於應世之

儀象者皆狂也從儒門立脚而不究極于出世
之因果者皆僞也淵乎微乎其思深其慮遠其
猶作易者之有憂患乎公雖不居師道而其言
可以爲百世師也又何疑乎謙益少游於梁溪
顧獨喜讀公之書私淑者數年丁未之秋執弟
子禮侍公於吳郡之竹堂寺公老且衰矣晨夕
訓迪不少勸閒嘗涉公之書而驚其才辯以爲
如河漢如鬼神驟而卽之有道貌無德機渾然
赤子也聞公之風而欽其風節以爲如高山如
烈日徐而挹之有掖引無迎距盎然元氣也退
而語門弟子公真古之博大真人者與吾見天
下賢人君子有矣見真人則自公始是年冬公
疾有加足不良行舌閒強不能舉少間呼子珍
而命之曰三經麤訂而七篇未述終闕典也期
以殘臘卒業于此明年當夢奠之歲予欲無言
決矣當其擁被執筆寒威痲膚冰稜拒筆漏盡
而少息雖號而旋起氣息支綴欲絕而續者每
夕以數計迨除夜而始畢每正色語家人曰吾
非不惜死君子畏天命進修欲及時也明年病
益劇扣擊諄復不舍晝夜病革命輿過中堂端

坐而瞑公嘗謂曾子言死而後已吾謂士之任道當死而不已嗚呼斯公之所以自道者與公卒於萬曆戊申七月十六日享年七十有三妻陳氏封安人子五人士珩府學生先卒珍歲貢生次士瓏士璞士珙戊申九月葬於吳縣鐵山之新阡士瓏深達佛乘唱演台教白衣說法繼素歸仰號爲卽中大師公嘗懸識當有麒麟出于膝下士瓏豈其徵與公所著書有周易六龍解一卷劄疑一卷石經大學測義三卷辯義二卷訂釋一卷中庸測義一卷訂釋二卷論語測義十卷訂釋十卷孟子訂測七卷刑曹疏議四卷從先雜俗議五卷續原教論評二卷揚若齋前後集六卷憲章餘集六卷問辯酬諮噴說讚錄合二十餘卷覺迷蠹測六卷嗚呼楊子雲之書桓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文中子之徒皆爲公卿國史不爲其師立傳至唐末而司空圖立碑以表之公嘗言名根未斷不許著書斯文之顯晦固有時節因緣豈以沒而言立爲汲汲者哉昔者新安趙仿作黃澤楚望行狀閱其師之書不傳也略其行而詳著其言謙益竊

有志焉故於公之書撮取其要言大義炳如日星者著之於篇若其窮玄極深之學橫豎三界出塵沙而放煙海如覺迷蠹測一編應門人段給事然之詒叩者其一班耳不賢者識其小者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吾未之敢及也公表章石經大學爲劉歆賈逵所傳者出於鄭端簡之古言而門人瞿太僕汝稷著書力辯其僞綬安謝兆申作石經考證尤爲詳覈或曰嘉靖中四明豐坊僞撰也謙益墨守舊聞頗以二子之言爲然姑闕如以俟後之君子謹狀崇禎元年門人嘗熟錢謙益狀

牧齋初學集卷第四十九

牧齋初學集卷第五十

墓誌銘一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贈右都御史加贈太子太保諡忠烈楊公墓誌銘

天啓四年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楊公劾奏逆阹魏忠賢二十四大罪明年七月二十四日考死詔獄後三年 今天子卽位追錄死闡忠臣以公爲首又五年其友人陳愚撰次行狀率其二子跋涉數千里請誌公墓嗚呼公之死慘毒萬狀暴屍六晝夜蛆蟲穿穴畢命之夕白氣貫北斗災眚疊見天地震動其爲寃天猶知之而况於人乎當其昇櫬就徵自卸抵汴哭送者數萬人壯士劔客聚而謀篡奪者幾千人所過市集攀檻車看忠臣及炷香設祭祀生還者自豫冀達荆吳綿延萬餘里追贓令亟賣菜洗削者爭持數錢投縣令甌中三年而後止昭雪之後街談巷議動色相告共夫牧豎有歎有泣公之忠義激烈波蕩海內夫豈待誌而後著擊奸之疏愍忠之綸大書特書載在國史雖微誌誰不知之若夫 光宗皇帝之知公與公之受知於

先帝君臣特達前史無比公之致命遂志之死不悔者在此而羣小之定計殺公者亦在此謙益苟畏禍懼死沒而不書則舉世無有知之者矣先是 光宗久在東朝聞於鄭氏儲位危軫惓然後定 神宗寢疾 皇太子希得召見日盱尚傍徨寢門外公爲兵科給事中走告閣臣當直宿閣中日率百官問安效宋文潞公訶內侍故事傳語伴讀王安 太子當力請入侍達明而出日暮還宮以備非嘗安故守正力擁佑太子同心憂懼者也 光宗踐祚五日而病趣封鄭貴妃爲皇太后及所愛李選侍爲皇貴妃傳旨旁午中外奸邪訶知 上病不能自還扇動鄭李謀踞兩宮袂 皇長子以專國命公要諸大臣集左掖門面折貴妃姪養性貴妃知不可奪卽日移慈寧宮去公遂上疏極論鄭氏所遣醫崔文昇侍疾無狀宜下司禮監推舉窮究宣示中外罔俾賤臣誣汙起居發病狀虧損盛德 上暫輟萬幾進 皇長子及 皇子扶床繞膝導迎和氣收回封太后成命無輕發詔令以尊國體事關禁近皆人臣所難言者疏上三

日 上特命錦衣召公人意公且得罪 上對
羣臣從容言病狀而視數歸手公指 皇長子
科臣謂不當去朕左右皆理公疏中語也故事
宜召羣臣止及吏科掌垣他垣不得與公以兵
垣特召閣部成在兵衛甚嚴示以設九賓廷見
之意自是再召與聞 末命馮几注視與執手
付託者何異公雖欲不誓死以報其可得哉
光宗崩選侍踞乾清宮羣閣教選侍閉 皇長
子不聽出度外廷無可如何公首定大計 大
行在乾清羣臣哭臨畢即擁 皇長子升文華
殿呼萬歲暫御慈慶宮須選侍移宮而復則羣
奄之計格我輩得以事 少主矣初詣乾清宮
閹人持梃誰何公大罵奴才手梃却之將及宮
門內豎傳李娘娘命追呼拉還者至再公復手
格叱退之 皇長子既居慈慶選侍猶踞乾清
不肯去宣言將垂簾詰責御史左光斗疏中武
氏何語公抗論於朝房於掖門於殿廷者日以
十數叱小豎於麟趾門者一叱閹臣方從哲及
大奄於朝者再選侍乃移一號殿而 天子復
還乾清後先評辨謂選侍不得毋 天子 天

子不當託宮嬪反復痛切聞者口噤移宮之日
奮髯叫呼聲淚迸咽選侍能於 九廟前殺我
則已今日不移宮死不出矣聲徹 御座殿陛
皆驚 上亦語近侍胡子官真忠臣也當是時
三朝大故變起旬月舉朝匈匈不知所為公儼
然行顧命大臣之事外戒金吾簡緹騎周廬徹
備內戒中官乳母禁宮人闖入身露坐宮門外
五日夜不交睫頭須盡白每有大議大臣左右
顧視問揚給事云何莫敢專決也自 神廟中
平羣小窺苑枯之執開離間之隙浸淫蘊崇而
發作於鼎革之交公察知與突誓死伏節奪人
主於婦寺之手其功最爲奇偉昔漢武帝之識
霍光金日磾也近者數十年遠者二十餘年
先帝以一疏知公不假歲月上無負圖付託之
跡下無伏蒲涕泣之語意喻色授屬大事而安
社稷吾於公庚申九月事未嘗不奇其遇壯其
決而因以頌 先帝之神聖爲不可幾及也移
官既竣羣小失其所馮依膏唇拭舌造作蜚語
聳動朝士好異者進安選侍之揭以撼公公乃
上移宮始末疏優詔歎嘉則誣公交關司禮王

安肯取中旨以恚公公發憤再疏移病歸而魏忠賢漸用事構安殺之羣小私相幸以爲殺公有基矣明年卽家起太嘗寺少卿擢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轉左副都御史羣小日夜中公忠賢所顧猶未敢卽發使其私人疏糾左光斗魏大中牽連公客汪文言以嘗公公家居時嫉忠賢關通阿毋竊弄威福必爲社稷憂托腕流涕草疏藏棄篋中至是乃修飭上之忠賢驚且恚擲地輾轉號哭羣小教之曰毋恐逐楊某公可安枕矣忠賢喜假會推盡逐公等羣小又嗾之曰不殺楊某公之禍未艾也忠賢大懼急徵公等坐故經略熊廷弼職考死先是考文言五毒備極迫使引公文言號去呼公仰天笑曰安有貪賊楊大洪手至死不服及考公獄吏顧以文言爲徵公大呼太祖高皇帝神光兩宗竟坐誣伏以死初羣小謂移宮之名正故坐賊罪殺公公死後大舉鈞黨轉相傳染死徙廢禁逮捕相望乃爲闡定三案判要典借公爲資的以欺誣天下而羣小所以殺公之本謀始大露然後知公之死不死於擊閹而死於移宮定計殺公

者非操刀之閹而主張三案之小人也今上既僂閹詔所司上公死狀閹孽猶用事初贈僅平進一級再贈削去部銜不肯上羣小之忌公而憎其骨餘至於此極也適足以暴公之忠甚公之寃與自旌其殺公之志而已矣公何憾矣哉公之爲人孝友潔廉公忠誠爲家貧喪父躬自相地勞瘁得疾幾殆夜聞鼓樂聲有神人降其室爲處方病良已事繼母至孝事其兄清更永并食如一人其妻有違言於母兄痛毆之今長跪謝罪乃已爲諸生落拓自喜里中呼爲狂生少與陳愚結交以豪傑相期許嘗雪夜兩人行歌偏邑中倚柱而嘯盡地而書狂呼痛哭人莫能測也舉萬曆丁未進士知嘗熟縣其爲治好古教化豪強大姓爲姦猾亂吏治收案致法吏人捧手紫氣丞尉嚴事如大府字養小弱問民所疾苦徒行阡陌問執手慰勞如家人父子亦更以此察知謠俗及閭里奸利訟衰盜息邑以大治邑令俸薄不足贍家口其兄賣田以資之五年入覲毀所束帶以佐辦嚴舉清官第一在省垣四方貨賂不敢窺其門問受故人問遺

稼手散盡家無餘財知與不知皆稱爲廉吏所謂無貪贓楊大洪者也。在戶兵二垣條奏天下大計言遼事必大壞宜更置經略擇可以辦遠者經略者卽公所坐贓能廷弼也。蘊義生風抗論昏俗憤邪穢濁涸之徒持祿養交賸眊誤國不啻欲咀嚙之其風裁峻拔所謂以利刃齒腐朽也。採纖芥之善貶毫末之惡是是非非明白洞達推賢讓能尉薦單素手疏口贊如恐不及與人交輪寫心腹貿易首領奮迅感槩急人之危甚於己輕財重氣手不名一錢揮斥數千金如棄涕唾與之遊者雖小夫士人狼子悍卒皆傾心倒身願爲公死無所辭也。蓋世之議公者有三其一曰以移宮貪功夫以先帝之長主操危慮深猶不免入鄭李之彀中况以幼冲之君而付之婦寺之手乎。女主專制何啻阿母羣閹連結豈第一忠賢議者不深惟國家之大憂而徒懷婦人之仁惋惜選侍於踉蹌出宮之頃斯已僨矣。漢庭欲窮治趙昭儀議郎耿育以謂不當覆按省內暴露私燕空使謗議上及山陵自古事關宮禁憂國奉公之臣動而禍從挾持

邪說者往往剽竊經術依附長厚動以離間訐揚爲詞幸則爲撤簾不幸則爲移宮一成一敗何嘗之有萬曆之末指翼儲爲沽名天啓之初目移宮爲生事讒夫懦臣異口同喙此可爲歎息者也。其二曰以交奄鈞奇奄亦人臣也懷恩覃吉可與振瑾同科乎。王守仁楊一清不嘗用張永乎。先帝二十餘年之儲宮三旬之堯舜皆賴此老奴之力移宮之議與朝論相表裏雖欲與安異其將能乎當熹宗出乾清時安擁於後英國奉右手閹臣一燦奉左手公奮出班行手格羣奄盈朝之人咸屬耳目是可謂之交結乎。當安用事時公不以此時通關致公卿乞身引退及其身沉灰冷顧乃黨附枯骨與刑人腐夫爭衡取滅亡之禍善交結者如是乎此奴婢小人論公之語不足辨者也。其三曰以攻奄激禍譬如猛虎一搏不中飛而擇人則曰虎本不噬人是搏者之爲也。其可乎。益裕妃害皇于危中宮此朝廷何等事而公奮筆書之彼雖凶豎亦破膽矣。公死之後封爵踰上公祠廟窮四海卒以寢移鼎之謀正參夷之罰公一疏

逆折之也。閩老門生之訴文媚於公，朝刊章錄牒之，藉競獻於私室，奄用是氣，壯于滑隕，日語難今，沒黎養不採之功，而議一掌埋河之夫，遂闕者不以教，狴正罪而擊，闕者欲以撩虎，追罰為此言者是與於闕之甚者也。其知公者則曰：以公之才，志身兼數器，惜未盡其用以死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曾子曰：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夫人生而為志士仁人，亦可以已矣。為人臣，託孤寄命，奠安社稷，其為用亦不小矣。不咀藥以自屏，不引刀以對君，慷慨對簿，從容絕命，千載而下，讀枕中噓血之書，殆未有不正冠肅容，傍徨淨泗，相與教忠而勸義者也。議公者固失之矣。惜公未盡其用者，亦豈知公者哉。公諱漣，字文孺，其先故關西之裔，流入安南，居唐街，宣德中從英國歸，附賜居湖南，徙家廬山。會祖諱公鐸，好任俠，為人報讎，祖諱萬春，以好施于破家里，人稱揚。二齋公葬之夕，鬼誼呼護其窆，穴父諱彥，翔少為儒，性端重，不侵為然，諾亦以好施著。母劉氏，以隆慶五年某月某日生。公

其卒也。年五十有四，娶張氏，繼室詹氏，生四子，之易，之賦，言之環，詹有婦德，公遇難，與後姑棲止，薰樓風雪中，二子乞食以養，崇禎元年之易等詣闕，追訟父寃。天子追贈公祖妣，其官祖母及母妻皆一品夫人，而任之易為郎。是年後，姑始沒，詹遂擗踊，歐血卒。某年某月之易等卜葬公於某地，之賜筮兩夫人，附焉。公令嘗熟時語，謙益曰：吾生平畏友子與元朴耳。元朴陳愚字也，愚於公周旋生死，匿其幼子於廬山，閉行過于謀經紀之事，子方遭黨禍，杜門絕跡，相與屏人野哭。今年之易寓書曰：婦翁能公車歸，屬疾且死，猶以謁銘為念，謙益法然久之，是以杖淚執筆，不復敢固辭，不獨不忍負公，抑亦不忍負愚也。銘曰：

國有靈孽，牙於承平，有城有社，狐鼠作朋，眾口磨牙，嚼噉絨膝，眇然一絲，九鼎曷勝，時危運當異人，乃興奮臂一呼，宮禁肅清，乾端坤倪，載清載寧。先帝知公克殍之明，臥內受遺，參列公卿，公之報塞誓死，隕生上見。九廟下從，大行夷之初旦，奄忽，梅盲碧血，輪困震為雷霆，天門

跌蕩雲旗紛迎御我 三后陟降帝廷關西之
楊清白齊聲暮夜無金夕陽有亭青蠅胡點大
鳥俊鳴沉沉黃土炯炯汗青我作銘詩永詔簪
纓

太嘗寺少卿管光祿寺丞事贈大理寺卿
賜諡鹿公墓誌銘

崇禎九年七月二十七日奴酋兵破定興太嘗
寺少卿鹿公死之明年正月其子化麟伏闕上
疏曰奴之掠畿南也臣父移疾村居無城守之
責臣父念定興當涿南保北背障神京我入郡
邑誰與守自己已奴警望風鬚首臣節掃地非
不知孤城難守老親當念誠不忍棄梓當存亡
之會朝廷無仗節之臣遂令臣侍臣祖居江村
辭丘墓授兵登陴令弱民疲號令不一死守七
日而城始陷臣父守南門奴從東北隅上挾刀
索衣臣父噙齒大罵天朝鹿太嘗衣肯覆羯狗
奴耶奴怒甚斫三刀復射一矢罵不絕口而死
臣父贊樞輔於關門厲志恢復奴素懾其名肉
薄環攻志在必下臣父以無備之城必破之邑
獨堅誓死之心衡拒方張之虜捧一璞以塞潰

波挽杯水以澆烈焰以投閉之吏死朝廷以抱
病之身死鄉里不獨城存與存効斯民勿去之
義且欲人戰家守折狡虜南下之謀假令人盡
臣父則一隅可保九塞可寧是臣父爲一城死
義爲小爲天下大義死忠爲大也疏上 天子
下所司按覈十一年二月兵部覆請 詔贈公
嘉議大夫大理寺卿蔭一子入監讀書專祠賜
諡予祭造墳恤終之典無不備蓋異數也先是
公殉義之冬十二月十二日化麟奉其祖太公
命權瘞於祖塋拜疏歸待命苦次哀慟不勝喪
而死化麟之子盡心謀於其祖之執友孫奇達
與其徒張果中請吾師高陽公志墓而屬于表
其隧十二年五月予哭高陽公既除服乃喟然
而歎曰嗚呼高陽旣沒鹿之誌非予其誰宜爲
乃按歸安茅元儀及盡心所著公事狀而誌之
曰公諱善繼字伯順其先小興州人也國初有
諱榮者徙居定興南之西江村曾祖諱府封文
林郎山西平陽府襄垣縣知縣祖諱久徵江西
道監察御史贈光祿寺少卿直言厲行蔚爲名
臣考諱正累封如公官妣田氏贈恭人正貴公

子少爲諸生縣令宋繼登請與相見正方糞田
投畚鍤而往縣令歎息逆奄時傾身急諸公之
難所謂龐太公者也公端方謹慤歸如斷山少
以祖父爲師小章句薄溫飽慨然有豪傑聖賢
之思萬曆丙午舉於鄉過容城與孫奇逢酌酒
切脯定交楊忠愍墓下癸丑舉進士與吳郡周
順昌吳橋范景文僕被蕭寺雞鳴風雨以節義
相期勉選戶部山東司主事職鹽法與同舍郎
袁世振爬搔利病洞悉源委袁後疏理兩淮卓
有成效著爲繁令焉丁田恭人憂服除補戶部
河南司主事署廣東司事遼左方闕餉請帑疏
皆不報會廣東解金花銀至公奏記大司農李
汝華曰每歲廣東解金花銀兩恭進大內此近
例也頃督部有扣留之議此時仍進大內則部
議終成畫餅欲徑解太倉則愈旨艱如拔山莫
若題留爲便考會典國初金花銀折糧俱解南
京供武臣俸祿各邊或有緩急亦取足其中正
統元年始改解內府歲以百萬爲額嘉靖三十
二年題准三宮子粒及各處京運錢糧不拘金
花折銀等項應解內府者一併催解貯庫悉備

各邊應用不許別項那借夫曰緩急取足是內
府與外府分用也曰備各邊不許那借是備外
府嵩用而內府不得旁分也今邊烽告急軍糧
乏用卽舉金花全數一旦復還太倉亦率繇祖
制非奪大內所有而益外府也唯是 皇上批
發度之高閣而中涓熒惑其間急難得旨一面
題知一面劄納銀庫轉發遼左權自外操不至
如帑金之緘滕不可問天下事爲之有機留與
不留係於進與不進此際閒不容髮萬一宸怒
不測請以身任罪不然局外者方議留而局內
者且議進無論清議不可卽 主上視吾輩何
如也司農如公議上請 上怒奪公俸一年勒
令補還司農不敢違公力持不可謝恩日中官
闕門扇不聽公出勒問太倉云何管太倉主事
劉榮嗣報曰發三日矣然實未發也中官傳嚴
旨促令補還公曰有銀何用借無銀又安用補
中官愕眙不敢應公曰但執善繼語回奏死生
唯命不敢易一字也中官歎息而去無何堂官
奪俸二月公降一級調外任舉朝交章請留不
報擬降山東運判亦不報公遂移疾去而司農

竟如數補進矣嗟乎金花不可予邊而他賦乃可補金花忽而扣留忽而補進忽漫無所執持奈何不令人主厭薄臣下哉光廟御極首復公官典新餉改兵部職方司主事是時遼陽初陷中外匈匈公受事誓天淚流浹面杜絕請託申明法紀爲大司馬草疏請逮某斬某以申國法法不能行請自臣始言官羣噪之公抗章力爭無以難也大司馬以撫夷行邊請用廢弁坐賊敗者職方郎耿如杞持之不肯覆司馬疏爭之奉旨命司官不得違阻公上書福清曰邊疆之壞繇於債帥中外諸貴人入其債而請求於職方職方自愛其官不得不徇諸貴人之請今幸得一憂國奉公不徇情面之人反奉不得違阻之旨胥天下以職方爲市求無不債之帥者自此一言始勿謂能違阻之司官爲易得勿謂去能違阻之司官爲小夫也福清謂其刺已也怒已而屈服焉歲壬戌高陽公以閣臣理部事高陽清嚴果銳以天下爲已任請寘逃臣熊廷弼王化貞於理公舉手加額遂委心焉從高陽閱關以歸高陽自請督師公請從吏部司官

缺太宰堅以屬公公不可曰相公一日在師中卽一日在幕中鹿善繼髯鬚如戟肯回頭作吏部郎手高陽當關四年經營遼河東西恢復遼疆四百里安插遼人四十萬入而造膝密畫出而指授二三大帥實倚公爲左右手禁餽遺絕宴會朝齋暮鹽漠然兩書生也布衣敝馬出入亭障聞廷見老較退卒與相勞苦因以勾稽將士察識營壘鼓舞敢拔跣跡錄寸長理小過二十年名將咸出高陽之門公之功也高陽自寧遠還鎮屬公入都門催軍需甲仗已事而還去家二百里不遑省視中朝自此知關門決計進取而沮抑之謀百出矣十二車管成高陽將渡河入奏逆奄懼有晉陽之舉矯旨趣令歸鎮中朝忌高陽者進謀於奄議省餉減兵以陰撓之公詒書兵垣曰遼之當復非直以故有之封疆不宜委敵無遼則不能有薊禍遂迫於京畿也今之持論者大端有二一曰慎重一曰簡汰夫進取則當慎重振刷則宜簡汰而出於今之君子則慎重非爲進取意在退怯簡汰非爲振刷意在隳兵而總以巧行其撓沮恢復之計夫百計

而鼓之進不能當一言之退也三年而集此衆不能供一日之曠也不征不戰去將去兵垂成之緒既發前日之禍復作遼廣潰陷時都門之光景猶能記憶否身在事外之朝士以隔壁之猜而索邊人之情心在事外之邊人以一函之詞而迎朝士之意索邊人之情者遂持邊情以爲朝論迎朝士之意者因借朝論以撼邊情從此恢復兩字無人出口錦片河山甘心腥穢忠臣義士有負戟長歎而已未幾高陽解兵柄公亦移疾乞歸迨今十四年舉世無復有言恢復者矣嗚呼此可爲痛哭者也公在關門不以邊吏邀一階半級以久次轉員外陞武選司郎中家居四年 上卽家起公爲尚寶司卿陞太嘗寺少卿管光祿寺丞事公再起物望崇重精勤吏事夙夜在公一如爲郎吏時未三載復請告歸以沒已巳冬虜薄城下公昌言於朝非急召高陽出馬世龍於獄無可辦虜者先是公物色世龍於羣帥中薦之高陽推轂爲大將諸誹謗高陽者皆以世龍爲質的及高陽再鎮手復四城以還 至上世龍之功爲多而世龍亦卒

以功名終於是人咸謂公能知世龍世龍不負公而公與高陽果能相與以有成也公天性純孝母既沒念太公獨居共臥起者二十年其子亦馴行孝謹四世一堂更永并食雍雍穆穆如也里居教授生徒以百數攝齊升堂離經辨志江邨之上有河汾濂雒之風畿南之士殖學修行鏃礪自好者不問而知爲鹿氏之徒也晚而師事高陽曰不圖周孔猶在人間高陽亦曰伯順在幕中如清風止水助我神明者多矣公之沒也高陽哭之慟爲挽詩六十四章又二年高陽亦殉虜難公與高陽與遼事相終始公又與高陽相終始嗚呼痛哉公爲人齋莊中正明允篤誠辭受取與如水之有坊而不以一節加人是非可否如食之必吐而不以一膏掩人以身命歸君父以心膽質鬼神以深心冶鑄善人以至誠變化異類其道之不行而以完節自見則天也斯世之不幸也公之沒也年六十有二娶王氏贈恭人再娶王氏封恭人子化麟天啓辛酉舉鄉試第一人後公一年卒孫男四人盡心舉崇禎丙子鄉試洗心以蔭入太學悅心從心

皆幼孫女二人曾孫男三人所著有四書說約
三十一卷文集若干卷公與予俱出高陽之門
予以枚卜被許公正告蒲州當爲 上別白忠
佞無以門牆故混淆國論上負 明主蒲州不
能用遂終身不見蒲州當是時予待罪邸舍公
數過予執手而不使予知也予是以愧公銘曰
幽朔之地斗極崆峒三光五岳駕生駿雄生不
獨生有孔鑄顏高陽定興二百里閒堂堂鹿公
羽儀斯世矩方規圓渾然元氣羯奴鳴張全遼
如燬白首郎吏獨抱國恥 帝命視師輟我綸
閣公辭銓郎出贊戎幕枕戈席馬抱冰履霜指
授將吏魚麗武剛軍書少閒危坐促膝蠶飯瓦
盆寒燈上室羯奴外訐讒夫內扇白山未勒黑
水猶戰誓涓七尺以報 天子吁嗟鹿公與遼
終始碧血不變白光如虹江邗之阡有氣熊熊
彗星角芒參旗先後驟乘高陽扈我 三后高
墳宿草我友我師人之云亡孰知我悲

山東道監察御史贈太僕寺卿黃公墓誌

銘

天啓逆奄之難測河東西忤奄考死者兩人故

吏科都給事中諡忠介魏公山東道御史黃公
也先是 神廟末年朔人浸淫黨論雄唱雌和
一詞同軌一二方正之士離而不服者如蘭蕙
之孤生於荆棘而已自兩公之死然後兩洲之
人曉然知此之爲正彼之爲邪雖樵夫牧豎皂
隸庸丐語及忠臣義士靡不嗟咨涕洟如不獲
見其人也語及於闈兒媪于靡不呼號罵詈恨
不得食其肉也三十年以來士大夫立名矯行
聚徒植黨所以鼓勸激颺者至矣而人未必從
兩公以死教而人從之子言之有殺身以成仁
豈不大哉黃公諱尊素字真長其先江夏人十
六世祖諱萬河爲明州錄事徙家餘姚國初菊
東先生諱珪精皇極經世之學祖諱大綬父諱
曰中世有儒行母盧氏公少負軼才摘詞授藻
下筆不能自休年三十未補博士弟子員授徒
茗雲閒意豁如也萬曆乙卯舉於鄉丙辰舉進
士授寧國府推官郡多能以氣力漁食閭里
持吏長短公精強廉辨執法如山咸相戒莫敢
犯入爲山東道御史當是時 先帝冲幼官府
晦蒙都城一日三震公上疏曰阿保重於趙嬖

禁旅近於唐末蕭牆之禍慘於戎狄宵人爲之
咋指應山楊忠烈公劾奄二十四罪公抗疏繼
之極論廷杖非祖制曰後世史臣書之曰某年
某月工部郎萬燦以言某事死杖下可不爲惜
哉乙丑黨禍大作楊公魏公考死公除名爲民
丙寅以織監疏逮繫坐贓考掠體無完膚慷慨
談笑抵死不少屈臨難賦詩一章南北向叩頭
以謝君父丙寅閏六月朔日也年四十有三越
五日出獄肌肉漲爛頭面不可別識矣公爲人
通敏博達明習掌故自爲理官引大體折大獄
多所保全者定及爲御史南樂附逆奄入相朝
右交關鼓扇楊公魏公暨高邑趙忠毅公無錫
高忠憲公出死力相楛柱公語門人徐石麒曰
乾六龍一亢姤豕至矣姤一豕躡躅玄黃至矣
羣賢之龍戰可謂亢矣南樂其姤豕也不務堅
貞用晦敦復以俟時而出一決無復之計其
可幾手羣公善其言而不能用也公去郡郡人
持短長蜚語相中總憲鄒公力持之初入臺卽
進規於鄒曰京司非講學地也徐文貞已叢議
於盛世矣鄒公卒用是去羣小之憾君子自此

始也萬燦之杖也公語楊公可以去矣楊曰苟
濟國生死以之公曰言不用何濟君子不顧生
死成敗不可不顧出處魏公將攻南樂公曰頌
朝後朝小過也攻之急勢不反顧二憾交作不
可爲矣魏曰一死可以盡節公曰不然李固機
失謀弄遣梁冀書猶戀戀不能已君子愛國之
心甚於愛臣節也公志在弘濟艱難雅不欲婢
直僨事每有搏擊飛章廷爭未嘗不爲人先公
固曰吾寧不與諸君子同其功不願不與諸君
子同其禍也臺省詣閣請救止廷杖羣奄數百
人咆哮詢詈閣臣噤不發一語公叱之曰內閣
絲綸要地司禮不奉命不得至若等何爲皆稍
稍引去京朝官奉詔乘馬羣奄顧京營馬馳突
爭道公語京營嚴顧馬之禁奄無所得馬遂少
戢矣彰德進王璽將御門受賀公執奏曰宋結
宗得璽蔡確等爭言祥瑞改年元符其後朋黨
煩興宋祚不永弘治十三年陝西進王璽止命
取進祖宗成例當法不應踵襲宋事其據經守
正援据切當皆此類也楊魏死公爲位慟哭是
夕夢楊公告曰大禍未解公之與諸君子同禍

天爲之矣又何尤哉公沒之次年子宗義請闕
訟寃 天子贈公太僕寺卿祖父皆如其官蔭
一子入太學立祠於邑之文昌閣前慈谿馮公
元颺與其弟元颺具特牲往拜諸生馮文昌等
數百人胥會祠下澗河西東與魏公相望焉於
是宗義以己巳十一月廿五日葬公又十餘年
而以墓銘屬予公娶某氏封恭人子五人長卽
宗義次宗炎宗燧宗轅宗懷葬在化安之新阡
予往識公長安退而語人黃公豐願廣穎長身
山立歸然福德大人也公沒人或以恭予在昔
元季有以南臺大夫抗節死僞吳者袁廷玉相
之曰公大貴人也當秉忠致命名垂後世公必
勉之繇此言之士大夫非具福德相其能以忠
義顯聞乎予之相公蓋未爲不驗也銘曰
夷之初旦明末周虹蜺揚輝蔽贅蕞天門誅蕩
叫莫繇一夫九首擇肉投高冠長劔部黨儔一
葦誓塞江河流一擊不中恥下韞衣冠血肉填
則瘞艱難弘濟需巨舟風顛纜弱拖不收人謀
不遠輸鬼謀長年三老空嘲啁抗辭同日自我
求芳膏煎灼非我尤天晶日光死何憂幸哉不

從李范游淋漓碧血闕一丘孫芳蘭苗天汝醜
我銘其藏語不偷丹青青史俱千秋

陝西按察司副使贈太僕寺卿顧公墓誌
銘

天啓中羣小嗾逆奄興大獄謀殺應山楊忠烈
公桐城左公嘉善魏公逮其客汪文言下詔獄
考問無所得聚而謀曰先是經撫之獄刑部顧
員外引八議議熊廷弼廷弼楚人也顧員外楊
左之黨人也以鬻獄坐顧以關通坐楊左則諸
人一網盡矣公已調兵部再調禮部出爲陝西
按察司副使奉嚴 旨逮繫與楊左等六人竝
下詔獄五人後先考死移公下刑部獄命法司
定爰書公慷慨對簿曰某奉 旨送法司據招
定罪豈容復辯欲辯則抗 聖旨也欲不辯則
自欺本心欺法司且欺天下後世是亦欺 皇
上也 不抗卽欺無一而可也且五人者皆前死
矣借某以實五人之招則某旣自誣服又代五
人誣服何以見五人 地下乎明公能昭雪此
案則萬代瞻仰不然有鎮撫原招在某復何言
法司環坐愕眙無以難也已而歎曰汪文言猶

能為貫高我獨不能乎吾不可以再辱矣乃呼酒與其弟大夏從弟大武訣別趣和樂飲之未絕復雜經而卒天啓乙丑九月十四日也享年五十後三年丁卯今上即位僂逆奄贈公太僕寺少卿命法司更定先朝爰書於是公等六人寃狀始白嗚呼痛哉公登萬曆丁未科進士除泉州府推官移病免歸改嘗州府儒學教授稍遷國子監博士是時黨議已成朝右以東林相挾譴斥逐殆盡公歎曰昔賈彪不入顧廚之目西行以解其難吾不預東林正可以彪自况也廣文官冷非世所指名公又能奕棋諱浪與朝士浮湛上下而實以其閒為收拾人才改紀國政之地迨光廟御極南昌為政揚左在臺省除舊布新海內煥然改觀知公者以謂居中幹旋有功為多而羣小之側目深矣遷刑部歷主事員外以久次議改調而經撫之獄起司寇王莊毅公以為非公不能辦也留公署山東同事欲以重公然卒用是敗嗚呼經撫之獄厥罪惟均公惜熊之才議賞之以責後劾然卒定熊辟者公也楊初抗疏請易熊魏抗疏請辟熊其

不受熊賅甚易明也公之禍醞釀於庚申鼎革之時而發作於甲子擊奄之日機不深則禍不烈寃不極則白不早其始終借端於公則天也公何憾矣哉公精敏彊直明習法比案牘山積手批口決老獄吏皆為吐舌遼瀋之陷也臺省搜獲奸細棄市無虛日繫者二百餘人饑寒瘞死莫敢問者公請於王公曰以一身易五十餘人命某猶其之况一官乎即日獻之論一人頌繫二人他皆移大理縱遣王公歎息稱焉杜茂者冒登撫之餉逃匿僧舍為邊吏邏得者也張鶴鳴以司馬行邊勅與佟十年約李永芳謀叛獄已具矣王公以問公公曰招謂十年今河間茂匿解舍三月偕其二僕往來永芳所具有本末獨不知二僕姓名何也同謀三月聚首摩腹親踰骨肉豈不識其僕為誰某往來永芳所同行數千里不一扣其姓名者何也以原招覆之茂之誣服無疑也王公曰然然則何以處十年公曰十年雖非叛實修養真族坐叛族流三千里可也王公去而侍郎楊東明署事奏十年實奴酋族每歲拜金世宗墓當伏誅公曰此語何

從得之楊曰聞之人言公曰刑部奏事有審得
某人云云無聞得某人云云也楊大驚奏已發
亟追止之楊欲更坐卜年論死曰佟養真既以
謀反論卜年乃反族非叛族也公曰律反族不
同謀不同居者止其親論斬餘不坐楊作色曰
謀反夷三族寧論其親公曰明公所言者漢法
員外所執者大明律也從容簡律以進楊默然
慚恚而止公之據經察獄不詭隨徇人皆此類
也公與其弟大韶學生竝負異才有二陸兩蘇
之目長而通經術諳掌故慨然有經世之志典
試廣西作財賦文武對策識者以爲今之子瞻
也卒之前數日手指重傷強拈筆作自敘筆記
訣別書凡數千言酒酣慷慨語曰自唐虞至今
纔四千年吾生世五十年已得八十分之一不
可爲不壽卽以凶終不猶愈於老死牖下者乎
又爲偶語曰故作風波翻世道長留日月照人
心曰此他日祠堂對聯也公之豪爽自喜通達
死生之際如此公諱大章字伯欽世居嘗熟之
均墩村曾祖諱江贈南京太嘗寺卿妣賈氏贈
淑人祖諱早妣陸氏贈如會祖妣父諱雲程歷

官南京太嘗寺卿母周氏封淑人生母張氏以
公封太宜人娶蔣氏封宜人貴州道監察御史
以化之女子麟生邑諸生女三人嫁太學生趙
士晉諸生申濟芳知府凌必正公在西曹數與
奄黨抗論相擊排及議卹奄黨猶在事有贈而
無蔭麟生詣闕訟寃上下其事於部寢閣者
又十二年矣於是麟生卜以崇禎己卯三月初
八日葬公於均墩之新阡而屬予爲之銘銘曰
公入詔獄芝生廟旁一莖六瓣獄卒告祥公曰
惜哉芝產非所六人畢命芝亦隕墮豈惟芝祥
天亦告異白氣亘天南斗失位誰無七尺誰及
百年孰如公死上感昊天霜飛愍綸日炤高闕
星辰昭回芝蘭空拂我作銘章鑽石幽扁丹書
永刊青史足徵

牧齋初學集卷第五十

